少年行

章君穀著

文藝創作小說

封面設計：朱嘯秋

少年行

章君穀著

胡適

長篇文藝小說
作品叢書第九種
作品出版社印行

少年行

章君穀著

作品叢書第九種

作品出版社印行

楔子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神聖的抗日戰爭爆發，血腥迅而便統治了中原大地；火光燭天，哀鴻遍野。

在北平，古都蒙塵，砲聲隆隆中，蘆溝橋畔，血流漂杵。

在濟南，乳嬰被拋向半空，墜落時，正好插進高聳的刺刀尖，一聲極喊，一陣震顫，一個小生命倏然死滅。地面上，乳汁在摔流，胴體在閃動，吓暈了的年青母親，聽任着日軍的獸慾恣逞。

在上海，砲火吞噬了善良的生靈，從海上，從陸地，鋼和血交織一片。

在南京，兩個日本軍官正進行着殺人競賽，他們和萬千皇軍一樣，高擎起砍得殘缺了的武士刀，獰聲笑道：「我不過殺了一百四十五個支那人。」

——六朝故都，秦淮金粉，而今幾至慘遭血洗，滿城鷄犬不留。

在安慶，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乾癟的耳垂連着夾金的耳環，一齊血淋淋的被日兵扯走，她剛以爲逃過了厄難，隨而，一柄刺刀和一陣狂笑，齊同刺入她的心臟深處。

在武漢，强弩之末的侵略者，瘋狂的進行着屠洗街衢，成千成萬的中國人，在鐵彈和刀尖下摔倒下去。

家園全毀，生靈滅絕，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開始，華夏古國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浩刼。在重慶，一天三、五次的疲勞轟炸，殺傷彈、燒夷彈，像鐵雨似的由綵着紅太陽標誌的轟炸機成批擲散，一處防空隧洞的出口被封閉了，一兩萬無辜民衆窒息而死。

淚，和着血在迸瀉，愛好自由和平的中華兒女，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離失所，多少人的靈魂在無可奈何中慘被玷辱！

史無前例的全面殘酷戰爭裏，居然還有最幸運的一羣，逃難，逃得早，流亡，跑得遠，整整八年，血腥的八年，他們既未聽到槍砲，甚至，連猙獰的敵人面目，也沒見到。

他們是動亂大時代中最幸運的人嗎？容或是，容或不是。我願將抗戰八年裏最僥倖者的故事敍述出來，藉以反映在那個苦難的時代裏，人們承受了幾許苦痛！但願我能完成我的夙願。

鄭南生，一個稚弱的孩子，是這部故事裏的主要人物：——

故事開始時，已經進入了抗戰的第二階段了。日軍被遏阻在鄂西山地，除了對重慶；這不設防的都市濫以轟炸外；牠們似已對這長期的戰爭無能爲力。

南生從抗戰開始，便隨家逃到最安全的地方，川西重鎭：五通橋。

一、

長江上游，丘陵起伏，黃濁濁的大江兩岸，夾峙着連綿不絕的山崗。幾百里航程中，除了偶然可見的一二城鎭，三五炊煙，或者是一角浮洲淺灘以外，沿途便祇有山連着山，水擁着水，一片單調落寞的景色。

從川南重鎭敍府溯江而上，航道狹窄得只能通行單桅的大木船。這種木船大抵都是三四丈長，七八尺寬。船艙分爲三進，前艙中艙載人載貨，後艙住着船主一家老小。尾梢舵櫓旁邊，散亂的堆置着裝盛鍋勺碗筷的籠屜，和三兩隻很大的炭爐。船上有十來個水手，入夜時就橫七豎八的睡在船頭。

木船是不定期航行的，船老闆爲了多賺錢，往往甘冒超載的危險。艙裏艙外，連同髹漆的艙板底下，人和貨擁塞得毫無空隙。男男女女的搭客，在艙板上攤起一排排舖位，躺下來連翻個身都很困難。

即使是順流直放，一路便風，從鹽井聳立如林的五通橋到敍府，也要走上三四天。順風時，桅桿上扯起泛黃的白布帆。風歇了，八九個縴夫就「杭育杭育」的赤着腳在近岸處拉縴。袒裸的上半身俛伏得幾乎將觸及水面，粗重縴繩在肩頭留下深紫色的創痕；新手們常會把肩膀磨得血肉淋漓的，鮮紅

的血和晶亮的汗珠混淆在一起。

低矮的船篷用竹篦片編成，悶熱時可以捲起一部份來當作窗戶，船頭的左右舷各用紅漆拙劣的寫上「益發號」三個大字。鄭南生雖然只是一個十四歲的初中二年級學生，但他就自以爲能够把這三個字寫得更好。

一切感受都像浮光掠影般閃過他的腦際，他的意識很模糊，因爲他的眼裏正不斷的在湧着淚，一面迷惘而呆滯的凝視岸邊那一串像蝸蟻般的縴夫，一根綳緊的巨繩，遙遙的將船和人連住。

船剛開航不久，艙裏的人還在忙亂之中；大家都搶着攤開被蓋，想估據一個好舖位。他沒有去理會那些事。邱伯伯會替他安排的。邱伯伯是他家的鄰居，母親曾鄭重的求託過他，請他帶南生到重慶去。如果不是邱伯伯全家要搬到重慶，南生還不至於這麼快就動身。上重慶考學校雖然是早經決定的事，但却並不需要這樣急急忙忙的上路。現在還祇是七月底，離考學校的日期至少還有一個月。

南生一點兒也不怨恨母親，他很懂事，深切瞭解這一切都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他八歲時就死了父親，母親茹苦含辛的把他們十兄弟姊妹中倖存的六個帶大，抗戰爆發以後，不辭萬里跋涉的把一大家人從江南故鄉帶到川西的樂山。大半個中國淪於烽火之中，他們一家人居然沒有聽到過一聲砲響，甚或是見到一個殺人放火的日本兵。

一家人以有限的動產維持了物價急漲聲中的一段安靜生活。「現在，」一個月前，母親曾流着眼淚在深夜裏這樣向他說：「我們的經濟情形已經很困難了，這個家必須分散。你先到重慶找四姐，讓她幫你報名投考免費的國立學校。我帶着五姐和你兩個弟弟，大概不出半年，等你大姐夫從貴陽調到重慶時，也要到重慶去投靠他們了。」

他知道家裏在付房租清米賬時經常錢不湊手，這在他是一種新鮮而憂恐的經驗。記憶中家裏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他曾和五姐悄悄的計議過：怎麼樣纔能讓家裏坐吃山空的財務情形改觀，他們都是孩子，而那種事却是連大人們也無法解決的。

他默默的聽從了母親的囑咐，自此以後，一家人都在忙着給他整理行裝，辦理學校裏的退學手續。他在白天故示堅強的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情，夜裏却在枕畔一遍又一遍的傾流着熱淚。

離別的場景，早已在想像中不斷地折磨過他孱弱的小心靈，來臨時却又發覺到現實遠比想像更痛苦。他跟在邱伯伯和邱伯母的身後走上大木船的跳板。大木船像一隻怪獸似的張開黝黑的艙口，準備吞噬掉他。他原曾下定決心不哭的，但淚腺有如洪流沖決了堤防，一剎那間洶湧傾瀉，不可遏止；他當着衆人失聲痛哭了。想起自己已被關愛和溫馨所擯棄，必須孤獨的去應付一切艱困，心頭就像刀割似的痛苦。他跟蹌的向前走，不敢回頭探望一下兩眼孕淚的母親。至於五姐和兩個弟弟，他知道他們

都會哭的。這簡直成了一幅生離死別的畫面。他找不到憎恨的對象，於是他便詛咒着金錢，一兩百萬跨海東侵的日軍都沒能拆散他們的家庭，現在，僅祇由於缺少些錢，幸福美滿的一家人竟步上了意想不到的噩運。

上了船，他一頭鑽進艙裏，女傭人黃嫂已經把他的行李放置在中艙的後段，和邱伯伯的行李堆在一起。他沒有和黃嫂說一句話，猛然的撲倒在油布包裹的舖蓋上，傷心的哭着，兩肩猛烈的在抽搐。

「六少爺，」黃嫂抽出一條手絹，擦擦眼淚說：「莫哭嘛，看你，哭得連我都傷起心來了。」

他抽噎地答不出話來。

「要開船了，」那個好心腸的四川傭人嗚咽的說：「你出去呀，出去望望老太太，跟她說聲請了（再見）嘛！老太太還有話關照你吶！」

艙裏艙外正在亂哄哄，似乎他還聽到邱伯伯在船頭上大聲的向她母親說：

「鄭老太太，妳放心，我和內人一向都是最喜歡南生的，沒幾天的路程呀，我保險把南生帶到他四姐的面前。」

黃嫂拉住他的袖子，儘在催他到船頭去看看母親和姐姐弟弟，他號啕着，拚命的搖頭拒絕，像一個撒賴的孩子。他不僅已爲沉重的離愁所壓倒，同時也多少有點悔恨；多少天來自誓着要勇敢，結果

還是在衆人之前充份的顯露了自己的脆弱。

一陣鑼響，黃嫂匆匆的跑出艙去，上了岸。船開了，在喧囂聲中揚帆東駛，擠在船頭上的旅客絡繹下艙，他這時才想奔出去望望一住兩年的五通橋，和竚立岸旁送別的家人，但他又以爲自己已經哭腫了眼睛，他沒有勇氣抬起頭來，錯失了最後的機會。

「南生哪，」瘦小而病弱的邱伯母搖搖他肩頭：「你這娃兒眞不懂事，就曉得哭，也不到船頭上去和你媽說聲再見。」

「現在還說啥子嘛！」邱伯伯在她身後接嘴說：「船都開出竹根灘了。南生，你還是快點爬起來，讓我打開舖蓋。」

南生揉揉眼睛站起來，不好意思向前面望，儘低着頭站在角落裏，面對着艙壁。四週擠擠攘攘的，他被別人推碰了好幾次。

「又不是一輩子不見面了，」邱伯母向來如此，最具誠意的勸慰讓別人聽起來也像是諷誚：「有啥子好哭的，不看看自己，都十四五歲的大娃兒了呀！」

「難怪他，」邱伯伯一面攤開被褥一面說：「出了娘胎就沒有離過家，一下子要跑千山萬水的，總有點禁不住嘛！」

「說起來也是造孽，」邱伯母的話匣子打開來就沒有完：「看他們家搬來五通橋的時候，好風光呀，租徐紳糧的半幢房子。買起傢俱都是大箱大櫃的，傭人一雇兩三個。啷個這陣子連個大男娃兒讀中學都讀不起了，還要送到重慶去考公費！」

「腳底下人（外省人）的事情難得說，」邱老伯故意抑低聲音：「享得福就吃不起苦。這兩年生活好高啊，孤兒寡婦的，坐吃山空，再拖下去，怕不要討口（做乞丐）呀！」

每一句話都像是一根銳利的針刺，深深的戳進南生的心房。爲什麼要在這種時候說這些個話呢？他覺得自己已無法忍耐，乘人不注意時悄悄地溜出了船艙。

離別只是半小時前的事，但此刻蜷坐在船頭上，所見到的已是陌生的山巒和陌生的河道；家，已然越離越遠了。想起這，內心便洋溢着無限的酸楚。他用兩手緊掩着臉，苦想着母親和姐姐弟弟，眼淚像泉水般噴湧。亭午的烈日灼晒在背部和頭頂，他連暑熱的感覺都沒有。

哭盡了淚，他淒迷的呆望着岸邊的縴夫。

「嗨，娃兒！」一個宏亮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躲在船頭上做啥子？」

他吃驚的轉臉去看，高大的身材上有一張尖削而歡愉的面孔，和這裏一帶的鄉下人一樣，一身短打藍布衫褲，頭上纏了一幅白帕子。

「陰到起（暗暗地）在哭，」他露出了一嘴黃板牙，向南生笑笑：「想媽了，是不是？」

南生羞澀的別轉臉去看江水，沒理他。

「有啥子好哭的啊！」那人挨在他身旁坐下，從腰帶上掏出一根旱煙桿，燃着了，吸起來：「男兒有志在四方，戀家戀土，算不得英雄好漢！」

南生看過許多武俠小說，幾乎着過迷。他覺得這兩句簡單有力的話，給了他一點點鼓舞的力量。

「你到敍府去？」

南生先搖搖頭，偷偷望望那漢子，發現他細小的眼睛裏正閃着關注和追問的神情，便不由自主的開了口。

「我到重慶。」

「你是下江人？」

南生點點頭。

「你叫什麼名字？」他又問。

「鄭南生。」南生低聲的回答。

「我叫陳清雲。」那漢子把煙桿裏的餘燼往江裏一敲，皺了皺濃如黑漆的兩道粗眉毛，喃喃罵了

句：「格老子，淡巴菰（煙葉）也沒得了！」

接着他又做了個怪臉，搖晃着頭部哼唱着：

「有煙又有茶喲，心頭樂開花呀——」

南生看着他的滑稽模樣，不禁噗哧一聲地破涕爲笑了。

「笑了就好。」陳清雲拍了他的背部一下：「一笑去煩惱，再笑啊，長生又不老，笑他三笑吶，唐伯虎娶了秋香姐，姻緣結得好哇！」

「你唱的是川戲？」南生心樣舒暢了一點，問他。

「不是，」他一本正經的說：「是山歌。」

「那裏的山歌？」

「我自己編的。」

他的朗爽和坦率，使南生產生了好感。一時間，他竟忘却了滿心的離愁別緒。

「你一個人到重慶去？」

「有兩個鄰居同路。」

「是前艙那一對老妖怪，邱深全和邱太婆？」

「你認得他們？」南生詫異的問。

「他們照理也該認得我，」陳清雲薄薄的嘴唇一撇說：「只是人家發了財，有眼無珠了。」

「你也住在五通橋？」

「竹根灘。」他開始把頭上將近鬆散的白帕子解下來，細心的抹弄着：「你到重慶去做啥子？」

「讀書。」

「五通橋沒有學校呀？」

「我讀過通材中學。」

「那你爲啥子要轉到重慶去？」

「我家快要搬到重慶了，」南生想了想，婉轉的說：「我媽叫我先去考學校。」

他又慢條廝理的把白帕子纏回頭上，輕輕地嘆了口氣說：

「我也讀過通材中學的。」

「呀！」南生驚詫的望着他：「你是那一年讀的通材？」

「莫忙，你讓我算算，」他纏好了頭帕，扳着手指認眞的算：「今年是民國二十九年，我二十七歲，二十六，二十五，二十四。嗯，對頭！我是民國二十五年，二十三歲的時候離開通材中學的。」

「你讀幾年級？」南生興奮的追問着。

「初中第二冊。」他簡潔的回答，又問：「你今年十幾歲？」

「十四。」

「你讀了第幾冊？」

「第四冊讀完了。」

「哈！」他一拍巴掌笑着說：「你比我還多讀一年。」

「那沒有什麼，」南生怕他窘：「我們班上還有三四個二十幾歲的同學呢。」

「這邊的人讀書是要晚點。」

「你爲什麼不讀下去呢？」

「沒錢囉，繳不起學費，」他聳聳肩說：「我老漢兒（父親）先做莊稼，後開鹽井，一百四五十尺深的井打了十七八口，一口也沒得鹽，整慘了。一家子差點沒餓飯。」

「後來呢？」

「老漢兒氣死囉，我媽病倒了，」他攤攤雙手說：「三兄弟各奔前程，沒得兩年，一家人七零八落；散啦！」

南生有點爲他難過，關懷的望望他。他的眼裏閃過一絲憂愁。

「現在你做什麼事？」

「跑碼頭。——江湖子弟江湖老，」他突然又高興起來了：「喂！這是外省戲文裏頭的轍兒，是不是？我是跟外省朋友學的啊。」

「我不知道。」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

「你怎麼認得邱伯伯的？」南生想起來問。

「他跟我老漢兒合夥開鹽井，我老漢兒出錢，他找井苗、雇工、買傢生（器材）。我老漢兒窮乾了，沒兩年，他倒發了財。一連開三口井，口口有鹽。用的就是我老漢折給他的傢生。」

南生似乎有點懂，但不眞切。

「你怎麼曉得他們和我是一齊的？」南生換個話題問。

「剛才他們兩夫妻跟你說話的時候，我在前艙聽到的。」

這麼說來，好像是陳清雲故意走到船頭上來和他攀談的，又好像他是有心來安慰安慰自己的。南生不禁感激的瞥了他一眼。

「要起風了。」陳清雲看了看天色說。

「你到那裏去？」南生心裏希望他也到重慶。

「敍府。」

「啊！」他失望的輕呼了聲。

「我們要同三天的路，」陳清雲覺察了，向他溫和的笑笑：「然後就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你的家住在敍府？」歇了一陣，南生又拉起話題。

「我們這種人，」他感喟的說：「兩條肩膀抬張嘴，那來的家喲！」

「那你到敍府去做什麼？」

陳清雲先不理南生的問話，沉吟了會，轉過臉來問他：

「邱老頭爲啥子要搬到重慶去？」

「不曉得，」南生仰起臉回答，他眞的不曉得，但他又想找點曉得的事來說說：「他們搬到重慶就不回五通橋了。——我聽我們房東徐大爺說的。」

「這我倒曉得，」陳清雲打了個呵欠說：「他本來就是重慶人。這回他搬家，鹽井、房子、傢俱，早都賣得一乾二淨了。」

「他有個兒子在重慶。」

「邱子樑。」陳清雲挪動一下身子，坐得更靠近南生一些，桅桿上帆索的陰影正遮住了他的頭部：「敗家子，三十七八的人了，就曉得在重慶亂耍，連堂客（妻子）都沒討到。」

然後他又想了想，疑慮的望望南生：

「我說的這些話，你會不會告訴邱老頭？」

「我才不告訴他呢，」南生强調地說：「我告訴他做什麼？」

「這才對頭！」陳清雲寬心的一笑，又問：「邱老頭帶了好多行李上路？」

南生想了想，才說：

「不多，只有三隻箱子，兩個鋪蓋。」

「他有沒有行李先運走了？」他神祕的湊着南生的耳朵問。

「沒有吧，」南生說：「昨天晚上他還和我母親說：我是全部家私一身帶，剩下那些笨重東西，賣的賣了，送的送了。倒是乾淨得很。」

「那好！」陳清雲用力的拍了下大腿。

南生怔異的望着他。

陳清雲像覺察了什麼似的，臉一紅，但迅而就消褪了。他問：

「你這陣子還想不想家。」

提起家，南生又有一點黯然，但他鼓起勇氣排揎開了。搖搖頭。

「邱老頭不是好東西，」陳清雲挑撥的說：「你看，剛才他兩口子談的那些話嘛，簡直不成名堂。把你們家裏好挖苦呀。」

南生想，他的話很有道理。

「天有不測風雲，月有陰晴圓缺，」他掉起文來說：「你們家是逃難來的，運氣差些，要你到重慶去考學堂，有那點不好？那一對老妖精，還說些歪話來刺得你難過。」

南生對於這種同情的論調，覺得衷心的感激。

「你莫去理他們，」他低聲的說：「什麼事都有我，我們是同學、朋友，到敍府，我派我的兄弟夥送你上大輪船。」

南生想問：假如我們是朋友，爲什麼你不能在敍府送我上船呢？但他沒好意思問出來。

船從五通橋開航，已經經過了兩個鐘頭，艙裏雜沓的人聲漸趨沉靜；夏日陽光，亭午正烈，絕大多數的旅客躲在篷艙裏躺着，沒有人肯到空曠的船頭來晒太陽。南生這天穿了一身芝麻點的學生服，

，布質很厚，汗水浸濕了胸前背後，他戀棧在陳清雲的旁邊，一心想和這乍纔相逢的大朋友多談幾句知心話。但他找不出話題來講，心裏越焦燥，汗水便流淌得越多。

「天太熱了，」終於陳清雲站了起來說：「我們還是到艙裏去避避太陽吧。」

南生跟着他站起來，扯扯衣襟，準備折身回艙裏。恰在此時，天際閃出了一抹黑雲，起先是一團陰影，然後就迅速的擴散開來，越聚越大，越來越濃，終於遮住了大半片天。

他們都爲這大自然驟變的奇景驚異着，木立久久，寸步不移。好望了半晌，陳清雲才嘆口氣說：

「哎呀！要起大風了。」

船老闆在船尾擎起一面小銅鑼，噹噹的敲着，岸邊的縴夫，立刻停駐了沉重的腳步。

「上船囉，要起帆了啊！」船老闆大聲的嚷叫着，回音從山環水複中再度傳了回來。

八九個縴夫努力扯收纜索，大木船緩緩地向岸邊移動，越來越靠近了。

「我們到艙裏去！」陳清雲拉拉南生的手。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停步囑咐他：

「進了艙，你裝做和我不認得的樣子。」

「爲什麼？」南生不解的問。

「你要跟邱老頭他們一路走，」陳清雲婉轉的說：「他們跟我有仇，你又何必要說是認得我？」

南生想再說什麼的，但八九個縴夫正混身水濕的在爬上船來。他的注意力被分散了，他望着那些原先小如爬蟲的眞人，一個個攀登船舷臨到面前，覺得很有趣，一個矮小身材的縴夫留在最後，他在船沿遲疑了一會。

陳清雲馬上趕過去，悄悄的和他說了句話。

除了南生以外，任何人都不會注意到第九位縴夫並沒有上船，他往水底一沉，逕自向岸上游過去了。

陳清雲的臉上泛起了得意的笑容，現在，南生和他之間的距離略遠些，他感到陳清雲的小眼睛裏閃着狡獪的光芒。

他還是聽從了他的囑咐，不動聲色的走到艙裏去。

二、

一進艙房便有一陣汗臭和酸味撲上鼻來，南生皺皺眉，眼睛被强光照射久了，他在驟然間只看到一片黑暈。

「南生哪！」是邱老太婆尖銳的聲音：「你到這邊來。」

他順着聲音走過去，三五步路，還踩了一位太太的腳，和幾度踏髒了別人的舖陳。

走到邱老夫婦面前時，在人家的咒罵聲中，他的臉孔脹得紅紅的。

「你跑到那裏去了？」邱伯伯呵責的說：「好半天都看不到你的影子！」

「我在船頭上坐了一會。」他歉咎的說：「我不曉得邱伯伯在找我。」

「我倒沒有找你，」邱老頭有點慍怒，語調也很尖刻：「你少爺的舖攤好了，休息一下吧！」

他很羞窘，在舖位上坐下了。

四週很靜寂，經過了一陣子勞累以後，四五十個乘客都安靜的在休息。但在這方寸之地都得儘量利用的船艙裏，靜寂並不代表寬鬆，到處都是人，舖接着舖，人擠着人，空氣沉濁極了。

他靠在捲起的被褥上，手枕着頭，試探的伸長了兩條腿。

眼睛在搜索着剛交的朋友陳清雲，但沒有找到他。

艙裏的光線漸趨黑暗，七點鐘了，船老闆六聲地宣佈開飯。

一盆黃豆芽和一大碗冒兒頭（大碗堆起的飯），他勉强着自己吃完了晚飯。母親在箱子角給他預備了一小罐他愛吃的蒸火腿，但他連箱子在那裏都不知道。六月天，菜餿得快，姑且讓那火腿片餿了臭了吧。他懶得去找箱子。

夏天的黃昏總是懶慵的拖着猶豫的步子，遲遲不肯降臨。可是，當它步履蹣跚的來到時，它便越走越快，眨眼間，艙裏的桐油燈已在吐着濃濁的黑煙了。

風聲很緊，諒必單桅上已扯起了白帆，水聲和風聲交相鳴奏，尖削的艙底輕擦水波，從颼颼的音響裏可以測度出船行的速度很快。

「各位客官，」不知何時，船老闆瘦小的身影在前艙出現了，旱煙袋上燃起的紅光映現出他瘦削而多皺紋的臉，但他的嗓音還是嘹亮的：「今晚湊巧有順風，我們的船不停三叉壩了，乘黑開一夜，大後天清早就到敍府。」

邱伯伯欠起身來問他：

「風大水急的，夜裏開船有沒有危險？」

「有啥子危險？」船老闆不悅的說：「老子這條命不比你還金貴（貴重）些！」

四五十個乘客哄然的笑了，艙裏立刻熱鬧起來。笑聲剛歇，又有一個斜躺在艙角的中年男子閒閒的說：

「倒是不靠三叉壩還好些。這一帶地面不平靖，上個月就有一條船在三叉壩被搶了。三十幾個客人的現錢被搜得精光。」

「就只有船老闆毫無損失。」另一個小商人模樣的人調侃的接嘴說。

「那當然啊，」一個高大的青年瞟了瞟船老闆說：「棒老二（土匪）多年來的老規矩，搶人不搶船，搶客不搶主。要是搶了船老闆，那個肯給他們送客人上門呀！」

一船的人都笑了，連邱伯伯也笑了起來。

「你亂說呀！」船老闆把手裏的旱煙桿向他一指：「看老子不上敍府去告你！」

「咦！」那個青年大聲的說：「我又沒有說你跟棒老二串通的，你告我啥子！」

船老闆喃喃的罵了幾句，就搖幌着身子踱到船頭去了。

於是，許多客人都興高采烈的談論起來：談論的主題，仍然在於三叉壩的土匪。據說，有一股上百的股匪，由一個綽號叫鐵馬王彪的青年匪首率領着，盤踞在犍爲以南六十多里的一座深山裏，專門

在三叉壩一帶打劫過往的客船。他們每每派出眼線，混雜在船上的客人裏，打聽出客人的現款多，就放出暗號，然後岸邊隱藏守候的土匪就分批划着飛快的小艇包圍大船，攀上船來洗劫。除非客人抵抗，他們決不傷人，也不綁票，同時也不會劫走貨物，他們只要現鈔。

「所以呀，」那位小商人娓娓的說出了結論：「走這條路，最好少帶現款，免得蝕財。」

南生看到邱伯伯和邱伯母交換了一下眼色，邱伯伯的圓臉在桐油燈光下發了陣白。艙外，天已經全黑下來了。

「這些棒老二還講義氣，」那青年人搶着講：「從不趕盡殺絕，搶了客人的錢，路費還是會給別個留下來的。」

「那倒好，」小商人打了個呵欠：「我是不怕搶的了，我身上只帶得有路費。」

艙裏又是一片笑聲。

然後就漸漸的又靜下來，燈光在船篷縫隙裏鑽進的風中搖曳，晃得人眼睛發痛。周圍已經有了鼾聲。

天很熱。南生保持着原有的姿式躺臥；他望着邱伯伯和邱伯母酣然入睡。

爲什麼自己一上船就會憎厭起這兩位老人家來呢？陳清雲說他們在他悲傷時刺激過他；但那並不

是全部的理由。他年紀還小，向來不大記別人的恨，即使記恨也不會記很久。他凝望邱老夫婦一胖一瘦的兩張臉，想起了許多事；第一、這一對老夫婦雖然有錢，但由於吝嗇和尖刻的緣故，在五通橋根本就不得人緣。第二、陳清雲的故事感動了他，照陳清雲的說法，他們可能欺騙了陳清雲的父親，讓他們家破人亡，而自己却利用機會發了財。第三：這理由是很明顯的，雖然邱老夫婦志願帶南生到重慶完全是出於善意，但，設若不是他們家要搬到重慶，南生也許還可以再拖一兩個月纔動身。

現在母親在做什麼呢？五姐呢？兩個弟弟呢？只要他們還沒睡着，無可置疑的，她們一定都在苦苦的思念自己，正和他也在苦念着她們一樣。這時候，分處兩地的五個最親密的人都有着同一的思想，渴望能相見，渴望能相親。然而，大船在急速的航駛，距離越來越遠了。

昨夜此時，五姐和弟弟們依戀在他的床前不走。澹黃的電燈光下，母親爲他整理着行裝，諄諄地叮嚀了又叮嚀，教誨了又教誨。她幾乎想把一切做人、處世、求學的道理，在一夕之間全部傳授給他。

船上只有巨大的鼾聲此起彼落，南生又潛潛的流淚了。

按照母親的說法；一個小孩子孤身遠行，處處都要小心，處處都要提防。「這個社會上，壞人多得很哪，」母親嘆息的說：「什麼人都是在爲自己打算的，沒有人肯白給別人一點幫忙，一點好處。因此，你只有自己靠自己，尤其是在旅途上，時時刻刻要留神，別跟陌生的人講話，一步也不要亂走

，錢要藏好，東西要自己照管好。除了邱伯伯邱伯母以外，誰的話都不要聽。」

這些話母親不止和他講了一遍。他知道，如今需要他自己去勇敢的面對現實了。因而，母親是在爲他上人生的第一課。十四年來，他一直是生活在骨肉的親睦和家庭的溫暖之中的，一離開了家庭，他便覺得茫然不知所從，好像自己是一隻離羣的孤雁，開始委委曲曲的接受不知何時來臨，如何來臨的種種打擊了。

他又想起了陳清雲，這個大朋友曾在他最孤寂悲傷的時候安慰過他，這是他把他認作朋友的最大因素。雖然他們僅只有短暫的一次談話，但他已使他稍稍恢復了一點對人類社會的信心。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沒有好人的吧，至少陳清雲應該算得上是一個呀。他的灑脫態度吸引了他，他的誠摯撫慰更感動了他：最重要的是，他沒有把南生視爲一個什麼都不懂得的小孩子，他傾訴自己的家世和一切，坦率得像和多年老友的別後暢談一樣。離家才不過一天，母親教訓的權威性已經稍稍動搖了。陳清雲是個朋友，因爲他知道尊重他，把他這個十四歲的大孩子看成同等地位，相近年齡的人。陳清雲決不是壞人，因爲他對自己一無所求；不但如此，陳清雲還自動的將自己的祕密和他同享呢。

他稍微有點振奮的感覺；如果多遇見幾位像陳清雲這樣的朋友的話，這人生，既然未必見得就醜惡到如像母親所描繪的程度？那麼，他在未來的歲月中，也將減少了不少危險。

眼皮逐漸的沉重起來，他想：應該睡了。

於是他朦朦憧憧的睡着了。

一聲尖銳的槍聲，劃過靜寂的夜空。船上四五十位乘客立刻騷動起來。幾十個男男女女，高高低低的聲音，在驚呼着：

「啥子事呀！怎麼攪的！」

南生被驚醒了，全身顫抖着。

江上有人在吆喝，聲音很響亮的傳過來。船速開始減低，旅客惶亂一片。驀地，船艙口亮起了一片火把的强光。

「莫動！」一個粗獷的口音喝叫着：「大家各就各位！要不聽講，莫怪兄弟伙槍彈無情！」

「衆位客商！」另一個人擠進艙來，傴僂着身子，左手擎着一隻火把，右手握着一柄黑亮的駁殼槍：「兄弟伙小小的驚擾一下，莫嚇到了婦人娃兒，有現錢的，自己掏出來。免得兄弟伙動手，傷犯了各位！」

南生藉着火把的光，朝他臉上望望：

「陳——！」他失聲驚呼起來，驟然覺得混身血管都凝結住了。

「我不叫陳清雲！」那個南生的大朋友，此刻臉孔都扭變成可怖的了：「剛才逗你要了陣，怎麼樣，我們兩不吃虧呀！」

他獰笑着向南生走來，南生只感到天旋地轉，馬上就昏厥了過去。

當他略略甦醒時，艙裏的洗刮已近尾聲。邱家老夫妻哭着在地下打滾，邱老太婆只在嚷着要跳江。有十二三個土匪在艙裏搜刮，艙外，火把光下還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槍。

「我要到重慶吶，」小商人的衣服被扯開了，正和一個匪徒爭奪着身上的肚兜帶：「總要給我留點路費呀！」

「個個人都留了的，」那個匪徒冷冷的說：「到重慶一百五；你這裏有兩千。要命的就莫吵了。」小商人只好鬆了手，也嚶嚶地哭起來了。

南生木立在艙後，他是唯一沒有被搜刮的旅客。

「謝了，各位！二天歸兄弟請客！」陳清雲站在艙口邊，向客人們點了點頭，唿哨一聲，所有的土匪都退出去了。

「小兄弟！」他還向南生打了個招呼：「青山綠水，年月長呢，我們改天見！」

說罷，他最後一個退隱開了。一陣木槳划動水面的聲響，匪徒遠去了，去時和來時一樣的迅速。

船上陷入可怕的沉默；大家都爲這突來的劇變嚇昏了。

只有邱家老夫婦還在艙板上翻滾，尋死覓活的號啕大哭。

「鐵馬王彪！」小商人忽然叫了起來：「不錯！正是他。我見過懸賞捉拿他的照片，龜兒子，好大的膽子！」。

「天囉！我不要活了哇！」邱老太婆搶天呼地的哭着：「全部家當都搶光了呀！」

有幾個人去攙扶他們起來，船老闆也擠進艙裏。愁眉苦臉的直在嘆氣。

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把兩老夫婦安頓好。邱老頭先平靜了點。小商人擠過去問：

「一箱子鈔票都抬走了呢，」他輕聲地：「你們給搶了好多錢呀！」

「四萬多！」邱老頭涕淚橫流的嚷：「我賣了三口鹽井，一幢房子，想搬到重慶去住家的。這下子什麼都完了！」

「四萬多！」滿船的人都驚叫起來：「那還了得呀！」

「我不要活了哇，我不要活了哇！」邱老太婆忽地又哭了起來。淒厲的哭聲，聽來令人酸鼻。

「唉！」有一位老先生嘆息的說：「那麼多錢，你怎麼可以帶在身上走呢？」

「我說過要滙去重慶的！」邱老頭流着淚頓頓腳：「就是這個老太婆，嫌滙費貴，硬要自己帶起

走！」

「怪我呀！」邱老太婆馬上就撲過來：「是我把賊盜引上船來的呀！」

「算了！算了！」好幾個人把她攔住。「蝕錢消災，錢都搶了，還說啥子！」

小商人思索了一下，又轉臉向着南生問。

「剛才鐵馬玉彪的話有點怪，」他歪起頭，眨着眼：「你是不是認得他？」

「我——我，」南生囁嚅的回答。「我是上船的時候才碰到他的。」

「他跟你談過話沒有？」先前那個高談闊論的年青人也走過來問他。

南生慌亂的點點頭，他發現全船的人，眼睛都注視着他，週圍立刻就靜寂下來了。

「你跟他說了些啥子？」邱老頭氣勢洶洶地追問他。

「我沒有說什麼。」他心膽俱裂的說。

經不住許多人連哄帶逼的問他。終於他還是把剛才和鐵馬玉彪的一番對話，吞吞吐吐的說了一個大概。

「簡直是亂說！」邱老伯憤憤的吼叫；「我幾時幫別個開鹽井？騙別個的錢和傢生？」

「當然是哄娃兒家的話囉。」小商人慨嘆的說。「聽說鐵馬玉彪是川貴邊界上的人，他那裏到過

五通橋。」

「他膽子好大，自己來做眼線！」那青年也插嘴說。「他說那些謊話給這娃兒聽，還不是騙騙他，心頭在想問邱老太爺是不是把現錢帶在身上。再決定下不下手。」

「南生哪！」邱老太婆猛拍着手掌喊。「我們好心好意帶你到重慶，你倒來害我們一家呀！」

「黃口白牙的，闖這門大的禍！」邱老頭恨恨的咒罵。「你眞是該死喲！」

「關娃兒家啥事嗎？」小商人插進來排解。「他懂得啥子！」

再加上船老板和其他人的勸解，另一場風波總算很快的平抑下去了。

南生只覺得頭暈腦脹，悲淒、憤怒、慚惶和驚駭的感覺，一齊湧上腦際，他已失去了僅有的自持力，頹然的倒在鋪蓋上，低聲的又哭起來。

「以後說話要當心，」小商人拍拍他的肩就走開了。「娃兒家，那裏曉得人心可怕！」

遠處天際，已經泛起魚肚白了。

從此，邱家老夫婦沒有再和他說一句話，連船上的人也都不理睬他。他整天蜷縮在船角裏，沒有吃飯，絕少走動，像一個被棄的，怯弱的小羔羊。

船在半路上停了一次，船老闆陪了幾位客人上岸去向官廳報了搶案，得回的答覆是查緝追捕。

就這樣，鄭南生一路淒涼的隨船到了敍府城。下午兩點多鐘，邱老夫婦整理好行李上岸的時候，連話都沒有和他說一句。顯然他們不願意再和他同行了。

他揩起自己捲好的鋪蓋，提着箱子，蹣跚的爬上石砌碼頭。

三

敍府是四川西南最大的商埠，各地貨物的集散地。太平時，從這裏開始了長江的航運，大輪船一直通到上海。因而，它有熱鬧的市廛，寬闊的街道，和不計其數的大大小小的旅館。

根據南生和家裏一齊逃難的經驗，每到一個地方，必須先找好一家旅館。現在他已和邱老夫婦分手了，孤伶伶一個人躑躅在街頭；上那一家旅館去投宿好呢。他厭怕陌生的環境，和陌生的臉孔。將近兩天沒有吃飯了，肚裏空癟，腳步也是虛虛軟軟的，頭腦昏眩得很。在大太陽底下揹着行李走了一個鐘頭，他幾乎要暈倒了。

有人拍拍他的肩，回頭望望，一個親切的笑臉逐漸由模糊而凝成眞切。

「小兄弟，你到那裏去？」那人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大眼，高鼻子，臉上浮現着和藹的笑容。

「我——我不到那裏去。」他閃避地回答。

「上重慶讀書，對不對？」那人笑得露出了牙齒。

南生猛然一驚，他怎麼會知道自己要到重慶讀書去？鐵馬王彪的惡怖經歷驀地兜上心頭；像遇見

了蛇蠍似的，他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匆匆的提起箱子就往路邊的一家旅館裏鑽。

那人竟一把拉住了他，南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立時全身猛烈的顫抖起來。

「你不要怕，」他悄聲的湊近他耳朵說：「聽我說：你用不着住旅館，明早有一條船開重慶，你現在就可以上船了。」

南生怔怔的望住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鐵馬王彪大哥關照我的，要我送你上船，」他把聲音壓得更低說：「我叫王成桂，放心！總不會害你的，——你想想，現在我們倆那個危險，我是棒老二（土匪），你一吼出來，我馬上就要去坐牢！」

南生的腳像釘住了似的，動彈不得。

「王大哥說，要派人送你上重慶的船，」他又說：「派的就是我。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可是——」南生只掙扎出兩個字來。

「我是跟着你們的船來的，」他坦然的說：「在船上做王大哥的副手。他們下搶以前，王大哥打暗號給我，喊我不要參加。後來又關照我。看他們怎麼報案，最後再跟船到敍府，送你上重慶的船。」

南生還在沉吟，他眞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了。

「我把一切都向你招供了，」那人笑笑說：「現在，該相信了吧，我們走！」

他一手提過南生的箱子，一手抓住他的手，飛快的往碼頭那邊走。南生一步高一步低的被他拖在身後跑。

果然，開航重慶的大輪船，靜靜的停泊在碼頭上。

穿過甕船時，王成桂向票房口去問了個訊，船要明天上午十點鐘才開，甕船上並不賣票。

「票是在岸上公司裏賣的。這陣子，恐怕早就賣完了。」

王成桂猶疑了一會，望望南生。最後，又堅決的說：

「不管，我們先上船。」

他拖着南生往船梯上走，船上正忙着上貨；旅客還沒有開始登船，沒有人阻攔他們。他們攀登船梯，走到一排客艙的前面。

王成桂拉開了一個房艙的木門，門開了，一股熱氣從裏面衝出來。他們走了進去。

這是一間二等房艙，七尺見方的小房間裏有兩張雙人木床，兩床之間有一個小小的檯子。艙裏靜悄悄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或一件東西。

王成桂把行李放下來，讓南生在一張下舖的床沿上坐好了，手扶着床柱，誠懇的向他說：

「小兄弟，我是奉命而來，同時我又急着趕回山裏去。按理說，送你上了船我就可以向王大哥交差了。」他把頭上的白帕子解下來，擦着汗：「祇是現在的情形不對，你是上了船，但還沒有買到票。我要陪你住一夜旅館再上船吧，恐怕有點不方便。我要把你留在船上，自己上岸去替你買票，又怕你疑神疑鬼的溜了。你說，我倒是應該怎麼辦？」

南生茫然的望着他，仍然答不出話來。

「你不懂我們這些人，」他侃侃然的說：「我們雖然是强盜，但是最重義氣，王大哥答應了要派人送你上船，又命令我來做這件事。不管有多少危險，我也要把它辦妥當了才能走。」

南生覺得心裏很亂，低下頭去默默的思索着。

「這麼樣，我們來個君子協定。」王成桂又把帕子纏回頭上去：「你等在這裏莫動，我上岸去替你打票，再給你帶點乾糧來，然後我就回去了。今晚你就睡在這裏，等明天開船。」

南生想了想，點點頭，應允了。

王成桂愉快的吹着口哨走了。等他走遠了以後，南生才想起，應該把船票錢交給他的。

在悶熱的房艙裏，他滿腹疑慮的靜靜等候着。

大概是四點多鐘的時候，艙門外有了聲音，南生剛想往床角縮避，房門開了，王成桂滿頭大汗的

走進來。

「船票好難買喲，」他嚷叫着：「走，我們找你的房艙去。」

他手上拿着大包小包的食物和一張船票，揑起了南生的行李，引着南生走出去。向船上忙碌中的水手打聽一下，順着指示找到了南生船票上規定的艙號。一間和原先那間大同小異的房艙，南生買的是上舖票。

舖好了床，王成桂拉着南生坐下來。他打開了手裏的紙袋，掏出些麵包蛋糕和牛肉乾來，兩個人默默的吃着。

「這回你受了驚嚇，」王成桂同情的向南生一笑：「第一次離開家，就碰到這種事。」

南生分不清自己心底的感覺，究竟是驚疑還是感激，他低聲的說：

「沒有什麼。」

「你們下江人，不曉得我們這邊的情形。」王成桂塞了一嘴的麵包：「現在還好多了，從前哪，到處都是棒老二。有啥子辦法呢？軍閥打內戰打了十多年，人窮志短，馬瘦毛長，沒得飯吃，就只好挺而走險了。」

「這總不是什麼好事情吧？」南生怯怯的問。

「當然不是好事情，」他點點頭說：「可是，我們也有規矩．第一，只搶不殺，第二，劫富不劫貧，第三，只要政府招撫，我們馬上就改邪歸正，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去。」

「那你們爲什麼不自動去向政府請求招撫？」南生天眞的問。

「惡事做多了，」他自嘲的說：「做賊心虛呀！你想我現在到官府去求招撫，他們把我關起來怎麼辦？」

南生只好默然了。

「快了，」歇了陣，他又神往的說：「前些時中央派了委員來視察，我們王大哥寫了封信去請求招安，聽說已經在接頭了。」

「既然就要招安了，」南生鼓起勇氣來問：「爲什麼你們還要放搶呢？」

「我們有半年多沒有出動了，」他說：「這一次，完全是例外。」

「爲什麼？」

「邱深全跟我們王大哥有仇呀，」他抑低聲音說：「從前害過王大哥一家，這次他賣脫了財產去重慶，王大哥還不報仇，搶他回來，更待何時呢？」

「你們王大哥不是川貴邊境的人，他從沒有到過五通橋嗎？」南生想起了船上那個小商人的話。

「那個說的？」王成桂笑笑。

「我聽船上的人說的。」

「關於王大哥的說法，多得很咧！」

「那麼，」南生激起了好奇心：「你們王大哥跟我說的都是眞話了？」

「我不曉得他跟你說些啥子，」王成桂說．「不過，他從來不說謊話的。說起來好笑，到船上去埋伏，向來都是我們這些小兄弟伙的事，但是這回生意，他偏要自己去幹，只帶了我當副手。我們五哥勸過他不要冒險，因爲邱老漢認得他。他說不要緊，邱老漢不知道他做了棒老二，再說，認出他又怎麼樣，他對這一趟生意太有把握了。」

「你們王大哥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南生的好奇心，越來越强了。

「你不是見過他嗎？」王成桂笑着反問。

「不是，」南生也笑着追問：「我是問他過去的事情。」

「他讀過中學，家庭很好，開鹽井敗了，幾兄弟四分五散，」王成桂扳着手指說：「他起先從軍，在地方團隊裏做到中隊長，後來醉酒殺了人，就上山當起棒老二來了。」

「還有呢？」南生意猶未盡的問。

「他打得一手好槍，身體好，不近女色，待人寬厚，有計謀，三山五海的人都來投奔他。」

「你自己呢？」問題問得太突兀。

「我？」王成桂指指自己的鼻子：「我不過是個小角色。沒啥子好說的。」

「說一點嘛！」南生央求着。

「我也讀過書，認點字，很想做點事業，」他的臉色轉爲黯然了：「祇是我父母死得早，家境又不好，一個人流落在犍爲，虧好王大哥救了我，帶我上了山。」

南生在想，也許是鐵馬王彪害了他呢。

艙門是敞開的，天際已漸漸的黝黑下來；兩人談着談着的吃完了王成桂帶來的食物，也忘却了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飛過。王成桂望望腕錶，突然失聲叫了起來：

「哎呀，都七點多了，我還要去趕船呢。」

說着，他便站起來想走。

南生一把拉住了他，急切的說：

「還有一件事，船票錢多少，我要還給你。」

「笑話，」王成桂洒脫的說：「這是王大哥請客，你好意思不接受。」

「我不能接受，」南生的臉腼得通紅：「讓我還給你好不好，我媽給够了我路費的。」

「你嫌我們的錢是不義之財，是不是？」他揚眉一笑。

「那倒不是這樣講。」

「算了，兄弟！」王成桂推了他一把，讓他坐下：「王大哥交代的事情，你總不能喊我交不了賬呀！」

說罷，他便飄然的走出艙門。南生追上去，他已快步走完了那條長長的甬道，揮揮手說：

「兄弟，一路順風，後會有期呀！」

回到空空的艙裏，他覺得思潮起伏，不能自已。有生以來，他的腦際從未有如此時的紛亂：是驚，是喜，是恐懼，抑或是悲愴，連他自己也分辨不清楚了。

離家不過兩天半，他已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他像一葦孤航在猝然間被推送到波濤洶湧的海洋，沒有目標，毫無信心。他想仰俯由人，但誰能讓他依靠呢？這世界上，眞的如母親所說的：「人人都是壞心腸」，或者是像他自己所感受的那樣，人是有好也有壞，甚至同一個人的表現方面，也都是好壞參半的呢。

他得不到解答，苦思久久，終於倦極思眠了。

翌晨，他被一片嘈雜的聲浪吵醒。

時近八時，旅客們開始上船。

小小船艙裏立刻就擠滿了人。南生躺在上舖，沒有下來，他冷眼旁觀一切，首先是一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婦，帶了一個小女孩，指揮着茶房把行李搬進來。謝謝天，那並不是邱伯伯他們，兩老夫婦佔據了兩張下舖。然後，一位風姿綽約的少婦跟着進來了，她的舖位恰在南生的對面。行李很簡單，一床舖蓋，一隻小提箱而已。

艙外，由於買散艙票的客人太多了，連甬道上都擠得滿滿的。

十點正，汽笛聲震撼耳鼓，大輪船緩緩的駛離了蕙船。

南生依然沒有離床一步。

舖位在他對面的那位少婦，低聲的和下舖那位老先生商量了一下，老先生趕去把艙門關上了。少婦迅捷的爬上床舖，脫下花褂的綢衫。

南生的眼睛觸及她全裸的，皙白的背部，臉上泛滿了紅潮，趕緊的側身轉向牆壁。

「好囉。」少婦輕俏的笑着說，語意裏有着調侃的成份。

南生遲疑的轉回臉來，發現那少婦正微笑的望着他。美得很，烏黑的頭髮蓬鬆的傾瀉着，一張瓜

子臉，兩顆水汪汪的大眼睛。

小嘴上還濃濃的塗抹着香脣膏。

不知爲什麼，他的心房猛烈的躍動起來。

「你眞懂事。」少婦笑得露出了雪白的牙齒：「好乖喲！」

南生避開她的注視，眼睛很自然的落到下面，他又看到那個明眸皓齒的小女孩，約莫有十二三歲，穿着一身淡紫色的小衫褲，依偎在那位老太太的身前。

她的眼睛裏閃射着一種奇異的神情，似嘲笑，又像是鄙夷。

他趕緊把目光又避開了去。

「嗨！你叫什麼名字？小兄弟！」對面舖上的那位少婦在問了。

「鄭——鄭南生。」

「你是下江人？」

「嗯。」

「去重慶讀書？」

「嗯。」

「一個人去？」

「嗯。」

「你娘老子倒捨得。」

他不再回答了。

「喊我邵小姐，」她伸出了半裸的兩條大腿，溜下床來：「我的娃兒都三五歲了，用不着避你！」說罷，她向下舖的老先生冶蕩的笑笑，那位老先生故意妝作沒看見。

一時間，房艙裏很窄，邵小姐哼着曲子走出去，手裏還端着一個臉盆。

略略等了會，南生覺得必須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他也慢慢地踱了出去。

一夜之間，空蕩蕩的船上已然全部客滿。艙裏，艙外，餐廳裏，船尾部，所有的空隙都堆滿了：不是人衆，就是舖陳和行李，連移動一下腳步都困難。

他還是踉踉蹌蹌的擠到了船頭上。

這是一艘「兩層樓」的大客船，兩年前他隨同家人逃難到川西時曾經搭乘過。擁擠和雜亂跟現在差不多。但，情況却稍稍不同，兩年前是一大家人佔據了一個大客艙，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孤單的在船上。

船頭比較空曠些，主要的是因爲船頭一無遮蓋，火熱的太陽無情的灼烤着甲板，粗巨的纜索隨處堆放，絞盤在甲板中部，手摸上去，燙得好像觸電。

江流寬闊多了，兩岸的田野和村舍，迢遙得如像存在於另一個世界，只要船在開動，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江水呈現出一片黃濁，比起行駛木船的長江上游，湍急了些，也浩蕩了些。

他在船頭站了片刻，間歇吹拂的江風挾着熱浪，有風和沒風一樣。從五通橋上船時起，他便一直穿着那套芝蔴點的學生制服，汗液浸濕了又晒乾，晒乾了又浸濕，膩膩的貼在身上，很難受。

何必呆傻的儘晒太陽呢？他自己在笑自己。決心轉身回艙裏去了，剛走到駕駛臺下面，跨上扶梯，便發現那個同艙的小姑娘，正竚立在扶梯的頂端，兩隻清澄的大眼凝睇着他。

他低頭爬上十多級梯階，擦過她身畔時，訕訕的說：

「下面好熱啊！」

「我又沒有想下去。」小姑娘把嘴一撇。

他進退維谷的在她身邊留下了。

「妳到那裏去？」

「重慶。」

「那我們同路。」

小姑娘瞟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那位老先生是妳父親？」

「不是，」她搖搖頭：「是我爺爺和娘娘。」

「妳父親呢？」

「死囉。」

「我父親也死囉。」他黯然的說。

小姑娘再瞥他一眼，眼神略微溫和了些。

「你是下江人，怎麼倒從敍府往重慶跑？」她問。

「我們家起先逃難到了五通橋，」他雙手扶着梯柱，眼睛望着遠方：「現在我大姐快到重慶了，我們全家不久就都要搬到重慶去。」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走？」

「嗯，」他點點頭：「我媽他們要晚半年來，我一個人先去考學校。」

「你不怕？」小姑娘天眞的仰臉問。

「有啥子好怕的？」他故示勇敢的說，隨而想起了這兩三天來恐怖的、奇特的遭遇，不禁臉上一紅，又接着說：「我還有一個四姐在重慶。」

「是嘛！」小姑娘笑着羞他說：「你怕啥子？你都是大人了。羞不羞？兩隻眼睛瞪得死死的看別個女人換衣服！」

還沒有說完，她自己的小臉蛋上先脹起了兩朵紅雲。長長的烏亮的辮子一甩，跑回艙裏去了。他茫然的跟在她後面走。

晚間，小房艙的五個人都很厮熟了。兩位老夫妻姓高，小姑娘叫高美芝，三代人只有三口，是重慶小龍坎人，在敍府務商，回重慶去的目的，是送高美芝考學校。敍府雖然也有中學，但卻並沒有女子中學。

艷麗的邵小姐自稱到重慶去結婚。高老太太問起她的未婚夫爲什麼不到敍府來接她，邵小姐的臉紅了紅，但迅而就恢復正常了：

「他在重慶做大生意，事情忙，抽不出閑空。」

四、

「這年頭越來越不像話了，」開晚飯時，邵小姐先吃完到船頭乘涼去了，高老太太感慨的說：「那有年輕輕的小姐，單身一個人千里迢迢的到別埠去成婚？」

「年歲不同了嘛，」高老先生搖着日摺扇插嘴說：「如今興的都是新法結婚，還消（要）什麼納采、行聘、迎親等等的手續哪！」

「我就見不慣她那種妖嬈樣子，」胖大的高老太太不屑的說：「眞是聽也沒聽說過，姑娘家當衆來脫衣解裳的。」

「唉，——」高老先生搖頭幌腦的說：「這眞應了一句古詞了：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不要臉！」高老太太突然大聲的嚷了起來，把南生和高美芝兩個孩子都吓了一大跳，緊接着她又狠狠的再加上一句：「死不要臉！」

「咦，」高老先生偷瞥高美芝一眼，着急的說：「太太，妳這是什麼意思呀？」

「好意思！」高老太太把每一個字都咬得很重：「我看你是老毛病又犯了，見色心喜，食指大動，是不是呀？」

「這是從那裏說起？」高老先生蒼黃的臉上立刻佈滿了紅潮，他氣得頓腳說：「太太，妳怎麼如此急不擇言呀，當着娃兒家，妳曉不曉得妳說些什麼話？」

「娃兒家不懂，不消你操心，」南生詫異着高老太太怎麼會生那麼大的氣。高老太太又氣勢洶洶的說了：「就怕你明知故犯，裝癡裝呆，你怕我不曉得你的心思呀，那個妖精要換衣服，跟你商量些啥子？倒要你忙不迭的去給別個關門閉戶，故意挨到床頭邊坐，有一眼無一眼的儘去瞟別個。」

「太太，妳越說越不像話了，」高老先生的臉色都泛白了：「妳怎麼能把我說得如此其不堪呀！」

「本來就是不堪嘛，」高老太太毫不放鬆的說：「我告訴你，老娘嫁給你快四十年了，你的那些毛病我都曉得，瞞不過人。我勸你死了心，行將就木的人，還有那麼多的歪主意，你不怕喪德呀！」

這眞是突來的一場暴風雨，害得高老先生繞室徬徨，額上直淌汗，他向美芝說：

「芝兒，妳出去耍一陣，妳看，艙裏太熱了。」接着他又向鄭南生呼籲的說：「鄭南生，請你陪美芝到外邊去走走。」

美芝的困擾和惶急，南生能够很顯然的從她的臉上看得出來。

他們倆終于順從的走出了船艙，江上風清，拂人顏面，他們在甲板上憑欄小立，相互無語，但都

感到有一種稍稍解脫的輕鬆之感。

南生似懂非懂的，回憶種切，似乎人生的一部大書，豁然開朗的在他面前顯現了。

他側臉望望美芝，她也和自己一樣，呼吸急迫，面有紅暈，她正默然的俯視江水，臉上有一種莫名的複雜表情。

船過瀘州，一個腦滿腸肥的中年紳士到船上來找邵小姐，他藉由茶房的熱心幫忙，很快的便找到他們的房艙。邵小姐見到他，揚起了一陣冶蕩的笑聲，三言兩語，離情夾雜着調笑。

胖紳士堅邀邵小姐上岸，他們倆的一番對話，南生聽得很清楚。

「走，我們上岸去耍一陣，」胖紳士要求的說：「妳在船上就了兩天囉，還不悶壞了呀！」

「我不去。」邵小姐的身子像蛇樣的一陣扭：「船在瀘州只停兩小時，趕脫了船，雜個（怎麼）辦？」

「兩小時還不够？」胖紳士旁若無人的說，右手公然的攬住了邵小姐的腰：「再說，趕脫了（趕不上）船又有什麼要緊，下班船走，不是一樣的呀！」

「別個有人在重慶等喲，」邵小姐一陣浪笑：「你莫跟我找麻煩，好不好？」

「別個是老交情，」胖紳士打着哈哈說：「難道我們就是新相好？」

「要死囉！」邵小姐笑得像春風裏的花枝一樣的顫動：「你發瘋啦，說的話像不像人話！」

「走罷走罷！」胖紳士貪婪的望着邵小姐，南生直覺的感到他有一種狂激的意向。

扭捏了一會，邵小姐終于還是跟他上岸了。

「妖孽！」高老先生在她們身後啐了一口。

「該應！」高老太太狠狠的瞪了高老先生一眼。

開船的前十分鐘，胖紳士送邵小姐回船了。邵小姐大概由於時間匆忙，雲鬢鬆散，星眼怡陽。胖紳士趕着下船。邵小姐坐在床沿，從大皮包裏翻出一個紙袋，掏了一大把鈔票出來，數了數，冷笑一聲，鄙夷的說：

「哼，這就是交情，交在那一點上嘛！」

從敘府到重慶，六輪船要走三天半。三天半的八十四個小時裏，邵小姐始終不忘向任何她所遇見的人施以媚蠱，幾乎連僅祇十四歲六的南生也不例外。她彷彿是冬眠乍醒的錦蛇，混身充滿了活力，將她在這世界上的地位，視爲非常之優越高超。她能左右每一個人，使每一個人爲她神魂顛倒。

由於她，南生時常感到有一股熱力在他體內擴散，他無法測知這股熱力由何而來，但他能很清晰的感覺到它的存在。船頂那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時時射出柔和的燈光，在邵小姐裎裼的肌膚上留下象

牙色的誘人光澤，他遏止不了自己在夜闌人靜，鼾聲陣陣中，不去偷偷的窺視她。

他認爲這是在犯罪，每每會激起內心羞愧與自責的感覺。同時他也認爲這是一種奇特的、無可抗拒的誘惑；他必須爲它自甘入罪。

矛盾的衝激中，一個小男孩漸趨成熟了。千奇百怪的想法，在他的腦際不斷萌現。他像一個雜在茸毛小鴨羣中的小天鵝，直覺的以爲自己是醜陋的，不潔的。安徒生一定會明白他此刻的心境。

所幸，美芝能將潔淨與純眞及時的歸還給他，天朗氣清，萬里無雲的舷畔款談，誠摯的心靈互訴，能使他的心境較趨寧謐。

有一天，炎熱酷暑的下午，高老夫婦帶着美芝到船長室去了；那位船長在一次攀談中發現美芝已逝的父親和他曾經是同學，而美芝父親是在一次海上航行中由於輪船觸礁而與船共亡的，航業界的人都很敬佩他。於是，船長更慇懃的款待着高家三口，招待他們到船長室去玩，一玩便是大半天。

現在，只剩下邵小姐和南生躲在房艙裏，艙門是緊緊關閉着的。

天太熱，艙裏沒人，邵小姐率性把旗袍都脫了，又低聲的關照南生門好艙門。她斜斜的躺在床上，挺着豐滿的乳部，三角褲在當時還算是洋玩藝兒，但她已在靠它露出了粉嫩圓潤的兩條大腿，一直裸露到腳底。

南生像一頭在貓腳爪下被播弄的小鼠，他急切的在找尋隱蔽的角落。但他發現，無論躲到那裏，都無法使自己的視線，不停駐在她誘人的胴體上。

她原本在看着一張報紙，忽然，她把報紙放下了。她的秀麗的大眼裏散放出火熱的光芒，緊緊的懾住了他。

他覺得自己無從逃避，惶亂得幾乎要失聲驚叫了。

她翻身坐起，溜下床，一直線的朝他走來。

終於，温暖香馥的胴體，緊偎在他身畔了。

肌膚相接，南生的呼吸頓時宣告停止，正如一頭大貓戲弄着一隻小老鼠一樣，她把他羞紅的臉扳過來，貼在她自己的臉上，纖細的手指挑逗着他的下頦，曼聲的問着：

「你怎麼樣了呀！」

南生身體裏冒起一股熱氣，猛的封住了他的咽喉。

蛇樣苗條的身軀越來越靠近了。他已分辨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亢奮，抑或是在寂滅。

緊急中，門上響起了剝剝的聲音。邵小姐警覺的坐直了，以極其迅捷的動作，爬到她自己的舖上，穿好旗袍。

她閃動着眼色，指揮南生去開門。高家三口一齊走了進來。南生在意到的，高老太太曾對邵小姐報以鄙夷的一眼。

兩天後，船抵重慶儲奇門碼頭，一個油頭粉面的青年來接邵小姐。邵小姐下船時，連正眼也沒有瞧南生一下。

倒是高老夫婦和高美芝，鄭重的和他道別。相互抄下地址，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方式。

他最後一個走出房艙，就看見四姐高興得踮起了腳，在艙船人叢中向他揮手。

他連忙自己提了箱子舖蓋，擠下船去。

四姐接住了他，代他提起一口箱子。兩姊弟歡欣的笑着，從四姐由五通橋到重慶來考大學時起，他們已經一年多沒見面了，南生發現四姐高了許多，也胖了許多，她很滑稽的穿着一套黑色的制服，胸前還別得有符號，她的裝束簡直和男生一樣；但這種嚴肅的裝束並沒能掩藏她的秀麗。四姐是全家人裏面最美的一個。

「姆媽好吧？」走出了艙船，四姐問。

「好。」

「五妹和八弟九弟呢？」

「也好。」

儲奇門陡創的大坡攔在他們的面前，兩姊弟相互鼓勵的對望一眼，開始往上爬。

兩年前，他們全家從重慶到五通橋時，也是從儲奇門碼頭上船的，那是民國二十七年的八月間，爲了等船，他們曾在嘉陵旅館住過一個時期。

但當南生和四姐爬完了儲奇門的高坡後，他口瞪目呆的發現馬路上的風光已經迥非昔比了。他叫不出這條馬路的名字，但他記得，嘉陵旅館的四樓六廈就矗立在馬路中央，在它旁邊還有着許多高大的洋樓。如今，却只剩下了一片瓦礫，一片一望無垠的瓦礫場，那許多大洋房全部化爲烏有了。

四姐覺察了他驚詫的神色，解釋的說：

「最近日本飛機常常來轟炸，這一帶都炸光了。」

「樂山縣城也挨過轟炸的，」南生接嘴說：「一次轟炸就炸死了一千多人。」

「我知道。」四姐的臉上泛現出憎恨。

「我們到那兒去？」走了一段路以後，南生問。

「搭公共汽車，先到你住的地方去。」

「我住在那兒？」

「婦女會。」

「婦女會？」

「我的一位老師那裏。」四姐停下了腳步，南生跟着她站定了，抬頭望望，他們已經走到了公共汽車站，就在馬路的旁邊。

四姐向他說明，她目前還是一個學生，在重慶很少有朋友，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讓他寄住。想來想去只好找一位她中學時代的老師，王馥蘭女士，她孤身一人住在婦女會的宿舍裏。「她那間大房子裏只住兩個人，」四姐說：「年齡都和姆媽差不多，她們又都沒有結婚，一定會很喜歡你的。」

南生默然的不再說什麼，他直覺的以爲這樣子並不很妥當。他雖然年紀還小，但總歸是一個男孩子，住到婦女會的宿舍裏去，當然會不方便的。

他沒有把心底的疑慮說出來，因爲她知道四姐的困難，這種安排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產生的。

從儲奇門搭公共汽車到曾家岩，一路顛簸了半個多小時，他擠在人叢中，滿身是汗，想眺望一下大重慶的街景都不可能。

婦女會附設在一所規模宏大的中學裏，穿過濃陰夾道的一條水泥路，婦運大樓到了，寧靜與肅穆的氣氛兼而有之，樓下是辦公室，二樓是高級職員的宿舍。

王老師剛巧在「家」，她和靄可親的向南生表示歡迎。問他一路上的經過，南生簡略的說了，但他把所有最重要的情節都隱諱起來。

「我請你們吃晚飯，」王老師高興的說，又轉過臉去向着四姐：「妳弟弟和妳一樣，都是最可愛的孩子。」

在會家岩街上就有一家廣東館子，由於王老師也是廣東人，店老闆很慇懃的接待他們。南生覺得自從離家以後，這是吃得最舒暢的一餐。

「姆媽信上說，」四姐忽然想起來問：「你是和邱伯伯一路到重慶來的，邱伯伯呢？」

南生怔了怔，在想，應該把路上的經歷詳細的報告一下的。早先，在那五天的旅程中，經受到一切危難困苦時，他原想將一切悲酸和驚惶都向四姐傾訴。但他此刻又感到千頭萬緒，一時無從說起。加以王老師是生人，他決定把這一大段奇特的經歷都隱瞞了。他只淡淡的說：

「我到敍府的時候，就和邱伯伯他們分散了。」

「這麼說，」王老師愛憐的望着他：「你是一個人千里迢迢的跑到重慶來的嘍？」

他點點頭，扒了一口飯。

「眞了不起，」王老師對四姐說：「現在雖然是戰亂年頭，但我知道你們家的情形，嬌生慣養的孩子，能够堅強的獨自完成一段艱苦的旅程，眞是太不容易了。」

四姐望望南生，兩姊弟的眼光恰巧接觸，南生懂得四姐眼裏的含意：「怎麼樣？我說過的吧，王老師一定會喜歡你的。」

四姐只向學校裏請了半天假，晚間九點鐘以前必須趕回海棠溪去。這一頓飯吃到七點半，她就要走了。王老師會了鈔，趕四姐先走，再牽着南生的手，帶他走回宿舍。

宿舍裏安靜得一無聲息，王老師所住的是一個很大的房間，房裏除了書架桌椅以外，就只有兩張單人床，一張是王老師的，一張是唐組長的。唐組長直到此時還在郊外開會，沒有回來。王老師進房扭亮了電燈以後，就叫南生解開舖蓋，親手幫着他在房間中部光潔的地板上攤開了地舖。

「你就睡在地上，」她拍拍南生的頭說，「既沒有濕氣，又可以隨你滿地打滾。」

「這裏好極了。」南生說。

「只是有一點，」王老師笑了笑，南生直覺的感到她年輕時一定很美：「早上一起床，就要自己捲舖蓋。」

「我會做的。」南生毫無拘束地在地舖上坐了下來。

「好！」王老師的國語裏總有着很濃重的廣東腔：「你睡先，明天早晨，我們吃牛奶鷄蛋。」

還不過是晚間八點多，南生毫無睡意，但他仍聽話的睡下了。

王老師關熄了大吊燈，又扭開了書桌上的檯燈，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書來看。約莫九點多鐘的時候，門鈕一響，唐組長回來了。

唐組長和王老師的年齡差不多，大概都在四五十歲光景，但兩人在體型和容貌上却有很大的差異。唐組長身軀高大，背部微僂，方正的臉上有濃濃的眉毛和大眼，高聳的鼻尖，薄而長的嘴唇，大手大腳，走起路來連地板都會顫動。王老師則有圓月型的面孔，身材矮小而豐滿，纖細的手指顯示出她的敏感和多才多藝。她的眼睛微向眉梢挑翹，永遠散放着溫和的光芒。

「咦！」唐組長進門就驚詫的叫了聲：「這是誰呀？」

「我學生的弟弟。」王老師輕聲的說：「很可愛的一個男孩子。」

「就是妳昨天說的鄭南生？」南生裝做熟睡，微啓的眼睛清楚的看到唐組長把一隻大公事包往床上一甩。

「嗯。」王老師悄聲回答：「別吵醒了他。」

唐組長藉着檯燈的光，走到地舖前面去望望南生。南生趕緊把眼睛闔上了。

「長得和他姐姐很像。」唐組長端詳了一陣說。

「我很喜歡他，」王老師以爲南生早已睡熟了：「這孩子很懂事，有一種特異的氣質，到底是大家庭出身的。」

「當然囉，」唐組長懶散的往床上一靠：「鄭挹芬是妳的得意門生，愛屋及烏是免不了的。」

「話不是這樣說的，」王老師重重的把書闔上，站起來也走到她自己的床前說：「我喜歡挹芬和南生，是有很多因素的。」

「什麼因素？」唐組長開始寬衣就寢，漫不在意的問。

「他們父親不僅是一位世家子弟，而且還是一位革命烈士，」王老師簡略的敍說着：「他們家有御賜的祖孫父子叔姪兄弟舉人的匾額，一大族人爲官爲商，富甲一方。但他父親却能毅然的捨棄膏粱執袴的富家生活，千辛萬苦跑到日本去唸士官學校，回國後參加革命軍，南征北討，終至戰死沙場。」

「啊！」唐組長的語調裏略顯驚奇。

「他母親也是很了不起的女性。」王組長說：「相夫教子不談，抗戰初起，她就慫得義不帝秦的道理，以一介女流拖了六個孩子，萬里跋涉逃難到四川來。」

「有錢嘛！」唐組長忽又冷然的說。

「也並不見得怎樣有錢，」王老師辯解着：「否則，他們也不會兩三年都維持不下去，一家人都

要拆散了。」

「睡吧，」唐組長打了個哈欠說：「明天早晨，我們還要開會呢。」

「讓這孩子住在這裏，」王老師試探的問：「妳不會覺得不方便吧？」

「那有什麼關係？」唐組長直爽的說：「妳放心，我也很喜歡這個眉清目秀的孩子的。」

南生在靜寂中發覺自己正在淌着淚，他無法忖測自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又度流淚的。由於過份的疲乏，這一夜雖然是在全然陌生的環境裏，他仍然睡得很香甜。

五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發現王老師和唐組長都起身很久了，他窘澀的趕快爬起床來。床，其實只是一個地舖而已。王老師溫煦的望着他說：

「還早呢。你要是累，再多睡一會兒也不妨。」

「謝謝您，」他由衷的說：「我已經睡够了。」

「吃早點吧，」唐組長笑着向他說：「牛奶鷄蛋，抗戰時期，這種吃法不簡單啊。」

他喃喃的道了謝，把一大杯牛奶和兩枚生鷄蛋都吃下去了。抬起頭時，他發覺兩對和藹得有如春日陽光的眼睛，都在默默的凝視着他。

「穿起衣服來，」王老師像慈母一樣的關拂着說：「早晨，正涼呢。」

他換了衣服，在汗衫內褲上再加起一件白襯衫和黃布短褲。

「我們要上班去了，」唐組長站起來說：「你是能幹的孩子，替我們把房裏整理一下吧。」

「我會做的，」南生點點頭說：「可是——可是您們還沒有吃早點呢。」

「我們早吃過了，」王老師笑笑說，又掉轉臉向着唐組長：「我說過的，這孩子很懂事吧。」

「好孩子，」唐組長拍拍他的頭：「我們走了。」

兩人一前一後的走了出去。南生在寫好給母親的長信以後，便開始清理凌亂的房間。他先把自己的地舖捲起來，綑好，又把王老師和唐組長的床抹平。然後，他檢起了自己換下來的芝蔴布學生服，和沖過牛奶雞蛋的幾個玻璃杯，捧着它們走下了樓梯。

在樓梯口，他遇見了一個傭婦裝束的中年女人。

「借光，嫂子！」他打起四川話說：「水在那裏？」

「你先下樓，儘朝後面走，」答話竟是極够水準的北平腔：「你會看到一幢小房子，那裏面是廚房和洗澡間，有的是水。」

說完，她莞爾的向他一笑，就翩然走開了。南生呆窘的木立了一會，他遵從着她的指示，走到了洗澡間。

他先扭開了水龍頭，任由水流冲洗着茶杯，再起勁的搓洗自己汗臭的學生服。水池邊有好幾位太太小姐在洗洗衣物，她們都好奇的望着他。當他更起勁的搓揉衣服時，一位小姐遞給他一塊肥皂：

「沒有肥皂，你這件衣服洗不乾淨的。」

他吶吶的道了謝，他費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把茶杯和制服都洗乾淨了。

「衣服晾到晒衣場上，」那位小姐用手指了指方向：「下午就可以乾了。」

他照辦了，又回轉去拿洗好的茶杯，那位小姐還在起勁的搓弄一大堆衣服。他注意的望望她，她可能只有十八九歲，一張嬌小的面龐和一對深湛的大眼睛。

「謝謝您的肥皂。」他把剩下的肥皂遞過去，由衷的說。

「沒有關係。」那位小姐露齒一笑，伸手接住了。

南生端着茶盤子再走上樓，又把房屋裏做了最後的整理，一切都舒坦了。他看到了茶葉罐，想起爲自己泡一杯茶。

熱水瓶裏的滾水剛冲滿一杯，驀地，一陣淒厲的聲音從窗外傳來。警報，是空襲警報。他心膽俱裂的鬆開了手，啪噠一聲，手裏的熱水瓶跌落到地上，玻璃膽碎成片片。

他的內心裏覺得非常的驚惶和慌亂。

他知道，這間宿舍裏只有這麼一隻熱水瓶，他更知道，這隻熱水瓶對於王老師和唐組長是如何的重要；她們的生活裏一無溫暖，早餐沖牛奶，午餐和晚餐泡冷飯，全部的熱量只靠這一隻熱水瓶。

王老師和唐組長是怎樣的關愛他啊，又怎樣信任他的能力而將這間宿舍的整理工作交給他做；如今，他還沒能完成任務，唯一的熱水瓶却已經打碎了。

他慚惶得連空襲警報都忘記了。

突然靈機一動，他可以再去買一只同樣花色，同樣牌子的熱水瓶。會家岩也有市面，似乎他昨天就會見到一家百貨店的。他身上有錢，爲什麼不可以補買回來，悄悄的放好，不讓她們知道呢？

他不顧一切的跑到街上，街上寂無一人，人人都鑽進了防空洞。

他氣喘吁吁的跑到一家百貨店門口，十萬火急的敲開了門。

「啥子事？」老闆瞪住他問。

「買一隻熱水瓶。」他從衣袋裏掏出了錢，指指貨架上相同於他所打碎的那一種貨色。

「神經病！」老闆狠狠的低罵了聲，但又捨不得上門的生意：「三元五角。」

他付了錢，趕緊又回頭跑。

還沒跑回到婦女會大門口，緊急警報已經淒厲的尖叫起來，南生還是强持鎮靜的跑上樓去，準備把新買的熱水瓶歸放到原來的位置，再去找防空洞的方向。

一進門，就發現王老師和唐組長焦灼的在房裏踱躂。

「你到那兒去了？」唐組長首先看到他，立刻就奔了過來。

「我——」

「你怎麼啦？」王老師急切的問。

他只好坦率的說了：

「我打碎熱水瓶，恐怕你們時時刻刻都要用的，我就趕到街上去買了一隻。」

說着，他把新買的熱水瓶仍然歸回原處。

「唉！你這孩子！」唐組長一把捉住了他的手，拖着他往門外跑。王老師緊緊地跟在他們後頭：「一隻熱水瓶有什麼關係呢，值得你拚命呀！」

他們一行三人，急急的走進了防空洞。

重慶是山城，掘地三尺以下，便是堅硬的岩石。婦女會的防空洞建築得非常牢固；它是順着山勢挖下去的，從洞口到洞裏，足足要走一百多級石階，一兩千磅的炸彈，也無法撼動它分毫。

防空洞裏居然還有自備的發電機，三五盞電燈閃亮着，雖然黯弱，畢竟也能予人相當的温暖和光明。

洞裏都是婦女會的職員，清一色的女性，惟獨南生是例外。

入地數十尺，一時間，彷彿她們已與整個的人寰隔絕了。有人在織西北出產的粗糙毛線，有人湊在燈光底下看書，大多數人天南地北的交談着。儘管地面上正在進行殘酷的屠殺，但在地底，人們由

於充份安全的保障，悠閒得有如在作假日的休憩。

「今天的警報來得這麼早，」遠處角落裏，有一個脆嫩的女聲說：「還不到十點鐘，日本飛機就來了。」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另一個聲音憤憤的說：「人家高興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太慘了，」較近處有一位小姐說，好像就是剛才借肥皂給他的那位少女：「昨天沙坪壩被炸，就死了三十幾個學生。」

「怎麼報上沒有登？」唐組長握住南生的手，在問。

「不能再登這種慘怖的新聞了，」角落裏又有一個蒼涼的女聲說：「一天一次轟炸，一天成千上萬的人命，聽起來都叫人心驚胆怕。」

「你以爲怎麼樣？」王老師在暗底裏看不清楚南生，深怕他在厭怕，便摸摸他的頭部找話來問：「南生，這是一個問題，假如你在做新聞記者，你以爲轟炸的慘況，是不是必需眞實的報導？」

「我以爲應該眞實的報導，」南生慷慨激昂的說：「雖然眞象悲慘，但是，我們要激起同胞們同仇敵愾的心理，就應該詳細報導敵人的殘暴！」

「說得對！」有三四個聲音同時嚷叫起來，又有人在問：「王委員，南生是誰呀。」

「王委員一位得意女學生的弟弟，」唐組長搶着答復：「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

「眞有見識！」好些人都同聲讚揚着。

其實，南生的這些話都是聽來的。在通材中學時，學生都參加了當地的抗日後援會，三天五天的下鄉宣傳，貼標語，喊口號，演講，甚至於演戲。像這樣的問題，他們早已不止一次的討論過了。

「南生，」遠遠地有人在叫：「你長大了，要做什麼事？」

湧來的誇讚鼓舞了他。黝暗中，他想了想才說：

「我不希望由我長大了還來打日本鬼子。我希望日本鬼子在我長大以前就滅亡了！」

「好極了！」更多的聲音叫着，又有人說：「這孩子眞會說話呀！」

「南生，」新的問題來了，「你說：我們會不會得到最後勝利？」

「一定會的。」他肯定的答覆着：「要不然，這世界上就沒有公理和正義了。」

「好哇！」幾乎全防空洞的人都喝采和歡笑起來了。

於是又有更多的人搶着向他提出問題：問他的學歷，問他的家世，他被紛至沓來的讚賞和重視激奮起來。他發現自己居然能侃侃然在人羣中暢所欲言了。他感到內心中有無限的激動和欣愉。

終於，解除警報了。

婦女會有上百位員工，出了防空洞，南生便獲得了上百位朋友。

在婦女會寄住的那一個月，他處處受人關切，處處得人幫助，他成了婦女會同仁間的天之驕子。這一點，使他在投考國立中學時，獲得了很多的幫助。婦女會的同仁，幾乎是以全力在支持他的。

按理說，他是沒有資格投考國立中學的。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開始，政府爲了救助萬萬千千由淪陷地區逃來後方的學生，設置了近二十所國立中學，專事收容流離失所的學生，給予全部公費的待遇。國立中學招生的先決條件是：第一、學生的籍貫必須是業已淪陷的地區，第二、淪陷區學生必須是孤身流浪，無家可歸的青年。

南生確是由淪陷地區逃來四川的，但，他一向隨同一大家人共同生活。在五通橋，他還有一個在艱困中掙扎的家庭，在貴州的省會貴陽，他的大姐夫和大姐都是公務人員，即使在重慶，他的四姐雖然在唸書，却也不是毫無經濟力量的。當時，四姐已是一個很努力的作家，每個月都有相當數額的稿費收入。

問題在於每一個具有經濟力量的家人，都不可能擔負起他唸私立中學的費用。

他這次獨自離家到重慶，主要的目的也在於考取國立中學，求得公費。

婦女會同仁們盡力幫助他，報名，投考，做保證，寧願擔負保證不實的罪名，也要把他送到國立

中學去。

其中，最熱心的當然要算是王老師和那位唐組長，還有秦克麗小姐，他們以牛塊肥皂開始了友誼。

終於，他順利的報了名，獲准參加淪陷區學生的考試。

考場設立在沙坪壩的南開中學。考試那天，王老師和四姐親自送他去。唐組長爲他準備了食物；很豐美的野餐。

全婦女會的職員工友，都在祝禱他的成功。

但他在第一堂考試時，便觸及了暗礁。

他只唸過初中二年級，在私立學校裏，他的文史課程成績極好，但數理方面却由於先天稟賦的關係，差勁得很。考試的那一天，偏偏第一堂便碰到數學考試。四姐爲他報名，曾故意的跳了一級，報考的是高中一。

當年，初三才開始學幾何，因此試卷上有五個題目，他只能做得出兩個。三個有關幾何的試題，他無可奈何的全部放棄。

繳一門功課考下來，他已失却了信心。

考完了，他廢然的隨着王老師和四姐乘公共汽車回重慶。一路上，他默然不語，她們不斷的追問他，最後，他才厭憎的說：

「我沒有百分之一的把握。」

王老師和四姐竭力的安慰他，他深切了解，關愛並不能改變事實，總之，這一回投考，他一定是名落孫山了。

放榜的結果竟出人意料之外，但却證實了四姐設計的正確。政府太優遇淪陷區學生了，報考國立中學，事實上僅是一項編級試驗，沒有一個人不會被取錄。成績的差異，僅祇是編定班級的參考而已。南生居然榜上有名，他被分發到重慶郊外，悅來場上的私立大倫中學，所唸的班級是初中三上，他一點兒也沒有吃虧。

四姐、王老師、唐組長、秦小姐和婦女會的大部同仁，依依的送他到朝天門碼頭去搭小火輪。她們送了他很多的小禮物，一再叮嚀着他要事事小心。

小火輪的旅程很短促，從重慶到悅來場，沿着碧綠的嘉陵江溯流而上，只要三四個鐘頭就到達了。到了悅來場，向當地的人打聽一下，大倫中學的校址，距離悅來場還有兩三里路。

環境磨練過他，經濟能力局限着他，南生奮然背起行囊，大踏步的向大倫中學走去。

六、

從房屋鱗次櫛比的大街上走出去；迎面吹過來一陣輕風，風裏夾有稻花的香味，眼前廣闊的展出了一片他平日很少能欣賞到的田野美景。三三五五的農家籬舍，隱蔽在叢叢綠竹之中，間而也有一兩顆高大的黃桷樹，開着黃白色的花朵。田疇萬頃，一望無際，嘉陵江像一條閃着銀光的翡翠帶子，繫在綠波起伏的大平原上。這時候正是八月間，田裏的稻子快收割了。

他順着到「學堂」的小路欣快的向前走，光滑的青石板鋪得挺平整，路很狹，不時有低垂的稻實拂及他的褲腳。

繞過一道小山坡，兩層樓房的大倫中學，便矗立在眼前了。這所學校暫設在一座祠堂裏，石庫門面臨着阡陌縱橫的稻田，門前有一個簡陋的籃球場，似乎也是全校唯一的運動場。進了校門，有一片麻石鋪砌的壩子，飯廳設在祭堂裏，廊間廡下，大大小小的間隔了一些教室和辦公室。樓房只有一角，樓上作學生的寢室，樓下則是廚房。

有許多同學在飯廳裏休息、下棋、談天，也有人捧着書本在看，懶散的仰臥在狹硬的條凳上；牆上有一個古老的鐘，針尖指着兩點半。

他吃力的背負行李走進去時，有幾個同學抬頭望望他，但隨卽就低下頭去做自己的事情了。他輕輕的把行李放在飯廳角落裏，走到兩個下象棋的同學面前，低聲的問：

「對不起，註冊處在那裏？」

「往右邊走。」下棋的同學頭也不回，伸手往右後方一指。

南生很納悶，他發覺那位同學明明講的是四川話。

整個學校只有一間辦公室，註冊處僅祇是一張桌子而已，一位面麻的先生，板着臉坐在桌後。

南生向他鞠了個躬，雙手遞上了教育部分發的公事。

那位先生望他一眼，伸手把公事接過去，皺起眉頭讀它，然後冷峻的向南生說：

「你們公費學生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仍然是一口四川話：「教育部光是送你們戰區學生來寄讀，學費和膳宿費都沒有談好，錢是一塊也沒有看見。」

南生驚惶的望着他，照他的口氣看來，大倫中學可能讀不成了。

「你先住下來再說吧，」那位先生搔搔頭說：「反正現在剛纔開學。」

南生從他手裏拿到一張紙片，那上面，潦草的筆迹寫下他的寢室床號和膳食桌位。

他又走回飯廳，背起行李，問明白了方向，獨自一人去到寢室。

這所祠堂的建築太陳舊了，滿目是斑駁的油漆和朽腐的木板。寢室在廚房上面的樓頂上，那座簡陋的樓梯，一踩上去就吱吱軋軋的響。他小心謹愼的一步步走；好容易爬完了十四層梯級。大寢室建成曲尺型，延伸過去又再轉一個彎。他的床位在轉角處，單人床，其實僅只是兩條板凳搭上幾塊木板。他沒有注意到房裏還有別人存在，直到鋪好了床，才看見有一個濃眉大眼的學生，離開了房角玩鬧中的一羣，大踏步走到他面前來。

「你叫什麼名字？」他兩手叉着腰，頭部揚了揚問。

「鄭南生。」南生放下了手裏的東西，恭恭敬敬的回答。

「讀幾年級？」

「初三上。」

「格老子！」那個大學生回轉臉去望望他的同伴：「人小鬼大，班次比老子還高。」

那幾個同學不約而同的哈哈笑了起來。

「你是逃難來的流浪學生？」他盛氣凌人的問。

「我逃過難，」南生覺得無可忍耐了，激憤的說：「但還沒有流過浪。」

「呸！」那傢伙竟朝他啐了一口：「說你們流浪還是好聽些，照實說：你們還不是在討口（乞丐

）！」

「我沒有向你們討過口！」南生勇敢的抗爭着：「是政府分發我們到學校裏來的。」

「你在這裏讀不成書的，」那人尖刻的說：「政府不給你們繳費，過幾天，學校就要請你們滾蛋了！」

他自鳴得意的哈哈笑着，遠處的那幾個學生也跟着笑起來，漸漸地，他們都聚攏到他床舖週圍了。

「喂！」又有一個大個子的四川同學挑釁的問：「你讀過英文沒有？」

「讀過兩年。」他不想示弱，昂然的回答。

「我們都是初中一年級的土學生，」大個子嬉弄他說：「我想請教你一個英文字，TOSS，拖屍，是什麼意思？」

「我不懂。」他在床沿坐下了。

「我們教你。」最先和他說話的那個學生，迅捷的伸出雙手，緊捺住他的兩條腿，其他的同學一擁而上，把他強行按倒在床上。他竭力的掙扎着，但却不願喊叫起來。一番激鬥，終於，他的兩腳和兩手都被人抓住了，四個人把他懸空的抬了起來。

「我們來拖屍呀！」那個大同學高聲的叫着。

他挺動肚皮，翻轉身子，竭力想掙脫他們的掌握，然而他不能，他只好精疲力竭的任由他們擺佈。他們歡呼着，把他左右甩動着，越笑越響，越甩越高，最後，在他頭暈目眩的時候，聽到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喊：一！二！三！放！於是，他便天旋地轉的由半空中重重的被拋跌在地板上，地板發出訇然的聲響，他的臀部立刻火辣辣的疼痛起來。

一位老師聽到了樓上的喧鬧，匆匆趕上樓來查問。肇事的同學一哄而散，只剩了南生躺在地板上呻吟。

他欠起身來，眼角裏淌着淚，指指那邊幾位同學說：

「他們欺侮我。」

「他們怎麼欺侮你？」老師追問着。

他斷斷續續的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

「是那一個攪的？」老師聲色俱厲的往那邊問。

「是我！」最先和他談話的那個同學挺身站出來，毫無懼色的說：「我叫盧甲元。」

「盧甲元？」老師皺皺眉頭，臉上的慍色漸漸散褪了，軟弱的說：「下次不可以喲，曉得不？」

「曉得！」盧甲元挺挺胸，大聲的回答。

南生驚詫的望着老師佝僂的走下樓去。

吃晚飯的時候，麼難又來了。同學們鬧哄哄的湧進入大飯廳，搶飯搶菜，吵成一團。他跟在這羣不守秩序的同學後面，纔進飯廳，他的心裏便一陣憂急：幾十張飯桌上，除了一隻菜盆以外，就空蕩蕩的一無所有了。而每一位同學的手裏，都拿着自備的碗筷。很顯然的，這所學校是不給學生預備碗筷的，偏偏他的行囊裏就沒有帶得有碗筷，於是他呆怔的在飯廳中間僵住了。

「喂，下江同學！」盧甲元捧着一隻堆滿飯菜的飯碗，不懷好意的走到他面前說：「這裏不講什麼客氣的，你爲啥子還不吃飯？」

「我……我沒有碗筷。」他嚅嚅的回答，全飯廳同學的視線，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嘖嘖嘖嘖，糟糕！」盧甲元戲謔的咂着嘴說：「這件事兄弟伙也是愛莫能助，那你只好委屈點，少吃一頓飯囉。」

「我怕他下一頓還是吃不成，」遠處一個盧甲元的同伴高聲說：「流亡學生，無故無親，他那來的錢去買碗啊！」

一陣令人難堪的鬨堂大笑。

「喂，鄭同學，」盧甲元的高大身材矗立在他面前，使他無法邁步走出飯廳去！「我有一個辦法，公平交易，老少無欺。這麼樣，你等我吃完了飯，我把碗筷借給你，你吃完了，替我洗碗，好不好？」

「謝謝你，我不要。」南生受到了很大的羞辱，他含着眼淚，一口氣衝出飯廳去了。

身後又爆發出一片笑聲。

當夜，月光由窗外瀉入，在地板上勾繪了淒愴的景色，南生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大量的眼淚在細小的淚腺之中孕積，時刻都在試圖着衝湧奔流；但他竭力的遏忍住了，他不願再被那些同學嘲笑他的怯弱，他一再唸着：「男兒有淚不輕流」，嘗試着自己鼓勵自己。

但到午夜，同學們都已陷入熟睡，鼾聲四起，他畢竟對自己脆弱的感情失却了控制，洶湧的淚水，一下子如像決堤般的放流出來，剎那間，白布的枕套已經盡濕了。

他把頭部埋在被窩裏，呻吟、啜泣，傾流着熱淚。想起了親人、家庭，以及關山萬里外的故鄉，想起了離家的情景，旅途上的險遇，以至白天所受的一切委屈和羞辱，肚子裏，饑餓的感覺正像火燄在燒炙。

起先他是無聲的在流着淚，漸漸地，低聲的啜泣終于演變成盡情的哭泣，像似他要把一切的愁苦

都哭盡了似的。他只有十四歲，隻身在外，孤苦無依，又在這全然陌生而又充滿敵意的環境裏，他眞的沒法壓抑他悲慟的情緒了。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饑餓夾雜着過度的疲倦，他沉沉的在濕枕頭和濕被窩間睡着了。

起床號催起了他，他趕緊翻身坐起，頭部一片昏眩，他勉力的爬下床，穿好衣服，拿起臉盆跟着同學們走向盥洗處。

「嗨！你哭過了哇，羞不羞？」

寃家路窄，在樓梯上突然和洗好了臉回來的盧甲元劈面相逢，他毫不容情的譏笑着。

南生的臉一紅，一低頭就跑下樓梯去了，令人難耐的笑聲，又在身後爆發起來。

升旗完畢，校長正站在簡陋的講臺上訓話，忽然，由遠而近的傳來了一陣雄壯的歌聲。大家不禁朝聲音來自的方向去探望；從山腳邊緣，三四十個同學背負行李，齊聲合唱，正以整齊的步伐走向學校而來。

連校長也停止了訓話，眺望這漸行漸近的一羣人，兩分鐘後，他們都走到了升旗臺前，領隊的一聲口令，大家都必恭必敬的站在校長之前，領隊的用清朗的口音報告說：

「老師，我叫洪大誠，我帶來教育部分發來校的學生，一共三十七人。」

「我是校長。」校長板着臉回答，神情非常之冷淡；「你們帶公事來沒有？」

「帶來了的，校長。」領隊很有禮貌，說一句話便立一次正。

「那你們拿公事到註冊處去辦手續好了。」校長揮揮手說，等到他們都走向學校了，才又開始他那冗長的訓話。

南生已經無心聽了，他衷心的歡欣，心裏很有點得救的感覺。

朝會一散，他便急急跑回學校，去找那批同學。

領隊一個人在註冊處辦手續，其餘的同學，都散散落落的站在辦公室外的走廊裏。

「你們是教育部分發來的同學？」他趕上去氣喘吁吁的問。

「是的。」有好幾位同學一齊回答他，又反問：

「你呢？」

「我也是教育部分發來的。」他歡快的說着，搓弄着雙手。

「你怎麼先到了？」有一個瘦長的同學擠上來問。

「我昨天纔來的呀。」

「來學校以前，」他再追問：「你住在那兒？」

「婦女會。」

「婦女會？」又是好幾個聲音，一齊驚呼起來。大家用疑惑的眼色望着南生。他窘得脹紅了臉。

「我住在我姊姊的老師那裏。」他期期的解釋。

「啊，」他們算是明白了。瘦長個子又告訴他．「我們都是住在戰區來渝（重慶）學生收容所裏的，所以大家一齊來了。」

他和他們攀談着，竟忘了到飯廳去吃飯。直到領隊辦完了手續，他又蹦蹦跳跳的引着這批同學到寢室，昨天整日的飢餓，全都忘却了。

卅七個人一到，全宿舍的空舖立刻就佔滿了，陳腐朽霉的氣味也一掃而空。領隊指揮同學舖好了床，就獨自走到屋角那一羣四川同學面前，謙遜的問．

「請問，那一位是室長？」

「我！」盧甲元一挺胸，站出來了。

「從現在起，」領隊伸出手和他來一握說．「我的領隊任務宣告終結。從今而後，連我在內，這些同學就都只聽你的命令了。」

盧甲元怔愣的望望他，隨而便在胖臉上綻開了笑容，連聲的說．

「沒問題，沒問題！一切都在兄弟身上！」

接着他又關切的問．

「你們各位都吃過早點沒有？」

「吃過了，謝謝你！」好幾位新來的同學一齊回答。

「那麼，各位兄弟伙，」盧甲元興奮的搔搔頭說．「小兄弟只有一句囑咐，各位要是沒有自備碗筷，中午開飯的時候，怕要沒有飯吃啊！」

「我們都有的。」

「那就得行了（好了），」他露齒一笑說：「現在，快上頭堂課了，我們各歸各的教室。」

然後他又回轉頭去喊那十幾位提着整理內務的本地同學說．

「來呀！你們來帶新到的兄弟伙上課堂。」

一陣忙亂，充滿和靄氣氛的忙亂；五六十個同學一齊下樓去了。

盧甲元躊躇滿志的跟在大家後面走，走了兩步，忽然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掉轉頭，跑到自己床舖底下，掏出了一副碗筷，往呆站着的鄭南生手裏一塞，說．

「你拿到，等會兒我事情忙，又忘記給你了。」

說罷，他就匆匆的下樓去了。

鄭南生感激的望着他的背影，低低的說：

「謝謝你。」

太陽從後山坡上探出了臉，寢室裏迅即就洒滿了耀眼的光。

盧甲元眞的忙碌緊張起來了，他跑前跑後的照顧新來同學的一切。晚飯後，上夜自習以前，南生和一位新來的叫曹夕高的同班同學走過辦公室時，還聽到盧甲元在代表新同學向校長辦交涉。他和南生兩個人悄悄的躲在窗下聽。

七、

「床舖不够，校長！」盧甲元說．「只要添一張，明天就添吧？要不然，就要有一個人睡地板了。」

「睡地板有那點不好？」校長不耐煩的說。

「可是，睡地板的是我呀，我把自己的床舖讓給新同學了。」

「那個喊你讓的？」校長有點惱怒，窗外的兩個人有點爲盧甲元就心了。但，沒想到最後校長還是讓步的：

「好嘛，明天給你添張床。」

「還有，」盧甲元一把拉住正待要走的校長．「新同學沒有書，也沒有練習簿，怎麼上課呀？」

「學校裏也沒有，」校長冷冷的說：「何況，他們的學費和膳食費，還不知道在那裏呀？」

「倉庫裏多得很。」盧甲元說：「課本跟練習簿老早就批回來了。」

「發給他們，那個出錢呀？」

「哎呀，你說來好笑，校長！」盧甲元毫不畏縮的說．「人家是教育部分發來的，教育部是國家

的政府，你怕他們不給錢？再說，我們這間大倫中學不歸教育部管呀，你是辦教育的，你怎麼可以叫學生沒有課本讀書呀！」

「你曉得啥子？」校長眞的光火了：「你才讀過兩年私塾，要不是你爸爸來求我，你讀得成書呀！還說什麼教育部是國家的政府，莫叫人笑脫了牙巴！」

「又不是我自己要來讀書的，」盧甲元毫無忌憚的反脣相譏：「你辦學校也好，我來讀書也好，都是我老漢兒（父親）和你的事！」

「混人！」校長憤憤的罵了聲：「跟你說不清楚的。」

「說不說得清楚我不管，你到底是發不發書？」

「發！發！」校長氣得跺腳。「明天收不到錢，歸你賠！」

「我賠。」盧甲元笑着往外走：「我把這座祠堂折給你，反正我是三代單傳，這些都是我的。」

「盧甲元！你回來！」校長厲聲叫了句，把窗外的兩個人吓了一跳。

盧甲元坦然的走回去時，校長的臉色又溫和了些，他問：

「我要問你，你爲什麼要管這麼多閑事？」他頓了頓又說：「王老師告訴我，昨天你還欺侮過一個新同學的。」

「啷個我不該管呀，」他拍拍胸膛：「我是室長。」

「啥子？室長？啥子室長？」校長詫異的問他。

「寢室的室長，」盧甲元理直氣壯的：「所有寄宿的同學，都歸我管。」

「那個喊你當室長的？」校長上前一步問。

「我——，」盧甲元怔了怔，臉上一紅，無可奈何的撒着謊說：「同學推我做的。」

「同學有什麼權利推你做室長？」校長緊逼着問。

「哎呀，」盧甲元急得直搔頭：「那就請你派我做室長好了。」

「我爲什麼要派你？」校長尖刻的反問。

「你不請我也要做！」盧甲元動起橫蠻了。

「那有這種規矩？」校長伸手一拍桌子：「明天升旗，我就要向全體同學宣佈，另外指定室長。」

「這件事上不得巴子啊（開不得頑笑），校長！」盧甲元着慌了，懇求的說：「你辦學校，我老漢兒幫了這麼多忙，你就派我做個室長吧！」

「那不行！」校長斬釘截鐵的拒絕了：「明天我非宣佈不可。」

「校長，」盧甲元急得頭上冒汗，「幫幫忙，這個面子下不得！這麼樣，——」他想了想，眼珠一轉：「你不是說操場小了嘛，明天我跟我老漢兒說，再讓兩畝田給你。」

「放屁！」校長聲色俱厲的罵：「你來跟我行賄賂呀！」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盧甲元果然吓着了。

校長在發怒，盧甲元在哀求。磨菇了好半天，終於產生了折衷方案。明天，校長宣佈改選室長，選不選盧甲元要看同學們自己的意思。這樣算承認了盧甲元過去是室長的合法地位，給他留點面子。盧甲元垂頭喪氣的走出校長室。鄭南生趕緊一拉曹之高的手，兩人悄悄的從黑暗中溜開去。上夜自修。

翌晨，校長在例行的訓話以後，果然下令一百多個通學生先解散回教室，而叫所有的寄宿生留下來。

「各位同學，」等通學生走完以後，校長提高嗓門說：「現在我們學校寄宿的同學已經有五十多個了，需要有一位室長來管理一下，藉以發揮你們的自治精神，」他狠狠的盯了一眼盧甲元，又繼續的說：「現在，你們推舉一位室長出來，先提議的後表決，我們採取民主的方式。」

新來的同學裏發出嗡嗡的聲音，臉上都浮現出詫異的神色。南生瞥了盧甲元一眼，發現他正低垂

着頭，大顆大顆的淌着汗。

「你們推舉那一位？」校長又在催問了。他的唇角閃過一縷匿笑。

「我提議！」不知道一股什麼力量鼓舞了鄭南生，他大聲的叫着：「由我們的老室長盧甲元連任！」

許多同學同時「啊！」了一聲，新同學的疑慮神色都消失了。後列有一隻手伸過來有力的握住鄭南生的，他回頭望望，是曹之高，他們交換了祕密的一瞥，再轉眼去看看盧甲元，他正得意的抬起了頭，高挺着胸。

「還有沒有別的人選？」校長憎惡的盯住鄭南生。

「我附議鄭南生的意見，」曹之高舉起了右手：「選老室長盧甲元做新室長！」

「附議！附議！」

「贊成！贊成！」

五六十條手臂，齊同舉了起來。

「那以後你們就沒得話說了，」校長皺皺眉說：「盧甲元做寢室的室長。現在，解散！」

大家一哄而上，把高大結實的盧甲元抬起來了。

盧甲元被攀舉在半空中，眼裏噙着感動的淚，他在向落在隊伍後面的鄭南生喊：

「小兄弟，鄭南生！我對不起你！」

事實證明，盧甲元確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室長，一個月不到的時間，他爲同學們做了許多事，同時也贏得新舊同學的一致愛戴，縱使他的書唸得最少，但由於環境和氣質的關係，他是一個小小的領導人才，問題在於他將領導他的羣衆往好的方向走，還是往壞的方向走。同時，他所領導的羣衆的優劣，也將影響他自己的路向。

其實，在大倫中學是無所謂什麼新同學、舊同學的；這所學校還剛開辦，房屋因陋就簡，教職員人手不齊，但却拚命的吸收學生；初中三班四組，却有了一百二十多個通學生，和六十個左右的寄宿生，因此，教室裏桌椅不够用，往往三個學生擠在一張課桌上。

校長年紀很輕，是本地人，高瘦的身材和尖削的臉，兩隻大眼炯炯有神，整天像獵犬一樣的在搜索學生犯的過錯。學校初創立，還沒有制定整套校規，而校長衡量過錯的尺度，就很難揣測，譬如說，兩個同學打架打得頭破血流，校長的處罰可能只是罰站半小時，「但，受傷的人各自去醫治。」他的四川話是很道地的：「你們要注意啊！打架打壞了學校的玻璃窗，要照市價加倍賠償，賠不起，就開除！」

不幸地，有一天下午，曹之高就干犯了天條．他打碎了玻璃窗。校長遠遠的聽到聲音，飛步跑到現場，右手直指到曹之高的鼻尖問．

「你！你怎麼攪的！膽敢把玻璃窗打破了！」

曹之高吓得混身發抖，急切間講不出話來。

「說呀！你！」校長大聲的咆哮着．「你要賠！一塊玻璃一元錢，你要賠兩塊，賠不出來，開除你！」

曹之高嘴唇抖動，臉色蒼白，掙扎了半天，才低低的說出了話：

「請校長原諒，我做值日生，不小心，掃帚柄碰到了玻璃窗！」

「那我不管！」校長激怒的揮舞着手臂：「非賠不可！」

「賠就賠！」盧甲元排開了圍觀的同學，擠到校長和全身發抖的曹之高中間，把兩塊錢中央銀行的鈔票往校長手裏一塞：「我賠了，這裏是兩大元！」

「要你管閑事！」校長還是把錢放進衣袋裏了。

「該我管的嘛。」盧甲元翹着大拇指，指指自己的鼻子：「我是室長。」

「你是寢室的室長，」校長火冒的說：「又不是教室的室長。」

「曹之高不是我寢室的人嗎？」盧甲元理直氣壯的反問一句。

「好嘛！」校長陰險的一笑：「你寢室裏人都該你管，這三十八位同學的學雜費和膳宿費，教育部到今天還沒有撥過來。就請你代他們繳了吧。你是紳糧人家，不在乎的，對不對？」

說完，校長轉身就走了。

這一點，確實成爲了學校裏的嚴重問題。

就事論事，校長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他幾乎是以個人的經濟力量在支撐這所學校的，他自己大學都沒畢業，早先在重慶做生意，存了一點錢，年紀輕輕的就想回鄉辦起學校來，他說服了盧甲元的父親，讓出了這座廢置已久的蕾祠堂，和門前的三畝稻田。自己掏腰包買些桌椅和必須的設備，請了幾位老師，就辦成功了一所完全的初級中學。第一學期，他招收了一百五六十個學生，據說，學費收入已經足够應付教職員薪津，並且冲回了一部份的設備費了。應允教育部發收公費生這一點措施，算是他在這筆生意上所投的最大賭注，倘如教育部能將三十八個公費生的學雜膳宿費如期繳來，那他在開辦初期就可以有點盈餘，假設教育部不送錢來，他算是賠定了本。

他每天爲這個問題焦燥，一趟一趟的跑教育部，一遍一遍的向同學發牢騷，冷諷熱嘲的罵教育部，衷心憎厭的苛待着分發學生。

終於有一天，他堂而皇之的在降旗典禮上宣佈從明天起，學校停止供應分發學生的菜餚，意思是他們只准吃白飯。「一個星期的限期，」他用力的揮揮手：「一個星期以後，分發學生的費用還沒有交到，我們學校負擔不起，只好停開各位的伙食。」

當晚，三十八個分發同學連夜自修都沒有上，集合在寢室裏作緊急會商。盧甲元也趕來參加了。

「不要緊！」他豪爽的說：「繳費是小事情，我來和校長辦交涉。」

「盧同學，」領隊來的洪大誠感動的望着他：「自從我們到學校以後，麻煩你的事情，眞是太多了。現在的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不願意再把你牽連進去。」

「教育部也是奇怪？」他眨了眨眼睛，不解的說：「既然把各位分發到這裏來，爲什麼又不來繳費呢？」

「教育部要辦的大事情太多了，」洪大誠解釋着：「千千萬萬的戰區青年湧到重慶來，他們一下子解決不了那麼多的事情啊。——再說，公家的事情樣樣要辦手續，辦起手續來總歸要化點時間呀。」

「哎！對頭！」盧甲元想了想，猛的兩手一拍：「爲什麼你們不推派一位代表，到教育部去催問一下呀！」

這個意見獲得了大家一致的贊成，洪大誠是當然代表，他決定步行到重慶去向教育部報告：「一

來一回，」他盤算了一會：「大概有四天功夫就够了。」

最近以來，在討論任何問題的時候，大家對於盧甲元都有了一種依賴性，事事都想先聽聽他的意見。因此，當洪大誠算計好了以後，很多人都挺自然的去望望盧甲元所站立的方向，想看看他有什麼話說。但，盧甲元已不知在何時離開了寢室。

終於做了決議，推派洪大誠到教育部去請願，剩下來的問題是，分發學生如何各傾所有的將僅存的錢湊集起來給洪大誠作路費。

「我走路去，」洪大誠脹紅了臉，「只要三兩塊錢的飯費就够了。」

「那不消，」神出鬼沒的盧甲元又回來了，他的臉上興奮的泛着紅光，「我剛才和校長扯過了，你們派代表去請願，坐船去，路費由學校出。明天起你們還是有菜吃飯，一直等到代表回來以後再作決定。」

他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張五塊錢的交通銀行的鈔票，遞給洪大誠：

「你明天就動身去吧！」

「這話不對，」鄭南生突然站起來說：「校長那麼小氣，怎麼會爲我們的代表出路費。這五塊錢一定是室長自己的。」

「囉嗦，」盧甲元白了南生一眼：「就只有你的話多！」

「話不是這樣講的，」南生老成的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原就該我們自己處理。洪同學到重慶去，不能用你的錢。說到錢，我身上還有點，你讓我來捐這筆錢吧。」

「你有好多錢嘛！」盧甲元善意的調侃着：「少出點洋相了。」

「這點錢我還拿得出來。」南生堅持不讓，轉過身從枕頭套裏拿出了五元錢，他遞還給盧甲元：「你收到，不要爭了。」

盧甲元笑笑，不再說什麼了，他收下了那五塊錢。

第二天，洪大誠動身請願去了。分發同學到飯廳的時候，發現盧甲元的話果眞兌了現；每張飯桌上都和往常一樣，有兩樣大鍋水煮的蔬菜。

洪大誠是禮拜二動身的，他到禮拜四才回來。分發同學在校門外熱烈的歡迎他；發現他的臉色很陰沉。

洪大誠的陰沉臉色很快的傳染了歡迎的一羣；這些歷盡千山萬水、受過風霜雨露的流浪孩子，大都是非常敏感的；他們已經看出洪大誠帶回來的一定不是什麼好消息。

「各位同學，」洪大誠站在大家面前苦笑的說：「我們恐怕不能再在大倫中學讀下去了。」

「爲什麼？」好多聲音一齊問。

「我見到了教育部的王督學，」他緊皺着眉頭：「他說，分發戰區學生到私立中學，原是不得而已的一項變通辦法；因爲現有的國立學校不够容納所有的戰區學生。可是，這項辦法現在被上面否決了。上面的理由也很對：私立中學學雜費高，設備又不見得都理想。所以現在又決定了把原有的戰區來渝學生收容所改爲進修班，分班上課。我們都要被調回到進修班去。」

「什麼時候走呢？」

「那我們是不是又要荒廢一學期的功課了？」

「是不是又要我們自己走路去？」

「……」

這麼多問題幾乎是同時發出的，洪大誠來不及回答，他揮揮手，請同學們靜一靜，他才繼續的說：

「王督學發給我們五十元的飯費，叫我們禮拜天全體步行到青木關八廟塘去，禮拜一就可以在進修班跟班上課。」

「禮拜天？那就是後天了。」曹之高喃喃的說。

大家不約而同的嘆了口氣。

「同學們！」洪大誠提高了嗓門說：「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政府對於我們的關切和愛護，眞是連自己父母也不過如是了。……我們應該諒解政府的苦衷和困難。」

大家都默不作聲，低着頭，漸漸的散開去。

「從這裏到青木關，」鄭南生拉拉曹之高的袖口問：「要走多久的路呢？」

「早上出發，夜裏才能到。」

「哎喲！要走這麼久呀！」

「我們來的時候就走了半天一夜，」曹之高又問他說：「你以前走過這麼遠的路嗎？」

「從來也沒有過。」鄭南生憂愁的說。

突然，盧甲元遠遠的跑來了，粗啞的喊：

「洪大誠，校長喊你去！」

洪大誠連忙就跑進校門去了。

他匆匆的穿過飯廳，走到辦公室，校長正背着手，焦灼的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

「洪大誠，」他一眼看見洪大誠進來，就停下了腳步問：「你到教育部去交涉的結果怎麼樣？教

育部什麼時候拿錢來？」

「這裏有一封公事，」洪大誠從口袋裏掏出公文雙手遞過去：「請校長過目。」

校長還沒看完公事，就急燥的叫起來了。

「這是咱個攬的呀？要把學生調走！那我們墊的錢呢？」叫完了他才把公事攤在辦公桌上再仔細的讀一遍：「……該生等即調至修進班繼續就讀。至所欠貴校學雜膳宿各費，希按照貴校收費標準確計日數詳列賬表派員至本部洽領……」

「嗯，這麼說，錢還是拿得到的。」他吁了一口氣，寬鬆的聳聳肩，望着直立在面前的洪大誠說：「你們什麼時候上進修班呀？」

「報告校長，」洪大誠忍住了笑，恭敬的說：「我們後天早晨走。」

「後天是八月十七號，」他回過頭去鄭重的囑咐說：「陳事務員，請你把賬算一下，三十八個學生是八月十八日離開的。」

陳事務員也起來說了聲「是」，校長又望着洪大誠裝做笑臉說：

「你去吧，你們還要整理東西呢。」

洪大誠鞠了個躬，剛到辦公室門口，校長又把他叫回來，告誡的說：

「你轉告你們那些同學，學校裏的東西，一絲一毫也損壞不得，偷拿不得的啊！」

「那當然囉，」洪大誠簡直就要笑出來了，他又加了一句：「校長，你放心好了。」

走出門口，盧甲元剛趕上來迎住他：

「怎麼樣，兄弟伙，你們要走了。」

洪大誠非常詳細的把當前的情勢向他解釋清楚。

「哎，兄弟伙聚會才幾天嘛，」他黯然的說：「沒想到這麼快就要分手了。唉！眞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洪大誠乘機會代表三十八位戰區同學，向他誠摯的表示了感謝；由於他曾熱切的在各方面幫助過他們。

「那到沒有什麼，」盧甲元朗爽的揮揮手說：「倒是我眞有點捨不得你們，我本來以爲我們會聚上個三年五載的，那曉得纔幾天就要各奔前程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洪大誠也黯然的說：「其實，我們這些同學一想起要和您室長分別了，心裏也有說不出的難過。」

「唉，莫說了，」硬漢似的盧甲元，居然也眼圈一紅，但他馬上就恢復了正常的語調：「這麼樣

，難得兄弟伙聚上一場，明天晚上，我在舍下請客，請你們三十八位兄弟，給你們餞行。自家人聚會，恕我不發請帖了。你們個個要到，缺一個都不行。」

「那怎麼行？」洪大誠急切的說：「怎麼可以要你如此破費。」

「算不了什麼，」盧甲元似乎被離愁別緒壓倒了，滿心有說不出的悒鬱，因而在語調中也帶着點不耐煩的神情：「你莫多管，祇要明天約齊三十八位兄弟，準時到我家就是了。記得，下午六點鐘，我帶你們一道去，我家就在這附近，沒有幾步路。」

八、

洪大誠把盧甲元的邀請轉知大家時，每一位同學都感到既驚詫，又興奮，同時心裏也有點不安，因爲他們都在感到已經逋欠了盧甲元過多的人情，就以這頓餞別酒宴來說罷，他們都知道自己是絕對回請不了他的。

居然連校長都得到了消息，他把盧甲元叫到辦公室裏，問他是不是有這回事，當他得到盧甲元肯定的答覆時，他又告誡的說：

「要先跟你父親說好喲，學生娃兒要在家裏大請客，」他搖着頭：「眞是從來也沒有聽到過的事情。」

「沒有聽到過的事情還多吶。」盧甲元冷冷的說了就走。

盧甲元帶領着三十八位流亡同學到他家裏去的時候，盧家的豪華氣派使好些位同學有所驚詫。雖然在他們之間，也有若干是富家出身，故鄉的宅第和排場容或比盧家還要大得多。但那畢竟是回憶中的事了，故里陷敵，盧舍爲墟，誰知道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得了家鄉，見得了爹娘呢？

盧家離學校不遠，僅祇有十分鐘的路程。一座梯田重疊的小山丘，山頂有一座廢圮的土磚城堞，

盧家就住在山腳下，一座邸宅，如今只有老小兩口，然而建築的面積却達方圓百丈。

兩個白石獅子矗立在高大的石庫門前，幾乎有一個半人高，朱門大開，轎廳高敞，穿過一道夾植花木的長廊，正廳赫然在望，寬廣足可擺得下三五十桌酒席，廳後，還緊連着一座具有相當規模的戲臺。

四桌席面擺在大客廳裏，猶然顯得有空曠之感，三十八個同學在盧甲元和兩個僕役的導引下，魚貫的走進了大廳。盧老太爺的朗爽笑聲，已經響了起來。

「歡迎！歡迎！」瘦小佝僂的老先生，居然有着宏亮的聲音：「各位遠道而來的同學。」

「伯伯（四川人喊父親的稱呼）！」盧甲元搶上一步，先把洪大誠和鄭南生介紹給他父親，然後又叫每一位同學自我介紹，和老先生一一握手。他要同學們稱呼他爸爸爲盧大爺。

盧大爺以極殷切的態度接待這批小朋友，盧甲元還好像不放心似的再高聲叮囑一句：

「伯伯，你要好生替我招待這些兄弟伙喲！」

有一位同學爲他的這種對父親的命令語氣，而偷偷的笑了。

盧大爺很敏感的覺察到了，他温和的笑笑說：

「這位同學笑得是有道理，我們盧甲元那種種牽翻（頑皮）和不懂事理呀，才眞是高人一等。你

們都是同學，怕還不知道。」

有三四個僕役在忙着佈置碗筷。洪大誠又抽空解釋的說：

「我們和盧室長雖然同學不久，」他望着盧甲元說：「可是我們都是深深佩服他的，他磐磐大度，性情豪爽，爲人熱忱，肯幫人忙，確實是我們最崇拜的室長。」

「怕他還有這點長處，」盧大爺撚弄着鬍鬚說：「可惜就是不肯讀書。」

「伯伯！」盧甲元站在他父親身後，興奮的說：

「我的毛病還多呢。」

「你怕別個看不出來？」盧大爺笑罵着：「還要你自己招供？」

盧甲元向大家吐吐舌頭，惹起了滿堂的歡笑。

「請！請！」盧大爺站起來延請着：「大家坐，圓桌無上下，席次不分高低。」

菜是鷺人的豐富，鷄鴨肉蔬以外，還有在四川難得吃到的鮮魚，冷拌熱炒，色色豐美，蒸火腿是整隻的上，大麯酒濃冽得有如膏漿，三十八位同學許久沒有嘗到如此美味，接觸這等佳釀了。兩小時多吃下來，差點沒把肚皮脹破。

盧大爺一直歡快的在陪着這些大孩子吃喝。盧甲元的酒量奇大，他頻頻的和同學們乾杯，盧大爺

始終沒有阻攔他，似乎父子兩人早已有了默契，今晚盧甲元可以開懷暢飲，放胆一醉。

但，酒性太烈了，終於他說話的時候已經含混不清，走起路來也踉蹌不穩。

甜菜上來時，他端着一滿杯酒，跌跌撞撞的走到鄭南生面前，幾位同學搶上去攙扶，他甩甩手揮開了。鄭南生連忙站起來，迎住他。

「南生，」他大聲的叫着：「我們這些同學裏，雖然你年紀最小，但是，我還是要說，你最懂事，最够朋友！」

南生向他笑笑，沒說什麼。

「我們先乾一杯酒，」說完，他把一滿杯大麵酒一仰頸子喝乾了，南生雖然不善飲，畢竟也皺着眉頭喝完了自己的半杯：「我再向各位同學報告一件事！」

他斜覷了盧大爺一眼，再說：

「下江同學分發到大倫中學來的時候，」他滔滔不絕的：「鄭南生最早報到。各位知道，我在學校四川同學裏海大哥（稱大哥），人人都買我的賬。可是呀，鄭南生進宿舍連正眼也沒瞧我一眼，那些四川同學喉使我去問他的話，」他的身體一陣搖幌，鄭南生想去扶他，他自己又站穩了：

「這一問呀，我年紀比他大好幾歲，這娃娃兒的班次倒比我高四級，我越想越不高興，就把他拖

了屍啦！」

「什麼拖屍？」盧大爺驚詫的問。

「拖屍是英文，TOSS，老師教我的，」盧甲元挺挺胸回答：「意思呀，就是老同學和新同學開頑笑，把他拖起來，搖兩下，摔一交。」

「有這種老師！」盧大爺搖搖頭說。

「可是，」盧甲元沒有理睬他：「鄭南生一點都沒有記我的恨。我本來不是室長，自己吹牛，快吹破的時候，鄭南生挽救了我的面子，他來推選我當室長了。」

好多同學望着鄭南生。

「從此給了我一個好教訓，」盧甲元侃侃然的說：「人跟人之間不應該恨，只有愛。只有大家相互的愛，才能够讓大家都快樂！」

鄭南生看到盧大爺臉上正顯露着欣愉的神色。

「所以呀，我幫各位的忙，都是鄭南生教我的。我天天幫人家忙，才懂得了眞的快樂。」他激動的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嘛，分什麼四川人下江人，要不是日本鬼子侵略，我們四川人請你們各位下江人來要還請不到呢？現在各位家破人亡的逃難到四川，我們都是同胞，幫忙還來不及，談得上什麼

欺生，討便宜呀？」

同學們正在凝神傾聽，盧大爺突然猛的拍了一下桌子，顫巍巍的站起，舉起一滿杯酒，一飲而盡，然後興奮的說：

「各位，老漢已經兩年多沒吃酒，今天却非得乾這一杯不可，」他的聲調裏充滿激動：「可憐我們盧家三代單傳，我一輩子最大的心事就是怕盧甲元嬌養慣了，不得成人，所以我今年寧願新建一所祠堂，把舊祠堂捐出去辦學校。沒想到盧甲元不到一個月，已經有了長進。這年頭，學問差點不要緊，只要懂得爲人處世的道理就好。盧甲元懂了事，我眞高興極了！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從今而後，我對這個暴戾成性，自尊自大，向來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兒，可以就此放心了！」

這一頓豐盛的酒筵，在盧家父子和三十八個流亡學生的心版上，確實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每一個人都吃了過多的酒，鄭南生當然更不能例外。他沉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當他被曹之高叫醒匆匆捲好鋪蓋上路時，他還迷迷糊糊的並未清醒。他甚至在事後都不能想起自己是怎麼樣離開大倫中學，怎麼樣來到青木關八廟塘戰區來渝學生進修班的。

據曹之高在到了八廟塘以後告訴他：盧大爺眞的爲這批戰區同學化了不少錢。他們並沒有走路，是盧大爺派了他的傭人送他們到悅來場上船，買船票到北碚，又從北碚搭公路車到青木關。只有青木

關到八廟塘那六里路，大部份同學步行，鄭南生和四位醉狠了的同學，則是乘滑竿（四川的便轎）完成了最後的旅程的。

「盧大爺好有錢啊，」他感嘆的說：「這一路下來的路費，眞破費了他不少啊！」

洪大誠和另外兩個同學也到寢室裏來探望他，一進門就說：

「好了，班主任可以原諒你們這五個醉徒了，」洪大誠笑着說：「成什麼話呀，新到的學生，是爛醉如泥的抬進來的！」

「怎麼樣？我闖了禍？」鄭南生緊張的欠起身來問。

「你還是個學生呀，」另一位同學嚴肅的說：「到學校就又吐又鬧的，眞是太不應該了。」

「我已經跟周主任把經過情形報告清楚了，」洪大誠趕忙安慰他說：「他本來很生氣，現在決定不處罰你們了。放心吧。」

鄭南生覺得非常慚愧，同時又感到自己的頭部正劇痛如裂，他頹然的睡倒在枕上，緊緊的閉上了眼睛。

「把這顆藥先吃了，」洪大誠把一粒藥丸塞到他嘴裏，又遞給他一杯開水：「周主任給你的，吃了就好啦！」

他吞下了藥丸，再睡下去。腦際一片混亂，他想起了遠在五通橋的母親姐弟，近在海棠溪的四姐和在重慶的王老師、唐委員，甚至還有盧大爺和盧甲元，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又潛潛的從眼角邊沁流出淚來。

全部清醒以後，發現自己的寢室竟是廟宇裏的一間神殿，睜開眼，頭一樣入眼的東西便是橫眉怒目的一座神像。他被吓了一跳，再望過去，又是一座手抱琵琶的金剛。

當時，東方乍纔顯現一片晨曦。

在床上躺了很久，悠揚的起床號才鳴叫起來，他翻身坐起，穿好了衣服。

神殿裏有了足够的光線，他把週圍的環境稍微認清楚了些。神殿很大，甚至泥塑木雕的神像也很新，栩栩如生，高高在上的俯視着一個個大孩子所睡的白木雙人床。人與神混在一起，顯然的人比神多，一間寢室裏擺了五十二張床，也就是說住了一百零四個學生。

床與床間的空隙，只能容許一個人通過。

八廟塘並沒有八座廟，但戰區來渝學生進修班設立所在的這座廟宇確實很大。一座廟裏住了一千多學生，當然還有教室，辦公室，教職員宿舍，飯廳廚房，甚至還包括了一座可容千人的大操場。所有的這些建築，都在一道低矮的牆垣環繞之中。

這座廟佔據了整個市鎭的一大半，廟宇和街市以外，就是廣袤的稻田，向東南西北四方伸展，一直伸展到遠處的山坡脚下。

他隨着其他的同學，匆匆的就着冷水盥洗了。然後，鋪床叠被，趕到大操場去升旗。一陣忙碌，他欣然的發現，所有的酒意竟已全部消失。

操場上，全校同學肅立集合，他們這新來的一羣，三十八個人排成三列橫隊，突出于千餘同學之前，站在升旗臺下。

班主任周尙先生是一位身軀矮小，皮膚白淨的紳士，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身穿一套整齊的淺灰西服。這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尤其是鄉間僻地，還是很少能見到的高貴裝束。

他的面容很嚴肅，神態很莊凝，但在一席訓話中却充分的表露了他對於這些同學的摯愛。他諄諄的告誡他們，國家多難，學校經費支絀，膳食裏沒有足够的營養，同學們就要多多保重自己。「健康爲事業之母，」他一再的强調說：「你們正值發育的時期，我慚愧不能使你們得到充分的補給，你們就得自己時時刻刻當心，千萬別把身體弄壞了。」

南生根據在大倫中學的經驗，覺得學校裏的伙食問題並不能算太嚴重。他雖然自幼生長在錦衣玉食之家，但對於有限度的吃苦還能支撐得過來。從前他是每餐非得有鷄鴨魚肉葷腥不可的，離家後在

船上他就吃過豆芽下飯，在王老師宿舍寄住時也是有啥吃啥。大倫中學的伙食較壞，畢竟每頓飯也有一大缽菜，他感到膳食水準在逐漸減降，對於他毋寧是一種好處，好到他能够適應更艱苦的環境。

可是，升旗典禮完畢，主任訓話終了，軍訓教官高呼一聲解散以後，他在怔異中發現同學們像浪潮般的一湧而散，人羣衝向同一個方向，大殿上的飯廳，碗盞響聲立刻便乒乒乓乓的傳了過來。

「快去吃飯呀，」三五秒鐘後，空曠的操場上只剩下了他一個人，呆呆的木立着，教官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還在這裏等什麼？」

他被教官的一語點醒，匆匆的跑到飯廳裏。經過一陣茫然的探求，他發現，十幾隻大木桶裏所盛放的稀薄山芋粥，和每一張白木桌上碟子裏疏疏落落的幾十顆水煮蠶豆，早已蕩然無存了。

有一位同學，年紀比他還小，正站立在一個大粥桶旁哀聲哭泣，幾位老師，包括周班主任在內，都在忙亂着爲他包紮創痛。他曾不由自主的被幾十個同學推擁到粥桶邊，大家都在忙着搶稀飯，竟沒想到把這位小同學的身子，擠得像蹺蹺板似的橫亙在稀飯木桶的邊緣，他的兩腳已然離開了地面，整個手臂被推擠到滾燙的稀飯桶裏，稀飯沒有盛到，却撩起了一大片水泡。「假如他慘呼得略遲了些，」事後洪大誠在寢室裏繪形繪色的描述說：「那他整個身子都要掉到稀飯桶裏去了，照那種情形來看

，他即使不被燙死，也要被淹死了！」

十三四隻稀飯桶供應一千多個學生的早膳，所有的學生都是年輕力壯亟待營養的。洪大誠的形容，決不過份。

那一天早上，三十八位新來的同學，多一半沒有搶到一口稀飯。

早餐以後，間隔了二十分鐘，就吹號上課了。這裏雖然是「戰區來渝學生進修班」，但無疑也是一所完全中學，就設備、規模、師資和班級情形來說，都比大倫中學强多了。上課比較有秩序，校方絲毫沒有因爲是臨時進修的緣故而忽略了學生的課業。鄭南生和三十七位新來的同學，都按照年級編入適當的班次。

鄭南生被編到初三上乙組，他仍是全班同學中年紀最小、個子最矮的一個，他被老師指定坐在第一排的第一個位子上。

這一天上午一共上了四堂課，其中有一堂是公民訓練。他領到了五本書和十幾本練習簿，兩枝鉛筆，其他的文具用品，已非進修班的財力所可負擔。幸而他自己還存留了些用具，即使要買，八廟塘街上，也應時的開設得有文具店。

四堂課他都沒有能好好的聽講，腦海裏不斷的在湧現那位被燙同學的慘狀，同時還包括了他自己

對今後生活的疑懼，以及絕不饒人的饑餓感覺；胃底彷彿有無數的小妖魔，肆意的在撕擄他柔弱的內臟肌膚。居然有這樣強烈的疼痛感覺，他絕望的自認對於身體內部的苦難無從援手，無從反抗。過去的十四年裏他也曾經忍受過饑餓的，譬如說和母親家人賭氣，豐盛的菜餚排擺在桌子上，儘管母親如何溫柔的勸說和解釋，他都倔強的不願意動筷子，想以挨餓來表示抗議，想以挨餓來作爲他達到目的的手段。但在那時候，饑餓的感受並不能眞正的威脅他，理由很簡單，隨時隨刻，只要他願意放棄自己的倔強，豐美的食物依然能很順利的滑入他的胃底。

然而，現在的情勢完全不同了。豐美食物只能存在於回憶或想像之中，即使是粗礪的，往先不屑一顧而確能平抑饑餓的白飯白粥，甚至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呢。照早晨的情形來看，如果每吃一頓飯都要經過如此激烈的爭奪，那麼，他什麼時候才能順利的吃到一碗飯呢？他不敢想，他眞的不敢想。

所幸，由於晨間的慘劇，伙食情形在中午時分就宣告改善了。周班主任是一位慈軟心腸的好老師，那位同學的創痛深深的感動了他，促使他採取緊急措施。他在上午十點鐘的時候，親自到廚房去頒佈命令，從今而後，中午和晚間兩餐乾飯，全校加米一百斤，早餐加米二十斤，山芋四十斤，如果這筆米賬超過了預算，他願意從自己薪俸裏抽出錢來，買米補償。

事實上他無須補償，按照教育部的規定，每一個戰區學生，每個月可以配給二十二斤十二兩米，

和隨着物價調整的若干元法幣的副食費。問題是副食費的錢數太少，而伙食團又是同學們自己推派代表主辦的。他們爲了妄想一個月打一兩次牙祭（吃一兩回肉），或是使平時飯桌上的蔬菜豐盛些，便自作主張的尅扣了若干食米。當然他們不會中飽私囊，他們是在想把每月節餘的米賣出去，換回一些魚肉和蔬菜來。

現在，班主任命令增加米量，首先發生的問題是：飯是够吃了，菜蔬却在相形的減少。南生和其他三十七個新來的同學一樣，這一天的中午，都懷着忐忑，甚至是恐懼的心情，匆匆的趕到飯廳去吃飯。他們原以爲又會像上午一樣的搶不到一碗飯的，結果，突然變化的情勢大大的鼓舞了他們，他們發現用不着搶，即使搶也是白搶，大家都能吃得飽。

只是，第二天，菜蔬却大大的減少了，不但量的方面減少，同時質的方面也急遽的降低。這一點，使得南生他們認爲第一天在進修班吃的午餐和晚餐，都該在他們心底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兩頓，每一桌有一滿缽子菜，儘管底層是水煮的空心菜和芥菜，但缽面上居然也浮現着一層豬血和豆腐。

第二天，豬血和豆腐沒有了，甚至於連辣椒炒的芥菜也沒有了。一連十幾天下來，他們成天吃着空心菜，那種烹調方法和四川鄉下人餵豬食並沒有兩樣，只是多加了一點鹽巴，鹽巴，在四川是最不值錢的東西。

但，即使是在這種困苦的情形之下，他們也得平心靜氣的忍受一切，政府在漫天烽火，半壁淪亡的艱難時期，撥出鉅額款項供給萬萬千千的戰區學生就讀，使他們在家破人亡、舉目無親的絕境裏獲得生存和教育，爲此，他們對於一切的困苦都得忍受。因之，縱使很多同學都處於半饑餓的狀態之中，但却從沒有人抱怨、叫苦。他們都明白，在當前的環境之下，他們必得忍耐，必須撐持下去。

時代賦予這一代青年的任務太艱鉅了。和他們相等年齡之中有人在前線拋頭顱，洒熱血，竭盡所能的與侵略的敵人力拚，在後方，他們必須在半饑餓狀態下不斷磨勵自己，訓練自己，使自己完成學業，以期在未來成爲國家的主體。

南生他們默默的生活着，孜孜的學習着，由於深切體驗生活的尖銳，他們祇有更努力的在充實自己。

九、

有一天，午睡時，洪大誠匆匆的走到寢室來，大聲的喊着南生。南生答應了一聲，從床上爬起，走到他面前。

「班主任喊你，」洪大誠和靄的說，深怕吓倒了這個柔弱的孩子：「不會有什麼事情的。」

鄭南生自己也很坦然，因爲他想不起會有什麼嚴重的罪罰會臨到他頭上。他低聲說了一句：「我知道。」便邁步走向班主任室。

周班主任除了繁瑣的行政工作以外，還兼了生理衛生的課。這時，月考剛過，他的書桌上正攤着一叠卷子，他細心的審閱它們。

「報告！」

鄭南生低叫了一聲，顯然周班主任並沒有聽見。然後他稍微大聲點又喊了句：

「報告！」

周班主任從卷子裏抬起頭，微笑的向他望望，說：

「我知道你已經來了，可是我這張卷子還沒看完，讓我看完了它，好吧？」

南生掙紅了臉，慌亂的點點頭。

等了五分鐘，周班主任批了那張卷子的分數，才吁了一口氣，斜斜的靠在籐椅上，把眼鏡往上推推，問他：

「鄭南生，你有好久沒有給家裏寫信了？」

南生想了想，歉然的回答：

「有一個多月了。」

「這很不應該，」周班主任責備的語調還是很溫和的：「今天，你母親給我來了一封信，探問你的消息。」

南生驟然激起了滿心的疚恨。

「她說，」周班主任從抽屜裏掏出了一張南生熟悉的信紙：「她一連給你寫了兩封信，你都沒有回復，這是爲什麼？」

南生急切的望着班主任手上拿着的那張信紙，他想解釋什麼，喃喃半句，又閉上了嘴。

「告訴我，爲什麼？」班主任仍然很和霭的在問他。

「我沒有郵票。」

「啊！」班主任輕鬆的笑笑：「那很簡單，我這裏先給你一封快信的郵票，你馬上寫封信回去，免得老年人惦記。」

說完，他便從衣袋皮夾裏抽出兩張郵票，遞給南生，看到南生遲疑的神情，又說：

「拿去吧，有什麼關係呢？」

南生感激的接過郵票，剛要回身離開，班主任又把他叫回來。

「我有點奇怪，」班主任皺皺眉頭：「你母親怎麼會想不到你沒有郵票不能寄信的，反而要寫信到學校來查問呢？」

南生怔住了，一時間，他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他傻傻的望着班主任。

「是不是你應該還有些錢的，」班主任盯住他追問：「而你却把它們賭花光了。」

「我——我沒有。」南生囁嚅的回答，臉孔脹得很紅。

「過錯是可以改正的，」班主任意味深長的說：「爲掩飾過錯而說謊，那就像一個人走進了泥潭，只有越陷越深了。」

南生惶恐得幾乎要哭出來，眼淚强忍在眼眶裏。

「告訴我，」班主任溫和的勸誘着：「你怎麼樣把錢都花光了。你到學校以後花了多少錢？」

「大概——大概有兩百多塊，」南生的聲音很低：「我自己大概化了四五十塊錢。」

「兩百多塊！」班主任的語調又轉爲驚訝：「這是一筆不少的錢呀，怎麼你就會花光了呢？」

南生的頭部俯得很低，班主任又追問他：

「你說你自己只化了四五十塊，那麼，其他的錢呢？誰給你化了。」

「我都借給同學了。」

「借給那一個同學？」

「不是借給一位同學的，有很多同學借過我的錢。」

「是那些人，你說說看。」班主任從抽屜裏取出一張紙，拿起鋼筆，做了要記下來的姿式。

「您不必記，」南生着急了，鼓起勇氣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宿舍裏有幾個年紀大些的同學，他們每頓都吃不飽飯，——就連我自己也常常餓得慌，我們下課的時候，常到外邊小館子裏去買些饅頭大餅或是零食吃。」

「都由你化錢？」

「他們大多是獨自在後方的，都沒有接濟。」

「你還借錢給他們？」

「是我自己願意的，」南生說：「有些同學連內褲都沒有了，我借錢給他們買，有些同學兩三個月沒有理過髮，我借錢給他剃個光頭……」

「這麼說，」班主任竟然笑了起來：「你倒成了同學裏面的財神了。」

「話不是這麼說的。」南生窘澀的搖着手。

「同學之間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班主任的臉上浮留着一絲笑容：「你並沒有做錯什麼事。不過，你必需認清楚兩點：第一，縱使你家裏在四川，有點接濟，可是，畢竟你也不可能有力量去幫助每一個困苦的同學。第二、處理金錢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門學問，我不願意你們實行得太早，這就是說：我不願意你們同學之間，太早發生經濟關係。——你知道，政府對流亡學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你們能有吃飯，有書唸，也應該很滿足了。」

南生默然的不再說話。班主任又說：

「你去吧！今天我向你說過的話，希望你能記在腦子裏。別忘了，一個人如果不能適當的處理金錢，他必將遭受很多的磨難和不幸。」

離開班主任以後，南生從胸腹間長長的吁出了一口氣。轉過辦公室前廊，兩三個同學一齊擁上來

圍住他，七嘴八舌的問長問短，爲頭的就是曹之高。

洪大誠也跑來了，他拍拍南生的肩，問：「怎麼樣？沒有什麼事吧？」

「一點也沒事，」南生被友情圍繞着，感動得很：「只不過我家裏來了信，查問我爲什麼老不寫信回去。」

「那就好了，」曹之高寬慰的拍拍自己的胸脯，還扮了個怪臉，逗得大家都笑了：「我還以爲余爲龍他們的祕密行動給破獲了，班主任疑心你也有份呢。」

旁邊馬上就有兩個同學噓了聲，還同時做了個噤聲的手勢，把南生攪得莫明其妙。他問曹之高：

「怎麼回事呀？余爲龍他們有什麼祕密行動？」

「莫亂說！」旁邊一位叫盧同源的同班同學趕緊接腔，他是湖北人，瘦長得像一條竹桿，是他們這一小羣同學裏的智多星。「沒有事，你別問，與你無干？」

「你去給老太太寫信吧！」洪大誠溫和的說：「還趕得及今天發出去呢。」

南生答應一聲就往教室的方向走。曹之高又追上來悄悄的問他：

「前天你不是說用完了最後一塊錢嗎？郵票呢？拿什麼錢去買？」

這使南生又發生了一個問題：「郵票有了，只有信封還沒有着落？眞糟！」他懊喪的說。

曹之高的兩顆小眼珠轉了轉，驀地一亮，興奮的說：

「我有辦法！你先去教室寫信，寫完了我給你送信封來。」說着，他一溜煙就跑了。

提起毛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寫起，滿心是惶恐愧恧的感覺。母親、五姐、八弟、九弟，親摯的面孔在他眼前交替顯現，那些流露深情、和他自己輪廓彷彿的臉龐，似都泛露着焦灼急切的神色，圓大的瞳子不眨不移的盯住自己。離別時刻，他曾在無數陌生人面前情不自已的失聲痛哭。這以後，朝朝暮暮，日日夜夜，他無時不在苦苦思念遠隔天邊的家人。而今，經過了婦女會的寄宿，悅來場的索居，和青木關頭八廟塘上的一段短暫時光，他竟漸漸感到和家人們離開得很遠了。離愁別緒，越來越淡，彷彿環境的轉移正一大段一大段的隔遠了他和家的距離，邊遠了他和親人的連繫。譬如說，此刻他便應該爲想家而哭泣起來，然而他擠了擠眼睛，却乾澀得連一滴眼淚也沒有。——他覺得非常慚愧。是基於什麼原因纔會這樣的呢？他想了一陣，想出來了，模模糊糊的想出來了。容或是時間，他不記得從什麼書上看到過這麼一句話：時間可以治癒一切感情上的創傷。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那麼，時日再久，他豈不是會把家都忘記了嗎？這眞是可怕極了。

心情激盪，莫可平抑，他草草的寫了一封信給母親，簡略的報告最近的情形，對於現時的生活狀況，他隱瞞了許多，他說他吃得飽，穿得暖，錢也够花，功課更是時有進步。縱使這其中不免有些是

虛構的，但只要能博得母親和姐弟們放心歡喜，那麼，也可以略略補償淡漠了家人的罪咎了。

信剛寫完，曹之高氣喘咻咻的跑來，他手裏擎着一隻信封。自己做的，利用垃圾箱裏檢來的舊信封，翻轉過來用飯粒代替漿糊貼一貼。

洪大誠也來了，三個人一同到街上去，把信投入郵筒，又併肩走回宿舍。街上的小館子裏，雪白的饅頭和油黃的大餅在散放着誘人的香味，他們都貪婪的望望，迅而又自制的別轉臉去。他們都知道，三個人的身上湊不出一毛錢。

入夜，上過自習，熄燈號在空闊的大操場上淒涼的響起，寢室裏黯如鬼火般的兩盞桐油燈倏然熄滅。門外有月色，灑得滿地銀光，反映進來，別有一種陰森悲淒的情調。南生在床上翻來覆去，許久不能入眠，他伏在枕上任由思潮所之。

四週鼾聲起伏，有時巨如雷鳴。深宵的失眠者，往往會不知所以的妒忌起別人的熟睡，此時南生就有這種心情。

沒有鐘響，也沒有錶擺滴嗒，時間不知是在飛逝，抑或是在遲動着最慢的腳步，南生只知道這世界並沒有靜止下來，無論如何，他總不是孤獨的，月光下，四週都是熟悉的同學們的臉孔。

忽然，他從高架床的上舖引頸翹望，他發現門外的石階前銀冷光輝中突又萌現一絲紅光，紅光越

來越盛，浸浸然將月色都染紅了。遠處，有了喧囂嘈雜的聲浪，一個恐怖的念頭閃入他的心底，出事了，緊接着，他驚駭的叫了起來：

「起火了！燒起來囉！」

百多位同學從睡夢中驚醒，雜沓紛亂的披衣起床，有人抱舖蓋，有人提着箱子，爭先恐後的往寢室門外跑。最可笑的是一位同學跳下床來時被神殿裏無常的大手勾住了衣服，急得爹呀媽的哭喊。

所有的同學都跑到寢室外邊的廣場上去了，十月初寒，夜涼如水，大家都在火光燭影中抖索，眺望過去，失火的地方似在校園角落，離這裏還遠得很呢，大胆些和年紀大些的同學都趕了去看熱鬧。

南生和那些年紀小點的同學，就只好蜷縮在石階之上。

紛亂在剎時間便結束了。火已熄，人散去，傳來的消息，只燒了號兵馬德禮的那間小茅屋。

南生略略有點惋惜，不是爲那位滿臉麻癍的馬德禮，而是爲他的那間小茅屋。小茅屋沒有生命，但却有它溫馨可愛的地方。學校裏規矩很嚴，除了每天下午六點到八點以外，絕對不許學生外出。在每晚八點到翌日下午六點之間，二十二小時裏，如果學生餓得受不了，號兵馬德禮的小茅屋可以供應一些零食。花生糖、芝蔴桿和小麵餅，價錢便宜，嚼在嘴裏又都是既甜且香的，至少可以祛退短時間的饑火。每一位同學都心甘情願的樂於去照顧馬德禮，他這門獨占的生意是經過校方特許的。無形中

小茅屋也成爲了有錢同學經常聚晤的俱樂部。

現在，小茅屋已被燒得片瓦無存了，馬德禮穿着短衫褲，抱着他相依爲命的銅號，站在瓦礫場旁邊哀哀的痛哭。

南生跑到火場去憑弔時，眞沒想到這樣一個堅强的漢子，竟會得當衆哭泣的。他夾雜在好幾百看熱鬧的同學中間。

「馬德禮，別哭了！」班主任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同學們趕緊讓出一條通路。「你告訴我，這個火是怎麼起的？」

「報告主任您家，」馬德禮抽抽噎噎的說。「連我也不曉得呀！」

「你這裏僻處一角，單單一間房子，」班主任搔搔頭：「要起火，只有你自己屋裏起的火呀！」

「話是不錯！」馬德禮哽咽的：「祇是，我確實不知道火是怎麼起的。我屋裏那裏會來火呢？」

接下去他又忙不迭的訴說。「吹完熄燈號您家，我就回屋來睡了。沒有多久的事您家，忽然我覺得腳頭發燙，猛一下驚醒了您家，天啦，屋頂都燒通啦！」

「這事情有點蹊蹺，」南生站在班主任旁邊，很清楚的聽到他和軍訓教官張體前老師說。「請你暗暗的調查一下。」

「您放心，主任！」張老師足跟一並，堅定的說：「不出三天，我準把案子偵破！」

三天以後，張老師的大言落了空，案子沒有偵破，但南生却意外的瞭然了內中的祕密，那是多話的曹之高捺忍不住了告訴他的。曹之高說：

「咱們是好弟兄了，我只告訴你，你先得賭咒，洩露了祕密，你就不是人。」

「洩露了祕密，我就不是人！」南生亟於想知道內幕，舉起手來就宣誓。

「那麼我說了，」曹之高四望無人，才在夕陽餘暉耀射之下的黃桷樹底悄悄道來：「號兵老馬的房子被燒，就是余爲龍的祕密計劃。」

「余爲龍的祕密計劃？」這句話南生聽到過，而且曾經爲之納悶很久。他遏耐不住，急於想尋根問底。「你快說呀，到底是怎麼回事？」

「余爲龍的綽號叫什麼？你知不知道？」曹之高還要賣關子。

「霸王。」

「對！」曹之高一拍掌：「可是呀，」他又抑低聲音說：「前天他這霸王也洩了氣啦！」

余爲龍足有二十五六歲，東北人，是隨着部隊由前方撤退到後方來的，不知道給他怎樣考上了流亡學生。濃眉毛，大眼睛，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在成千的同學中他不但年齡最大，而且個子也最高

，平時逞强霸道，好勇鬥狠，不要說是同學，就連老師們也拿他莫可奈何。

「他怎麼洩了氣？」南生追問。

「欠人錢呀！」曹之高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你知道：馬號兵做生意，向來是六親不認，賒欠免言的，可是就只有余爲龍欠他的錢。從馬號兵開張的時候起，余爲龍每天都帶了他那一批狐羣狗黨去吃花生糖，起先還照價付錢，後來錢花光了，就要欠賬。馬號兵賬紅了脖子說不行。霸王光火了，一巴掌把馬號兵推得老遠，說：『你是軍人出身，我也是軍人出身，在部隊你是二等號兵，我是中尉排長，排長照顧你生意，掛回把賬你還囉嚇，成話嗎？』他這一說，那批狐羣狗黨都大笑起來，余爲龍領頭，把馬號兵一大玻璃瓶花生糖吃光了。別說付錢，連賬都沒記，臨走，還威脅馬號兵說：你要告老師，我就燒你的小茅屋。」

小茅屋是馬號兵的私產，爲了賣零食而經過班主任特許自己搭蓋的，當然，這也就成了他的命根子。

「照你這麼說，」南生笑笑：「霸王不是神氣得很嗎？怎麼倒說是洩了氣呢？」

「前天，馬號兵眞的告了狀啦！」

「哦？」南生頗感驚奇。他以爲，馬號兵即使再吃虧，也不敢去告余爲龍的狀。

「事情是這樣的，」曹之高接下去說：「從此以後，余爲龍天天去吃馬號兵的東西，吃完了抹抹嘴，說一聲掛賬就走。馬號兵眼睜睜的拿他毫無辦法。整整一個月下來，馬號兵的生意賠了一百多塊，比他的薪餉還多，這都是霸王吃掉的。馬號兵想來想去，免得受氣賠錢，只好關門大吉，不賣零食了。前天班主任知道了，叫馬號兵去問，他起先不敢說關歇的原因，後來班主任逼急了，他才一五一十的說出來，班主任立刻發起大脾氣，叫霸王去罵了一頓，限他三天之內把欠馬號兵的錢還清，否則，就記他的過。霸王一出班主任房門，就和他的狐羣狗黨商量，訂下了祕密計劃，燒馬號兵的房子！」

「既然說是祕密計劃，」南生不解的問：「怎麼你們都會知道的呢？」

「哎——你眞是！」曹之高搖搖頭說：「霸王他們向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們的祕密計劃一決定，就分別通知同學們，要燒馬號兵的房子啦，誰要幫忙救火，或是洩露祕密，誰就準備挨揍！他所謂的祕密，是對老師和馬號兵祕密呀！」

「好厲害！」南生嘖嘖嘴說。

「可不是，」曹之高說：「說幹就幹，我還以爲他只是隨口講講的吶。」

「有種！」南生順口說了一句，曹之高驚訝的望望他時，他臉紅了。

張教官沒有把案子查出來，他連一點線索也找不到。但在另一方面，班主任却幾度責問過余爲龍

和那羣和他接近的同學，包括余爲龍的外圍黨羽盧同源，他們都一口咬定毫不知情。似乎縱火案勢將不了了之了，班主任又給余爲龍下了更嚴厲的限令：

「你是一個學生，竟强騐人家的東西，欠債不還，我給你的限期早已過了。現在我再限你三天，三天之內不還馬樹禮的錢，我開除你！」

「我沒有錢。」余爲龍滿不在乎的回答。門外和窗外擠滿了偷聽的同學。門外屬於余爲龍的那批狐羣狗黨，窗外則是洪大誠鄭南生他們。

「沒有錢爲什麼吃人家的東西？」班主任質問他。

「我肚子餓！」

「你肚子餓就可以去偷去搶？」班主任氣得在拍桌子。

「我沒偷，也沒有搶。」余爲龍把臉一揚，抗聲作答：「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百把塊錢的事，我還得起，可是三天之內還清我辦不到。這是我和馬德禮私人之間的事情，請主任不必操心！」

門外余爲龍的黨羽，毫無顧忌的爆發出一陣鬨笑。

班主任直立起來，氣得混身發抖，痙攣的手指向着余爲龍，半晌，才迸發出一句：「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學生！」

「現在你見到了，班主任！」余爲龍還在繼續的激怒着班主任，裝出一副恬不知恥的神態：「你有什麼感想呀？」

門外又是一陣更響亮更持久的笑聲。

「這是你對師長的態度！」班主任狂怒的吼叫着：「你還懂不懂得羞恥，有沒有一點心肝！」他費力的喘息着，語調由憤怒轉爲沉痛：「你知道不，這是什麼時代？前方，成千上萬的將士爲保衞國家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的血肉維護了後方的安寧，政府更在極端困難之中，讓你們繼續學業，維持生活，而你們却在幹些什麼？成羣結黨，恃强凌弱，把學校當作你們橫行霸道的地方。你們的行爲，那一點我不知道？老實說，馬號兵的房子就是你們燒的！你們以爲我找不出證據，就可以逍遙法外，肆無忌憚！你們錯了，深夜捫心自問，你們對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不對得起渴望你們上進的父母家人？你問我對你有什麼感想？好，我告訴你，今天我見到你這樣的學生，我眞是傷心極了，我傷心我們的國家，竭盡一切力量，竟會養育出你們這些青年！我傷心我自己耗盡心血，半生致力教育，竟會教出像你這種放火害人的學生！可是你要記得，儘管你此刻不知羞恥的還在得意洋洋，可是，若干年以後，你就會發覺我今天的傷心，正是你永遠無法補償的終生遺憾了！」

洪大誠和鄭南生他們都爲班主任的悲憤，激動得滿腔熱血沸騰了。余爲龍居然還能保持無動於衷

的神情，輕浮的兩肩一聳，眉梢一揚，轉回頭來向身後門外的他那一黨輕蔑的笑笑。

「有種！」門外一羣更爲麻木的同學齊聲叫起：「霸王有種！」

班主任本已疲累得將斑白的頭顱低垂着在休息，聽到這一陣喝采聲，又猛然的抬起頭來。南生的個子最矮，一直站在窗外一羣的最前排，隔着明亮的玻璃，他可以清晰的看到班主任的臉部表情，從激怒轉爲悲憤，又從悲憤轉爲沉痛以後，現在，它已明朗的現出一種堅定的、果斷的神色。那一對炯炯有光的眼睛透過清澈的眼鏡玻片，逼射在余爲龍浮着頑劣倔强的臉上。班主任的眼神似乎具有奇跡般的威力，高大茁壯的余爲龍似在漸次萎縮，矮小瘦弱的班主任軀體則在不斷茁長，岸然直立着依稀是一位巨人，門外的那羣噤忍了喧嘩和囂張，紛紛地溜散開來，終而至於闃無一人。

久久，班主任凝望着將呈觳觫的余爲龍，感喟但很堅定的說：

「我曾騙過我自己，因爲我想包庇你，我知道，你一離開學校，不但學業中斷，而且前途也完全改變了方向，所以我寧願那些壞事都不是你幹的，」然後，他別轉臉去說：「現在，我已明瞭你的劣根性已深，恕我無法再教你了。明天，請你離開學校！至於你欠馬樹禮的錢，由我代你償還。」

「班主任！」黃豆般大的汗珠，猛然的佈滿了余爲龍的額間，「你不能這樣子做！」

「爲什麼？」班主任立刻回轉身來，兩眼盯射着余爲龍問。

「國立中學，從來沒有開除過戰區學生。」余爲龍顯然氣餒了，似在做着最後的掙扎。南生鄙夷的望着他，訝異於他的「英雄氣質」怎會在片刻之間蕩然無存。

「你是第一個！」班主任苦笑笑說：「怎麼樣，這又是你的一頁光榮記錄。」

「班主任！」余爲龍回頭望望空蕩的門口，門外的一羣早已溜走得無影無蹤，他無助的扭動着手指，邁前一步，臉上充滿了迷惘和惶急。

班主任沒有理他，伸手在抽屜裏拿出一張信箋。

「這是你長官給我來的信，他早已查到你化名考取了進修班，你不是中尉排長，而是一個逃兵。但是你的長官說：只要你果眞能够求上進，他願意不追究你的逃亡罪，裝聾作啞的讓你在這裏讀書，我曾經懇求他這樣做，因爲你剛來時向我傾訴過，你們那邊一村子人裏面都沒有一個唸過中學的，這句話深深的感動過我，這也就是我生平唯一違背原則和良心做的事。但，如今我已認爲你並不適宜於讀書了，也許嚴格的軍事管理更能變化你的氣質，你還是回到你的部隊裏去吧！」

余爲龍，這進修班的霸王，並沒有伸手去接那張班主任遞到他面前的文件，儼然的像一隻鬥敗的小公鷄，低頭走出了班主任室。

臨到門口，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回轉身來，向班主任鞠了個躬。

霸王走了，進修班和八廟塘又恢復了應有的寧靜。霸王的那一羣黨羽，如今是比鄭南生、洪大誠他們還要用功讀書的學生。

十、

猶如風平浪靜的大海之下也有着洶湧翻滾的暗流一樣，絃歌不輟學風淳良的進修班也有其不可避免的隱憂，物價不斷的上漲，政府的財政日趨困難，流亡學生的待遇很難有調整的可能，除了固定的米糧，副食費由於菜價的播漲相對的減少了質和量，長期間的物質匱乏形成了許多問題的尖銳化。班主任勸請所有的老師和同學同甘苦共患難，如今整月難得一見葷腥，四川人用來餵豬的紅苕，藤藤菜和價格最便宜的胡豆成了固定不變的菜餚，大多數學生由於營養不良，普遍有孱弱多病的跡象，至少，由於缺乏維他命A而患有夜盲症的人，就在日益增多了。

南生比較幸運，家裏雖在極端困難的情形之下，按月總給他滙寄些零用錢來，有時是母親滙來的，有時是遠在貴陽的大姐夫滙來的，甚至有時四姐也把她自己的零用錢撥滙一部份來。這些錢現在已不能兼顧到別的同學的急需了。他學到了所謂的自私和吝嗇，瞞着好朋友們收掛號信，把所有的錢悄悄的自己溜出去化用。

每個人似乎都在急切的找尋多一份的食物，學業變成了生活中的第二位。同時，班主任和所有的老師們見到學生的課業成績漸漸低落，望着那羣面有菜色的學生，也只好喟然長嘆一聲。

全校近千名學生裏，祇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可以得到親友的接濟，這些接濟都由掛號信裏寄來。因之，月底月初時掛號信領取處不斷的有人逡巡。永遠得不到掛號信的同學，也會眼巴巴的到那裏去探望，彷彿別人的收穫也能給予自己一點心理上的安慰。

這一學期由於進修班開課太遲，暑假減縮得只剩了一個禮拜。

第二個學期，唸初三下了，舊曆年前的一個陽曆月底，畢業考試還有半個月就要舉行，南生的問題發生了，他到掛號信領取處去望了又望，等了又等，一連幾天，都沒有能在小黑板上發現自己的名字。

通常，他的掛號信，由五通橋、貴陽或是南溫泉寄來的，總是到達得很準期的。

他非常惶急，這幾天裏，他有幾筆必須支付的錢，都要等掛號信來了以後才能償還。譬如說包洗衣服的那個老太婆已經要過兩次錢了，他的筆記簿和鉛筆墨水都已用完，更重要的是，他答應過洪大誠借給他三十塊錢的，洪大誠雖然沒有催請他實踐諾言，但，神色間看得出他很着急。

畢業考試的前一天，禮拜日，他歡喜的收到一封家信，但卻不是掛號的：這使他稍稍有點失望，忙不迭的拆開來看，眉頭漸漸的緊蹙起來。

母親告訴他，如今，家裏的經濟狀況已呈空前惡劣之勢，節餘全無，而年關緊迫，許多債務都無法措手歸還：「余之金飾幾已典賣殆盡，而若干珠翠之屬又一時無法覓得買主，致吾兒之每月零用金

遲遲未能滙寄，現已轉函貴陽，囑爾大姐逕行滙付矣。」

他盤算了一下時間，母親的信到貴陽，即使大姐立即滙錢來，至少也得半個多月，這半個多月他將怎麼維持呢？

他沉沉的嘆了一口氣，漫步走向寢室。

晨霧甫散，天朗氣清，澹黃的太陽軟弱無力的斜掛在東邊天際，播出了些微的熱量。寢室門外，麻石階陛上擠滿了晒太陽取暖的同學。小部份人連棉衣也沒有，裹着軍毯，甚至裹着棉被，相偎相依的坐着，膝上攤開一本書，或者是一本筆記簿。

曹之高坐在最前一排，拖着兩條擦去了又流出來的清水鼻涕，遠遠的望到南生愁眉苦臉的走過來，便站起身迎上前去問他：

「怎麼樣？有什麼事嗎？」

「家裏來了信。」他淡淡的回答。

「那不是好消息嗎？」曹之高艷羨的仰起臉。

「母親的境況很不好，」南生搖搖頭，沉重的說：「這個月的零用錢寄不出來了。」

「啊！」曹之高驟然也感染了南生的懊喪，不再說什麼了。

南生習慣的把身上的舊呢大衣脫下來，往曹之高的肩上一披，穿過坐在階沿上的同學，直往寢室裏走，嘴裏一面喃喃的說：

「借給你穿一會兒，我心裏很悶，要睡一下。」

「喂喂！」曹之高在他身後大聲的叫：「明天要大考了呀！」

「我知道。」他頭也不回的說。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爲金錢所困逼，一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金錢的力量有多大，他連畢業考試都沒有心思去應付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戀在床上還沒起身，洗衣服的老太婆就來要錢了。

「鄭少爺，今天該有錢了吧！」她扳着上舖的床沿，踮起小腳來問：「這個月的洗衣服錢！都過了十多天囉！」

「我……我……」鄭南生嗑嗑的不知如何解釋才好，老太婆又嘮叨起來了：

「我們窮人家，是靠洗衣服的錢吃飯的呀！」老太婆總以爲別人和她一樣的耳聾，嗓門特別大：

「你不拿錢，看我去告訴你們老師去！」

許多同學在向這邊望，南生窘得想找一條地縫鑽下去，幸好，瘦竹桿盧同源來給他解圍了。

「老太婆，妳莫忙，妳再等三天，只要三天，鄭南生的錢就來了。」

老太婆原先還想說什麼的，湊巧這時候早餐號聲響了，寢室裏的同學都忙着跑出去，一陣亂，老太婆只好嘆了口氣，無可奈何的說：

「三天喲，三天裏面你一定要給我。」

南生感激的望望盧同源，後者搖搖頭，向他聳聳肩膀。

吃過稀飯以後，每一個同學都在抱着書本作最後的溫習，以便接受半小時後的期終考試，畢業班的學生，尤其顯得緊張。南生原也抱了一本英文文法在看，但他一個字也看不進去，書上那些活像豈芽腳腳的英文字母，似都幻成了洗衣服老太婆的嘴臉，三天，三天裏他怎能找到二十塊錢來付給她。

還有洪大誠呢，這位老成持重，爲他素所尊敬的大同學，他們曾共過無數次患難，可以說是情同骨肉了。洪大誠在後方毫無接濟，可是他也從沒有開口向別人借過錢，即使接受同學的一點幫助或分潤，他也總是在想盡方法去報答人家。前幾天，他鯁覥的開口向南生借三十塊錢，南生就知道他準是有急用，一口氣答應下來了，現在他又怎樣去應付這件尷尬的事情呢。

偏巧，一想到洪大誠，洪大誠就來了，他抱着一叠書，裝做不意相逢似的蹬蹬到南生身邊，淡然的問：

「聽說，你昨天收到了家信？」

「是的。」鄭南生突然有說不出來的慚惶之感，馬上就緊張起來了。

「老太太好吧？」洪大誠紅着臉，旁敲側擊的問。

「謝謝你，她倒好。」鄭南生躊躇了一下，還是把他所收到的家信內容簡略的說了。

「哎呀，糟糕！」洪大誠脫口而出，但馬上就强持鎮靜的說：「其實也沒有什麼，關於我要問你借的錢，我可以另外想辦法，你不必爲我就心思。」

南生感激的投向他一瞥，內心中，却有了更多的不安。

煩燥焦灼的心情統御了他，一堂英文考下來，他連有些什麼題目都無法憶起了。

於是，他又加深了一層憂慮。畢業考試裏最重要的一門主科已經考壞了，他能畢得了業嗎？他簡直不敢想了。

他昏昏噩噩的應付了兩天考試，第三天，畢不畢業反倒在他心目中形成了次要問題，起床號還沒響，他就驚醒了，爲了躲避洗衣服的老太婆來要錢，他偷偷的溜出寢室，在料峭寒風裏跑到學校後園最空曠的地方。

他看到號兵馬德禮被焚燬的小茅屋的遺跡，他想起了綽號霸王的余爲龍，他竟然感到他那種惡毒

的手段也可以原諒了。

早飯他沒敢去吃，怕老太婆找到飯廳裏去。他在蕭條的後園聽到號聲一陣陣的響，一直挨到第一堂上課號吹了，他才匆忙的趕向教室去。但在距離教室還有十來步路的地方，他的心臟陡然一沉，他畏怯的縮住了腳步。

他遠遠的看到洗衣老太婆，帶着她的泥腳桿兒子，正堵在教室門口，盧同源被他們攔住了不能進去。

天際陰沉，薄霧繚繞，遠處的聲浪可以很清晰的傳過來。他聽到老太婆尖銳高亢的叫聲：

「那天是你說的，鄭南生三天以內給我洗衣服錢，現在三天都過了，錢沒有，鄭南生也找不到了。我不管，我問你要錢！」

旁邊有別的同學在勸解：

「老太婆，算了嘛，又不是他欠妳的錢。鄭南生要來的，妳等他來再要錢嘛！」

於是盧同源也鼓起了勇氣說：

「隨便那個都不會少你們錢的，現在我們要考試了，妳攔到起我不能進教室，是啥子意思嗎？」

「我曉得！」老太婆指手畫腳的嚷：「今天一考完，你們就要走了，我非要到錢不可！」

「那妳就守在這裏，」另外一個同學說：「鄭南生總要來考試的吧！妳守到他來再問他要。寃有頭，債有主，膚同源又沒有欠妳的錢，攔到他做啥子？」

這一堂考的是公民，高大而禿頂的邵老師挾着卷子走向教室了，門口的同學一陣鬨亂，膚同源也掙脫了老太婆母子倆的糾纏，擠進教室裏去。

躲在僻角的南生鬆了一口大氣，然而，馬上他就更爲着急起來。老太婆母子倆個仍還堵在教室大門口，他自己，他自己怎能通過她們的身畔進教室去應試呢？

寒風撲面聲中，豆大的汗珠從他額間涔涔流下。

驟然，他激起了一個靈感，匆遽的，他回轉身去，快步跑向無人把守的學校大門。

他一口氣跑到街上，整個八廟塘只有一條大街，他氣喘吁吁的到了街頭的大餅店，那是一位河南老鄉開的，鄭南生有錢花的時候，經常都在照顧他。

一進門，他就迅速的把身上的呢大衣脫下來，猛一下塞進矮小的店老板手裏，急切的說：

「好了！賣給你！」

店老板捧起大衣來，仔細的查看着有沒有破損和傷痕，南生急得搓着雙手在等候他。最後，店老板狡獪的露齒一笑，搖搖頭說：

「你怎麼知道俺非買你這件大衣不可呢？」

「上回你說了的，」南生有點驚惶：「你說這件大衣可以賣給你，你出一百塊錢。」

「那是說笑話呀，」店老板呲牙奸笑：「這件破大衣，能值一百塊錢？」

「那麼，照你現在的說法，該值多少錢呢？」南生幾乎是在哀求了。

「最多十五塊錢，」店老板把大衣塞回南生手裏：「買了來，還不是只够包包俺那個小兒子。」

「你說過給一百塊錢的。」南生急得大聲嚷了起來。

「頂多二十塊！」老板別轉臉去揉麵團去了。

爭議了一會，老板從洋鐵罐裏掏出三十塊錢，一面還攤攤手說：

「這完全是看你着急，幫幫忙的意思。你們要買饅頭大餅，一定要上俺店裏來啊！」

南生來不及回答，抓起錢就往學校跑。

跑到教室門口，老太婆和她那白癡似的兒子，還坐在窗沿下面守候着呢。

南生連忙把二十塊錢交給老太婆，又向她噓了一聲，低低的說：

「莫吵了，你們快點走吧！我要去考書了呢。」

然後，他定了定神，一步跨進教室裏。

「鄭南生！」邵老師這貌岸然的站在講壇邊，正顏厲色的問：「你現在來做什麼？」

「報告邵老師！」南生沒想到，剛剛渡過一關以後，新的難題又橫亘在面前：「我來考試。」

「你來考試？」邵老師尖俏的反問一句，又抬起手腕來看看錶：「八點四十分，還有十分鐘就下堂了，你來考什麼試。」

「我——，我——」南生在極端窘迫裏被逼出了謊話：「今天早上，我人不舒服，起床晚了些。」

「你亂說，」邵老師嚴厲的斥責他：「早上我查過寢室，你根本就不在床上。」

「他瀉肚子，」洪大誠及時的做了救星，站起來為南生解圍：「邵老師查寢室的時候，他上廁所去了。」

「洪大誠！」邵老師轉臉去叮住他：「你是好學生，也會學得說謊話，騙老師！」

洪大誠臉一紅，低頭坐下去了。

南生戰慄的在等候着命運的判決。

「鄭南生！」邵老師搖着頭說：「你忘記了，今天是考公民，公民課程的意義是要教你們做人的道理，而今你荒唐得連畢業考試都就擱了，即使你試卷得了一百分，我們的公民教育還是失敗了的。

所以，今天我無論如何也不准你考試，這是給你一個終生的教訓。」

「可是，」前排的曹之高怯怯的站起來說：「公民不及格，他就不能畢業了。」

「你還是不要畢業的好，」邵老師仍然注視着南生，「像你這樣的學生，畢了業又有什麼用處？」

鄭南生滿腹委屈，無法申訴，他當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猛然轉身，跑出了教室。

他又跑到學校後園，悲哀的哭泣了半個上午。

十一、

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夜，畢業考試全部完畢，學校裏破例的打牙祭，每桌都有半斤肉，吃過飯，洪大誠和曹之高伴着南生在八廟塘街上蹓躂時，走過河南老鄉的大餅店，看到瘦小的店老板神氣的穿起了南生的呢大衣。洪大誠和曹之高向南生望望，南生的臉上泛起了一陣苦笑，三個人一齊默然的低下了頭。

他們在八廟塘外一座小山坡的矮樹叢前坐下，離愁遍佈，黯然無語，久久，洪大誠才打開話匣子說：

「南生！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你沒有考公民，畢業是決無希望了，你是不是還準備在進修班再多唸一年？」

「爲什麼要多唸一年！」曹之高插嘴問：「留一級，再唸半年不就行了。」

「你忘了？進修班這學期沒有初三上，」洪大誠解釋的說：「他們總不會爲南生一個人下學期開一班初三下，南生只好降級唸初三上了。」

「看起來也只好如此了。」南生嘆了一口氣說。

「你的家庭在四川，」洪大誠好心的建議說：「你可以用同等學歷的資格去考高中，考私立學校的高一，未必就沒有被錄取的把握。」

「我家已不能供給我唸私立學校了，」南生感慨的說：「就是考取了，家裏也出不起學費。」

「再唸一年初中也沒有關係，」曹之高裝作樂觀的語調說：「反正你年紀還小，多唸點書總不吃虧的。」

「你到有一篇大道理，」洪大誠調侃的對曹之高說：「可是，你怎麼老不知道用功呀？」然後他又轉變成嚴肅的語調：「怎麼樣，你這次考試考得如何？」

「簡直糟透！」曹之高聳聳肩回答：「看樣子，我要和南生一齊降級了。」

「你在說笑話。」南生苦笑笑說。

「騙你不是人。」曹之高着急的說：「我這回大考，一筆爛賬寸心知。英文二十題做了八題，數學幾乎繳白卷，物理五題對了兩題半，三門主科及不了格，其他的也就別提啦！」

「你老是不用功，」洪大誠責備的說：「難怪你考得這麼壞。」

「那有什麼了不起吶！」曹之高笑着說：「咱們三弟兄一齊從大倫中學來的，你高升，我和南生守在一塊，不也挺好嗎？」

「我也升不成高中囉，」洪大誠忽然黯傷的說：「初中畢業將是我最後的學歷，下學期，我要去做事了。」

「爲什麼？」南生和曹之高同聲驚訝的問。

「我無法撐持得下去，」洪大誠低俯着頭說：「雖然公費生由政府供給食住和學費，可是，衣服零用一概都沒有，我總不能老靠南生的零用錢幫我一點忙，何況，我還有一個弟弟，此刻在永川洪爐場的國立十五中唸初一，情況比我還苦。我今年十八歲了，自己也不好意思混在小兄弟裏唸高一，我想到重慶去找個事，一方面安定自己，一方面也可以抽點錢出來接濟我的弟弟，讓他唸完大學，也等於完成了我自己的志願。」

南生和曹之高都想再說些什麼，但他們都感到有一股熱辣辣的東西哽在喉頭，一時無法說話。三個人沉默了很久，南生才怯怯的問：

「你怎麼找得到工作呢？」其實，他還想說：你只不過是一個初中畢業生。

但是，洪大誠的回答很令人樂觀，他說：

「我有一個朋友在重慶稅捐處工作，他來信說可以設法給我補一個雇員的缺，他叫我考完大考就到重慶去。」

南生這才知道，他爲什麼會經急切的想向自己借三十塊錢。

「我本來想問你借錢買車票的，」洪大誠馬上就證實了南生的想法：「沒想到你的掛號信也沒有來。」

「現在，你是不是還要到重慶去呢？」曹之高問他。

「當然要去的，」洪大誠堅決的說：「坐不成汽車，走路好了，取小路過土主場、金剛坡、歌樂山、磁器口、沙坪壩、化龍橋走到重慶，只有一百里路左右，一天就走到了。」

「我這裏還有卜塊錢，」南生躊躇了一會，從衣袋裏掏出兩張揉皺了的鈔票：「你拿去在路上用吧！」

「不必了，」洪大誠馬上辭謝：「你還是留着自己花！」

「路上要走一整天，」南生誠懇的說：「你總不能不吃飯呀。」

「那不要緊，」洪大誠的語氣很堅決：「早上在學校吃了早飯動身，晚上趕到重慶，我的朋友可以借錢給我去吃飯的。」

「我有辦法，」曹之高忽然興奮起來說：「我到廚房裏去偷點飯，做冷飯糰子，給你帶在路上充饑。」

「別說傻話了，之高，」洪大誠笑着拍拍他的肩：「這些事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們不必爲我擔心！」

一陣寒風越過田野吹來，枯枝衰葉簌簌作響，南生只穿了一套粗呢的學生裝，不免打了個寒噤，雙手緊抱着膀子縮成一團。洪大誠愛憐的望望他，伸出手臂去把他擁在懷裏，就心的問：

「南生，你把大衣賣掉了，天氣還要冷下去呢，你怎麼撐得過這個冬天？」

「別人的衣服比我還少，也沒看見凍死過人。」南生感到一陣由洪大誠體內傳來的溫暖，心情一寬舒，便輕快的回答。

「話不是這樣說的，」洪大誠把他擁得更緊一點：「你的身體不好，一向又是嬌生慣養的，就怕你吃不起苦頭，受不了飢寒。」

當他俯首看到南生的臉色由寧謐轉變爲悲戚時，他又趕緊掉轉話頭提高聲調歡快的說：

「之高，你知道什麼是抵禦寒冷最好的方法？」

曹之高裹在一件洗多了硬如紙板的棉衣裏，這時也感到寒風澈骨，他想了想，茫然的仰起臉來回答：

「躲進被窩裏去。」

「胡說！」洪大誠和南生都被他逗笑了，大誠笑斥了一句，又很嚴肅的說：「抵禦寒冷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挺起胸膛，和它抗鬥！否則，你越是畏縮，就越感到冷。」

南生和之高注意的傾聽着。

「世間事莫不如此，」洪大誠着力的說：「當苦難來臨時，除了鼓起勇氣，迎上前去，全力的克服它；捨此而外，就沒有第二條路好走。——這就算是我的臨別贈言了。」

「你什麼時候走？」沉默了半晌，曹之高問。

「後天。」

「後天就要走？」南生驚詫得叫起來。

「盧甲元都說過這句話：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大誠也黯然的說：「我們三個人從悅來場到八廟塘，一直患難相助，形影不離，現在就要分手了，我也有點難受。不過，反正大家都在重慶，見面還是很容易的。我只希望你們兩位能够勤苦自持，完成學業。就生活上來說，這誠然是一段黑暗的時期，但是你們要知道，任何光明的來臨，都是以黑暗爲前奏的。」

南生覺得眼角熱辣辣的，兩行淚，潛潛的傾注下來。

連曾之高也在抽噎了。

「走吧！」洪大誠先把南生拉起來，自己也站直了，拍拍臀部的泥土：「我們回寢室去。」

照理說，舊曆年前就該開始了寒假，但進修班例外，由於各地學生來得晚，開學遲，大考便一直拖到舊曆年三十。考完了，極少數有家人親友在後方的同學，下午就都上青木關搭車回去了。留在學校的人，雖然心情落寞，感觸極深，却仍由於大考甫過，假期開始而有了一些追尋歡樂閑豫的心理傾向。寢室裏，有許多同學湊起錢買來白酒和花生，想藉它們同時驅散饑餓苦寒與鄉思，有的人在狂飲，有的人在高歌，縱然如此，明眼人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笑聲與歡聲裏都深蘊着淚。

洪大誠、曹之高和南生三個人，既沒有酒，也沒有花生，更不願去分潤別人少得可憐的年景點綴，他們倆處一角，南生和之高望着大誠湊在搖曳不定的桐油燈下清理行李。

大誠的行李簡單極了，一箱一捲，但每一件東西都有其意義與價值，大至那床硬如木板的棉被，小至那把禿了半邊的白柄牙刷，都是洪大誠由家鄉帶來的，歷經千山萬水，天知道洪大誠曾爲了背負這些東西流過多少血汗？

「這一包是我故鄉的泥土，」洪大誠從籐條箱裏拿出一隻白布小口袋說：「我母親在臨別前夕鄭重的交付給我的，她要我毋忘故土，還說是在異鄉生病時，將故鄉泥土，搀一撮化水吃就會痊癒。這當然不很科學，可是，去年我患瘧疾時，我還是悄悄的吃了一小撮故鄉土，[illegible]時我曾想，即使這些泥

土有毒，即使它足以毒死我，但我也深願將它納入腹底，因爲，我喝下去的並不是泥漿，而是崇高偉大的母愛，和我的家園之戀。」

曹之高被他感動得又要哭了，南生也在流淚。

「我的東西少得可憐，」洪大誠愧怍的笑笑說，突然，他在箱角抽出了一件藍布的棉背心，想了想，把箱子一闔，站起來朝向南生鄭重的說：「這個送給你。」

「爲什麼？」南生訝異的問。

「我穿太小了。」大誠把棉背心直塞到南生手上。

「你可以給你弟弟呀？」南生連忙又把它遞回去。

「不用了，我弟弟還有一件棉衣，再說，他的身體比你棒得多！」

「我不能接受它。」南生望望穿着破棉襖的洪大誠說。

「我穿不下了，你穿正好。」大誠說：「本來我想把它寄給弟弟的，可是沒有郵票錢，一直沒寄出去。東西一文錢不值，但却是我母親親手縫製的。」

推讓了一會，南生拗不過大誠，熱淚盈眶的把這件珍貴的禮物收下了。

「這個送給你，」洪大誠在他自己的床上摸索了一陣，摸出一個麵粉袋改製的枕頭套遞給曹之高

：「一點小意思。」

事實上，曹之高連枕頭都沒有，但他無法謝却贈與者的盛意，他訥訥的道謝收下了。

「我知道你沒有枕頭，睡不舒服，」洪大誠笑着向曹之高說：「可是我告訴你，如今你有了枕頭套也就有枕頭了。你可以找些舊報紙塞在裏面，跟木棉枕頭一樣的柔軟舒適。」

「多簡單的道理，」曹之高驚奇的叫起來說：「怎麼從前我就沒有想到的？」

「人在艱苦的時候，」大誠意味深長的說：「除了多化氣力，還得多動腦筋。」

曹之高欽服的連連點頭，逗得南生也笑起來了。

入夜，寢室裏漸呈寧靜，南生正在輾轉不能成眠的時候，曹之高突然躡手躡腳的爬到他床上來了。冰冷身子猛一下就鑽進南生微温的被窩筒裏。之高和南生併頭睡下，才悄聲的說：

「洪大誠後天就要走了，這些時來，他照顧我們，無微不至，簡直跟自己的大哥一樣。何況，他又送了我們的東西，何況明天又是大年初一，我們得好好的歡送他一下。」

「對呀！」南生也興奮的說：「可是，怎麼樣歡送呢？」

「請他吃一頓！」之高好像已經決定了計劃似的。

「好！」南生伸手去摸摸枕頭底：「我這裏還有十塊錢。」

「唉——你眞是，」之高踢踢被窩說：「就是不能花錢呀。你忘了，白天你說要把這十塊錢給他做路費，他還不肯呢？」

「那麼，」南生着急的說：「不花錢，又怎麼能請他呢？」

「咱們打野外，吃野餐！」

打野外和吃野餐都是南生熟悉的名詞，沒有救濟的同學在嘴裏淡乏時總得千方百計的想辦法去找食物，碰過無數次壁，接受無數次失敗的教訓，終於他們找到了無須工具尋覓額外食物的辦法，這辦法是足智多謀的盧同源想起來的。學校四外，出了街市就是水田，田裏的稻禾是農民的命脈，連稻莖稻根也不許別人採摘，但是肥沃的水田裏還有生物，拳頭大的泥螺，尺多長的黃鱔，四川農民不吃田螺和黃鱔，又嫌牠們不時出沒常常鑽刺咬嚙了泥腳桿，因此，當學生們打野外下田去摸泥螺黃鱔時，他們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巴望不得他們經常的做。

在此情形之下，亟需額外營養的同學就有了豐盛野餐的機會了。

這是一個新鮮的嘗試，南生雖然很熟悉於這一切，但却從來沒有嘗試過。

於是他很高興的接受了曹之高的建議，一頓豐盛的筵席在他們腦際浮現。他們低聲而興奮的討論了大半夜，討論一切的細節。

八廟塘東邊的一大片水田屬於一位王姓的自耕農，王家和南生有淵源，王老太婆就是給南生洗衣服的。一清早，起床號還沒吹，南生和曹之高就在料峭寒風中出發了。

交涉辦得很順利，王老太婆的大兒子應允了他們的要求，熟稻早割，新秧未插，田裏反正是一窪泥水：「學生伙的腳板踩下去，不就像耕牛把泥巴翻了邊。」

走到田塍邊，脫下鞋襪，伸腳去試探一下，水是澈骨的冷，兩個人勇敢的走下水裏去，足部立刻便凍僵了。

田泥像光緻的軟緞，摸下去除了陰冷以外，就是柔滑的感覺，田螺極好摸，泥裏的硬物設非石塊，就是田螺，何況田螺遠比石塊爲多。

倒是黃鱔一條也沒捉到，不但沒捉到，南生反而被一條大鱔魚咬了一口，手指馬上就腫起來了。

兩個人忙了一上午，曹之高帶去的麵粉袋枕頭套已經裝滿了一大袋肥大的田螺。

洪大誠到處在找他們，見到了時，這兩個孩子雙腳抖索，臉上滿現歡愉，輪流的在揹着那一大袋田螺。

大誠含笑的責備了幾句，但仍爲這新穎別緻而且得來非易的野餐興奮起來。他們走到一座小山坡的短矮叢林之間，學那些老野餐客的樣，在泥地上挖一個坑，找些枯枝敗葉引燃起火來，一會便形成

一股熊熊的火焰。曹之高變魔術似的找來了一隻搪瓷漱口盅，一撮鹽和三雙筷子。洪大誠和南生用石塊起勁的一一砸碎螺螄壳，螺肉在頭動，他們小心的剝着。

螺螄肉擱在漱口盅裏煮，不久就泛起一股撲鼻的異香，他們歡暢的吃着，彷彿這是人間最豐美的酒筵，只差酒了，他們以螺肉互祝，笑聲充溢在山間。

一袋螺螄只吃了一半，三個人就都飽了，歸途中，曹之高走在前面，揹着半袋猶滴泥漿的活螺。他們穿過街市，正商議着是否應該把田螺丟了。

「喂，同學們！」河南大餅店的老板快步從店裏搶了出來：「逮了好多田螺呀！」

「我們已經吃了一半呢，」南生得意的說：「這裏都是吃不完的。」

「賣給我，」店老板堆着一臉的笑說：「明天趕場，我要做肉包子，田螺肉香得很，拌在豬肉裏面做餡子正好。」

「賣給你！」曹之高把肩上的布袋使勁一甩，正甩在老板的面前：「你出多少錢？」

「剩的不多啦，」老板伸出手去等了等份量：「就這樣吧，給你們兩塊錢。」

「兩塊錢不賣！」南生突然福至心靈的會做起生意來了：「最少十塊錢，要不然，我們寧願把它擲了！」

「十塊！」老板一伸舌頭：「哥兒，你怕這是人參肉吧！」

「這麼樣，」洪大誠出來打圓場：「我們三個人辛苦了一天，你就出五塊錢吧！」

「三塊！」老板伸出三隻手指：「你們再要多一塊，乾脆你們就擲了罷。」

洪大誠好像很爲難，這不是他所有的東西，他不便做主。可是，在他身旁的鄭南生嚷叫着說：

「三塊就三塊，拿錢。」

老板先把濕漉漉的麵口袋提進去，把那些螺螄劈裏拍啦的往一隻大盆裏一倒。擦擦手，把麵口袋先遞還給曹之高，又到灶頭邊的一隻洋煙罐裏掏出三張揉皺了的中央票來：

「拿去！」他心有未甘的說，臨了又加上一句：「你們要買饅頭大餅，一定要上俺店裏來啊！」

南生和之高一齊大聲笑了起來，笑聲震動了靜寞的市街，笑聲裏孕育着悽愴的歡樂。

「好兆頭！」南生由歡笑轉而成苦笑說：「這是我們三個人，生平第一次賺來的錢。」

「賣螺螄賺來的錢！」曹之高緊接着說，然後又爆發起一陣大笑。洪大誠怔了怔，也跟着笑起來，街道兩旁店舖裏的人都探出頭來詫異的張望，他們三個一直笑到學校門口，最後每個人都笑出了眼淚。

洪大誠吃完稀飯，就趕緊回到寢室，之高和南生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大誠的行李早已準備好了

，現在，他把箱子和鋪蓋用一條短短的蔴繩紮在一起，一前一後的掛在肩頭，他向南生和之高揮揮手，出發了。

還有盧同源等幾位要好的同學匆匆放下飯碗趕來送他，但是送到學校門口就轉身回去了，祇有南生和之高，由學校門口送到八廟塘口，又從八廟塘口送出了足足兩華里路之遙。

「你們一定得回去了，」洪大誠停下腳步堅決的說：「送我千里，終須一別。何況，你們這樣送下去，我走也走不快，肩頭上的行李倒是重得很啊！」

最後一句話具有很堅强的理由，南生和之高只好止步了。洪大誠剛道罷珍重回身要走，南生一把捉住了他的手臂。

「這點錢你帶着，」南生窘紅了臉說：「這不是我賣大衣的錢，這是我們昨天賣螺螄的那三塊錢。」

洪大誠遲疑了一下，終於咬咬嘴唇收下了：

「謝謝你們，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他黯然的說，這一位素以理智堅强引爲同學模範的洪大誠，居然也紅紅着眼圈，哽咽的說：「但願我此行能够成功，將來，讓我這不爭氣的老大哥，也能幫助你們兩位。」

他匆匆的一擺手，就逕直走下山坡了。南生和之高睜着淚眼，望他的高大身軀漸漸遠去。

十二、

回到寢室的時候，一路上以至於這整整一天，南生和之高都默默無語，彷彿誰一開口，誰就會把氾濫已久的淚水，奔瀉出來。

四天以後，畢業考試的成績首先公佈了，一點都沒有出乎他們自己的料想。鄭南生和曹之高留級，洪大誠考了第一名，這位狀元公，却早已飄然遠去了。

在一次班主任的升旗訓話裏，南生和之高驚駭的發現，考試不及格並不是說光留了級就算完了的。

「我們進修班不是一所完全中學，所有初一上、初二上、初三下留級的同學都將無法設班上課，對於這些同學我們很感失望，却又愛莫能助，他們下學期的學業如何繼續，還要等請示教育部以後才能決定。」

班主任清清嗓子以後又說：

「這是事實的問題，想來各位同學都能瞭解。這學期初三下有兩位同學留級，初二上四位，初一上六位，我們總不能爲了三、四、六位同學單單的設立一班。」

南生和之高面面相覷，這眞是最可怕的消息。如果下學期他們無班可跟，不知道是否將會影響到他們公費生的資格。果眞如此，他們不但學業發生問題，連生活也要發生問題了。

一連六天，他們食而無味，夜不安枕，焦灼萬狀的等待着最後命運判決。

所幸這一段時間並不太長，一星期後的升旗典禮上，班主任宣佈了：

「進修班的創設，原意是爲戰區同學在一時無法分發到正規中學以前，避免荒廢課業而設置的臨時學校，但由於我們全體老師和同學努力的結果，教育部已認爲進修班仍然可以列爲一所正式學校。大部份的同學可以在此繼續學業。這以後，對於那些在學期中間來到後方，一時無法插入適當班次的同學，我們將在鳳凰壩再設一個預備班，讓他們在那邊暫時得到安頓的處所——」

接着又說：

「至於這一次各班留級的同學，我們也只好請他們暫時到鳳凰壩上去讀預備班了。」

南生和之高，雖然都很愧怍，但他們互望一眼之餘，相互却都從對方的眼神裏發現一種寬慰的神色。

也就在這同一天，南生收到了掛號信，遠在貴陽的大姐夫，爲他寄來了一百塊錢。

鳳凰壩離八廟塘足有三十里路，一羣失意的留級生背負着行李步行而去，祇有即將升入高一的盧

同源送了他們一程。路上天氣陰沉，寒風頻襲，學校裏又祇發了些乾糧給他們在途中果腹，連一口熱茶都沒有，這一段行程眞是艱苦極了。但當他們一行到達了預備班址時，更深切的失望之感却又驟然萌生。

學校座落在一望無際的田疇中央，實際上只是一幢較爲像樣的農家房舍，木板大門，開闔的時候生銹的鐵鈸鎒會得吱啞作響，進門撲鼻而來的是一陣牛糞臭，土牆半繞着的廣闊場坪，角落上正有兩條水牛在那兒排洩大便，南生還是第一次看到牛大便，一剎那間就在地上堆起了熱氣騰騰的一大堆。

他和曹之高面面相覷，苦笑一下，掩着鼻子帶着同學們走上了石臺階。上去五級，一道走廊，兩旁各有一間草草佈置的教室，白木桌椅，小型的黑板欹在木架子上。

穿過走廊又是一處院落，花崗石條砌成平整的地面，兩廡又有兩間教室，正中是一座大廳，分隔成三間，每一間的門楣上都有一塊木牌，端端正正的寫着：「班主任室」、「教務處」、「訓導處」。

整個學校，似乎也就到此爲止了。

「寢室在那裏呢？」曹之高問。

「到時候看吧，」南生說：「總不會讓我們睡在教室裏或是露天吧！」

一行人剛走到班主任室門口，訓導處裏走出來一位全副戎裝的中年人，光頭，細小的眼睛，方臉上不相襯的突出了兩塊高顴骨，薄薄的嘴唇緊抿着，像在竭力表現出威嚴：

「我是陳教官！」他大聲嚷着說，把南生他們吓了一跳：「我負責管理你們的生活起居。」

南生領着十一位比他更小的同學，齊同一致向陳教官恭恭敬敬的鞠了個躬。

這使陳教官很高興，他舉手回禮，滿臉春風的向大家說：

「你們是進修班預備班的第一批學生，」南生從他的口音裏發現了他是江西人，顯然他是軍官出身的那類軍訓教官：「學生是懂禮貌，守規矩的，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統率你們。現在，大家的行李不必放下來，我領你們到宿舍去。」

然後他又聲震屋瓦的喊起了口令。

「成一列縱隊，集合！向右看齊，向前看，向後轉，齊步走！」

這羣同學沒有一個年齡超過十六歲的，經過了大半天的長途跋涉，有些人連腳踝都腫了起來，縱使陳教官起勁的在喊着一二一，一二一！他們仍然是疲累蹣跚的拖着沉重的步伐前進。

「振作點！振作點！」陳教官跑前跑後的不斷告誡着：「走整齊些，莫讓老百姓看了笑話。」

南生他們這時候才發現，學校教室階下，坪場的右側還住着一家農民，老老小小的足有上十口人

，睜着大眼好奇的盯望着他們。

拖拖沓沓的隊伍重又走出了學校大門，穿過阡陌，朝向另一所寬大的農舍走去。

這才是宿舍，宿舍和教室之間，相距約有半華里路。

房屋的格局和校本部迥異其趣，進門是一個狹長的院子，然後是一排木板瓦頂房，居然有樓，樓上樓下各有三間大屋一間小屋，屋裏擺滿了新製的白木雙人床。

他們被分配在樓下第一間，十二個人佔了六張床，半間屋子，各自把行李放下，完全自由的挑選着床位。

曹之高和南生商量了一陣，找了靠窗靠門的一排雙人床，他們都睡上舖，兩床相接，現在，每夜都可以同枕夜話了。

「舖位都找好了沒有？」陳教官不知從何處折來一條柳枝，像馬鞭一樣的在手裏盤弄。南生打量了一下，他整齊的穿着一條馬褲，和一雙擦得發亮的長統皮靴。

「找好了！」大家一齊回答。

「現在，你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選舉一位班長，你們想選誰做班長？」陳教官着力的揮舞着柳枝問。

「鄭南生！」曹之高忙不迭的叫起來。

「那個是鄭南生？」陳教官問。

「我。」南生邁前一步，挺立在陳教官的面前。

「你當過班長沒有？」陳教官眯着眼睛問他。

「軍隊裏的班長我沒做過，」南生認眞的說：「學校裏的級長我做過的，在小學。」

同學們轟然的笑起來，南生先怔了怔，但隨而就想起他這句話的確很幽默，於是便也得意的綻開了笑容。

「莫笑！」陳教官突然狂吼一聲：「長官說話的時候，啊，不，教官說話的時候，你們要好好的聽，不准笑！」

但還是有人在偷偷竊笑，南生站在教官面前，只好緊抿着嘴。

「那麼就是鄭南生當班長，」陳教官鄭重的宣佈說：「他要執行我的命令，你們要絕對服從。」

「是！」曹之高領頭應答。

「現在是下午五點零一分，你們先休息一會，整理整理內務。六點鐘聽哨音在操場上集合，整隊到校本部吃晚飯！」

「請問教官，」曹之高舉起手問：「操場在那裏。」

「下次你們跟我說話的時候，」陳教官嚴肅的說：「不准說請問，不准舉手，只要先喊一聲報告排長，啊，不是，說一聲報告教官就行了。」

「報告教官，」南生緊接着問：「我們的操場在那裏？」

「我們有兩個操場，」陳教官解釋着：「校本部的操場是那個大壩壩，寢室的操場就是外面的那個小壩壩！」

說完他就轉身走出去了。

同學們雖然疲乏得很，但仍覺得剛才的一幕很有趣，嘻嘻哈哈又取笑了一陣。曹之高滑稽的向南生行了個舉手禮，喊叫起來：

「報告班長，我要小便。」

「你儘管去好了。」南生笑着說。

「報告班長，廁所在那裏？」

「哦！」南生搔了搔頭，正待要出去尋找，在寢室門口竟和匆匆跑進來的陳教官劈面相逢。

「你們大家都知不知道，」陳教官大聲的問：「廁所在那裏？」

「報告教官，不知道！」大家一齊站起來說。

「以後要記住，到一個地方，必須要先打聽好，廁所在那裏，飯廳在那裏？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大家學着軍隊裏士兵的口吻回答。

陳教官却不再說什麼，轉身就要走了。

「報告教官！」南生着急了，喊住了他：「廁所到底在那裏呀？」

「在——在寢室左邊最後一間。」陳教官用手一指，又轉身走了，軀幹挺直，靴聲橐橐，很有一點氣派。

吃晚飯時，南生他們發現了幾點事實：第一，預備班的伙食比進修班好些，例有的蔬菜以外，居然還有些豬血豆腐，第二，他們這一羣不但是預備班的第一批學生，而且，陳教官也是班裏現在唯一的老師，其餘的老師，連班主任在內，都要等到一個禮拜以後才能來。

因此，他們到預備班的第一個星期，等於是寒假的延長，除了早晚點名，根本就無須上課。

第二天，上午，南生在空闊的教室裏寫信，其餘的同學，都由曹之高帶領着在大操場上晒太陽，玩。

他要寫好幾封信，給母親的，給貴陽的大姐的，給南溫泉上正忙於組織劇團、上演話劇、足有好

幾個月沒有和他通信的四姐的，還有一封很重要的信，那是該由他和曹之高共同具名的，寫給該已在重慶找到了工作的洪大誠。

這些信，除了洪大誠的那封以外，都很難於措詞，主要是他無法解釋他自己爲什麼會留級？最後，他只好耳熱心跳的撒了謊，他說他在畢業考試的前夕感冒了，因而有三門主科沒有考，致而留級了。

寫完信，他約着曹之高一齊到兩里路外的鎮市上去寄發。

途中，他們倆和陳教官碰到了。陳教官的臉上莫明其妙的一紅，他手上還提着一方豬肉。

「鄭班長！」他大聲的叫住了南生：「你們到那裏去？」

「報告教官，」鄭南生惶恐的說：「我們到鎮上去發信。」

「你們請過假沒有？」陳教官扳着臉問，紅潮漸漸的在退除。

「報告教官，沒有。」南生誠實的回答。

陳教官眼睛一瞪，幾乎就要發怒了。曹之高趕緊解釋說：

「報告教官，我們本來想找你請假的，可是到處找不到，只好一面走一面想碰到你再來請假了。」

「嗯。」陳教官在鼻子裏哼了一聲，臉又脹紅了，但他略微想了想以後，總算自己平抑了怒氣，却仍悻悻的說：「好了，你們去吧，可是要記得，快去快回喲！」

兩個人敬過禮，便急速的溜走了。

鎮市離學校兩里路遠，實際上，這還不是鳳凰壩，而只是鳳凰壩的車站，座落在青木關到北碚的公路之間，約莫有十來家門面，有郵政代辦所、車站和幾家小館子，小雜貨店。

發了信，逛無可逛，正預備回學校去，忽然，公路盡頭煙塵滾滾，以木炭爲燃料的公路車，遠遠的駛來。南生和之高不免站下來望望下車的人物。

下車的只有一男一女，都是矮壯的身材，四方臉，蓬鬆着一頭亂髮，模樣兒有點相像，年齡大概有二十幾歲。男的穿一套咖啡色縐爛的舊式一口鐘西服，女的則是一襲藍布大褂。

兩人都提着行裏，一眼看見了南生和之高，便筆直的朝向他們走過來。

「同學，」那個男的溫和的問：「請問你，鳳凰壩的預備班在那裏呀！」

「報告老師！」曹之高立刻警覺，恭敬的回答：「我們都是預備班的學生，馬上就要回去了，我們可以替老師們帶路。」

「我們不是老師，」那個男子臉上一紅，回轉臉去向女的苦笑笑：「那麼就麻煩你們二位帶路吧。」

之高驚詫的向南生望望，兩人交換了一個莫明其妙的眼色，尷尬的聳聳肩。這一瞬間的表情，倒把那一對新來的逗笑了。於是那個男的解釋的說：

「我叫宋德平，這位女同學叫徐宏芬，我們都是剛從北平逃來重慶的學生，被分發到預備班來的。」

「啊——」之高放心似的吁了一口氣，再望望他倆成熟的臉孔，天眞的問：「你們二位，讀幾年級呢？」

「我們也不知道分發到幾年級，」宋德平忽然慨嘆的說：「照道理，我們已經不該再唸書了。」南生比較敏感，以爲他們是在爲年齡已長、失學太久而感嘆，他唯恐曹之高不經意的叉觸及人家的隱痛，就叉開話題問：

「我們來幫你們二位拿點行李吧？」

推讓了一會，兩個人還是各自分出一件行李給他們拿。

一路上，大家都默然無語，有好幾次，曹之高想問話，都給南生的眼色制止了。

於是，他們四個人，一齊走進了校本部，在十位小同學好奇的注視下，一直走到陳教官的面前。

「報告教官！」南生搶上去說：「有兩位同學來報到。」

陳教官正站在辦公室前剔牙齒，一眼看見了他們，納悶的望着。

「報告教官！」南生又大聲的重復一遍：「這兩位同學來報到。」

「同學？」陳教官詫異得把牙籤都茫然跌落了：「鄭班長，他們兩位是同學？」

「是的。」曹之高搶着說。

「你多大了？妳呢？」陳教官用手指着他們問。

宋德平沒有答話，從衣袋裏掏出了證件，遞給教官。

「先遞給班長！」陳教官突然憤怒的大叫，把圍觀的同學都吓了一跳。「再轉呈給我。」

「很抱歉！」宋德平冷靜的說：「我不知道那位是班長。」

「以後你跟我說話，」陳教官咬牙裂嘴的說：「要先喊一聲報告教官。」

「報告教官，」宋德平的臉上有着被屈辱的表情：「我還是不知道誰是班長。」

「鄭南生！」陳教官狠狠的用手一指：「你的證件先交給鄭班長。」

「報告鄭班長！」宋德平兩手平伸的把證件交給南生，有些小同學想笑，但當他們看到了宋德平和徐宏芬變爲蒼白的臉色時，他們都感到笑不出來了。宋德平等南生連忙接過證件去以後，又說了一

句：「這裏是我們的證件，請你轉呈給陳教官。」

「這才像話，」陳教官沒等南生遞過去，就一把搶過那些證件說：「以後要懂得規矩！」

南生注意到，徐宏芬的淚水，都已經在她的眼眶裏滾轉了。

正在他出神時，陳教官猛然的喊了一聲：

「鄭班長！」

「有！」他立刻習慣的挺胸作答。

「帶這兩個學生到寢室去，分配他們的舖位，女的住樓上，男的住樓下。」

「是，」南生故作敬謹的態度回答，不知道究竟是爲什麼，他感到由衷的憎厭陳教官，尤其是看到他傲然的轉身，像一頭大鵝般的搖搖擺擺的踱進訓導室裏。

晚間，就寢以前，陳教官照例有一次冗長的拉雜的訓話。

十三、

今晚的訓話尤其離了譜，他化費了三十分鐘時間，向那些昏然欲睡的學生背誦着他的學歷：

「在我們家鄉呀，文風最盛，不管是城裏還是鄉下，小孩子四五歲就要讀書了。就拿我來說吧，四歲認字，七歲進小學，十四歲考初中，十七歲初中畢業，投筆從戎，一直幹到帶兵官。想想看，我十七歲都初中畢業了。那像你們，」他在明澈的月光下把小眼睛往站在排頭的宋德平一掃，躊躇滿志的說：「二十幾歲的人了還讀預備班！」

行列裏連一點反應都沒有，陳教官許是覺得意猶未盡，便提高嗓門問：

「宋德平，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報告教官，二十五歲！」

「哼！」陳教官輕蔑的說：「你二十五歲了！你唸幾年級？」

「報告教官，」宋德平低聲的說：「我還不知道學校怎麼編級法。」

「不說現在，」陳教官不耐的追問：「過去你唸幾年級。」

宋德平遲疑了一會，突然鼓起勇氣來回答：

「報告教官，我是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醫學士。」

「什麼？」陳教官尖着嗓門叫起來：「你都進了大學了！」

「我唸完了大學，」宋德平也提高了聲調說：「我有學位，我是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醫學士。」

「笑話！」陳教官不信的說：「你唸過幾年書？」

「我也是四歲啓蒙，」宋德平學着陳教官的語氣：「六歲進小學，十二歲小學畢業，十三歲進中學，十八歲高中畢業，十九歲進醫科大學，大學醫科唸六年，二十四歲大學畢業，我整整唸了二十年書。」

「解散！」陳教官驟然一聲口令，還沒等到同學散開，便憤憤的折轉身去，頭也不回的往自己屋裏跑。

南生和其他同學一樣，原想放聲大笑一場的，但他們都崇敬的望着宋德平，笑不出來。

「妳累了吧？」宋德平向站在身畔的徐宏芬關切的說：「要不要我送妳上樓。」

「不必了，」徐宏芬溫柔的笑笑：「我自己會去的。」

「妳一個人住一層樓——」宋德平遲疑了一下，沒有再說下去。

「那有什麼關係呢？」她嫣然一笑，款款的走向樓梯。宋德平竚望着她的背影。

「我們也該去睡了，」南生提示他說：「要不然，討厭的陳教官又要來找麻煩了。」

「陳教官並不討厭，」宋德平轉過臉來向南生說：「他只是可憐，只是可憐而已。」

他們倆並肩緩步，踏着月色走向寢室。南生終於又打破了岑靜，輕聲的問：

「你眞的已經唸完了大學？」

「我無須乎騙人的。」宋德平不悅的說。

「啊，我不是這個意思，」南生窘急得脹紅了臉：「我是說——」

「我和宏芬從東北逃難到大後方，茫茫人海，舉目無親，」宋德平打斷了他的話，詳細的解釋說：「就只好去找教育部，教育部答應給我找事，在找工作以前，先讓我們到預備班來暫住。」

「那麼，」南生好奇的索性追問到底：「徐大姐也唸完了大學？」

「她還沒有，」宋德平笑笑：「她只唸完了高中，我們在家鄉早訂過婚了，她跟着我千山萬水的逃出來。——我們準備工作找好了就結婚。」

這時他們剛好走到寢室門口，徐德平站住了，側過臉來盯着南生：「怎麼樣？你的問題我都解答得很清楚了吧。」

「很清楚了。」南生窘澀的一笑。

「那麼，」宋德平打了個呵欠：「好好的去睡吧。」

第二天清早舉行升旗禮的時候，陳教官照例又開始了他的晨間訓話，南生只聽了起頭的兩句，以後的就懶得再聽了。他正在和曹之高悄悄耳語，告訴他有關宋德平的種切。突然，陳教官尖銳而高亢的大喊了一聲「立正」！吓得南生一陣驚慌，趕緊把腳後跟並攏了。在此同時，場坪角落的一些大小動物也被驚嚇得亂跑亂叫起來，陳教官這一聲「立正」喊得眞够威風，母牛在哞哞的響應，豬圈裏的幾頭肥豬不安的低嚎騷動，有幾隻鷄飛上了短矮的泥牆。

只見陳教官迅速的邁下臨時講壇，以極正確的跑步姿勢跑向學校大門，然後是啪的一個立正，行了個漂亮軍禮。又大聲的嚷着：

「報告班主任，本班現有同學一十四名，全部到齊！」

南生這才看見，在敞開的校門裏出現了一位鬚髮蒼蒼，瘦削孱弱的老先生，他穿一件灰綢長衫，下襟微微飄動，頗有風致，手裏拄着一根手杖，正驚怔的站在門邊，茫然的望着陳教官。顯然他對這種嚴肅的歡迎禮節，也感到不太習慣。

僵持了幾秒鐘，他才向陳教官點點頭，大踏步的走向升旗臺。

陳教官緊跟在他身後，當班主任走上講臺時，陳教官又大叫了一聲：「請班主任訓話。」

班主任開口說第一句話時，便讓臺下的同學吃了一驚，沒有人料想到，這樣瘦弱的一個小老人，會發出如此響亮而有力的聲音。

「我是你們的班主任，我的名字叫呂曉齋，」他說的是一口標準湖北官話：「對於諸位同學，我具有雙重責任，那就是，一方面要做諸位的教師，一方面也要做諸位的家長。」

他解說着他之所以遲來學校，是因爲他在重慶和教育部接洽學校的經費和同學的主副食，此外，他還在三天裏請好了兩位老師。

「有許多老師都不肯到預備班來，我們必須認清此一事實。因爲，第一、預備班是臨時性質的，這是一個收容所兼有補習班性質的學校。第二、我們同學的程度參差不齊，從初中一到大學畢業的都有，一共六十多位同學，只能分四班，各自補習，老師無法講課，就祇給你們解答問題。等到今年暑期，我們就勞燕分飛，各奔東西了。」

南生和曹之高交換一瞥，到這時候，他們才算完全瞭解預備班的性質。

「你們還有五十多位同學，」班主任繼續說下去：「明天就可以到了。由本校新聘的兩位老師帶領，他們之中大部份是剛從淪陷區逃來的學生，我希望你們和衷共濟，友愛相處。」

在已有的十四位同學眼巴巴的盼望下，五十一位同學和兩位老師，準時到達學校。

學校裏立刻便熱鬧起來，似乎到處都是人潮和喧囂。新來的同學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揹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擠滿了整個場坪。

陳教官起勁的指揮着同學搬入寢室，安排床位，忙不過來時，便叫南生這位班長協助。南生熱心的導引着新同學穿過阡陌走向寢室，一趟又一趟的。

途中，他看到一位和他年齡相仿的女同學吃力的拖曳着一個被包走，油布裹紮的被包上沾滿了泥污，顯然她已疲乏得無法將它舉上肩頭。

南生注意的望了她兩眼，覺得似曾在那裏見過她，於是他搜索枯腸苦苦的在想，久久，才想起來，她那圓圓的面龐和白皙的肌膚，靈活的眼睛和小巧的嘴，極像他離家東來時，在敍府到重慶輪船上遇到的小女友高美芝。

他再望她一眼，覺得兩個人眞是像極了。突然之間，有一股巨大的熱力擊退了小男孩的羞澀，他擠到她的身畔，默默的把那隻油布被包揹起來，背在肩頭就走。

小女孩的臉頰立刻就飛紅了，她搶前兩步，低聲而急切的說：

「這包袱重得很。」

南生更欣悅的發現，他們是同鄉。

「我來代妳拿，」他頭也不回的說：「同學是應該互助的。」

小女孩不再做聲了，低頭跟在南生身後走。

到了寢室，又經過一陣忙亂，總算把新來的五十多位同學都安頓好了。

入夜，明月在天，清風徐來，南生和曹之高像往常一樣的在田壠間散步，他們起勁的談着新來的同學，互相交換得到的消息。

「喂，」曹之高說：「徐大姐要當班長了。」

「哦—」南生很詫異：「怎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呢。這麼說，我這個班長做不成了。」

「哎，不是這樣的，」曹之高不耐煩的說，爲南生的夾纏不清，略略有點失望：「徐大姐當女班的班長，你還是男班的班長。」

「什麼男班女班的，那有這些個名堂？」

「陳教官發明的，他說，女班有二十六個人，男班有四十個同學，陳教官把我們分成了兩班，男的一班，女的一班。」

「狗屁不通！」南生不知爲什麼，忽然對陳教官的這一措施很爲反感。

「陳教官的事嘛，就是這樣子的。」曹之高附和的說。

他們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到田疇的盡頭，在這裏，有一塊突出的岩石，伸向一口清澈的池塘，居臨其上。池塘是滙集了山澗的流水聚成的，比那一片平陽的田野地勢略高，也便是那一大片稻田的水源地。

南生很愛這塊幽靜的地方，平躺在光滑的岩石上，可以聽到淙淙流水的聲音。

他習慣的在岩頭席地坐下了，曹之高緊挨在他身邊，正想說什麼，忽然聽到岩下池畔有一陣清朗的、女孩子的聲音傳來。

曹之高驚詫的望望南生，南生對他做了個噤聲的手勢。

夜空裏，岩下的語聲可以很清楚的聽到。

「胡怡華，」完全是閒閒的口吻：「我眞不明白妳，剛到學校，深更半夜的就趕着來洗衣服。」

「有什麼辦法呢？」那熟悉的、怯弱而幽怨的語調響起時，南生不自覺的緊張起來：「我只有這一條裙子，白天濺了一大片泥，今晚上不洗乾淨，明天穿什麼呀？」

「是白天的那個女孩子，」南生緊張的悄聲告訴曹之高：「就是我幫她揹行李的那個。」

「這麼說，」先前說話的那個女孩子又說了：「明天要是這條裙子乾不了，妳就要像現在這樣子穿着短褲出來了？」

「看妳？」胡怡華嬌嗔的：「說得那麼難聽。」

「妳可以穿我的裙子呀，」像是很誠懇的建議：「我還有兩條裙子呢。」

「那才成了笑話呢，趙芹，」胡怡華格格的一陣笑：「我穿妳的裙子，要把我整個身子都罩住了。」

「這樣下去不是長久的事啊，」叫趙芹的喟然嘆息說：「你的叔叔有消息沒有？」

「還沒有找到呢，」胡怡華悽然的說：「我從家鄉逃出來的時候，父親要我按着叔父來信的地址去找他，到了重慶，才曉得他早已搬走了。」

「妳父親倒放心，」趙芹說：「讓妳這麼個半大不小的女孩子，千里迢遙的獨自一個逃到後方來。」

「我和一羣同學一齊來的，」胡怡華辯解的說：「父親和我父女相依，才不捨得讓我走吶，是我自己哭着吵着非到後方來不可的。」

「現在，妳懊悔嗎？」

「妳也是離家萬里的，」胡怡華鋒利的反問：「妳也懊悔嗎？」

「可是，我有我舅舅接濟呀！」

「我也有叔叔呀，胡行健，鼎鼎大名的飛將軍，只要我能找到他，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

「找不到他，我看你怎麼辦？」

「不會的。」胡怡萃的堅決裏仍還透露出相當的疑怯。

曹之高根本就沒有注意在聽，他仰臥在陰冷的石岩上，茫然望着天上的星星。不像南生，全神貫注的豎着耳朵。

「走吧！」他低聲的向南生說：「回去睡吧。」

「走吧。」南生應答着，聲音裏流露着很複雜的情緒，似感慨，似悵惘，又似懷有若干希望。

十四、

這一夜，南生輾轉反側，不能成眠，他自己也分析不出來，自己有着怎樣的心情，以及這些複雜紊亂的情緒，究竟從何而來。

曹之高的消息證實了，預備班分爲男女兩班，分成四組上課，說上課，也只是各自溫習各自的課業，老師只負解答疑難的責任。女班的班長派定了徐宏芬，男班仍舊由鄭南生蟬聯。

女生宿舍就在男生宿舍的樓上，吃飯的飯廳更在一起，即使是教室，也是東西遙遙相對，中間只隔了一條狹長的走廊或庭院。南生和胡怡萃見面的機會很多，每一回見面，他們都很緊張，微微的點一點頭，頰上泛起莫明其妙的兩朵紅暈。

生活漸次規律化以後，時間便在不知不覺中飛快的溜走。呂主任的諾言實現了，他不但是一位好老師，而且還是一位好家長，他凝固了同學與同學、同學與老師之間的感情，大家無虞匱乏的過着安適的日子，現在，鄭南生他們發現，居然連面目可憎的陳教官，也不覺得可厭了。

一股發展緩慢，但却穩定而深摯的感情，在同甘苦共患難的師生之間逐漸滋長，終於演成了一個歡快親密的大家庭。在這一點上，呂主任的辛勞艱苦和殫智絕慮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幾至忘却了

自我，日以繼夜的爲這個大家庭貢獻出每一分精力。

過度辛勞的結果，細心的同學都發現，呂主任越來越清瘦了，一到下午，他的蒼白面頰就泛生紅暈，同時，他常常作劇烈的咳嗽。

有一天，晚飯甫過，同學們三三兩兩的在田間散步，歡欣的遊戲談笑。呂主任策着手杖，站在學校大門口，關切的望着他的學生。

南生和曹之高站在一羣女同學和呂主任的中間，兩端各有相當的距離，女同學裏自然有胡怡苹，她正在興奮的說着她家鄉的事物，不時提高聲調，不時向南生投以一瞥。

南生在夕陽殘照的美麗景色下，感到非常愉快和滿足，他彷彿覺察到自己的軀體正在膨脹，每當他和怡苹的眼神偶一接觸時，他便激起一陣震顫。

在他們的右邊，宋德平的嚴肅面容和一個急速的動作吸引了南生的注意。他盯視着宋德平和徐宏芬低聲爭辯一陣，宋德平不顧一切的轉身跑開，他一直跑到呂主任的面前。

南生很自然的也移近了呂主任一點，曹之高亦步亦趨的跟着他。

「主任，」他聽見宋德平很果決的說：「我要和你談一次話。」

「你說呀，德平。」呂主任溫切的說，他在習慣上是從來不連名帶姓稱呼他的學生的。

「你大概知道我的學歷？」宋德平抬起頭望着這位和藹的老校長。

「你是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的。」呂主任微笑着。

「那麼，」宋德平的態度很認眞：「你必須承認，我是一個醫生。」

「當然你是的。」呂主任的聲調裏充滿鼓勵。

「以一個醫生的立場，」宋德平挺直的站着：「我必須警告你，無論如何，你一定要休息了。」

呂主任怔了怔，好一會，才又恢復了笑容，强作幽默的說：

「德平，你是要鬧風潮，趕走我這個老校長，是不是？」

「不。」德平的語調越來越嚴肅：「我們都擁護你，敬佩你。不過，最近我曾仔細的觀察你，你太勞累了。而且，以一個醫生的立場，我還要坦率的向你說明：你恐怕已經有了TB的跡象。」

「什麼叫TB呀？」曹之高悄聲的問。

「就是肺病。」南生急於要聽下文，簡單的回答他。

「哦！」呂主任故持鎭靜的一笑：「你怎麼診斷出來的呢？」

「我還沒有爲你診察，」宋德平嘆了口氣：「不過，外表的症狀已經很明顯了，你咳嗽，下午發熱，體重在減輕，這些，都是TB的徵兆。」

「照你的意思，我應該怎麼辦呢？」呂主任的自持力瓦解了，他苦笑笑問。

「請你允許我給你看病，」宋德平說：「同時，不論你是否有肺病，你也急切的需要休息。」

南生和曹之高漸漸的湊近他們身邊了，呂主任一發現，就趕緊向宋德平眨眨眼睛說：

「走，到我房間裏去談談。」

南生明明看到呂主任在一眨眼間滴落了一粒眼淚，晶瑩的，充滿了濃烈的被感動的神情。

然後，不僅宋德平開始神祕的忙碌緊張起來，同時，陳教官也宣佈了呂主任身體不好，暫時半休的消息。

由於南生把他所見到的一幕傳播給所有的同學，於是每一個同學都在誠摯的馨祝呂主任早日痊癒，同時，也自我嚴格約束，一連兩個禮拜下來，由於同學們由衷愛戴呂主任，整個學校風平浪靜，一無事故。

可是，這個風平浪靜的局面僅祇維持了兩個禮拜，最大的一次風波，毫無預兆的驟然來臨了。誰也不會想到，這次風波竟然是由鄭南生所掀起的。

認眞分析起來，這一羣學生都在矛盾之中生活，僻處鄉野的預備班裏，所有的學生都是正值發育時期的大孩子，他們的靈魂和身體同時有着極端飢渴的感覺，他們孤苦伶仃，萬里流浪，對於目前有書唸有

飯吃有地方住的環境，理應感到滿足。然而，他們多半營養不良，讀起書來也是精神不振，甚且，他們還會在矯情的歡笑裏體味出若干寂寞苦悶的意味。抗戰正沉滯於最艱苦的階段，何年何月才能重覩家人故土，簡直無法想像；再說，鄉間風光雖美，但這些大孩子既沒有娛樂，更缺乏生活中的潮汐。

「我悶得快要爆炸了！」曹之高常常這樣說。

南生最近變得很愛看文藝書籍了，他到處搜求了來，悄悄躲在山邊溪畔或是寢室裏看，因而他也很自然的被感染上一種藝術的氣息，他說得比較深刻。他說：

「我們的生活，正像在晴空裏塗抹灰雲，一筆又一筆的，終於形成了鬱鬱重鎖的陰霾。」

誰知道，陰雲中竟然爆出了閃電，接着是一聲霹靂，一場滂沱大雨，夾雜着暴風呼嘯。

起因是太渺不足道的一樁小事，結果竟惹起了一場大風波。至少，在南生說來是如此。

那一天，陽光燦爛，碧空如洗，學校牆外的一列楊柳，隨風嬝娜中，間有畫眉婉轉的啼鳴。

中午加菜，每一桌有一盆紅燒肉，油汁澆裹得配菜紅若也是光閃閃的，大家吃得很飽。男女同學憑添了無限活力，連走起路來也像是跳舞一樣。

下午第一堂課上完，歷史老師講解過五胡十六國，留下滿黑板的粉筆字，胡恰萃恰好輪到值日，她輕盈的走向講臺前，嘴裏哼着歌，拿起一塊抹布來擦黑板。

南生和她已經很接近了，吃中飯的時候，他們還在同一桌上相互調侃嘻笑過，上課時他們又不斷的遞送眼色。南生弄不明白怡苹的示意，一下課就緊跟着她身後走，一面急切的問：

「喂，妳告訴我什麼事呀？」

胡怡苹正在忙於擦黑板，沒有理會他，但身後的一陣鬨笑使她有點羞赧。她清清楚楚的聽到有兩位女同學朗笑着說：

「瞧他們小兩口多麼親熱呀，一刻兒也分不開。」

她把這陣羞赧都怪罪到南生身上，她咬牙恨恨的說：

「有什麼事！誰要告訴你什麼事來着？」

「沒事就算了。」南生聳聳肩就轉身走開，他還沒有看出胡怡苹的惱惱。

那兩個多事的女同學又毫無忌憚的笑了起來。怡苹更惱了，她叫叱的說：

「喂！你回來！」

「怎麼啦？」南生茫然的回轉身來問。

「我累了，」怡苹說：「你替我把黑板擦一擦。」

說完，她就以很得意的神情瞟視了那兩位匿笑着的女同學一眼，一甩手，把滿沾白粉的抹布拋給了南生。

南生沒注意，抹布正好擲在他臉上，濺散的白粉立刻沾滿了他一臉，連睫毛和鼻孔都染白了，他怔愣的呆站着，扳起一張大白臉。

見到這一幕的同學都縱聲大笑起來，怡苹楞了楞，也跟着同學們揚起銀鈴似的笑聲。

「我不依！」南生還來不及抹臉，拾起掉在地上的抹布就撲向怡苹去，「我也要給妳抹上一臉的粉！」

胡怡苹轉身就逃，南生緊緊的追着，他們在同學們前仰後合的大笑聲中，追出教室，追出走廊，一直追到辦公室前面。

全預備班的同學都擁到教室外面來了，注視着兩個大孩子追逐奔逃的一幕，爆發着一陣又一陣的笑聲，還有人在高喊着加油。

只有曹之高着急的在叫：

「南生！南生！你幹什麼！快停下來！」

南生連聽都沒有聽到他的勸阻，笑着狂追着怡苹，他幾已忘其所以了。

沒想到，怡苹一口氣便逃進了訓導室，笑得連奔跑的姿式都是顛巍巍的。

陳教官聽到了外邊的喧鬧，正一頭鑽出來察看，幾乎和怡苹撞了一個滿懷。

「鄭南生！」他像一聲霹靂似的吼起：「你在幹什麼？」

南生剛跑到臺階上，和陳教官面面相對的峙立着，胡怡苹還以爲這是一個很輕鬆的場面，從訓導室門簾邊緣揭起一條縫來向外邊探視。

「胡怡苹洒我一臉白粉。」南生喘着氣說：「我要洒回她。」

「什麼話！」陳教官怒氣沖沖的罵起來：「你這簡直是放屁！學校裏，經得起你這樣子鬧法？」

南生突然發現陳教官的臉色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嚴肅，嚴肅之中還透現着激怒，他突又怔住了，呆呆的望着。

四週同學們的笑聲遏制了，但有喃喃的埋怨聲，似乎他聽到一位同學輕聲的說：

「同學之間開開頑笑，有什麼關係嘛！何必這麼樣認眞！」

許是陳教官聽了這句話反而更惱怒了，他揮舞着雙臂叫：

「拿來！把你手裏的抹布拿來！」

南生也以爲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他有點納悶，也有點不服，陳教官何必這樣小題大做，爲這一丁點兒鷄毛蒜皮的小事大發雷霆。他遲疑着沒有把手裏拎着的抹布遞出去。

似乎他還看到躲在訓導室裏的胡怡苹，向他伸了伸舌頭，做了個怪臉。

「拿過來！」陳教官見到自己的命令並沒有立時收到效果，狂亂的叱吼着：「你這個小王八蛋，聽見了沒有，把抹布拿過來！」

小王八蛋這句話罵得太重了，圍觀的同學都發出不滿的嗡嗡之聲，南生更感到衷心憤怒，血脈僨張，他毫不考慮的，使勁地把抹布向教官那邊一甩。

不幸的，陳教官並沒有適時接住。

立刻，陳教官的臉孔和南生一樣，白粉筆灰撲滿一臉，祇剩了殘留怒氣的兩隻小黑眼睛，驚怔的骨溜溜轉。

廊上廊下，所有的同學，都爆發出了一場從所未有的大笑！

「媽特個×！」陳教官突然像瘋了似的跳起來，猛的一巴掌打在南生的後腦勺上，南生兩眼一黑，爆出許多金星，孱弱的身軀幾乎就要栽倒。他耳鼓裏只聽到曹之高苦叫了一聲哎喲，他及時從身後趕上來攙扶住了他。

「教官！你憑什麼打人？」曹之高悲憤的極叫。

「他媽的！」陳教官似乎已失去了理性，兩隻眼睛脹得血紅：「老子要打你們就打你們，怎麼樣

！」

「無論如何」，曹之高迸流着眼淚在抗議：「我們的父母都捨不得打我們，你只是老師，你沒有權力打我們！」

「老子偏要打！」陳教官一步跳下了兩級石階，曹之高的話還沒有說完，左臉頰上便挨了一下重重的耳光，他身體一搖幌，從三層石階上倒栽下去了。栽倒在堅硬的石地，頭跌破了，熱血潺潺滴流。

「你敢打！」同學們一致怒吼了起來，宋德平猛的一步躍上石階，努目鼓睛的瞪着陳教官，矮小的身軀挺直得像一位巨人。

「你再動一下手，我和你拚命！」

同學們一致響應起來，無分男女，他（她）們都勇敢的挺身向前，有人竟然在地上抄起了石頭，歇斯底裏的喊：

「欺侮我們無家可歸呀，你欺侮我們父母不在跟前呀，我們和你拚了！」

南生滿臉流注着熱淚，抱着自己被打的後腦，轉身奔到曹之高的旁邊，攙扶起了他，兩人相擁着哀聲慟哭。嬉鬧一變而爲悲慟，這是誰也想不到的。

情勢到了打鬥一觸即發的緊張關頭時，陳教官臉上呈現出驚惶的神色，他一步步往後退，幾乎又

和竄出來想去撫慰南生的胡怡芊猛然相撞。

「揍他！揍！」同學之中發出怒吼，領頭的是宋德平，他的方盤似的臉上浮現出深刻的悲憤表情，雪白的牙齒緊緊地咬嚙着，他的脚步移動得很慢，但每一步都深孕着力量。

陳教官在他們的追迫之下，迅速的鑽進訓導室，猛一下把房門緊緊的關鎖了。

「我們是無父無母的一羣！」有位同學在哭喊：「這種生活對我們毫無意義，我們不如拚了吧！」

所有的流浪兒的積鬱和苦悶，都在這一瞬之間爆發出來，而且，一經爆發便無可遏止。

陳教官早已逃進屋裏去了，現在有人用石塊去砸擊他的房門。

混亂已經臻於最高潮，突然，訓導室旁邊的班主任室裏跑出來一個瘦削的身影，瘦小的身體居然激出高亢的呼叫：

「同學們！」

這眞是無從預測的巧合，一塊石子剛好砸在這纖弱的身軀上。

「同學們！」他栽倒了下去，但仍極力的籲叫着：「冷靜呀，要冷靜！」

宋德平驚惶的叫了：

「你們停止呀，砸到了班主任呢。」

於是，喧鬧迅速的止息了。

「同學們，」呂主任手撫着胸，勉强的從地上掙扎起來，喘息的說：「我要求你們，保持冷靜。」

宋德平原來就站在最前排，他趕上去扶着呂主任，關切的問：

「主任，你沒有受傷吧？」

「我還好，」呂主任顛巍巍的在宋德平的攙扶下站起來，又大聲的說：

「同學們，讓我來解決一切的問題。」

十五、

風波馬上就平息了，可是，問題還是很難於解決。

陳教官堅持一切錯誤在於鄭南生，他甚至向他的上級打報告，說是鄭南生鼓動風潮，激起學生鬧事。他的上級並不就是身負預備班全部責任的呂主任底上級，呂主任沒有辦法陳述全然相反的意見。呂主任以兩件洋洋萬言的公文求情，並且獲得了陳教官的寬諒，最後的處分決定了。鄭南生記大過兩次，留校察看。罪名是「侮辱師長。」

南生並沒有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五通橋的家裏，也沒有向在重慶的四姐求助。他原準備爲此離開預備班的，即使再流浪到天涯海角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結局來臨時，他反而感到僥倖。

不但他感到僥倖，所有的同學也都以爲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陳教官並不以他在學生之前的氣餒爲羞辱，相反的，他更加趾高氣揚起來了，他以爲在對付學校當局，和全體學生方面，他已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陳教官也許永遠都不會憧憬到人心得失之可貴，他是麻木的，短視的，以眼前的保有面子而沾沾自喜。但有一天他終於悔悟了，那是一次師生聯誼晚會，舉行的日期恰正是五月端陽，晚餐時，學生

大飯廳裏每桌有一大缽子肉，外加老百姓送來的一些鹹蛋粽子。大概每一桌可以分到四個鹹蛋，四隻粽子。

吃完了晚飯，班主任臨時宣佈晚自習全部取消，他帶着老師和同學們齊到清溪之畔，他們要在澄瑩月牙之下舉行一個歡樂的聚會。

陳教官似乎也顯得特別興奮，跑東跑西的照料一切，節目在歡暢中順利的進行着，但當月黑星稀，節目進行到幾近尾聲時，曹之高被大家鼓着掌慫恿出來唱歌：他竟以充滿諷刺曲調唱着他杜撰的歌詞，那是一首通行的四川小調：

「我們的陳教官哪，說話是土音多喲，西西（隨隨）扁扁（便便）不哈（合）乎喲（要）求，大家來唱一個垛（歌）喲，哎喲，大家來唱一個垛喲！」

「曹之高，」呂主任在同學的鬨笑中溫和的責備着，「你怎麼可以拿陳教官來開頑笑呢！」

「我並沒有拿陳教官開頑笑！」曹之高抬起頭來勇敢的抗答：「我只是拿我自己來開頑笑。班主任，您開除我也罷，記我的過也罷，反正，」他哽咽起來，激憤的說：「在我這半輩子裏，我還沒有挨過耳光呢，想起我父母都從來不忍打我，而陳教官居然莫明其妙的打過我。我這一輩子再也沒有比這更大的打擊了。可憐啊，我們這沒有父母關愛的一羣。誰都可以欺侮我們呀！」

女同學的那一羣裏，突然揚起一陣啜泣，南生聽得很清楚，是胡怡率的，緊接着，又有許多女同學跟着她哭了起來。

舊恨，又被提起了。

宋德平在月色下含着淚，用他動人的男中音，哀哀的哼起：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又有許多同學接着合唱起來：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想起曹之高這一陣來沉默寡言，像似受到了什麼深切的刺激一樣。南生捺耐不住了。他大聲的哭泣起來。

哭泣被歌聲淹沒了，男女同學們傾流着純眞的淚，懷念起遠在天邊的故鄉和親人，哀淒的呻吟着：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流浪，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

一個稚弱而顫抖的聲音，由低弱而高亢，漸漸壓倒了聲聲合唱，南生從未想到他能如此淒越的唱出：

「參娘啊，參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溪畔一片哭聲，有同學的，也有老師的。

久久，浮雲遮月，暗淡無光。陳教官的江西土話，突然清澈的從岩角傳來：

「同學們，我懊悔了，」他誠摯而懇切的說：「有些時候，我未免對你們太嚴厲，我完全忽略了你們所經受的心理創傷。我也是無家無父的孤兒，我們的命運和遭遇都是一樣的，除了我所接受的訓練方式和你們不太調和以外，我實在想不出來我曾經做錯過什麼事。要說我不愛護你們，我死也不肯承認的。」

呂主任把握住機會，趕快站起來說：

「同學們，相信我，我並不是在唱高調，大敵當前，國難方殷，一筆總賬都要向日本鬼子算！在我們之間，無論是師長同學，同學師長，大家只能够相親相愛，合作無間，」他激昂的揮舞着手說：「我們已經無家無業了，學校就是我們的家，捨此以外，我們在這世界上早已一無所有了呀！」

曹之高猛然的撲倒在南生懷裏，他們相擁着哭，傾流着的，不知是歡欣，抑或是悲慟的淚。

在相互諒解，相互擁愛的時間裏，一學期比一分一秒還要短暫，很快地，春去夏來，烈日炙人，預備班又結束了一學期的課業了。

「預備班不同於一般學校，」呂主任在惜別會上黯然的說：「它不是正規的學校，只是戰區來渝同學的一個寄宿站，你們在這裏一學期，除了自己補習功課以外，不能有系統的完成一學期的學業。現在已經面臨我們高唱驪歌的時候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們慶幸我們在這半年之中，總算能有家人姊弟一樣歡欣團聚的生活。脫離了這個家庭，但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將這段珍貴的回憶牢牢記住。」

宋德平找好了事，他將帶着徐大姐到一處國立中學去擔任校醫。他們將在重慶結婚，沒有法子宴請每一個同學，只希望大家在他們預定結婚的那一天，爲他倆默禱幸福。他留下了地址，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們隨時和他們連繫。

南生和曹之高都分發到國立第十六中學高中部，剛好趕上暑期班。胡怡萃的班次較低，她被分發到國立女子中學的初三上。

臨別前，每一個人都肩負上沉重的行囊，每一個人都哭了。尤其是南生和怡萃，他們簡直不知道該如何遏止眼淚。曹之高也陪在旁邊不停的揉弄潮潤的眼睛。

「鄭南生！」即將起程的前一夜，陳教官親自跑到南生的床前，輕輕的喊醒他。

「什麼事？」南生睜開睡眼，驚惶的坐起。

「不要怕，」陳教官祇穿着一身汗衫短褲，喑啞的說：「我送給你一樣東西。」

他把一件暖熱的的東西往南生的懷裏一塞，就匆匆的走開了。

南生就着夏夜清澈的月光，把那件贈禮舉起來看，外邊是粗黃報紙包裹的，打開來，又是一層，再打開來，原來是一本南生久所嚮望的桑代克英漢字典，上面還殘留着陳教官的體温。

南生感激的掉下了淚。

他早就想買這本字典的，老師曾經一再的介紹過它，但是他沒有錢。這半年來，雖然家裏每個月都給他寄錢來，錢却不是從五通橋他自己的家裏寄來的，他每兩個禮拜和母親通一次信，因而對他家裏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從家鄉帶來的錢化光了，家裏幾乎就瀕臨到饑餓的邊緣，可是一下子又籌措不出一筆旅費搬來重慶，大姐夫在貴陽生活也不見得好，調差重慶遲遲不能實現，但大姐夫仍然每個月都從貴陽給他滙寄少數的零用錢來，還附着一封封摯切的勉勵他向上的信。

這些零用錢即使一文不花，半年下來也未必就能湊起買一本桑代克英漢字典。

記得是在端陽晚會的第二天，陳教官和他在深夜裏傾談久久，陳教官曾一再旁敲側擊的追問他：假如他有了一筆錢，他頂想買的是什麼東西。

他會毫不遲疑的回答：

「買一本桑代克英漢字典。」

這並不是假話，那本字典對于高初中學生未免顯得太重要了。

現在他就擁有了它，還摻有着陳教官的無限熱情。陳教官向來是很省儉的。第二天凌晨，他被鄰舖的曹之高搖撼醒來，天剛濛濛亮，還沒有吹過起床號。曹之高手裏捧着一包東西，驚奇的問他：

「南生，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南生睡眼惺忪的幫他把紙包打開來，又是一本桑代克英漢字典：

「我也有一本呢，」南生說：「陳教官送的，昨天夜裏他親自送來的。」

「那麼說，」曹之高連忙翻動着那本厚厚的小書：「我這本也是陳教官送的了。」

「還有一封信呢，」他又興奮的叫起來，打開折叠在字典裏的一張紙頭，輕輕的唸着說：

「之高小友：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藉以表示我對你不起的地方。五個月來，我們朝夕相處，現在臨到你們要走了，我實在不忍呆等着向你們道別。明天早晨我到青木關進修班本部去有公事。我們再見了，但願你能常常記起說話土音多的陳教官。——」

「他走了。」南生悵然的說：「我們雖曾憎厭過他，他却不失爲一位好老師呢。」

「至少他對我們有感情，」之高雙手捧住了那本字典，「他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壞。」

「也許他還沒有走呢，」南生望望窗外的天色，想起來似的說：「天剛亮，陳教官向來是聽到起

床號才起身的。」

「我們去看看他，」曹之高連忙翻身起來說：「也好向他道個謝。」

他們倆躡手躡腳的走出寢室，怕驚動了別的同學。然而，很遺憾，當他們走到陳教官的房間門口，他們發現房門洞開，陳教官已經提早到青木關去了，他在門上用圖釘別住一張字條，那上面寫着有：

「同學珍重，後會有期。」

這一天清晨，離別的場景是悲悽夾雜着雄壯，呂主任喑啞着喉嚨在升旗臺上一再叮嚀着他所摯愛的學生，從做人求學的道理講到路途上飲食住宿應當注意的地方。訓話完畢，他的眼眶已經紅潤了。難以忍受的沉默持續了很久，最後，他高聲的叫着：

「宋德平！」

宋德平從後排擠向前來，直立在班主任的面前。

「你曾細心的治療我的宿疾，」呂主任凝望着他說：「爲了表示我私人的感激之忱，我贈送給你這個。」

他急速的從袋裏掏出一隻信封，遞到宋德平的手裏。

「呂主任！」另一個羞怯的聲音從隊伍裏響起，南生回過頭去一望，居然是胡怡萃。

她走出隊伍，走了幾步，懷裏抱着一個鏡框，是用木條釘成四週的框圍，却並沒有玻璃。鏡框裏面是一塊白布，用黑色絲線刺繡上那麼些字：

「呂主任賜存：

吾愛親人，吾更愛吾師！

預備班全體同學敬獻。」

「這眞是最好的禮物，」鄭南生看到呂主任熱淚盈眶的接受了它，喃喃的說：「不知道是誰設計的？」

「就是胡怡萃設計的，」曹之高低聲在他耳畔說：「她早向我說過，她在家學過刺繡，她要繡一樣東西給呂主任，因爲她衷心的感激他。」

「誰都會感激呂主任的。」南生喃喃的說。

「她最感激他，」曹之高加重語氣解釋：「因爲你闖了那麼大的禍，呂主任却衞護着你，並沒有開除你。」

胡怡萃和鄭南生別離時不僅哭盡了淚，而且她還有一件精心的刺繡物送給他，那是一幅白布上繡着兩顆心，橫貫着一隻金箭。

南生將這隻枕套貼在自己的臉上，任由熱淚浸濕了它，在向鳳凰壩車站的方向走。他在想，那塊龍頭細布和那些紅綠金色絲線，不知道胡怡萃是從那裏搜集來的。

他想起來了，他曾送過她一丈白布，那是他四姊在海棠溪中央政治學校配給到的內衣原料。四姊寫信告訴他：「我的內衣還够穿，暫時不需要這些布，現在爲你寄來，並附寄國幣四十元，你可以找位裁縫師傅，爲你做兩件襯衫，即使做兩套白短衫褲也好。」

他並沒有照辦，他把錢花了，布送給胡怡萃，那是他們第三次溪畔約會時，他鼓起所有的勇氣奉獻給她的。他永不能忘懷溪畔遇見她的那一幕，她的女同學說：她只有一條裙子。

胡怡萃曾脹紅着臉推辭久久，但她終於接受了，誰知道這一丈白布派了這麼大的用場，爲呂主任繡了一面錦旗，又爲他自己繡了一隻枕頭套，雖然他現在連枕頭都沒有了。

他在由學校到鳳凰壩車站的路上，幾乎是和淚以俱的回想這一切的。

十六、

南生和曹之高都被分發到國立十六中學高中一年級，他們算是在一度留級以後，終於初中畢業了。分發到十六中學的唯有他們兩個，領到了足够的旅費，按照校方所指示的路線，從鳳凰壩搭公路車到青木關，沒有停留，又從青木關買票登車，逕赴座落在永川北山公園的國立十六中。

這一趟行程，照通常的情形，至少要走兩天，但由於校方的精確預算，他們祇花一天功夫就到達了目的地，許久沒有坐汽車了，自己揹着行李的曹之高和鄭南生都感到意外的欣喜，略略減淡了些和師長同學們離別的悲傷。他們在清晨七時搭乘第一班車從鳳凰壩車站到青木關，啣接了重慶開往永川的另一班車，因之，當天下午五時左右就到達了永川縣城。

永川是渝蓉公路上的一座重鎮，一條公路縱貫全城，南達重慶，北抵成都，公路曲折的從城裏通過，公路兩畔便是繁華市區的全部。

由鳳凰壩到了永川，幾乎令人有鄉巴佬進城的感覺，街上行人如織，摩肩接踵，不僅服裝光鮮，而且人物似也整齊得多。店舖裏百貨羅列，五光十色，飯館門前懸掛着一片片紅白相間，逗人饞涎欲滴的豬肉。

公路車一直駛過全城，到城北端的車站才停下來，這裏的道路更寬闊些，兩邊都是樓房，有旅館、飯店、土產店和批發莊。曹之高和鄭南生揹着行李下了車，興奮的眺望着四週的景色。漫步久久，曹之高才找到一位面容和藹，白髮蒼蒼的老者問：

「請問，中學在那裏？」

「這裏有兩所中學，」老者停下腳步來回答：「你們問那一所中學？」

「啊，對不起，老先生，」南生連忙走上前去解釋：「我叫鄭南生，我們問的是國立第十六中學。」

「就是國立十六中學也有三處，」老者微笑的望着他們倆：「女生部在距此十五里的鄉下，初中部在合江縣的桂溪園，高中部嘛，倒是在此地的北山公園。」

「眞噫嘻！」曹之高在南生的身後輕聲的埋怨：「我們另外找一個人問。」

「莫吵！」南生低聲的叱止他，又轉過笑臉去和那位老者說：「我們是高中部的學生，現在就想到北山公園去報到。」

「那麼，」老者轉身就走，動作出乎意料之外的輕捷：「你們跟着我走。」

南生拉了之高一把，緊緊地跟在老者身後，穿過了兩三條熱鬧的大街，來臨到一片廢墟前面，斷垣殘瓦，滿目荒涼。

「倭奴的功勞，」老者用抑揚頓挫的感喟語調說：「永川一非軍事基地，二無黨政機關，日本鬼子的飛機居然也放不過這一處小地方，一次光顧，這兩座大廟都給他們轟炸得一乾二淨了。」

南生沉重的嘆了一口氣，沒說什麼。曹之高由於肩上的行李過重了，乘此機會把它們放到地上歇了口氣。

「走！」老者埋頭爬起坡來：「你們的學校快到了。」

曹之高急急忙忙的又揹起行李在後面追趕上來。南生看到他狼狽的模樣，想笑，又抑止住了。爬上三道石階，又是一個泥巴路面的斜坡，依傍着一條蜿蜒寬深的水溝。八月溽暑，他們都累出了一身大汗，這才看見巍然矗立的學校大門。兩條高大的石柱，中間是鏤花的，柵欄式的兩扇鐵門。

「你們到了，」老者掏出手帕揩揩額頭的汗：「這裏就是國立第十六中學高中部。」

「謝謝你，」南生深深的向他鞠了個躬：「我們眞有說不出的感激，讓你多跑了這麼多路，引導我們到這裏來。」

「我一步路也沒有多跑，」老者微微笑着說，灰綢長衫的下襟在半山輕風裏裊裊飄起，襯托出他矮小瘦削的身軀更有逸然出塵的豐度，南生注意的望了他一眼，銀白的鬚眉，高聳的額頭，一對炯炯閃光的眸子和一個端直的鼻樑，嘴唇是薄薄的，正翕動着，「我和你們毗鄰而居，我就住在你們的

緊隔壁。」

他順手指了指，南生和之高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綠樹掩映之中，有一角油綵得金碧輝煌的紅樓。

北山公園座落在永川縣城的北山之巔，依着傾斜迤邐的山勢，建起許多亭臺樓閣，種植無數奇花異卉，到處草木芬芳，偶有曲徑通幽；竹籬茅舍，崇樓高宇，散散落落的佈置在園內各處，顯然這是經過名家設計的一座大公園。

一進大門，便是一條坦直平整的行道，兩畔楊柳依依，柔枝在輕風裏迴舞，行道下面，較低丈餘之處，是一座廣袤百丈的大操場；升旗臺、籃球場、排球場，應有盡有，行道終點似是兩座大飯廳，緊連着高大寬敞的大廚房，但走到盡頭，却又發現另有一條幽徑，穿過紅花綠葉、石桌石椅的一角庭園，又有一幢廢置了的高軒。能在一千二三百高中學生寢于斯，食于斯、課讀于斯之餘，北山公園還有幾處曠棄的處所，終日鮮罕人迹，由而也可以知道這座公園面積之大了。

一幢幢的教室依山而築，層層疊疊，俱各掩映在花樹之中，相接的幢幢教室之間，間有茂林修竹，花圃亭榭，最高處，則是一座高樓，樓上樓下，佈置了四大間教室，窗明几淨，一塵不染。登臨處，彎過樓後，却又發現樓外有樓，山外有山，後山，還有一大片菜畦，一長列城堞，東邊角上，另有

一座門前滿植火石榴和夾竹桃的大樓。樓上是一所尼庵的佛堂，樓下便是部份學生的宿舍，一道封閉了的樓梯，常常傳來尼姑們的腳步聲，這間宿舍，才是北山公園的最高處。一牆之隔，便是尼庵了。

辦公處在離大門不遠之處，爬上十幾級石階，自成院落的有一彎曲尺形的建物。這是全學校的中心，雖然位置偏前了一點。

南生和之高提着行李在註冊處報了到，呈上分發的公文，辦好了應辦的手續，范校長走出來看望他們，高瘦身材，嚴肅面容，兩眼發出炯炯的光，他問了些南生他們一路上的情形。

一位熱心的大同學引導他們進入宿舍，路上他自我介紹，他叫徐杏洪，是高二的學生，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他們的宿舍在靠西邊城堞的那排茅舍之中，雖然是土牆茅頂，泥土地面，但仍還算是高敞整齊。

床舖排得很密，一列列的上下舖木床，南生和之高在室長分配的床位上默默的打開了行李。

號音一響，是吃飯的時間了，他們隨着同學，連奔帶跑的衝下山坡，湧進飯廳，在指定的桌席邊站下來，手捧碗筷，靜待飯菜。

十六中的學生伙食完全由同學自辦，在有限度的主副食配給下，他們只有力從公平和規律方面入手，不但菜餚定量分配，而且米飯也是平均配發的，每一桌一個小木飯桶，飯煮好了，要一一過秤，

秤好了分到小飯桶裏去。

即使小飯桶分送到各個桌上來，在每一桌上盛飯的工作也是大家輪流，在衆目睽睽中由值日的同學爲同桌的人一一盛好飯，吃完了再添，不許自己動手。這裏並沒有什麼分工合作的意義存在，而是怕搶飯，怕在搶飯裏引起糾紛，影響同學的感情。

南生和之高緊張的注視着菜餚端上來，因爲這將決定他們三年裏將有着何種的營養和生活，飯是不必去留意了，當然仍還是那種粗糙的八寶飯，砂、石、糠、稗、泥、灰、虫、草，色色俱全。

菜端上來了，熱騰騰的一瓦缽子，曹之高一見，就驚奇的湊近南生的耳邊說：

「很好啊，一大缽豆腐。」

「別高興得太早，」他低聲搖搖頭說：「保險還是寶塔式，豆腐只是塔頂而已。」

風捲殘雲的一陣搶，剎時間就證實了南生的看法，缽面浮蓋着一層豆腐，下面是辣椒燒芥菜，再下面還是水煮空心菜。——甚至還不如預備班的伙食。

他倆同聲的，輕微的嘆了一口氣。

飯顯然不够，因爲每一桌都已經吃得飯桶空空了。居然還有些同學在大飯廳裏捧着碗來往逡巡，用飯勺刮着每一隻飯桶，一隻飯桶裏如果能刮出十幾粒飯，繞廳半週，也許就有一碗冷飯被刮出來了。

由於有幾顆飯粒擠進飯桶木板縫隙裏去了，於是整個飯廳就響起劈劈啪啪的拍打飯桶的聲音。

又度開始了大團體的生活，這是在大環境裏求生活，求進益了。十六中當然不同於臨時性質，而且多少具有點大家庭氣氛的預備班，於是他和之高幾乎是以虔敬的心情，來隨着大家進退作息的。好在，一年多以來，他已習於這種規律性的團體生活了，他絲毫不感到困難。起床、升旗、早操、上課、下課、吃飯、自修、入寢、生活、刻板已極的過下去。

十六中的讀書風氣，比預備班嚴肅得多，同學們的生活態度，也比預備班謹飭得多。這兒是一所很有名氣的中學，湖南的國立八中，湖北的國立十二中，四川的國立二中、九中和十六中，一向都是人才輩出的，甚至可說是國立中學裏的佼佼者。

和進修班、預備班一樣，這裏既然是戰區流亡學生的大本營，於是，絕大多數的同學都是在大後方既無親友，也無接濟的。粗糙的生活需要補助，大孩子們豐富的感情需要有所寄托和抒發。因此，在同學中最受人羨慕的，便是那些在後方有親友、有接濟的人。每當某一個人收到一封來信時，其他的同學眞有說不出來的複雜心情。

即使接不到信，能有地方寫寫信也好，那表示自己的生活縱無依靠，感情總有所寄托。

南生寫信的機會多，收信的機會更多，這已足够激起同學們的艷羨了。何況，他還每個月都能收

到一筆滙款，足够他購買參考書籍和文具，支付零用，甚或是上一趟小館子，自己打打牙祭，最低限度也可以泡幾回茶館，買點南瓜子花生米嚼嚼。

但南生却仍是屬於同學中那類多愁善感一型的人物，他很少有笑意，經常憂悒得像連日霧霾層鎖的陰天。

他所引以爲痛苦的，也正是這些在國立中學裏逾常的享受，簡捷的說，他以爲他自己在感情方面的逋欠太多。現在，每月一次的零用錢，不是從五通橋母親處滙來的，而是由遠在貴陽，遲遲不能調到重慶的大姊夫所擔負。大姊夫和他一向有比親手足更爲深切的感情，但他的境況必然很苦，他在貴陽花紗管理局做小職員，最近的一封來信，曾隱隱約約的提到南生的大外甥女病死了，字裏行間透露出可能是沒有足够的錢送往醫院急救，而斷送了那可愛的小生命，南生爲這件事很傷心。小華是他們兄弟姊妹中下一代裏的第一個，她是由於時代和環境而犧牲的。南生在深夜裏曾爲此哭紅了眼睛。尤其令人焦慮的是，目前，他們這一大家子人，祇有大姊夫一個人有職業，他肩上的擔子太沉重了，五通橋的家裏需要他按月接濟，永川縣的南生也依靠他的零用補給，甚至對於在海棠溪唸中央政治學校的四姊，有時候也得滙一些錢去。大姐夫僅祇是一個小公務員啊，如所週知，抗戰時期的小公務員，連養家活口都會感到非常困難的。

由於大姊夫遲遲不能從貴陽調到重慶，因之，南生母親由五通橋搬來重慶的計劃也就成爲泡影。從最近母親的來信中看，她們只能靠大姊夫微薄的救濟和變賣衣物來苦苦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四姊呢？女孩子進大學難，不唸完大學而找職業更難。她曾經得過四川全省高中會考的第一名，獲致林森獎學金的榮譽鼓勵，她沒有理由，也沒有可能爲家庭犧牲，不完成學業而將就一個普通的職位。

南生在大後方有家庭，有親人，可是，家庭和親人都陷於空前的困苦時期，和艱難生活之中，這一切，每一想起來，都使他感到澈心澈骨的難受。

還有胡怡萃呢，這個誠摯而善良的女孩子，南生知道，她在後方一無親故，毫無接濟，甚至連換洗的衣裙都沒有。她仍然如約維持着每一個星期給南生來一封避免過重、而字迹寫得極小極小的信，傾訴着一切，遙寄着她所有的一切。南生給她寄郵票去，她推三阻四的終於還是接受了。南生在回信裏夾上幾張小額鈔票，她收到了，却立刻便退了回來。

學校裏的功課，南生原應該對付得下來的，但由於他比最不幸的同學還有着最苦惱的心事，對家、對大姊四姊，以至對怡萃，他終於感到無法支撐內心裏的沉重負擔。他漸漸變得消極頹唐起來了。

開課的第三個月，南生的心情正處於最低潮。五通橋方面，母親有半個月沒有來信，大姊夫每月準期到達的滙款脫了期，四姊毫無音信。怡萃呢，百分之百是因爲郵票用完了，整一個月沒有信寄來

了。

更令人難受的是，好久以來，他身上連一文錢也沒有了，這在他還是很少有的情形，因而他每天覺得簡直無法撐熬了。

他的苦悶和焦灼都看在曹之高的眼裏，之高對於他的窘急愛莫能助，起先是好言勸慰他，終而竟對他提出警告：

「南生，我們吃盡千辛萬苦，唯一的目的是唸好書，找個事做，不說報効國家吧，也可以改善自己的環境，」他義正辭嚴的侃侃然說：「像你這樣子頹唐下去，功課趕不上不要緊，身體攪壞了怎麼得了呢？」

南生警惕的望了望破鏡裏自己的面容，高聳的額頭起了輕皺，大而亮的眼睛失却了光采，連臉頰也瘦削下去了。

「唉！」他沉沉的嘆息一聲。

「打起精神來！」曹之高在旁邊鼓舞他：「什麼苦日子我們都撐過了，還怕今天嗎？」

南生想向他解說一下自己的心情，突然又覺得千言萬語無從說起，說出來之高也不能了解，因爲他所能瞭解到的問題都是表面上的。南生需要信件，來自母親姊弟以及怡苹的信件。兩個月在急燥的

少年心中，猶如兩個世紀一般漫長。目前最好的辦法是他自己先寫信去，給母親，給大姊，給四姊，或是給怡苹。但他兩個多月前收到的滙款早已用完了，他連郵票錢都沒有。至此，他想起了進修班的周主任，他會自掏腰包送過郵票給他。

南生每天下午上第二節課時，便顯出喪魂失魄，坐立不安的神情，因爲那是郵差送信的辰光。一下課，他便拚命的向訓導處跑，訓導處是兼管分信的，他每天伸長頸子張望，每天他都收不到來自任何一處的信件。

「你比我强多了，」有一天，南生廢然的向之高說：「整個大後方，你無牽無掛，無憂無慮，你更容易比我滿足，至少，你更少痛苦，更少些像我這樣牽心掛肚腸的痛苦。」

「你幾乎有點像在說禪機了，」南生和之高原本浴沐着夕陽餘暉，在操場上漫步，忽然身後響起了徐杏洪的聲音，這個博覽好學的大同學微笑地說：「咱們這些年青孩子，不該有這種思想的。」南生和之高站住了腳步，回頭望望他，南生的臉紅了紅，羞赧的低下了頭。

「照一般人的說法，」徐杏洪喟然嘆息一聲：「有所牽掛，總比了無牽掛好得多呢？」

說完，他就施施然轉個彎走了。

南生望着呆怔住的之高慘然一笑，搖搖頭，又默默的漫步起來。

「鄭南生！」第二天上午頭堂課，教英文的馮老師嚴厲的責問他：「你是什麼意思？英文習題有三次沒繳了。」

他惶悚的站起來，不知道怎麼樣回答才好。

「他在想女朋友，」後座不知道是那位同學戲謔的告着狀：「他的女朋友有好幾個月沒有給他來信啦！」

「你胡說！」曹之高氣得混身發抖，比南生自己還要激動，他站起來大聲的說：「鄭南生是在爲他的家裏躭心，他家裏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有消息了。」

「你家在四川，」馮老師望望南生說：「總比別的同學好些，一兩個月不來信，也許是郵件躭誤了，你總不能爲了這些，就連功課也不顧了哇！」

南生聽得出來，一向最喜歡他的馮老師，此時所說的話都是出於關懷他的心情。他默然無語，深受感動，只是拉拉身畔呆立着的曹之高的衣襟，示意他坐下來。

「郵資是最便宜的，」下了課以後，南生在教室外邊向之高說：「現在，我就爲了幾塊錢郵票錢急得幾乎要發瘋了。我一肚子的焦灼痛苦，想告訴媽媽，想告訴姐姐，更想告訴——告訴別人。可是我連發一封信的郵票也沒有。」

「有錢的時候，你就只曉得亂花，」之高埋怨的說：「怎麼樣勸你也不行，現在你懊悔，可就來不及了吧！」

南生默然的走了一陣，又激動的說：

「我現在只是衝動的想寫信，可是寫了信又怎麼發呢？」他痛苦的搔着一頭亂髮：「天喲，只要我能得到一筆郵票錢，讓我去偷，去搶，無論去幹什麼我都願意。」

「何必儘說些沒有用的話呢，」曹之高笑笑說，這一陣子來，他變得老成多了：「去偷，去搶，也得要有膽量才行呀！你問你自己，那兒來的膽量？」

南生笑，起先是苦笑，最後竟眞的爲自己的衝動而莫名的笑着。

十七、

這一天是禮拜六，晚飯後，他們都蹓躂蹓躂的，蹓躂到了街上。

大街上還是和往日一般的喧囂嘈雜，南生和之高也像其他的同學一樣正因爲身上沒有錢，在大街上找不到一處駐足點，便像壓路機似的，漫無目的的幌來幌去。

「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南生感喟的自言自語說：「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一樣的絕望，這種日子，我眞的再也不願意過下去了。」

「你簡直是胡說！」之高輕聲的責備他，語調裏透出焦灼：「莫明其妙的！你說這些個話，是什麼意思嘛？」

「人生根本就沒有意思，」南生抗答着，又在作有力的反問：「你說，這樣不死不活的日子，你就感覺到有意思啦！」

「我們有將來，」曹之高驟然想起蕭老師的訓話，那是他不止訓了一次的：「只要有將來，我們的人生就有意義了。」

「我不能做這種想法，」南生黯然的說：「我的環境並沒有你那樣單純。」

曹之高覺得南生難以解喻，默然了，他們正走過一座燈火輝煌的大茶館，永川最大的一家茶館，還附設着最大的一家旅社。過去，南生沒有花光他最後的一塊錢時，他們總是乘着外出假日，在這裏消磨永晝的。

南生不經意的向茶館裏望望，驟然，他呆住了，混身血管似已凝結。他望見了熟人，意料不到的會遇見的熟人。

對這兩位熟人，回憶是夾雜着一些莫名的歡欣，莫名的鼓舞，甚至還有莫名的惶悚。

一個身穿挺括草綠制服的軍官，坐在大茶館的最外廂，緊靠着街邊，寬闊的肩膀和碩壯的身軀予人一種深刻的印象。從他的肩頭望過去，另一位軍人正浮現着滿臉的笑容。

軍官的臉他看不清楚，但從側影裏他依稀可以辨認得到他會是誰？那位軍士現在正朝着他笑，那種稚氣而誠懇的笑容，略微也帶有些驚訝的表情。漫久的回憶從深邃的心海，被拖曳起來。他木立在街頭，兩腳猶如套上了鐐鏈，一步也沒法移動。

「走哇！」曹之高拉拉他的手臂：「你這是怎麼啦？在大街上發起呆來啦！」

「鄭南生！」一個明爽的聲音從那個浮現親切微笑的軍士嘴裏迸出來：「幸會呀，快到這裏來坐！」

那聲音彷彿有一股强大的衝力，使那位軍官急速的轉過臉來，也使南生不由自主的走向他們，電光火石般的一瞥，南生清清楚楚的看眞切了，那位軍士是王成桂，那位軍官是王彪，鐵馬王彪，他們曾是長江上游的棒老二（土匪），在南生跟着邱深全兩老夫婦順流東下時曾經刼掠過他們的大木船的；雖然在那一次澈底的洗刼裏，南生自己並沒有什麼損失。

南生硬起頭皮趨趄過去，走到他們兩位所佔據的茶座之前。曹之高躊躇着沒有跟上來，鐵馬王彪一眼看到了南生，興奮的站起，兩隻大手一齊伸了出去，緊緊地握住南生猶在抖慄的右手。

「幸會，幸會！」王彪堆起滿臉的笑說：「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怎麼想得到會在這裏遇到鄭南生鄭老弟啊？」

他和王成桂作了一陣豪爽的大笑，便把猶在驚疑之中的南生拖過來坐下了，又忙不迭的叫么司（茶房）泡茶，拿瓜子，拿花生米。

「我還有一位同學一道出來的。」南生望望遠處怯立着的曹之高，低聲的說。

「過來嘛，一道坐！」王成桂站起來，走過去拉來曹之高，四個人都坐下了，各據一方，面面相對。

「你怎麼會到永川來的？」王彪抓了一把南瓜子，遞到曹之高手上，偏過臉問南生。

南生簡略的把這些時來的經過說了一下，從抵達重慶到借住在婦女會，又從考取大倫附中說到進修班，預備班，一直到國立十六中學。

「唸高中了，」王彪翹翹大拇指，向王成桂得意的說：「桂兄弟，當初我派你送鄭家兄弟下重慶，你還怕危險，不敢到敍府去拋頭露面。記不記得？我跟你說過啥子？我說這個小兄弟一定有出息，將來說不定是國家的要人！值得送他一趟，爲國家造人才，你說，鄭兄弟今天讀高中了，你那趟差使值不值得？」

「值得是值得，」王成桂故意打趣的說：「然而在那時節，別個官府追捕我們正緊，我混到敍府去送鄭老弟，怕不是手提腦殼在冒險呀！」

王彪、王成桂和南生都笑了起來，南生笑得較怯些，但畢竟也藏不住眞情流露，內心的惶亂漸漸消失了，曹之高還在怔愣的東張張，西望望，手足無措的不知道怎麼樣才好。

「這位老弟貴姓呀？」王彪笑完了以後，問鄭南生。

「他叫曹之高，」南生連忙爲他們介紹：「是我最好的同學，最好的朋友。」他加重語氣說：「這兩年來，我們都是形迹不分，一直在一塊兒讀書生活的。」

「你是鄭南生的好朋友，」王成桂拍拍大腿向曹之高說：「那也就是我們王連長跟我王班長的好

朋友囉！」

「連長？」南生驚喜得睜大了眼睛：「王先生，你當連長了！」

「汗馬功勞掙出來的啊！」王成桂岔嘴回答：「這個連長不是好當的呀！」

於是，鐵馬王彪眉飛色舞的向兩個少年談起他這兩年來的際遇，多一半是對南生報導，同時也在想解抒曹之高緊蹙在眉宇間的疑慮神色。

「四川軍閥打內戰的時候，我是當兵吃糧的，」他傍若無人的大聲說：「軍閥部隊解散的時候，我爲了報父仇，伸冤氣，在兵慌馬亂的時候求生存，我帶起兄弟伙上山做棒老二（土匪强盜），但我有我的規矩，刼富濟貧，不殺人，不姦，不擄，不放火，肯招兵買馬，容納四方兄弟，但是一心總在等着政府招撫的時候。」（註：川西人說話，最愛用「時候」兩個字，因而常有「什麼時候的時候的可笑說法。聽起來還滿悅耳。）

曹之高聞所未聞的瞪大了眼睛在傾聽。

「日本軍閥打我們中國的時候，姦淫燒殺，無所不爲，我們躲在山高水深的後方給政府添麻煩，我越想越不心安。我父親早年給人家騙了，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在鄭南生到重慶上學搭的那隻船上，總算給我報了幾十年的冤仇，搶了賣友致富的邱深全夫婦，我一輩子的心願都了脫，我就想遣散兄

弟，各自回家種田耕地，做好百姓。」王彪呷一口濃茶，朗朗的說：「那曉得他們都想請政府招安，出四川打日本鬼子，報我們同胞的血海深仇。我倒不怕死，單槍匹馬的到敍府，找川南綏靖司令請求招安——」

「王大哥眞是了不起，」王成桂挺伸大拇指說：「拚起性命爲兄弟伙求招安。政府也眞是寬宏量大，多一半也是查出來我們作惡不深，准了。却把我們百多位兄弟分散各部隊，我是寧願死也要跟王大哥在一起，起先王大哥被派做班長，我當二等兵，出四川打日本鬼子，從宜昌打到長沙，又從常德打到恩施，王大哥掛過五次彩（受傷），才由中士班長升到了排長、連長，我也托大哥的福，當起班長來囉！」

南生感到很興奮，便一面諦聽着，一面向曹之高補充着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眞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王彪燃起了一枝花王牌香煙說：「不曉得啷個攪的，這兩年來我一直都在惦記着你這位小弟弟，總想着有一天我們會見面的。我們眞是有緣，今天果眞就見到你了！」

「快說！」王成桂縱聲笑着：「今天見到了王大哥，你高興不高興？」

「高興！」南生笑着回答：「今天我眞是太高興了呢！」

王成桂望望王彪，兩人又放聲大笑了一陣。「眞可惜，」王彪聳聳肩說：「我們是到永川師管區

來接新兵的，來了五天哪。偏巧明天清早就要開拔，却是只到今天才碰到你。要不然，我們不可以好好的敍兩天啦！」

「這才巧遇啊！」王成桂湊趣的說：「這兩年來連長常常想起鄭老弟，要是鄭老弟今天不出街，不放假，你到那一天才遇得到他喲！」

「明天清早我們就要帶起新兵出發了，」王彪搖搖頭，作了個莫可奈何的表情：「老弟，你說，你現在有什麼困難沒有？記得，要向老大哥們說實話啊！」

曹之高向南生使了個眼色，南生却故意裝做沒有看見，把頭部搖幌得像博浪鼓似的：「我沒有什麼困難，唸國立中學，有吃有住，書也讀得很好。」

「你家裏呢？」王成桂追問：「離鄉背井的逃到四川，現在的生活還過得去嗎？」

「我家裏的人，都很好。」南生低下頭來說，他向來不慣於說謊的，臉頰又度微微地紅了起來。

王彪和王成桂也交換了一個眼色，笑笑。

「我倒是有一個問題，」南生急於想岔開話題，把他隱藏在心底已久的懸慮冒昧的提了出來：「邱深全老漢一家，現在到底不知道怎麼樣了？」

似乎王彪的臉紅了紅，王成桂連忙回答他：

「你替他們儘管放心，別個現在又發了。邱深全的兒子在做運輸生意，一家人住在重慶上清寺，邱老漢看店，他娃兒（兒子）跑街，照樣是財東的身份啊！」

王彪沒有理會這些，關切的問南生：

「你們幾點鐘回學校？」

南生朝茶館牆上的掛鐘望望，驚駭的回答：

「還有十分鐘，學校要關大門了。」

「你們回去吧！」王彪凝視着南生說：「無論如何，犯規短總是不好的。我們明天天亮就要開拔了，你們沒法送我們，我們就此說再見了。後會有期，各自珍重。」

他叫王成桂記下南生的通信地址，又寫下了自己的軍郵信箱號碼給南生。一再叮嚀着南生注意身體，注意營養，好好唸書。他環抱着南生的肩，幾乎是把南生緊擁在懷裏的。王成桂和曹之高在他們身後並肩而行。兩位軍人一直送兩個學生到國立十六中的鐵門前，明澈的月光照耀下，南生感動得哭了起來。

回到寢室，熄燈號剛剛嘹亮的吹起，南生和之高爬上相並的上舖，脫衣就寢時，他在上衣口袋裏發現了一疊鈔票，他和之高緊張的就着黯弱的桐油燈光點數，兩位少年目瞪口呆的相望着，不知何時

，也不知是王彪抑或是王成桂，在南生的衣袋裏爲他留下了兩千塊錢，嶄新的鈔票，好大一筆數目。南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錢。

發財了。

分配這筆錢眞是煞費腦筋，王彪和王成桂已經率領着新兵出發了，旌旗何指，不得而知，南生無可奈何的，只有把這筆錢接受下來。現在，不僅郵票的問題獲得解決了，他們兩人還做了大膽的決定，給五通橋南生的母親處，滙了一千二百元去，給四姐滙了五百元，給合江的胡怡苹，滙了一百元，又通知遠在貴陽的大姐，請大姐夫在最近一個月裏，不必再爲他滙錢來。

來得最快的回信，是合江的胡怡苹的，她退回了滙去的一百元，但她不能不扣下了回信郵費的八角錢。

她說：她沒有理由接受他的錢。

「胡怡苹爲什麼這樣固執呢？」南生痛苦的只好向之高傾訴：「我有了錢，分點給她，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呀！」

「你不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之高說，實際上，他連南生的經驗也沒有。

王彪和王成桂遠戍前方去了，南生覺得很惆悵，他連送行的機會都無法獲得。他不知道他所接受

的恩惠，應該如何報答。

四姐來了信，五百元沒有退回來，但他追問南生，他從那裏得到這麼大的一筆款項？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照曹之高的意見，應該編些謊話來騙騙四姐，兩個人考慮了很久，南生終於毅然的決定說實話，他寫了封長信給四姐，接着又寫了同樣的一封長信給母親；母親追問的信也到了，如今他可以把同樣的一封信抄作兩封，他把認識王彪的經過，和王彪暗送給他錢的情形，都坦坦白白的寫了出來。

分別從母親和四姐處得來回信的時候，他欣喜的發現她們已經相信了他的報告。母親把那一千二百塊錢留下來作家用。四姐寄回了五百元，說她自己不差零錢用，要南生好好的支配這一筆儻來之財，最好是買點什麼欠缺的日用必需品。

南生聽了她的話，先買了一丈藍布，寄到合江國立女中的胡怡華，她太需要添製衣裙了，她還爲她郵滙了兩百塊錢，再加上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他說，如果她再把布和錢退回，他將不再和她通信了。「因爲，」他强調的說：「如果我們之間沒有互助互賴的心情，那麼，我們的一切感情都將是虛僞的——」

胡怡華再次的復函中，對於這些事情連提也沒有提及，這倔强而自尊的女孩子，顯然已委曲地接受了他的意見。

現在，有了王彪的這一筆接濟，南生和之高已能安心的生活下去了。南生重又埋頭於功課，學業

成績迅速的恢復起來。

極端愁苦聲中，遇見了王彪，沒想到竟成爲了南生生活上的轉捩點。平平安安的過了半個多月歡暢的日子以後，有一天，學校掛號信招領處的小木牌上居然又出現了鄭南生的名字。南生在邁步前往領信時還有點內心惶恐。他最近有了點錢，母親、四姐和怡華都知道了，他也曾通知了遠在貴州的大姐夫，可是還沒有接到他的回信，這封掛號信一定是大姐夫寄錢來的，他何必要他們煞費張羅的籌款寄來呢？

一拿到那隻沉甸甸的信封，南生楞住了。信是由湖北某地寄來的，黃牛皮紙的信封上寫着巨大而笨拙的筆迹，一望而知，決不是大姐夫的手筆。

「這會是誰寄來的信呢？」南生百思不得其解，他抖索着手，把信封拆了開來。

一張滙票飄落到地上，他連忙拾起，閃視了一下鋼筆寫下的票面額：法幣五百元。

他茫然的搖着頭，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幸運。他又把滙票先納入袋裏，再在信封裏掏出三張寬長的連史信紙來。

信紙上寫着胡桃般大的字，很拙劣，但也很潦草，他急急的唸着：

「南生老弟：

你我有緣，永川一見，高興萬分，當時錢已用完，送你兩千，想已收到。你大哥沒有家室，關餉不少，用錢也沒處用，還是多寄點給你好。但望你完成學業，爲國棟樑。以後每個月寄你五百元，如若不够，隨時來信向你大哥要，成桂問候，書信不另，祝健康，大哥王彪手上。」

每一張紙上只寫了三五十個字，拙劣得像小學生在練習大楷。南生深知這巨大的字迹後面含有多少誠摯的情意，他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

他拿了信和滙票，趕忙跑去和之高商議，之高的意見是：這種濟助目前只好接納，要不然王彪會生氣的，將來，將來再想辦法報答他好了。

以當時的物價來說，寄一封信，八毛錢，吃一碗紅油抄手或者是肉絲麵只要兩塊錢。五百塊，的確是一筆很大數目了，何況還是經常的收入。南生和之高盤算久久，最後終於決定，南生自己只留兩百塊錢零用，每月寄五十塊給胡怡萃，剩下的兩百五十元，一古腦兒滙寄到五通橋家裏。

南生又爲母親寫了一封信，說明種切，爲了取得家裏的信任，他還把王彪的來函原件附寄過去。同時他通知大姐和四姐，請大姐夫今後不必再寄零用錢來，同時還請她們爲自己的生活放心。即使是僅祇在五百元裏留下了兩百塊，對於一個國立中學的戰區學生來說，未免也就太多了。他和之高向來情同手足，銀錢不分家，但他們兩個人合用這一筆錢，也着實感到很寬裕。

十八、

國立十六中學高中部的若干同學，得不到家庭親友接濟的，眞的有很多人就從來都沒有數過鈔票。像南生這樣每個月有固定接濟的，簡直是天之驕子了。如今，誰不羨慕他呢？

南生在學校裏，雖然要算是年齡最小的一個，但由於他聰明，伶俐，又有錢，漸漸地，他成了同學之中最出鋒頭的人物。

他的眉清目秀，口齒便給，使他早已獲得了學校師長的喜愛，再由於他囊有多金，衣飾整齊，出手又大方慷慨，他更得到同學們的推崇。

小小年紀，最低班次，在國立學校裏，他居然成了學生會中的重要人物。

他是高一乙組的副級長，壁報組組長，籃排球隊的隊員，祇因爲他出得起同學中的捐獻，掏掏包買壁報紙，自己化得起錢置備球衣球鞋。

金錢之爲用，在常年匱乏的人羣中發生了最大的功效。南生漸漸的已將一切榮譽視爲他必然應有的收獲了。

他唸到高二上的那一年秋天，生活情形毫無變故。王彪的駐地基於戰局的關係，時而遷移，一會

兒到了湘北，一會兒又爲長沙淪陷的關係而退却到了湘西南，但，不論他軍旅何寄，他總是如約按月給南生滙寄接濟款項，雙方魚雁相通，常年不輟。

五通橋家裏有了他按月寄去的二百五十元法幣，加上大姐夫的滙款，勉可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因而過得也如風平浪靜一般。

但在另一方面，南生的心理負擔却在日益加深，母親和大姐四姐，甚至五姐八弟九弟們又何嘗不這樣呢？她們都在爲一個陌生不相識的王彪默禱，戰局惡化，槍炮無情，這本性善良而對這整個家族具有無限幫助的英雄，她們都在禱祝着他永遠平安無事。

南生唸高二下的時候，大後方激起了捐獻勞軍的熱浪，在政府高級官吏的倡導下，各地方的民衆都在踴躍輸將，以使他們感激的情意，儘量輸送到烽火瀰漫，浴血抗敵的軍中健兒那邊去。

十六中的同學愛國不甘後人，他們自己沒錢捐獻，於是他們想到演出話劇，售賣戲票，用以捐送巨款，慰勞前方忠勇的將士。

這個計劃在積極的籌備之中。

熱浪澎湃中，南生很自然的成爲了籌備工作中的主要份子。

他皮膚白皙，面貌姣好，因而被指派爲「重慶二十四小時」一劇中的房東太太一角。

男扮女角，在南生並不是新奇的經驗，早在三四年前，當他在五通橋就讀私立通材中學時，學校爲了支援抗敵籌演話劇，他便曾披起假髮擔任過一個小姑娘的角色。其後，在許多次的化妝遊行，反日宣傳中，他也曾飾演過一些街頭劇的女角。「重慶二十四小時」的上演，他已該算是最資深的演員了。

對於青年學生來說，排演戲劇是一種很能刺激動情的事，在南生寫給怡萃的信裏，他曾興奮的描述着種切。所有的演職員都是同學，導演是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徐杏洪。他們熱忱的利用每一分鐘空餘的時間，密鑼緊鼓的排演，籌備。

學校裏也給予很多助力，校方墊出了必須的用款，許多老師熱心的跑來幫忙，指點。

現在，除了上課睡覺和吃飯以外，他們這一羣職演員無日無夜的辛勤工作着，拉開教室裏的桌椅，石板地面上用粉筆劃好舞臺面和道具位置。排演工作便一遍又一遍的在進行。

同臺演員之間，感情更有如飛躍似的在進展，大家熟稔得有如兄弟親人，相互關切，相互愛護，南生對一切都感到新奇而有趣，他欣喜的發現，他的生活已開拓了新的領域。

劇本是手抄的，因爲，在抗戰時期，書價很貴，如果每一位演職員都買一本劇本，不是學校所補助的幾幾款項所能負擔得了。他們向重慶一家書店裏郵購了一本土紙印行的「重慶二十四小時」，再

發動許多同學，分別抄錄，人手一本。

南生所扮演的角色，在這個戲裏的份量很重，有好幾幕都有他的戲，對話也很多。他不能滿足於那本散裝活葉式的手抄本，於是他自己掏腰包，向書局又買了一本劇本來。

排戲的時間多半在夜晚，不但清靜，而且這也是同學們唯一空閑的時間。學校捐出一盞煤氣燈，將一間小小教室照耀得如同白晝。排演的進行，既嚴肅而又熱烈。

終於，完成彩排，臨到了公開演出的前夕。

全校師生都自動前來幫忙，由於全永川沒有一座够大的禮堂，即使連國立十六中學也沒有，於是，演出地點只好設在十六中寬廣的大操場上，近百同學忙碌了好幾天，搭起了一座木製的戲臺來。永川沒有電燈，燈光照明是利用上十盞煤氣燈；服裝和道具都是向老師們的家裏借來的，房東太太鄭南生穿的那一套短襖短褲，便是校長太太的陪嫁衣物。

戲票由同學自己油印，編號，定好價目，沒人具有推銷的能力，直到上演前一小時，人人都還在躭心着是否會連一張票也賣不出去，連一個化錢來看戲的觀衆都沒有。雖然在通衢大道上已由擅長美術的老師和同學，繪製貼出了許多大幅的海報。

開演時間快到了，演職員們爬上了顛巍巍的木梯，走到後臺開始化妝。南生既興奮又緊張，爬到

臺上時，他向臺前望望，由各教室裏搬來的一千多張木櫈整齊的排列着，同學們都四散在池座的四週。他們早有公約，除非沒有化錢的觀衆，他們自己人決不佔據座位。

化妝用品是學校墊錢買的，眞的化了不少錢，校長爲此焦慮得很，如果一張票也賣不出去，他不知道這筆錢將如何歸墊。

後臺化妝室極小，小得十來個人擠在裏邊連週旋的餘地都沒有。一長列課桌上擺了十來面鏡子，和一些必要的化妝用品、油彩、皮紙、眉筆、口紅。

南生略有化妝的經驗，他開始動手，有幾位演員圍着他看，學習摹倣他的動作和步驟。

他不知道他能否把這個戲演得成功，正如他們都不知道臺下會不會有觀衆光臨一樣，但南生畢竟是很得意的，至少，他是全部演員之中，唯一具有演出經驗的一個。

他先把一團棕色的油彩勻開，摻些白粉，均勻的抹在臉上，許多同學學着他的手法，也各自選用些合宜色澤的油彩塗抹到臉上去。然後南生按步就班的畫眉毛，勾鼻樑，塗口紅，又在兩頰上抹起兩朵紅暈，最後，他撲了一臉的粉，輕輕的用皮紙按上去，算是定妝了。

假髮是一位同學從重慶某大職業劇團裏借來的三頂之一；南生飾演的房東太太是個半老徐娘，因而他選用了一頂盤髻的假髮，爲了適合劇中人的年齡，他還特地在那頂假髮上輕輕的撲上一層白粉。

把自己的妝化好，先不穿服裝，他又忙去替別的同學化妝了。他給飾演女主角薛麗的夏一平化妝，那是需要將一個大男孩在樸素中表現出女性的嬌媚來，比較難一點。

二月寒涼，北風猶號，小小化妝室裏的每一位同學，頭上都直在淌着熱汗。

忙亂緊張之中，化妝室外忽然響起了急促沉重的腳步聲，大家都驚怔的注視着門口，白色門簾一揭，跑得滿臉脹紅的曹之高一頭竄了進來，他激動的大叫着：

「快客滿了！幾乎全永川的人都跑來看戲了！」

這一個好消息振奮了在後臺的全體演職員，飾蘇多麗的沈奇和飾康泰的馬興鴻緊緊的相擁起來，南生發覺他的熱淚已在迸流，爲了怕毀了妝，他趕緊用皮紙將眼淚拭去。他急急的問：

「曹之高，是怎麼一回事？」

「哎！簡直令人難以想像，觀衆來得這麼熱烈，十個同學在學校大門口賣票，還顯得手忙腳亂的，」他指手劃腳的嚷叫着：「那種擁擠熱鬧的情形呀，你們最好自己去看看！」

「我們怎麼能去看呢，」導演兼舞臺監督徐杏洪插嘴說：「我們還沒有得到眞正的成功呢，大家努力，演好這一齣戲，觀衆多不多，還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對！」沈奇附合的說：「我們一定要把戲演好。」

大大的鼓舞了後臺的演職員以後，曹之高一瞬間又不見了，他是前臺副主任，大概他去忙前臺的事了。

七點五十五分，離開幕的時間只有五分鐘了，演員們在靜待開幕鑼響，闃寂中可以聽到臺前一片嘈雜喧囂的聲浪。曹之高又叮叮咚咚的跑上木梯來了，一進化妝室的門，他便先作了個滑稽的自己嘴聲的手勢，遏制興奮的聲調在報着佳音：

「全部客滿，第一天的票子賣完，還有好多好多觀衆湧來，我們把第二天的票子也拿出來賣了，跟觀衆說明這些都是站票，沒有座位，可是觀衆們自願站着看戲，他們說，坐不坐沒有關係。」

一陣歡笑裏，前臺的大鑼噹的響了一下。

南生出場的時候，心裏想到臺下那一片黑壓壓的人羣，略略有點緊張，幸好，他的第一句臺詞是在人沒亮相以前就嚷起來的，嚷出了第一句話，他已經自然得多了。於是他手抱着一具水煙袋，一頭衝進舞臺，維妙維肖的扮演起這位熟心腸的房東太太來。

漸漸地，他幾已忘却了臺下的觀衆，將自我沉潛於劇中人的個性之中。

戲很長，但演員的熱忱感動了觀衆，一直演到終場，只有讚嘆，祇有感動，祇有一陣陣如雷般的熱烈掌聲，沒有一位觀衆願意提早離去，最後一幕下時，臺下靜寂久久，終於爆發出一片震天撼地般

持續不斷的掌聲來。

總之，這次演出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一連演了四天，場場客滿，國立十六中學爲前方將士捐獻了一筆可觀的慰勞金。

校長和訓導處蕭主任一再嘉勉這些熱心的孩子。同學更對他們寄予欽羨和崇仰。南生起勁的寫着信，把一切的一切不憚瑣碎的告訴母親、大姐、四姐、怡率和遠戍前方的王彪。

「我終於爲你作了一點事。」他在給王彪的信上熱情洋溢的說：「當然我們所捐獻的票款很少，而且你也不一定會在乎這種慰勞，而我總祈禱能有一點慰勞品寄到你的手裏，我總算能爲你盡到一點力量了。」

王彪一個月後的來函大大的使南生歡欣鼓舞起來，他幾乎爲那個使人振奮的好消息大叫起來。王彪的信是由河南某地寄來的，他粗疏的寫着：

「南生老弟：你們演戲成功，我很高興。巧得很，今天上面發慰勞品，我得了一隻手錶，團長說是特地爲我買的，因爲愚兄的手錶，上個月中了機關槍彈，打壞了，團長特地從慰勞金撥出錢來爲我買了個錶。看樣子，你送給我的禮物很不輕呢……」

「機關槍彈打壞了手錶？不知道你王大哥受傷了沒有？」之高也在一旁看信，插嘴問。

「眞是的，」南生霎然驚覺，滿懷的歡欣消退了：「我馬上給他寫封信去問一問。」

「忙什麼？」之高拉住欠身起來的他：「明天寫也來得及呀，再說，我也是多慮，王大哥不是親筆寫信給你嗎？他不會受傷的。」

「也許他左手受了傷呢，」南生焦愁的說：「錶總是掛在左手上的呀！」

「明天寫封信去問問吧！」之高說着，一口吹熄了床頭的桐油燈。

這一夜南生輾轉反側，終夜不能成眠，第二天清早，起床號還沒吹，他就爬起床來了。匆匆洗漱以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空閒的教室去寫信，給王彪寫信。

整夜沒睡，腦際還是一片混亂，他把這封信寫得很長，而且很嘮叨，簡直是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寫完了自己看一遍，覺得很不滿意，但爲了趕時間，他還是把它發出了，他發了快信。

這以後，對王彪的樂念沖淡了演劇成功的快樂，學校裏正式成立了劇社，名字就叫北山劇社，戲劇活動熱烈的展開起來，繼「重慶廿四小時」之後，他們又排演了「飛花曲」這齣多幕劇。南生不但擔任了這個戲的主要角色，而且還被同學們擁戴爲北山劇社的副社長，「飛花曲」的導演。

現在，除了應付應付上課以外，他們這一羣大孩子，都興高采烈的將全部剩餘時間交給了戲劇，這是一種多姿多采的工作，對於年青的孩子尤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們不但成爲了學校裏衆所艷羨

的特殊階級，同時也是永川縣裏最出鋒頭的人物。每每，他們成羣結隊的走到街上，在破舊的衣服上加上些浮淺的藝術氣息，譬如將學生裝的衣領敞開，再塞進一塊白布，算作圍巾，袖子捲成半截，又在手腕間繫上一條手帕，沒有人說得明白這些打扮爲的是什麼？但北山劇社的人總歸要比一般學生來得不同些。尤其是，他們是唯一被校方允許蓄起長髮的一羣，理由是爲了演戲的方便。

奇妝異服和洒脫狂放的舉止，給予永川人一種新奇的觀感，多年以來，永川是一片娛樂事業不曾侵入的沙漠，沒有電影，沒有話劇，沒有平劇，甚至於川劇雜耍的演出都沒有。「重慶廿四小時」是永川史無前例的一次盛大演出，印象深植於人們腦海之中，久久不滅，因之，對於這一羣北山劇社的學生們，也都被視作明星了。

除去對於王彪是否受傷的一層牽掛以外，南生眞是覺得目前只有快樂和幸福在環繞着他。

有一天，北山劇社同學的鋒頭出到了最高潮，學校在飛花曲演出的前夕，特地撥了一筆錢，讓全體演職員到街上大館子裏去聚一次餐。不知道是誰提的議，大家按照劇中所飾演的角色化好了妝，招搖過市的上館子吃飯，於是，永川人都跑到街上來看熱鬧了，全十六中的同學也都湧上街頭，竚望着這一羣奇形怪狀的化妝隊遊行全市，剛出校門的時候，男扮女裝的夏一平，沈奇和南生多少有點羞澀，但同學們及時地爲他們鼓起掌來，熱烈的情緒沖却了躊躇不安，他們坦然的，相互嬉笑謔鬧，攀肩

搭臂的走上錦城飯店，要酒要菜，旁若無人，聲驚四座的把大麵酒和鷄鴨魚肉往塗滿口紅的嘴裏送。

離開飯館的時候，許多面有菜色的同學熱心候竚在門口，簇擁着他們回到學校，瞧到這些同學眞摯的表現，不知怎的，南生心底略略有點慚愧。

第二天，升旗典禮，他們照樣參加，但，校長的臉色並不好看，蕭主任的不愉之色也很顯然的可以看得出來，南生和其他的同學都直覺的感到，這兩位學校的最高當局，似乎對於他們昨天的過份招搖都有點不大滿意。

但這一次化妝遊行却爲飛花曲的演出，產生了最佳宣傳效果。在十六中的大操場上，飛花曲一連演出了七天，場場客滿，座無虛席，學校又彙集一大筆勞軍款項。

南生和其他北山劇社的同學，都爲紛至沓來的成功浪潮沖決得頭昏眼花，他們完全不顧課業和學校的規則了。飛花曲演出以後，緊接着又排演了杏花春雨江南，他們甚至可以假借排演爲名，在茶館裏聊天，在飯館裏聚餐，在外面遊山玩水，只要一提到排戲，他們就可以不上晨操，無故缺課，隨便外出，甚至澈夜不歸。

部份學生成了半職業化的演員，當然是校方決不願意見到的事實，可是，北山劇社的兩度演出獲得了成功，十六中因爲勞軍捐獻成績卓著，甚且獲得教育部和軍方的多次勉勵，地方上也熱切的歡迎

他們的戲劇上演，一切，似已欲罷不能，校方老師先對他們善言勸誘，繼而，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任由他們這十幾個人鬧下去。

杏花春雨江南彩排的那一天，清早，上第二節課了，南生還賴在床上沒有起來，是曹之高跑來推醒了他，喊：「南生，有你的信！」

南生睡眼朦朧，午夜，他和徐杏洪、夏一平泡茶館泡到子夜十二時，回學校又因爲喝多了濃茶，興奮得不能入眠，直到兩三點鐘方始沉沉睡去，因而，此刻他還是睡意正濃的時候。

他簡直懶得睜開眼睛，只含混的說：

「請你擱在我枕頭旁邊好了，待會我起來了再看！」

「不行，」沒想到之高竟堅決的更加用力去搖撼他了：「你非得立刻起來，馬上看信不可！」

「你擱着就好了！」南生不禁微慍的說：「待會我自己會看的。」

「不！」曹之高堅持着：「十點鐘了，你還不起床。有了信都不想看！我非得拖你起來不可！」

「你這是幹什麼呢？」南生被之高猛力一拉，莫可奈何的欠身坐起來，接過他遞來的一封信：「皇帝不急急死太監，你這眞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

「就算我是狗拿耗子，」之高認眞的說：「你也非起來看信不可！你知不知道，今天你有幾封信

？怡苹的、老太太的、四姐的不算，還有一封最重要的，你的王彪大哥寄來的！」

「王大哥來了信！」南生清醒了，興奮的向之高伸出了手：「快給我！他信上說了些什麼？」

「我又沒有替你拆開來看，」之高故意賣關子的把手上的信往背後一藏：「我怎麼知道你王大哥的信上寫了些什麼呢？」

「快給我！快給我！」南生急切的叫着，一面披衣爬下了床舖。

「不行，」之高調侃似的說：「我非要你按照次序，一封封的看下去。」

祇要王大哥能有信來就好了，南生想，那就證實了他身體健康，諸事平安。僅此一點就能使他寬心，因而他也不太計較的依允了之高的要挾。

「好！」他穿好了衣服說：「照你的意思，一封封的信按次看下去。」

「可是，」曹之高看到他的神色很輕鬆，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你看完一封信，就得告訴我每封信裏的大意。」

「照辦不誤。」南生朗爽的回答。

他果眞按照諾言做了，他告訴之高，怡苹在埋怨他，爲什麼一連三個星期都沒有給她回信了。她擔心他病了，或者是功課太忙，她說，最近有一個好消息，她的姐姐和姐夫都從淪陷區裏逃出來了，

逃到重慶，靠朋友的幫忙開了一家小型的營造廠。今後，她的用費便已獲得了直接的接濟，她在通知他，不必再爲她寄錢去。「假如你寄來的話，」她堅決的寫着．「我一定要爲你退回去！」

母親的信也是在報導着最好的消息，至少對於南生說是如此。她說．四姐的老師王馥蘭，給了她極大的幫助，母親可以到婦女會的縫級工場去工作，五姐將去唸一個半工半讀的職業學校，八弟和九弟，更能進入國立保育院，一切公費。因之，五通橋的家眞的要拆散了，她們已在拼擋行裝，準備遷移到重慶。

「我母親、姐姐、和兩個弟弟，都要搬到重慶來了呢！」南生興奮的雀躍起來說．「母親已經囑咐我不必寫信到五通橋去，她們隨時都可能啓程，下一封信，她將在重慶寄發給我了。」

「這才是最好的消息，」之高眼睛濕潤的說．「我眞爲你高興！」

「想想！」南生手舞足蹈的：「我和母親她們，已經分別了三年多啦！」

「四姐的信吶？」之高又遞過一封信給南生，他故意把南生所切望的王彪的信，積壓在最後才給他看．「四姐的信上說了些什麼？」

南生匆匆的看了一遍，搔搔頭說．

「四姐的信和母親一樣，都是說母親她們就要搬到重慶來了！」

「那麼，」之高故作神祕的遞給他最後一封信．「這裏是你王彪王大哥的，信上說的是什麼好消息？」

南生忙不迭的把信抓到手裏，一看封皮上的字迹，稍稍的楞了一楞，字迹不對，王大哥寫起字來，都是筆飽墨酣，縱橫無阻的，但這個信封上，雖然寫明軍郵信箱第一七八五號王緘，筆迹却全然不同了，他匆匆的拆開信封，土黃信紙上密密麻麻的寫了一大張，掃視一遍，突然他失聲哭了起來，把信一甩，就猛然的跑出了寢室門口。

之高拾起了信，緊跟在南生身後跑，南生一口氣爬上了校園盡頭的城牆頂端，他伏身在冷硬的石堞上，放聲痛哭起來。

之高俯僂着身子，輕聲的勸慰他，一面在唸着南生甩下來的信，信很長，字迹也够挺秀，一看就知道那不是王彪的手筆。那封信上寫着．

「南生老弟．我要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王彪大哥已於上星期三英勇陣亡。我縱使哭乾了眼淚，也哭不回我生平最所敬愛的王大哥來。

上月長沙第三次大會戰，王大哥在汨羅江畔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日本鬼子的機關槍彈掃中了他的左手手腕，一隻鋼錶打得粉碎，皮破肉爛，見到骨頭。王大哥不肯後退，拚死率領弟兄攻下了敵人佔據的碉堡，後來因爲流血過多，被抬送到野戰醫院，稍稍包紮，他又堅持要回到我們的部隊。

長沙失守，敵人進犯常德。在常德保衛戰裏，我們是守城的核心部隊。王大哥手傷未癒，奮勇殺敵，終在敵機轟炸裏，身中七塊彈片，抬到醫院，已是奄奄一息。他在死前向我說：前些時接到你殷殷問候的信，就擱多日不能回復，至今感到內心不安，要我寫信告訴你，他因爲從小父親受奸人陷害，家破人亡，兄弟四散杳無音信，半輩子沒有得到一絲親情溫暖，以致於淪入歧途，所幸政府招安，有了讓他重新做人的機會，然後又碰到你，他從心底喜愛你，把你看成世間唯一的親人。最近你寫給他的一封信，情詞懇摯熱切，可見他沒有認錯人，你們眞是有緣，他有了你給他的兄弟之愛，死也瞑目。他的屍首葬在常德城外西北角，我畫了一張簡圖，但願異日河山光復，你有便時，可以來憑弔一番。

小兄王成桂泣上」

之高含着眼淚又去勸慰南生，南生早已哭得淚人兒一樣了。

十九、

當晚，出乎之高意料之外的，南生仍然熟練應付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彩排。他飾演劇中杏姑的戀人梅生，幾句稚氣的臺詞表露出小兒女內心中的情愫，他竟能唸得盪氣迴腸，聽來令人深深感動。

之高當然不會想到一向最重情感的南生，也能在必要關頭表現得如此堅強，他成功的演好了杏花春雨江南，那種眞摯的情感流露，使得每一個觀衆都體認到鄭南生的確是一個天賦極高的好演員。

杏花春雨江南全劇之中，以鄭南生的表現最好，連一向持重的校長也說：「如果有一天鄭南生成了一位舉國聞名的大明星，我也不會感到意外。」

然而，一個好演員似乎就很難同時又是一個好學生，鄭南生充份的證明了這一點，自從他獲得了王彪陣亡的消息起，就顯得異常的沉默與頹唐，這種沉默與頹唐並沒能維持多久，漸漸地，他竟變得懶散甚且逸蕩了。

當時的環境，很適宜導引他往這個方向走。他原已是被驕縱的學生。

王彪的死，對於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豐裕的接濟斷了來源，同時，還改變了他對人生的看法，他開始對生命的力量產生了懷疑。許多時來，王彪在他心目中早已構成一座偶像，他是強勁堅韌

的，充滿了活力與勇氣；一個少年人最所崇仰的英雄。對於死神，他幾乎是以視戲者的態度在施以鄙夷的神色，然而就這麼一個鮮蹦活跳的人，畢竟也會死了，突如其來的死了。

他由悲傷而感到人生之無常，隨而便有了玩世狂放的傾向。

少年人猶如一團剛揉好的麵粉，環境很容易把他們捏成任何一種模樣。

南生由於酵素過多，劇變把他刺激得非常厲害，人人都會發覺，南生突然長大成人了，成爲一個並非親友同學所期望於他的那型人物。

他變成一個壞學生。

他從不參加早操，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過軍訓教官的查床，而拖延到十點多鐘才起身。課堂裏沒有他的蹤跡，連飯廳也找不到他的影子。所有的同學都在聚精會神的聽課時，他早已溜到了街上。他專泡那家最大的茶館，那家他曾和王彪、王成桂重逢的茶館，他總是默默的坐着，懶慵的伸出兩條腿，斜斜擱在桌上，不言不說，木然呆坐，百無聊賴的眺望着街上的行人。一泡，就是大半天。

肚子餓了時，他便會將桌上那杯滿溢的泡成泛白的茶碗一推，喊「么司」（茶房）來會過賬，拍拍肚子，施施然的到一家小飯館裏，或則是一客肉絲蛋炒飯，或則是叫一碗素椒片兒湯。

曹之高苦苦的勸他，勸他放棄這種頹廢荒唐的生活，他只付以鄙夷的一笑。「管它呢，」這已成

爲他的口頭禪了。「人生如過隙白駒，轉瞬即逝，什麼事都認不得眞的！」

「我不相信你那位王大哥的死，就會給你這麼大的刺激！你完全是在借題發揮！」之高急憤的說：「要是你王大哥在天之靈看到你這付模樣，恐怕他也要傷心透頂了！」

「這當然不是我在傷悼王大哥之死，」南生聳肩笑笑說：「而是我回復了自我。現在環境改善些了，手頭寬裕多了，我才記起了我們的老祖宗是怎麼生活的；你知道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諺嗎：『早晨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早晨，坐坐茶館，吃吃點心，下午泡泡澡堂，聊聊閑天，晚上，三斤黃酒，一席歡談，醉意醺然的上書場去聽一段書。一天天，一年年，便這樣快樂似神仙的渡過了！」

「我眞不知道該怎麼樣罵你才好！」之高傷心的搖搖頭說：「你該知道，這是什麼時代，我們身處的是什麼環境，你憑什麼資格可以說這些話，過這種悠哉遊哉的日子！」

「學校裏不會太嚴格的管我，家裏人又都不在身邊，至於錢呢，我現在還剩得有兩文。論條件，過這種悠閑日子我還是能混過一時的，誰知道這以後，明天，明年，世事又會怎麼樣呢？」

「我看——」曹之高氣得直跺脚說：「你簡直是麻木不仁了，我眞沒想到你會變得這樣厲害！」

南生不再回答了，只是淡淡的對他一笑。

「你的錢快花光了吧，」之高直率的說：「現在你又斷了王大哥的接濟，我到要看你這種日子能

够混得了幾天！你簡直忘了你來求學的目的了。」

說完，之高忿忿的走了。南生望着他的背影，苦笑笑。

「你忘了以往幾年我們所過的那種痛苦日子了，」入夜，曹之高又在南生的枕邊絮聒了起來：「你會經爲了躲洗衣服的債就誤了畢業考試，現在你身邊存有兩文，就這樣瞎花。這還不說，你居然連課都不上了，你說，你那點像個學生，像個受政府救濟的流亡學生？何況，你這點錢花光了又怎麼辦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南生還是在故意作輕鬆：「我管不了明天的事。」

「但是明天總歸是要來的。」之高是很認眞的：「尤其是，照你這樣子吊而浪當下去，學校總不能老是睜隻眼閉隻眼的優容你這個特殊學生，假如有一天，你被學校開除了，那時候，我看你怎麼辦！」

「船到橋頭自然直，」南生被他說中了心病，不禁惱羞成怒的回答：「你又何必聽評書落淚，替古人耽憂！」

「這算是我最後一次忠告了！」之高沒好氣的說：「以後，我要再講你一句，我就爛掉舌頭。」

這一夜，南生神明內疚，思前想後，整有一夜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

果然就在第二天，問題來了。

他睡上舖，和曹之高床位相並，爲了逃避軍訓教官的查床，他在床舖上安排了機關佈景。說起來很簡單，他只是在兩床之間直豎起他和曹之高的那兩隻紙板充皮箱子，教官是順着一條條床與床之間的狹弄，揮着籐條來催促學生起床的。上舖較高，他必須仰起頸子來探望，南生利用了這個機會，教官巡查到他的床畔時，他便連人帶被窩一齊翻越箱子躲到曹之高的床上去，讓自己床上只剩下白被單覆蓋着床板，很像是已經整理好了內務。教官轉到曹之高床前的那一條狹弄，他却早已睡回自己的床上去了。通過了這一關，他就儘可以愛睡到幾點就睡到幾點。

至於在早操點名的時候，通常都是大霧迷濛，朝陽未現，曹之高和其他相好的同學，會得替他代答一聲：「有」的。

他這套把戲一連玩了一個多月，從沒有露出半點破綻。

但在曹之高苦勸他以後的第二天早上，把戲被拆穿了，他睡眼惺忪的剛聽到教官用籐條抽擊着床架乒乒乓乓的聲音，便警覺的從自己床上披着被窩熟練的爬到之高床上，誰知道，教官今天故意改換了查床的順序，他剛翻過去，伺候着的教官就一把揪住了他，朗聲的說：

「鄭南生，這一下我可逮到了你吧？」

正在穿衣或整理內務的同學爆起一陣鬨笑，南生臉紅耳熱的辯解着說：

「我正是在起床呀！」

「怕不是吧！」湖南籍的張悌教官學着四川腔說，「我看你到是在飛簷走壁呢！」

這個譬喻並不太恰當，但同學們又度鬨笑了，笑得比前一次更爲響亮。

於是，南生被張教官押解到操場上，參加了一個多月以來第一次的升旗禮。升旗完畢以後，同學們散隊去吃早飯，南生被判決了苦刑，張教官虎視耽耽的看着他在大操場上跑完了十五圈。

罰跑下來，南生的那兩條腿已經沉重得像繫滿了鉛塊。

苦刑猶不止此，張教官押着他上課堂，聽講，這一上午上了國文英文代數和歷史四堂課，每一位老師都調侃似的向南生說：

「久違了，我們的大明星！」

吃午飯的時候，頭頂中間長了一塊大肉瘤的蕭主任又在訓話了，他站在南生飯桌前面，盯視着南生，語意深長的說：

「我們這裏沒有特殊學生，如果誰想在國立十六中學特殊化的話，我們只有請他離開學校，否則，他就必須遵守學校的一切規則。」之高向南生望望，吐吐舌頭，南生恨恨的朝他啐了一口。

「你不要遷怒於我，」午飯後，之高挽着南生的手臂走向教室，一路上婉轉的勸說：「這一切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昨天我還勸過你，我們是來唸書的，不是來混日子的。我勸你小心聽話點吧，剛才我聽徐杏洪告訴我，校長對你大爲不滿，指令老師們嚴格管束你，你再胡鬧下去的話，你眞會被學校開除呢？」

南生絲毫不以爲然，他只是從心底感到憎怒，張教官和蕭主任在全校學生衆目睽睽之下，大大的下了他的面子，他竟然狂妄的想到；他要報復。

激怒和惱羞催逼着他，鄭南生果然採取行動了。晚間，同學們正僥倖的以爲蕭主任豁免了例有的飯廳冗長訓話，而開始埋頭努力加餐的時候，南生突然放下了碗筷，走到飯廳中央，維妙維肖的學起蕭主任的湖北官話，猛然喊起：

「各位同學！」

同學們吃了一驚，連忙放下碗筷，垂手肅立。及待回頭看到是南生在搗亂時，有些人笑了，有些人喃喃的發出了怨語。

「我今天有兩個疱疱！」（湖北話，疱疱和報告很近似）南生匿住笑意學着蕭主任的語調朗聲說：「一個在我的頭頂中間，一個在賂犖明的眉角上！」

聯想起蕭主任的和駱弈明同學的那兩顆顯著的大肉瘤，同學們眞的噴飯了，飯廳裏一片震撼屋瓦的笑聲，這也算是流亡少年刻板生活中一次笑謔的高潮。鄭南生笑得更得意，他前仰後合的笑着，一整天的悶氣都在此時化除殆盡了。

然而，萬萬料想不到蕭主任正好在這時走進了飯廳，顯然他已經聽到了鄭南生大膽妄爲所開的頑笑，他憤怒的揮舞着拳頭怒吼：

「鄭南生！我就要在你的頭上打出第三個疱疱！」

同學們根本禁忍不住了，他們繼續的狂笑，南生吓得一溜煙跑出了飯廳。

「你這次頑笑開大了！」徐杏洪在夜自習的時候挨到南生身邊悄聲的說：「我眞不知道你這樣做爲的是什麼？聽說，蕭主任已經向校長報告了，他堅決主張要開除你，罪名是侮辱師長，破壞紀律。」

虧好教國文的包老師一再苦求，上下說情，鄭南生總算在失學的邊緣上給挽救了回來。他被記了兩次大過，此外還要加上留校察看一句判詞。

「你這是第二次被留校察看了，」曹之高嘵嘵不休的對南生說：「你總該沒有忘記吧，在鳳凰場預備班的時候，你已經被留校察看過一次了。」

「嘛啥了不得！」南生把羞慚强壓下心底，故作鎭靜的聳聳肩：「反正我早已是老吃老做了。」

之高睜大了眼睛，驚詫的凝視着他，南生故意避開他的眼光，兩人在大操場上默默的走了一陣，清風撲面，明月當頭，久久，之高終於喟然長嘆一聲，黯傷的說：

「南生，你眞的變了！」

南生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情，沒有回答。

「我但願你能迷途知返，否則，你的前途眞是不堪想像啊！」

說完，他便匆遽的跑開了。恰在此時，凄越悠長的熄燈號響了起來。

望着曹之高遠去的背影，南生迷惘的搖了搖頭。此刻，他不想睡，他在一棵黃楝樹的蟠根上坐了下來。

他想到了許多事，終於，潛潛的熱淚淌滿了他的臉頰。

夜露乍起，沁面心涼，他覺得內心和身體都有一絲寒意，方始手扶着樹幹，伸動着疲麻的雙脚站起，他彳亍的在凄迷月色下走向寢室。

「我變了，我眞的變了！」這是他經過沉思後所獲的結論。

所幸，他在表面行動上的變化並沒有影響到他的氣質，他原是有着良好的氣質的。

就在他幾乎公認爲壞學生的危險境界裏，一樁奇遇的突然來臨，及時的挽救了他。甚至爲他開拓了新的生活境界。

經常接觸苦難生活的人，苦難生活的本身就能給予他極大的教訓。

那一天，南生很清楚的記得是在八月中秋，晚飯時，學生加菜，南生對於那些一寸見方的大肥肉提不起食慾，他在同桌同學的怔視下廢然嘆了口氣，放下碗筷，施施然走出飯廳去了。

「人家是大少爺！吃慣了好的，肥肉，別個吃不下！」有位同學用充滿諷刺的語調說。

「管他吶！」另一個同學嚥下一塊肉去忙着答腔．「他不吃我們不正好多吃幾塊。」

南生沒有聽見這些話，他已經快步走出飯廳了。

他茫然的跨出無人把守的校門，天際幻映着絢爛奪目的彩霞，夕陽從北山之巔斜斜的照滿大地，灑得滿目金光，莊嚴美麗中，略略有點淒涼的意味，南生低着頭走下通往大街的那道斜坡，如浪潮洶湧的鄉國家人之思一齊湧上心頭，他簡直就要在眼角淌着淚水了，突然，糢糊迷濛的視角中有一個佝僂的身影倏地閃入瞳子，劈面相逢的兩個人幾乎相撞，他連忙止住腳步，擦擦眼角，呆呆地望着對面的來人。

起先他以爲是學校的老師，不意中在狹路相逢；但當他定睛探視時，却並不是。來者是一位矮瘦

纖小、却又神采奕奕的老人；他穿着一件藕色長衫，貢緞便鞋，月色的襪子，飄飄的衣袂和滿頭的銀髮，同時隨着山風裊裊揚起。

南生覺得這位老人很面熟，匆匆的向他鞠了個躬，又待繼續往前走，那位老人把他喊住了：

「鄭南生！鄭同學！」

他驚詫的轉回頭來。

老人向他親切的笑笑，又說：

「你忘記了，兩年以前，你到十六中，還是我給你帶的路呢。」

南生想起來，就是二年多以前遇到的那位好心的長者，他歉然的笑笑，又向那位老人鞠了個躬。

「長大多了，也高多了。」老人，總有過多的感慨：「難怪我們要老囉。」

南生不知道回答什麼是好，只是怔怔的站着。

「我看到過你演了兩齣戲，演得很好。」老者獎勵着他：「但，演戲總不是什麼正事，是不是？」

語調轉變得很快，南生的臉部表情幾乎不能迅速的適應，他尷尬的站着。

「月到中秋分外明，」老者抬頭望望初升的銀盤似的月亮，突然哼唱起詩句來：「今天是中秋節，如果你不嫌棄，到舍下去吃一頓晚飯，好不好？」

「可是——」南生有點羞澀：「可是我剛才已經吃過了。」

「吃過了飯不打緊，」老者一手挽住了他：「陪我喝兩盅，好不好。」

南生出乎意料之外的發覺這位老者很有點手勁，他不便過份撐拒，只好順着他的拖拽，又走回了頭。

「我叫王默漢，永川縣的人都叫我王廳長，因爲我曾經在十多年前發過雅興，做過一任四川省的財政廳長，其實，」他幽默的打着哈哈說：「我雖然算是少年得志，可也是三十出仕，四十告歸，在官場中祇混了十年而已。」

南生聽到過這位永川首席富紳王默漢的事迹，他崇敬的望望這位老人。

恍如步入一個夢境，他在樓臺亭閣，高聳入雲，奇花異卉，遍園雜植的王公館裏，吃了極豐盛的一餐中秋夜宴。

王老太太十足福相，胖得近乎臃腫，王家大小姐美娥活像是畫裏的月宮嫦娥，富有古典美的姿容，又加上天眞嬌柔的神態。她似乎並不以王廳長的舉措爲然，甚至當着南生的面，嬌縱的撅起了猶如玫瑰花瓣的小嘴：

「伯伯（永川人叫爸爸），中秋家宴嘛，我從成都學校裏趕回來過節，怎麼你又請了外客？」

王老太太怕南生下不了臺，連忙呵責她：

「女娃兒家，儘曉得沒輕沒重的亂說話！」

王廳長故意岔開了話題，他問起南生的家世，南生略略的說了，說起他父親是日本士官的留學生，是革命初期的中堅份子，說起他母親是李合肥公的後裔，說起他家門前所懸的「祖孫父子叔姪兄弟舉人」的匾額，王廳長霑然的笑了，他舉起酒杯，一飲而盡，還向南生照了照杯子。

王美娥有一頭蓬鬆的秀髮，天然地捲曲着，顏色並非漆黑，而略略帶有一種栗黃顏色。大概是由於在學校裏唸書的關係，髮式修剪得很短，但也正因爲如此，她的粉嫩白皙的後頸便若隱若現的裸露了出來，十七八歲的男孩子看到，够使人心神震盪了的。她還有兩條細彎的眉毛，黛黑的，斂聚的，渾似天成，毫無雜蕪，一對大眼更像深湛的海洋，無涯無際，靈活的瞳子閃出天眞爛漫的光采，那一個小小的，帶着點兒逗趣的鼻子，說話或微笑時便會翕動起來，予人一種挑逗的感覺。她的玫瑰似的脣瓣略現弧形，上脣薄而下脣豐滿，豐滿得稍稍有點斜歪，那正是稚氣與完美的巧妙揉和，一對門牙太整齊了，整齊得幾乎令人減弱美感，奇妙的一雙犬齒却又充分的具備了缺陷美，微微凹進，表露出一種莫可名狀的稚麗，圓圓的面龐，尖俏的下頷，襯以脣邊口角顯著的智慧的輪廓，她美極了，美得像一輪麗映中天的中秋皓月。

南生幾乎不敢使自己的視線在她臉上身畔停駐一秒鐘，甚至於他以爲她那陣陣銀鈴般、充滿着譏誚與調侃的聲調，也足以讓他沉醉迷悅。有生以來第一次，他感覺到女孩子的美貌竟是如此的動人。他眞的像似在夢境中一般，在人間天上，吃完了一餐豐盛的酒宴。最足令人興奮的，還是王廳長和王老太愛憐的叮囑他常常去玩。

他應該記住美娥所說的每一話，但每一句話都記不眞切了。他有了三分酒意，向王家每一位和靄可親的人告辭，踉蹌着腳步在王家門口轉一個彎，走回學校去。

鏤花的學校大門前，曹之高正以急切的神情在搜索每一個從校外歸來的同學。他如獲至寶的發現了鄭南生，南生像失魂落魄似的漫步走向校門。

「南生！」他激動的在清澈的月色下揮舞着手臂，趕忙的跑着迎了上來：「你家裏來信了！」

「啊！」南生的醉意驟然驚醒，事實上，他並沒有喝多少酒，他不知道是什麼事物使他醉了的。

「你家裏來信了！」之高興奮的嚷叫着：「我已經給你拆開來看了，你母親帶着五姐、八弟、九弟，前天就動身了，她們在三天以後就可以到達重慶！」

「你說什麼？」南生扳住之高的雙肩，用力的搖撼他說：「你說什麼？快詳細點告訴我！」

「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之高的肩頭被南生搖撼着很痛，他皺皺眉說：「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這封你母親寫的親筆信吧！」

南生抖索着手，一把將之高手上擎着的信，搶了過來。

這封信確是母親的親筆，她老人家重複前一封信上的語句說：五通橋的家已經拆散了，物價的飛漲加上收入的遽減，她無法再靠典質衣物長此度日，由於四姐央求得到的婦女會玉馥蘭老師和唐組長的助力，總算爲這一大家人還來重慶獲得了適當的安排。母親馬上到婦女會縫紉場去工作，五姐到唐家沱一家半工半讀的職業學校就讀，八弟和九弟，轉入小學程度的保育院，衣食住宿完全免費，因之，八弟雖然已該唸中學了，他也得犧牲學業到保育院去求得公費的資格。

這種安排是極其週密的，解決了一切的問題。但，南生想到享盡半生榮華富貴的母親，也得爲了生活遷就一種縫紉工作時，他大大的傷了心，眼淚潛潛的傾落下來。

所幸，重逢和骨肉團聚更强而有力的鼓舞了他。他辨認着郵戳上的日期，屈指計算着，然後，雀躍般的跳起來說：

「之高，你這筆賬是怎麼算的？照道理，我母親今天就到了重慶啦。」

之高接過信去仔細的看看，計算一下，歉然的說：

「我忘了算計這封信寄送的時間了，眞的，你們老太太按理今天就已經到了重慶了。」

「我要去請假，請三天假！」南生興奮的擦擦眼淚說：「我明天就要到重慶去，按着信上的地址去找我的母親。」

「對！」之高在鼓勵着他：「我陪你去請假！」

二十、

蕭生任看了南生母親的信，准了假。照南生的意思，恨不得當夜便動身到重慶去，是曹之高苦苦的勸止了他。之高說：

「今夜沒有車子，你怎麼到得了重慶呢？你簡直在胡鬧嘛！」

「我可以走路去！」南生堅決的說。

「別說小孩子話了。你走得動？從這兒到重慶，兩三百里路的行程，你要走幾天？」

「你不知道我的心情，」南生急切的：「我恨不得馬上就看到母親他們。」

「我當然瞭解你的心情，」之高說：「老實說，我有着和你同樣的興奮和激動，我也巴不得你早些見到老太太。雖然，」他的聲調忽又轉爲黯然：「我自己的父母，還不知道淪陷在那一方呢？」

「他們不會有什麼事的，」南生連忙去安慰他：「還不是在你老家裏過活嗎，不過是淪陷區裏信息不通罷了。一旦勝利來臨，你就可以跟他們重聚了。」

「但願如此。」曹之高嘆了一口氣，又拉回了話題：「這麼樣，你明天搭公路局車子，早上第一班七點鐘開車，頭一天歇璧山，第二天，後天下午就可以到重慶了。」

「多麼久喲，」南生無奈的隨着之高走進寢室，「還得兩天才看到她們吶。」

「老太太看到你突然來了，一定很高興的。」之高說。

「那當然。」南生不覺有點得意洋洋，他迅速的脫了衣服，躺在床上，興奮的說着他家裏的一切，能够幫着母親做家事的五姐，淘氣的八弟和聰秀的九弟，他滔滔不絕的說着一些家庭的趣事，及至看到之高臉上淒迷的表情，他才驟然驚覺無意中又激起之高的鄉思了。他突然想起了什麼，推開被窩爬起床來，伸手去摸索高掛在樑柱上的學生裝上衣，從口袋掏出兩隻月餅，遞了一隻給之高說：

「你瞧，我都忘了，我給你帶了個月餅回來。」

之高和他併頭睡着，默默的接過月餅，茫然的送到嘴裏去咬了一口，忽然欠身坐起來說：

「豬油蓮蓉的？你那裏買得到這麼好的月餅？」

南生得意的笑笑，又坐起來了：

「還有東西呢，你看，這是什麼？」他從上衣口袋裏又掏出了一把玻璃紙包裝的糖菓，一直遞到之高的手上。

「鄭南生！」曹之高嚥了一大口月餅下去，搶着說：「你眞會化錢啊！」

「笑話，」南生自己也咬了一口月餅在嘴裏：「我這些東西，連一文錢也沒有化。」

「那麼你是那裏得來的？」

於是南生把這一晚上的奇遇都向之高詳詳細細的報告了，之高睜大了眼睛在聽，就這兩個流亡學生來說；這眞是一樁難以想像的奇遇，南生越講越起勁，他描繪着王家庭園的美景，背誦着一盆盆山珍海味的佳肴，之高忘情的從被窩裏伸出了手，伸進南生的被窩，緊緊的按着南生的肚皮。南生爲他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吓了一跳，連忙停住了敍說，驚詫的問他：

「你這是怎麼攪的？」

「啊，」之高眯眼搖頭神往的說：「你這肚皮裏裝得有海參魷魚，想想看，我多少年沒有吃過了啊！」

「神經病！」南生笑着打了他的手背一下，之高的手縮回去了。兩個人在床上笑成一團，月餅渣子洒滿兩隻木床上舖。

「我從沒有見到過這麼美麗的女孩子，」他用充滿熱情仰慕的語調述說着美娥的一切……「除了她稍微嬌縱了一點，」他故意的略作保留：「我眞不知道她還有半點什麼缺陷……」

「喂！你說！」他又興奮的坐起：「王廳長似乎一見我就有好感，王老太太對我也不錯，再說，王美娥也沒有討厭我的意思……」

「他們對你好又怎麼樣？」之高竟冷冷的說：「如果你有王美娥那麼美，而王家又有一個年齡相當的男孩子，那麼，說不定他們倒會看上你的。」

「看你！」南生像被澆了一盆冷水，很不高興的說：「廢話連篇，我那裏就會想到這上面去！」

「你沒有想到『那上面』去才怪呢！」之高毫不容情的指破了南生的心事：「唉！我倒沒有什麼，我只是替胡怡萃難過？」

提起胡怡萃，南生默然了。

「怎麼樣？」之高吃完了月餅，拍拍手上的粉渣：「你有幾個月沒有給胡怡萃寫信了？」

「上個月我還寫過一封信給她的，」南生辯解着：「後天我到重慶的時候，我會再給她寫封信去。」

「你會嗎？」之高聳肩笑笑：「從上個月你寫那一切平安，祈毋遠念的信以後，據我所知道的，胡怡萃已經給你來過四封信了，你回過她一封信沒有？」

南生在窗外透進的月光裏搖搖頭。

「怡萃是個癡心的女孩子，對於你，她眞是一往情深，義無反顧，」之高黯然的說：「天知道，像這樣一個女孩子，偏偏會碰到了你！」

「碰到了你就好了，是不是？」南生有點羞惱了。

「我知道你的毛病，」之高沒理會他，認眞的說下去：「見異思遷，對什麼事都沒有常性，憑你的聰明俊秀，能說會寫，最近又成了話劇明星，你當然可以具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人人見你喜歡，但我却不願意你憑恃這些優點，去玩弄別人的感情。胡怡萃是你第一個女友，照理說，她也够得上條件是你最後一個女友的……」

「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南生着急的說：「越說越離譜了嘛！難道你以爲我眞的會對王美娥發生興趣？」

「但願我是在杞人憂天，」之高翻過身去說：「如果我說錯了，算我放屁好了。」

「我不願意罵你放屁，」南生在故作輕鬆：「不過事實上你是在想入非非了。」

「那不正好嗎？我也希望這樣啊！」之高打了個深長的呵欠：「睡吧，明天清早，你還要去搭車子呢！」

南生的床鋪靠近木條撐持的小方窗，粗糙的窗框，粗糙的輪廓，像似牢獄裏高不可攀的方孔，但，此時此地，却被清澄的月色勾描出一幅絕美的景物來：朦朧中，遠處是王家的亭臺樓閣，在綠樹掩映中挑出一角角飛簷雕樑，依稀還有隱約可見的燈光。王廳長豪爽的笑聲，王老太太幽默的談吐，尤其是

王美娥那玫瑰花瓣的小嘴裏播放出來的陣陣銀鈴，此刻都傾注入他的耳鼓，他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覺了。

還有母親、五姊、八弟、九弟呢，後天就可以見面了，兩年半了，她們該已變了很多，重逢是何等快樂的事啊，他歡欣的想着。這眞是人世間最美好的一天，一切的一切，都充滿了令人鼓舞雀躍的希望。

曹之高送他到車站，買好到重慶的票，上了車，一年半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離開永川，他手裏提着一個白布小包裹，裏面有兩件換洗內衣和毛巾牙刷，剛坐到座位上，他便和呆站在車窗下的曹之高揮手告別了。

「你身上還剩多少錢？」曹之高突然扳上車窗低聲的問。

「還有三十幾塊。」他拍拍胸袋回答：「够路上吃飯的了。」

「住旅館呢？」

「不住了，我就在車上睡一覺！」

「你要當心啊！」之高叮嚀着：「當心錢，當心東西，當心車票，還要當心……」

「你放心好了，」他不耐的打斷了之高的話：「我又不是第一次出門。」

「我曉得你不是第一次出門，」之高不以爲忤的繼續叮嚀他：「可是我還要關照你一件事，無論

到了那裏，你都不要離開車子，車子開跑了不是好玩的！」

「曉得了！」南生笑着揮揮手，汽車上滿了客人，開動了。

之高直到車子搖搖擺擺的轉了一個彎，才悵惘的移步走回學校，兩年多來，這還是他第一次和南生小別。

汽車在街上轉了幾轉，略略減低了速度，南生的座位是靠窗的，他興奮的倚在窗邊向外望，忽然，一片鮮艷的紅光閃入了他的眼簾，接着是一張朗若秋月的美麗臉龐；王美娥，眞是王美娥，他緊張得幾乎連血管都凝住了。他站起來，把頭伸出窗外，頭頂心在窗框上重重的撞了一下。

所幸，汽車在轉彎的時候，走得比步行的速度還要慢。

「咦！」王美娥也看到了，仰起臉來驚詫的問：「鄭南生，你怎麼走了？」

「我到重慶去！」南生揮着手狂喊：「我媽到重慶了，我去看她。我就要回來的。」

王美娥跟着車子走了兩步，潔白的門牙咬了咬嘴脣，又問：

「你啥時候回來？」

「大後天！」南生的大半身都伸出窗子外了：「我大後天就回來！」

汽車發出一陣怒吼，放射一道黑煙，加速度往前開了；南生極力回視美娥，只見她遠遠的站在街

角，遲疑了一會，終於舉起了她的右手，微微的擺動一下。

一片喜悅籠罩着南生，前途和身後，都溢現着燦爛的光輝。

車輪輾着砂土路面輕快的躍轉着，馬達聲在奏起動人的歡歌。

車開得早，一路沒有拋錨，再加上司機在九月陽光下有着輕鬆愉悅的心情，他連連重踩油門，增加速度。五點鐘，就抵達了璧山，比預定時間提早了整兩小時。

旅客一致決議，經過司機許可，客車一直開到青木關再休息。南生並沒有在車上過夜，是那個好心的司機，邀他到一家鷄鳴早看天的小旅店裏睡了一晚。

第二天中午十二點半，客車搖搖幌幌的開進重慶市區。離開重慶兩年了，沒想到陪都又從大轟炸的斷垣殘瓦中挺立了起來，巍峨的大廈處處可見，煩喧的市塵五光十色，南生被那些熱鬧繁華的景色驚詫得瞪大了眼睛。

他在兩路口下車，化費十塊錢，轉搭市內公共汽車直駛朝天門。

婦女會的縫紉工場設立在一座大廟裏，寬闊的庭院四週，除了大殿和戲臺遙遙相對，兩廡便是木造的兩層樓建築，樓下是臨時設置的保育院，樓上是縫紉場和女工宿舍。

踏上旅石鋪砌的陛階，南生的心弦一步比一步絀得更緊；由於一整天半疲累的行程，他很倦乏，

腳步也有點踉蹌，致使他幾乎以爲自己正置身夢中，馬上就可以和母親姐弟們重聚了，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眞實的。

大院子裏，神殿之前，一片喧嘩囂鬧，飢容菜色掩不盡成百上千孩子們的活潑本性，他們纔吃過午餐不久，下午頭堂課還沒有搖鈴，一羣羣的簇擁在庭院裏，笑鬧奔逐，任性玩耍，兩三位女老師遠遠監護着他們，手裏還在不停的織結毛線；那種蘭州出產的粗硬的毛線。

南生亟於想從這一片黑壓壓的孩子中間找到他的兩個弟弟，這是很難辦到的事，粗粗看起來，每個孩子的面容和身形都差不多，大抵是一張俊秀而略帶饑瘦蒼黃的臉，光頭，孱弱的身軀和細細的裸露着的腿；衣服都是七拚八湊，縫縫補補，有的孩子根本連鞋都沒有。

他感到一陣心酸，想到自己的弟弟也夾雜在這一羣可憐的孩子中間，他痛苦的低下了頭。兩年多來，自己老以爲國立中學的生活够苦的，誰知道和保育院的小弟弟小妹妹相比，國立中學學生到底已有了較强韌的感情，較好的待遇與較多的希望，他們是易於打發這種苦難的日子的，至於這些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呢？他們大多只有五六歲以至十一二歲，却已經喪失了父母兄姊的關愛，被環境逼迫得要和尖銳的生活鬥爭。——他們是無辜的啊；戰爭摧毀了廬舍，戕害了生命，千萬同胞慘遭屠殺，成百城市化爲廢墟，這一切比起這些小心靈所受的創傷，在苦痛的程度上還要差得多。他又一次的滴落下

眼淚，深切憬悟到侵略者的殘暴，他惘然的呆站在那些孩子羣中。

「南生哪！」一聲高亢的，揉合喜悅與驚詫的呼叫，突然從右邊樓上清晰的傳了過來，孩子們的喧鬧停止了，千百個孩子怔怔的仰望樓上，或是凝睇着南生。驀地，又有兩個稚弱的聲音從他身後喊了起來。

「六哥，六哥！我們在這兒喲！」

南生不知道該先去尋找母親的聲音，還是應答兩個弟弟的呼叫。他剛在發楞，八弟和九弟已經奔向他面前來了，兩個弟弟一人抱住他一條手臂，高興得直往他胸前鑽。

他的眼淚熱辣辣地傾流下來，兩個弟弟高多了，也大多了，尤其是八弟，身長已經和他相仿，方正的臉上閃動着兩顆明亮的眸子，他細細的打量他們，透過淚水，八弟比他記憶中略瘦了些，九弟也一樣，但八弟是方盤臉，瘦削的程度顯得愈甚，九弟比較好些，依然是那麼靈秀穎慧的神情，此外，他們一家人都具有傳統的大頭、高額、隆準和輪廓鮮明的嘴唇，當然，除了血色較差以外，那些都是永恆不變的。

南生緊緊在擁住八弟和九弟，三兄弟手臂相環，面龐相偎，旁邊的孩子們都感動得停止了喧鬧。樓頭，母親激動的聲音又在高喊了。

「南生！啊！南生！你來了！你眞的來了！」

一切聲浪倏然靜止，這一幕母子兄弟相會的情景，深切的激宕了千百個孤寂的心靈。

「南生！」又一個脆弱的聲音從神殿那邊傳來，是五姐，她穿着一身藍衣藍裙，甩着兩條長長的辮子，像燕子一樣的飛了過來，四個人緊擁住了，八道淚腺如泉噴湧。淚水幾乎浸濕了地面。

「南生！梅兒！寧生！建生！你們都上來呀！」母親在樓頭伸長了雙臂急切的叫着，事實上，這四個孩子都浸沉在激情中了，連抬起腳步都感到困難。

終於，他們還是臂挽着臂，手拉着手，穿過神殿，爬上了斜傾的樓梯。

母親張開了雙臂在迎接他們，南生哭喊了「姆媽」，便像個孩子似的，一頭栽到她的懷裏去了。

「南生！南生！」母親喃喃的唸叨着，顫抖的手指插進了他濃密的頭髮，痙攣的撫摩着他。南生的左臉，緊緊貼在母親的胸前，他覺察得到母親胸部正沉重的在起伏，心臟急驟的響起洪洪的聲浪。

一顆熱淚，滴到他的髮叢裏，使他的頭皮起了一陣輕微的震顫，接着，更多的淚滴落下來了，他忍不住想抬起頭來安慰喜極而泣的母親。剛一抬頭，便發現母親老多了，也瘦多了，天然捲曲的頭髮已經萌生出銀絲，額頭加深也加多了皺皺，明亮的眼睛佈滿了紋紋紅絲，唇角越發往下頷拉長了，那是忍耐和痛苦的結晶。

「媽！」他大叫了一聲，又鑽到母親懷裏。

整一下午，他們滔滔不絕的相互傾訴這兩年半裏的種種切切，往來的信上寫得原已够多，但他們仍不住地將一切苦痛與哀傷，反覆的提出來說了又說，兩年半以來，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能够使痛苦直接獲得撫慰。

縫級工場裏有許多好心的老婦人，她們都是失去了家園和子女的煢獨者，爲南生的母親高興，也爲南生高興，她們自動讓出了八人一間的臥室，讓這久別重逢的五母子細訴衷曲，她們還悄悄的遞送些開水、茶葉來，甚至有一位老太太顚巍巍的跑上街爲去南生買了些桔子，硬塞給他們一家人吃。

南生從母親帶淚的敍述裏，得以瞭解她們今後的路向，她們沒有家了，但是靠着政府的恩惠，和婦女會王組長她們的幫忙，這個家雖然骨肉離散，東零西落，却仍每個人都有着適宜的安排。縫級工場並不像它的名稱那樣來得嚴肅刻板，它只是若干流離失所的老婦人的寄居地，她們所縫的衣被是送到南方去慰勞忠勇戰士的，工場裏一切自由，伙食要繳費，住宿則全由公家供給，工場的女工也並非是工人身份，她們的職稱是縫級員，工作量全由自己決定，沒人管理，也不受約束，自己繳得起飯錢的，即使一個月只縫一套內衣褲也沒有人過問。母親算是暫時的寄居在這裏，她對於爲前方將士縫製仍有濃厚的興趣，這位名門後裔，曾經留學日本受過高深教育的將軍夫人，並不以目前的境遇爲屈辱

，相反地她到時常在想多爲前方將士縫製點衣物，拿不拿工錢全無所謂。她以爲，除了苦苦的在這幾年裏維持這一個破落戶的家庭以外，這算是她一生中最有意義最有興味的工作了。

南生心頭一塊巨石落了地，他仰慕而感激的凝望着母親，她爲他解抒了內心中最大的懸慮和痛楚。

「何況這還是暫時性質的，」母親在透露着即將來臨的好消息：「你大姐夫今年年底以前一定可以調到重慶了。祇要他們一到重慶，我就搬到他們家裏去住，你大姐說要找工作，讓我在家替她帶兩個孩子。」

「再說，」母親又提高了聲調說：「你四姐也快大學畢業了，她開始就業，我們就一切都有希望了。」

「我在五通橋初中畢業以後，」五姐也裝作高興的語調說：「因爲家裏沒傭人，私立中學學費又貴，就誤了好久的學業，這一回我可以到唐家沱去唸書，雖說是職業學校，雖說是半工半讀，可是我總算能够再度繼續學業了。」

「就說你的兩個弟弟！」母親緊接着强笑笑說：「保育院管吃管住，學業沒有荒廢，將來升初中升高中，都可以像你一樣的唸國立中學，我們的國家眞是把我們家裏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再熬三五

年，抗戰勝利了，那不是什麼都好起來了嗎？」

一家人從中午談到晚晌，八弟九弟依戀着哥哥不去，甚至央人代爲請了假，談談說說的到了最後，晚飯鈴聲響起，五姐八弟九弟要到保育院的飯廳去吃飯，被催着先走了，母親攬着南生，向他說：

「孩子，你要不要我陪你到街上去吃飯！」

「不要！」南生瞟了瞟鄰床幾位老太太帶進來的飯菜，比十六中的伙食還要粗礪，想及他自己有一陣子的糜費生活，天天上館子，不禁紅了紅臉。「我就跟您一道吃好了，姆媽！」

母親苦笑了笑，一位范老太太端着一缽子飯和一碟子菜走進來了，她輕聲的向南生母親說：

「鄭老太，我給你把飯菜帶進來了。——我還特地多添了兩勺飯呢，你大少爺就在這兒一齊吃罷！」

南生母親喃喃的道了謝，母子兩人就一個用碗，一個用漱口盅的吃起來了。范老太滿頭銀髮，顫巍巍的又走出去了，一會兒，再回來，捧着一個碗，遞到南生母親手上，悄聲的告訴她：

「這是吳老太兒子送來的私菜，她非得分一點給妳不可。就請妳大少爺吃點吧，有肉啊！」

南生感到一陣莫名的酸楚，裝着低頭去猛力扒飯。

一會兒樓梯響起了磴磴的聲音，五姐八弟和九弟，一個人手裏捧着一個碗，急忙的跑進來了。她

們都搶先把碗塞到南生的手上，說：

「我給你多要了一碗飯，你吃罷！」

「瞎話，」南生母親嚴厲的說：「你們的飯都是定量分配的，那兒多要得到飯。」接着她又關切的去看看三個孩子手上捧着的碗：

「怎麼，你們今天還是吃稀飯呀！」

五姐默然的點點頭。

「優孩子，你們就在這兒各人吃完各人的飯罷，范老太太給南生多添了飯來，他不需要吃你們的——」

九弟聽到母親這樣說，立刻就開始扒起冷而稀薄的糙米粥來，南生悄悄拉拉他的衣襟，把自己手上的一碗乾飯和他交換了。

怯怯地，九弟瞟視了他母親一眼，母親正在把自己手裏的乾飯換給八哥，范老太又把一勺米飯堆在五姐的飯碗裏。

南生連那碗粥都沒有吃完，因爲那碗粥裏有一股異味，是他自己眼淚的鹹澀味道。

最小的九弟，狼吞虎嚥的吃完自己的一碗飯，又把南生暗暗倒給他一碗稀飯也咂咂嘴舌的吃完了

。最後，范老太愛憐的挾給他一塊肉皮，和着殷紅的辣椒，他居然連辣也不怕，沒咀嚼，就把肉皮嚥下了肚底。

「你什麼時候回學校？」深夜，母親拍拍蜷縮在她腳頭的南生，輕鬆的問。她知道南生翻來覆去的沒有睡着。

「我只請了三天假，」南生素性爬到母親那邊和她並頭睡了。「明天下午我搭車走，還要後天晚晌才能到呢。」

「那不是多就擱一天嗎？」

「補一天假，學校方面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南生隨口應答着。

「你在學校裏又演話劇，又參加學生團體，功課怕就誤了不少吧？」

「沒什麼，」南生在黑暗中臉紅了紅。「我還是照顧得過來的。」

「學業是正經啊。」母親告誡着。

「我知道。」

——歇了一會，母親又問了。

「你身邊還有錢嗎？」

「我還有二十多塊。」

「那麼，你回去的路費呢，車票也不够呀！」

「哦！」南生驚覺了，又歉然的說。「我只是急着想來看您，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

「看你這孩子，還是這樣顧前不顧後的。」

南生不好回答什麼，只輕輕的嘆了口氣。

「別着急，」母親慰解的說。「媽明天給你想法子。」

南生原本放下了心想要去睡的，忽然又想起「想法子」這句話，又驚醒了，他已經意會到至少在現在，媽是沒法拿出這筆路費來的。

由於他睡在母親身邊，這回他不敢再轉動身體了，所擔負的心事太重，他直到天濛濛亮時才昏昏的睡去。

一家人都珍惜這可貴的一上午，留在一起不忍片刻分離，只有母親在一會兒跑出去，一會兒又跑進來的。

吃中飯的時候，母親面色很不太好看，她像考慮了許久，才毅然決然的對南生說。

「你明天下午再走吧，我給你寫封信，補一天假。」

「那——」南生驚怔了一下，他不敢告訴母親，他已經是記大過兩次，而且判決留校察看的學生。他很駭怕，萬一被校方不由分說的開除了，假如那罪名就是逾假不歸。

他知道母親有暫時不得解決的困難，果然母親坦直的說了：

「我早已沒有錢了，這裏邊的同事也在個個鬧窮，不過，明天早晨我們就要發放工資了，我可以問同事借點路費給你，你四姐也可能明天來。」

南生絕對瞭解母親的脾氣，她是寧可餓死也不肯向別人開口借錢的，他感到這張車票的事很難辦，母親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暫時的拖一下，藉以安定他的心情。

於是，他做了斷然的決定，下午兩點的時候，他送五姐和八弟九弟去上課，五姐在義務的教幼稚班的識字課，以便拖到唐家沱職業學校的春季開學日期。

母親在縫製臺上工作，他躡手躡脚的走到她的身後，輕輕的在她蕭蕭白髮上一吻，這是他兒時慣有的動作，母親溫切的笑了笑，連頭都沒回。南生也遏忍住眼淚沒有回頭，快步的走下樓梯。

他特地繞道五姐和八弟九弟的教室，向她們分別投以惜別的一瞥。五姐停止了教學，問他到那裏去，他說，要到街上走走，神情裝得絕對的自然。八弟向他作了個鬼臉，九弟站起來了，要跑向他，又被老師呵責得坐回原位去。他向九弟拋了個笑吻，順帶的，把自己的眼淚也拋落了下來。

於是，他頭也不回的，走出了神廟大門。

他在母親床上枕畔，留下了一封信：

「姆媽：您得爲我高興，孩子決定馬上回永川，以免就誤功課，您一向教導我們，無論如何，功課是不能就誤的。

我身上還有二十五元，化十塊錢，可以由朝天門搭公共汽車到牛角沱，然後我走路，四十五里到磁器口，又四十五里到八廟場，我在磁器口汽車站過夜，天還暖，不會涼着，明天中午走四十里路到八廟塘進修班，有我相好的同學可以借錢，再走六里路到青木關，搭公路局汽車，當天下午就回到永川了。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您爲我放心，放一萬個心。」

二十一、

他到了牛角沱，開始步行，三十里路還沒有走到，天已經快黑了，在小龍坎汽車站停下來，坐在候車室裏，脫下鞋襪，發現腳上潦起了兩個大水泡。

有生以來從未跋涉過這麼遠的路，兩條腿沉重如鉛，連抬都抬不起來，他只好廢然長嘆一聲，準備改變行程計劃，就在小龍坎的公共汽車站裏蹓一夜了。

然而，最後一班車開出以後，拿着一把條帚掃地的工人攆開了他。那工人粗暴的吼：

「出去！我們要關門了。」

他想抗辯兩句，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發現自己全然喪失了力量，他只好嗒然的，默默走出汽車站。

街頭燈光全滅，行人寥若晨星，他茫然的走了一段路，腹底泛起了强烈的饑餓感覺，幾至於疲累得無法支撐，他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水田之濱的一條僻巷，在一個石庫門前，斜斜地倒了下去。半臥半坐在石階陛上，背頂着冷硬的泥牆。

剛伸伸腿，略感輕鬆，忽然，一陣猛烈的犬吠，從石庫門裏吼叫起來，聽聲音，似乎有三五條狗

在一致嗥吼，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偏又在急切間疲軟得站不起身子來。他不知道這是否就是窮途末路，噩運無法抗拒的臨到頭上，慌亂中，聽到石庫門裏有了嘈雜的人聲。

他的自持力全部瓦解了，閉緊眼睛，靜待更壞的命運來臨，他知道自己已經無法奔避，人家也許又要攙他走，甚至於把他當做小偷，眼淚涔涔的流落下來。驟地，一派明亮的火把光芒閃入眼底，狗在叫，人在喊，一個蒼老而有力的聲音壓住了喧嘩。强光映入眼底，他流着熱淚，緊閉上眼。

似乎有兩個人抄起了他的手臂，他始終不敢也不可能睜開眼看，他被拖曳了很長的一段路，被安放在一張柔軟的睡椅上，他才從昏迷中覺醒過來，聽到有一位老者在說：

「這娃兒的面孔好熟呀，可憐兮兮的，大概是走迷了路吧！」

「我記得他，」又有一個嬌脆的女孩子聲音說：「他叫鄭南生，民國三十年秋天，他在敍府跟我們同船到重慶的。」

南生倏然睜開了眼睛，起先是迷濛的一片，漸漸焦點斂聚集中了，他看到一張靄然長者的面孔，高老太爺，稍遠處，又是一張秀麗白皙的面龐，高美芝，兩年多不見了，他還能很清楚的認出他們來。

「啊，鄭南生呀！」高老太爺眯着眼睛望望他說：「對頭，半點也不差，你跟我們同船到重慶的

，還有那個姓邵的什麼邵小姐。」

「你記得好清楚呀！」一個老太太的聲音諷嘲的說：「邵小姐？什麼小姐啊！」

高老太爺搭訕的沒再說話，南生稍微恢復了點，他欠身起來，感激的望着圍繞着他的那一羣人。

「鄭南生！」高美芝走近一步來問：「你怎麼會這樣子的呀！」

南生虛弱的搖搖頭，微微嘆了口氣。

「這娃兒累倒了，餓倒了，剛才又給我們的狗兒和人些吓倒了，你們快給他倒點茶，煮點麵來吃！」好心腸的高老太太，湊到南生跟前，摸摸他的額頭，關心的說。

五分鐘以後，南生至少在神志方面，回復了他的常態。

在不停歇的問話中，他向這一家人傾訴着這兩年多來，他所有的一切遭遇，講得最詳細的是今天這一天。

流浪兒的痛苦，不是安居樂業、富足無缺的幸福人們所能深切體驗到的，但南生的故事依然能使高家全家都很感動，高老太太和美芝滴落了眼淚，連高老太爺也幾度欷歔，繞室低徊，久久默無一語。

由於這一天他在身體上所遭受的磨難和精神上的有力刺激，南生的描述，容或略有誇張，但那於人無害的誇張是伴着他的强烈感情而來的；他眞的以爲這是他一生中最苦難的一天。

高家的房子寬敞華麗，美奐美輪，傭人都是衣羅錦繡，川流不息的侍候着，這使南生感到他們的境況很好，雖然比不上永川的王家，但和自己老家的情形比較，也就不相上下了。

果然，一個明眉皓齒的丫環送來的麵點，便充分的證實了他的觀察力，高老太太只吩咐了一句煮麵給他吃，送上客廳來是却仍有四個碟子和一大盌熱氣騰騰的伊府麵。

他狼吞虎嚥的吃完了麵，純粹爲了表示禮貌，高老太爺也陪了淺淺的小半碗。

吃完麵，夜已經很深了，高老太太打了個哈欠，說是困乏了，想睡，高老太爺叫人給南生安排了住處，轉臉去問美芝：

「娃兒！妳也該去睡了吧？」

「我還要等一會兒，你們先去睡，好不好？」她的明亮的大眼睛，向南生的臉上迅速的溜了一轉。

老夫婦倆和傭人都走開了，燈光通明，高敞而顯得空闊的大客廳裏，祇剩下了高美芝和南生兩個人。

「你吃飽了？」經過一段相當長的緘默，美芝低聲問南生。

「謝謝妳，我吃飽了。」南生拍拍肚皮，笑笑說：「我吃得太飽了。」

「我沒有想到，這些年來你受了不少苦。」美芝低下頭去扯弄着衣襟。她穿着一套墨綠色的短襖長褲，充份顯露出少女的嬌美。

「整個國家都在苦難之中，」南生喟然的說：「像我，還算是好的呢。」

「可是也有人在戰爭裏發達起來了的。」

「妳說是——？」

「就像我們家，」美芝瞟了他一眼，像是過急的在探索着反應：「我們家在小龍坎，田園化作了市區，地產上就發了些財。再加上爹在囤穀子，好大的利息啊！」

「這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南生伸伸腿說：「在後方發財的人多吶，只要不虧良心，發財有什麼關係，發得越多越好！」

「我不曉得我爺爺要那麼多錢做什麼？」美芝忽然變爲憎怨的語氣：「他只有我一個孫女兒，我才不想多要錢吶！」

「有錢還不好哇！」南生故作老成的說：「你看，我今天不是因爲少了兩個車錢，逼得在妳們家門口露宿——」

「越是看到你這樣子我越不心安，」美芝語意深長的說：「老實講，這兩年來我也痛苦得很。自

從回重慶以後，爺爺變了，變得成天只想發財，市面上米漲了，別個外省人排起隊來搶購平價米，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我爺爺却大量的囤積，自己倉裏裝不下，寄囤到別人的倉裏去。祇曉得自己貪圖發財，連餓死別人也不管！」她的語氣越來越激動了：「假如人人像我爺爺，老實說，不等日本鬼子打起來（打得來），我們中國也要滅亡了。」

南生竟發現了有錢人的苦惱，他說不出此刻心裏究竟有什麼感覺，不過，他只有一點是確切認識清楚了的，那就是，他由衷的欽佩美芝。這小女孩，若干淒風苦雨，孤獨淒涼的夜晚，她的嬌小活潑的影子，曾不止一度的閃入他的心底；她曾在他最孤寂的旅途中，給了他溫情的安慰。

美芝的模樣神情，和兩年半以前變化得太多了。如今，她已是一個成熟的少女，不但在思想智慧方面，同時，顯著的變化也發生在她那婀娜多姿的體態上。她正像一株初綻的薔薇，遍體散放着成熟的芬芳，她有尖削俏麗的面容，高挑的細眉，飄逸的眼神和紅紅的小嘴，在明亮的電燈映射下，她那凍玉般的雙頰上微微有點酡紅。

南生的心底震盪了一下，爲了想轉變話題，他特意問她：

「你這兩年在那裏讀書？」

「人家說沙坪壩是中國的文化區，這裏學校林立，大學中學足有十多間，可是我爺爺就不讓我獨

自去上學。他倒願意化大價錢，請別個大學教授來給我分別補習。教我國文的是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我英文的是外文系主任……你想想，我們高府的這份派頭。」

「高爺爺也是爲妳好呀，」南生慰解着她：「他想妳多求點學問，少受點上學下學的辛苦。」

「我才不稀罕呢。」美芝小嘴一撇，然後又問他：「你可不可以在我們家多耍一天，後天再回學校去？」

「恐怕不行吧，」南生歉然的說：「剛才我說過了的，明天我一定要趕回學校，否則，我也不會着急得步行回校了。」

「你的計劃簡直荒唐，」美芝抿嘴一笑說：「自己從來都沒有走過遠路，倒想一天一夜走二三百里，從牛角沱穿州過縣的走到永川去。」

南生臉紅紅，笑笑，又惋惜的說：

「這次遇到你，眞是出自僥倖，可惜我不能久留，不能陪妳多談一天。」

「那倒沒有什麼，」美芝又低下了頭說，南生不知怎的，對他這種嬌羞不勝的神情，極爲欣賞。

「我只是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很。」

「回到永川以後，我會寫信給妳的。」南生眞摯的說。

「那一年我們同船到重慶，」美芝撇嘴笑了笑：「分別的時候，你也說過的，你要寫信給我。」

「那時候我忙着考學校，後來——」南生囁嚅的解釋着。

「你不必多說了，」美芝連忙截住了他的話：「目前我需要的是友誼，我不希望你這個朋友被我逼得說謊話！」

「你說話眞厲害！」南生苦笑笑：「眞是叫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了。」

「沒有話說就不說，這是最聰明的辦法。」美芝輕盈的笑着，款款的站起來，叫一聲傭人，一個俊俏的丫環走了進來。美芝回過頭去問她：

「秋菊，鄭少爺的睡處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秋菊恭謹的回答：「老太爺關照過了的，鄭少爺睡在前院的書房裏。」

「就是爺爺的書齋。」美芝解釋的向南生說：「秋菊送你到前面去，我們明早見，明天早晨我送你到車站。」

「我眞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們才好。」南生由衷的說：「萍水相逢，妳們竟對我這樣的好。」

「你去睡吧，够累了。」美芝溫柔的說：「我們明天早晨再見，也許有機會還可以談談呢。」

南生向她投以感激的一瞥，跟在側行的秋菊之後，走出了客廳，出門時，他偶一回頭，還看到美

芝深湛的大眼，在放射着晶亮的光輝。

第二天，事與願違，由於南生疲累過甚，起身略晚了些，而公路車在八時三十分就要開行，他在高老夫婦慇切的照拂下，洗完臉，漱好口，吃過豐盛的早餐，還沒有和高美芝當着人前交談數語，離開車的時間已經只有二十分鐘了。

「你快點去上車吧！」高老先生對他說：「這張票很不容易買呢，我一大清早就派人到車站去排隊了。」

高老太爺叫一個男僕送他上車，在高家石庫門前，他和高家全家依依道別，尤其是對美芝，他只能向她投射幾眼惜別和悵惘的眼色。

上了車，高家傭人從車窗裏遞給他一隻信封，沉甸甸的，他正在遲疑着是否應該接受這一贈與，那個傭人說了：

「老太爺關照過了，這一包東西不許我拿回去。」

南生想了想，決定還是收下了。他只是對那個僕人說：

「請你回去代我謝謝老太爺，你說，我一到永川，就給他寫信。」

「是的。」那傭人鞠了躬：「我一定說到。請了。（再見）。」

「請了。」南生揮揮手，他像在和高家所有的每一個人告別。

當天晚上，他抵達永川。

曹之高正在校門口遙望，看見他高興的說：

「你回來啦，太好了！」

「有什麼好呢？」南生苦笑笑說，一面把在壁山縣城裏買的一包肉乾遞給之高。

「你不曉得我好就心啊！」之高貪饞的塞了一塊肉乾在嘴裏：「今天給你續了一天假，蕭主任說，明天早晨以前你再不回來，他就要按照校規來處罰你了。」

「虧得我今天趕回來了，」南生吐吐舌頭說：「要不然，記我一個小過，我也要被開除了哇。」

「老太太好吧？」之高關切的問。

「謝謝你，她老人家倒好。」南生原本想跟之高傾訴些什麼的，但他內心裏有一種說不明白的情緒在遏制住他，一秒鐘之內，他已決定了永遠把這一段痛苦的經歷深藏心底。

「五姐和兩個弟弟呢？」

「他們都好。」遲疑了一下，南生咬咬牙，照樣回答。

「那就好了。」之高鬆了口氣說，使南生深切爲之感動。

他更不想把和高美芝重逢的那一段，告訴之高。這又是無法解釋的另一種心緒。

一直到夜闌人靜，四週響起了同學們的鼾聲，他才湊在搖曳的桐油燈下，把高家傭人遞給他的那一個沉甸甸的信封拆開來看。

裏面不出所料的是一厚疊鈔票，新發行的關金券，一塊錢抵二十塊，都是五元面額的，一共有五十張，二百五十元關金，合五千元法幣，還附有一張小紙條，高老太爺用毛筆恭楷寫着：

「南生同學助學金：法幣五千元正。」

他謹愼小心的把這一疊關金壓在枕頭底下，自從王彪大哥死了以後，很久沒有收到這樣巨大數額的錢鈔了，他不免有點激動，整一夜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

第二天，他寫了封信謝謝高老太爺，還附給美芝一紙便箋，另外，他給母親寄一封掛號快信，報告她平安抵達的經過，他毫無隱諱的把在高家的一段也寫了進去，他給母親滙寄了四千塊錢，按照當時的幣值，約略等於一個小公務員一兩個月的收入。

母親的回信很快地就來了。她說：他不告而別以後，整有三夜她夜不成寐，一直在禱告着上帝庇佑他平安抵達，一直到接獲去信，方始放下心來。她老人家在信裏隱約的說：這世界上的溫情太多，大概是由於大家都在苦難之中，因而人人都想對更困苦的人盡一些力量，這是一種可貴的感情，但決

不是南生的僥倖。她希望南生不要因爲一次次幸運的際遇而忽略了現實問題的咄咄逼人。因爲，在此時此地，僥倖是決不可資依賴的。「人貴自立，」母親在信中如此說：「倘若祇靠朋友的幫助，是決不能維持久遠的。」

南生感覺得到，母親顯然儘量在避免救濟的字樣。

二十二、

她老人家收下了那四千元，因爲她太需要了，從五通橋搬到重慶，在那邊還留下了一些債務，滙寄兩千元到五通橋去，就可以保持住鄭家的信譽，南生知道，這一點已經解決了母親最大的一樁痛苦，設若沒有這兩千元，她老人家會永久難安的。

此外，五姐、八弟、九弟都要分別到所分發的學校和保育院去了。她們所必需的一切用具，譬如被褥衣衫、盥洗用品等，在在都要添置。這一筆錢化下來，至少得一千塊，何況，母親還要給他們各自帶些零用。

看起來，這四千塊錢正够分配，高老太爺的好心贈與，彷彿是天上落下來的一場甘霖。

美芝的信較晚兩天來到，她說：她是代她祖父寫這封覆信的，她囑咐南生不必爲這點銀錢小事久縈於懷，但希望他常常去信：「祖父祖母於君皆輒時思念也。」

他考慮很久，決定把剩下來的一千元中的一半再寄給母親去，這樣他還可以剩下五百元，足够他自己維持一個月的零用。

之高絕對贊成他的意見，回校後的第一個禮拜天下午，他們一同上街，到郵政局去滙款。

剛走出郵政局大門，一派鮮艷的紅光閃入眼底，王美娥紅衣紅裙，在街頭行人駐足以視中姍姍的走過來了。她老遠便嚷了起來：

「咦，鄭南生！你啥時候回來的？」

「今天剛到。」南生的臉紅一紅，陪着笑迎了上去，曹之高緊緊的跟在他的身後：「我正預備到府上拜候王老伯。」

「我怕你走錯了路呢，」王美娥撇着嘴脣一笑：「你不是剛從郵政局出來？」

「我去發一封給家母的信。」南生强笑笑說：「報告她老人家，我已經回到了永川，怕她惦記。」

「晚上有沒有空，」美娥高傲的瞟了南生身後的之高一眼，「到我家裏去吃晚飯？」

「有空，有空，」南生連忙回答：「幾點鐘？我一定來。」

「六點正，」美娥把手上的小皮包輕輕的一甩，飄然越過他們倆往前走了；「注意喲，過時不候啊！」

「我一定準時來。」南生朝着她的身後喊。

「恭喜你，」之高和他並肩走過幾家門面後，忽然冷冷的說：「今天你又進月宮了。」

「進月宮？」南生怔愣的望着他。

「會嫦娥去呀？」之高故意別轉臉裝作漫不經心的神情說：「你們初逢之日，不正是八月中秋嗎？」

「滾你的！」南生罵了句：「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你明知道我這兩天心情不好，還和我開什麼玩笑！」

「回學校去吧，」之高懶洋洋的：「六點鐘你要赴約會，總得修理修理門面呀！」

五點五十分，南生就已經到了王府大門口，司閽的老亭堆着滿臉的笑迎上來，諂媚的說：

「老爺聽到小姐講，鄭少爺回來了，很高興，此刻正在花廳裏候駕吶。」

「那不敢當。」南生小心謹愼的跟在他身後走，綠蔭覆被，小徑上蒼苔很滑，一不小心，也許就會摔跤。

「鄭南生！」王廳長捧着一具水煙袋，從客廳裏的太師椅上打着哈哈迎着上來說：「你回來了？」

「回來了。」南生站停了腳步，恭敬的一鞠躬。

「好，好。」王廳長伸出一隻手摸摸他的頭，愛暱的：「跑了這麼一趟，累到了吧。」

這是一個猛力的撞擊，使他深受感動，他木然的凝望着這位和藹可親的老者，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但覺得滾熱的眼淚已經在眼邊轉動了。

「屋頭坐，屋頭坐，」王廳長一把摟住他的肩頭，拉他往屋裏走：「我今天叫厨房裏預備了幾色好小菜，你要是有興趣，可以陪我喝兩盅。」

「那我不敢。」南生笑笑說。

「哎——，老小老小，人老了，就跟小娃兒一樣。你我有緣份，說我們是忘年之交，又有何不可！」

「我先去給王伯母請個安？」南生停了腳步，向王廳長徵詢意見的說。

「她馬上就出來了，」王廳長做了個攔阻的手勢：「我們就在客廳裏擺飯，還有美娥。」

話還沒有說完，美娥就已經從後面跑出來了。在家裏，她永遠像一隻蹦蹦跳跳的小麻雀。歡躍的跑到她父親面前，撒嬌的拉着他的手，扭捏的說：

「爸爸！你看媽嘛！她硬要我明天就去上學。莫說學校裏這兩天沒有什麼功課，就是功課眞的緊得很，現在喊人去買票也來不及呀！」

「照妳說，」王廳長笑着望望她：「妳該什麼時候才回學校上課呀！」

「今天是禮拜天，」美娥嬌憨的屈着手指算：「我下星期三走，剛好回學校趕星期五的小考。」

「好，」王廳長愛憐的望着她：「就依妳，下星期三喊人給妳買票，叫吳嫂陪妳上成都。可是，小考不及格，妳莫怨別個喲！」

「保險你樣樣考八十分。」美娥高興得拍起手來。

「這娃兒，」王廳長轉過臉來對南生說：「十六歲了，還是那麼牽翻（頑皮）。」

南生不好說什麼，只是笑着。

一會兒，王老太太也出來了，她和南生寒喧一陣，問了南生母親和姊弟的好，才吩咐傭人開飯。雖然王廳長一再聲明是家常便飯，沒有什麼好吃的，可是南生依然覺得這頓豐盛的酒宴，和王府上的中秋夜宴相差有限。

王廳長獨酌獨飲，似乎有點乏味，他起先要王老太太喝幾口，王老太太推却了，她說她半輩子來滴酒不飲，語意之間還有點責怪王廳長明知故勸，簡直是惺惺作態。王廳長總不好再叫女兒喝酒，便轉變目標向南生進攻，他非逼着南生陪他喝一杯不可。

「都十七八歲的大娃兒，」他煽動的說：「你父親是革命軍人，又出生在魚米之鄉，喝個把杯酒有什麼了不起。」

「我眞不敢喝，」南生訥訥的說：「王伯伯，眞的，我不敢再喝酒了。」

「上一次，」王廳長把一杯酒推送到他面前：「中秋節那天，你還不是喝了好幾盅酒的。」

「那一天，」南生瞟視着美娥一笑：「我差點就喝醉了。」

「醉了也沒有關係，」王廳長揮舞着手：「我派人送你回學校，再給你請假。」

「那有這樣子勸學生子喝酒的，」王老太太開始嘮叨起來：「難道你自己是個酒鬼，也要人人都跟你一起！年紀一大把了，行起事眞是越來越不像話……」

南生以爲王廳長很窘了，便想使自己發生一種緩衝的作用，藉以報答他們對待自己的一番誠摯的好意。於是，他鼓起勇氣，把王廳長推送到他面前的一大杯茅臺酒一飲而乾了。然後，面紅耳赤，呼吸短促的說：

「王伯母，你莫怪王老伯，他知道我有點量，喝幾盅還沒有關係的，」他把杯子舉了舉，略略覺得頭部有點昏眩，許是酒喝得太猛了，他說：「你看，我這一盅酒都乾了！」

王廳長猛地大叫一聲，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鄭南生！你不愧是將門虎子，我老漢兒這下子也陪你乾一杯了！」

南生斜睨了美娥一眼，發現她正在朝着自己嘉許的笑着，那笑容美麗得像是東風吹拂中的怒放百

花，他的勇氣被大大的鼓舞起來。站起身，端着酒瓶就往王廳長喝乾了的酒杯裏再斟。然後又給自己斟了一杯酒。

「人生得意須盡歡哪，莫使金樽空對月喲——」王廳長悠然的唱起了詩句，向南生照照杯，又乾了。

南生剛想舉起酒杯來喝，旁邊的王美娥一把按住了他的手，警告他說：

「鄭南生，你眞的要喝醉呀！」

溫暖柔軟的小手一旦觸及了他，使他感到從心底泛起一陣戰顫，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情電流的猛力撞擊。他惶亂的將手一縮，酒杯傾跌了，酒液在覆蓋白布的桌面上漫成一團水濕。

「對不起，對不起。」他手足無措的站起來，用手去拭抹桌上的酒痕，王老太太馬上制止了他，說：

「不要緊，叫傭人來收拾好了。」

王廳長也笑着說：

「你還吹牛，才吃一杯就醉了。」

「我沒有醉，」南生脹紅着臉在爲自己辯解：「我只是一時不小心，失了手。」

「那有什麼關係呢，娃兒，」王老太太看他窘急的樣子，連忙安慰他：「充其量不過是醉了而已嘛。」

南生怯怯的望望美娥，她正望着他抿嘴匿笑。

吃過兩道菜以後，南生覺得剛才那一杯酒的酒力正在他的身體內部燃燒，他自動的又爲自己斟滿一杯酒，吵着要敬王廳長。

這杯酒終於喝下去了，又是一口乾掉，不到三五秒鐘，他便覺得自己的體內已在燃起熊熊的火焰。

於是他開始喋喋不休的多起話來，他從這一次到重慶的經過講起，旁若無人的向王家父女傾訴起自己內心的苦痛和沉鬱，他甚至加重語氣說到他感情的創傷，一個富足的大家庭的幻滅，母親和姐弟們掙扎在匱乏和飢餓的邊緣，他自己却只能袖手旁觀而無所助力。他渴望着自己能够趕快長大，能够拯救家庭的不幸。

「像我兩個兄弟那麼小的孩子，」他欷歔的說：「從出娘胎起就沒有離家離娘過一天，現在硬生生的要把他們從母親的身邊拉開了，讓他們自己去面臨生活的鬥爭。想起我十四歲離家時還會在木船上哭得死去活來，他們心裏現在是如何的痛苦喲！」

王家的人都以沉重的心情在傾聽着他忘我的傾訴。

「一想到這些，我的心裏便有如刀割般的痛苦，」他流着淚說，內心的衝動在催促他訴盡一切的一切：「假如我能够挽救家庭的分散和破滅，隨便什麼事情，我都肯去做！」他幾乎是歇斯底里的叫着：「隨便叫我幹啥子！我都是願意的啊！」

王廳長的面容顯得相當的嚴肅，嚴肅中透出抑鬱的神情，間而也有點困惑，王老太的臉色和他一樣，出生富厚之家，安土重遷的老年人，那兒會想到骨肉離散的那一股悲淒之情；王美娥更以由衷同情感動的心情在傾聽，清澈的大眼裏，閃出晶瑩的淚光，她的胸部正在作激動的抽搐，幾幾乎，她也要放聲哭泣起來了。

王老太太偶然間閃視了美娥一眼，兩道稀疏的眉毛倏而就凝聚了疑慮，但那疑慮在一秒鐘間就消散了，她若有所悟的微微點頭，帶着點寬慰和瞭解，她用多肉的肘部碰擊了王廳長一下，兩位老人交換了一個彼此深知的眼色。

略微沉默了會兒，王廳長撚弄着唇間的微鬚，先感慨的嘆了口氣，又搖頭太息的吟着：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唉，天下最所悲慘的事，就莫過於國破家亡，親人星散之慘了。南生，」他充滿感情的說：「你的痛苦我都瞭解，更是同情，我眞願意能

盡我的力量，給你一點幫助。」

說着，他瞟視了王老太太一眼，王老太太正以鼓勵他的眼色盯着他，王廳長呵呵的笑了，他說：「南生，我有一個建議，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採納，」接着他便輕聲笑笑，又說：「唉，其實採納與否之權，並不在你。」

南生和美娥，同時敏感的豎起了耳朵聽。

「我家在重慶兩路口有一幢房子，大轟炸的時候倖免於難，後來被一個機關徵用爲宿舍，我也不想收什麼租錢，只要房子能够保全就好了。」王廳長有條不紊的敍說下去：「最近，那個機關又把房子交還給我了。這幢房子很大，可以寬寬綽綽的住上十幾家人，我很想找一家人來給我管房子，住上一小部份，代我收收租，管管賬。—我想，假如你老太太不嫌棄的話，是否能够給我們管理這幢大房子，住的地方不要錢，另外再在租金裏抽取百分之二三十，這樣，你們府上可以因而勉强渡日了。」

王老太太、南生、美娥的臉上，立刻就現出了興奮的神色。

「這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南生高興得結結巴巴的說：「我相信家母能够完成您的任務的。現在，重慶正是寸土寸金的時期，房子可以很容易的租得出去，我想，這件事的本身不會有什麼問題的，至少，我已有了相當的信心。」

「那麼，」美娥歡快的叫起來，「一切的一切，不是都可以解決了嗎？」

「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王廳長笑笑說：「我只是在做這樣的一個建議，我們需要人手幫忙，鄭南生的老太太正合適于做這件工作，雖然我們是以友誼的立場作這個建議的，但還不知道鄭老太太的主意怎樣呢，你說是不是，南生？」

「我自己是有說不出的感激，」南生苦笑笑說：「可是，您說得對，就是不知道家母的意思如何？」

「你今天晚上就寫封信回去，」王老太太也在鼓舞着他的勇氣：「把我們這一番誠意好好的告訴你老太太。」

這一席晚宴吃得無比的歡暢，人人心底都充滿了希望，彷彿一個大悲劇及時的被挽回了，一切都顯現了光明的景象。

南生眞的當夜就寫了封信回重慶，從此他便苦苦的等待着母親的覆函，每晚他還跑到王公館去報告那個回信還沒有來的焦灼煞人的消息。

第五天，母親的親筆回信來了，恰如一盆冷水，澆滅了所有的希望。

母親說：「你得代我再三再四的向王廳長夫婦和美娥小姐申達我衷心的謝意，他們的古道熱腸，

使我深深感動，不過，抗戰方殷，日本鬼子的攻勢猶烈，最近桂柳失守，獨山撼動，未來的局面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逆料。我們雖然家產蕩然，至今猶依人籬下，但靠國家的幫助總算能老有所養，幼有所育，我們不能在現時艱困的環境中徒然增加朋友的負擔。你的五姐已在唐家沱學校就讀，八九兩弟也已到歌樂山第八兒童保育院，國家對我們安排如此週密，我們實不應有任何怨言，但願我們從此以後，能够各就崗位，做工的努力做工，求學的認眞求學。將來只要吾兒自身有成，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之，我們說這是時代對於我們這個貧逸惡勞的家庭的一個教訓，一個考驗，也未嘗不可，自力更生，人定勝天。不過，無論如何，王廳長府上的一番好意，總是值得我們永遠牢記不忘的。……」

這封信到達時，第二天早上，王美娥就要回成都去上學了。

南生惶悚的捧着這封家書到王家，王廳長先看一遍，欽敬之色從他的眉宇間逐漸加深，讀完信，他感嘆的說：

「令堂眞不愧爲名門後裔，飽學才女，她的見地眞是高人一着，令人崇敬。如今，我們也只得遵照她的意思，將這一番心意，暫且的擱起了。」

美娥搶過信去看，看完了，她沒說什麼，只是不悅的向南生瞥了一眼。

二十三、

美娥還是搭乘成渝公路的班車回成都；南生特地向學校請了兩小時假，犧牲了一堂歷史和一堂代數沒有聽講，陪着王廳長夫婦，送她上車。

和南生到重慶去探望母親姐弟相比，王美娥的行色當然要壯觀得多。她帶了五件行李和一個傭婦，在汽車上佔據了司機座旁的那個頂好的位置。

「要給我寫信啊！」車輪轉動時，她揮着手向南生說。轉眼間，那張滿如秋月的臉龐便在黃塵滾滾中消失了，南生感到一陣莫名的悵惘。

「回去吧！」王廳長一手抄起了南生的右臂說：「車子轉了彎，都看不見了。」

南生的臉紅了紅，低頭跟着王廳長夫婦走。

從此，他一天給美娥寫一封信。持續了三四個月。

三四個月後的一天下午，距離期終考試的日期已近，同學們三三兩兩聚集在校園每一角落，忙碌的溫習功課。曹之高好半天找不到南生的蹤影，朔風怒號的冬日裏竟跑出了滿頭大汗。最後，將及晚餐號聲響時，他總算找到了，南生正斜臥在一株大黃桷樹下，浴着夕陽微溫，懶散的沉睡着。他的膝

頭上攤着一封信。

之高不忍遽然叫他醒來，依偎着南生坐下，拾起了信，仔細的看着，多年以來，他們總是毫無保留的共享着所有的祕密。

信是美娥寄來的，信封上娟秀的筆迹寫着：「娥寄自成都懿德女中。」

信上劈頭就說：「接到你十七日的信，我一肚子的氣，我喊你辦的事情，一件都沒有做，這還不說，你數過你這封信有好多字沒有？最多七八百個，我看你根本就懶得給我寫信了。」然後，她抱怨他爲什麼不給她拍張照片寄來，爲什麼不遵照她的囑咐，每天去看一趟她的媽媽爸爸，爲什麼不把十七號那天他所想所做的一切統統寫在信上，告訴給她，爲什麼？……

她說：快要大考了，她很忙，臨時抱佛脚，天天攪三角史地動植物，還要趕着背英文生字，背國文註解：「這些煩死人的功課，我眞不知道我爲什麼要讀書，既然我對這些連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你說嘛，」她率直的寫着：「我將來是要靠三角吃飯，還是靠動物植物的常識吃飯？說起來眞是笑話！」

不知怎的，之高從心底激起深切的反感；一個富有，驕縱，倨傲狂妄的女孩子，活生生的顯現在他眼前。

剛好，南生醒來了，他猛然一把從之高的手裏奪回了那封信，嗔怒的說：

「你怎麼可以隨便看人家的私信呢？」

「我不以爲我們兩人之間還有什麼祕密，」之高有點窘，認了眞的答說：「這些年來，你的每一封信我都看過了。」

南生白了他一眼，沒再說話，默默地把那封信疊好，小心收進衣袋裏。

「是不是這封信我看不得。」之高毫不饒人的追問。

「我沒有這個意思。」南生轉過臉去，避開之高的視線。

「托你的福，」之高聳肩冷笑笑說：「我這個無親無故的人，今天居然也接到了一封信。」

「你接到了一封信？」南生驀訝的問：「誰來的？」

「我願意和你分享祕密，」之高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遞給他：「你自己去看吧！」

那信上的字迹是熟悉的，但最近以來，好久都沒有接到這熟悉的字迹寫來的信了，他略微有點愧惡，急忙拆開信來看。

果然是胡怡芊寫的，不過受信人已不是鄭南生，而是曹之高。信上說：

「……學長與南生多年相處，情逾骨肉，芊亦不得不坦訴心聲矣。憶我幼時，卜者來舍，曾謂此女終生爲情所誤，亦云苦哉。自鳳凰場上獲識南生，芊即有莫可遏止之情，亦即有莫可滅殺之悲。

如南生者，豈幸命中之魔星耶。兩年以來，幸視南生虛渺若不可接，而終於忘情相交，彼之一言一笑，每每深植心底，一字一句，亦皆刻骨銘心，無他，誌此終將永逝之情愛也。而今，南生果已捨我遠去，兩月有餘，十數投緘未獲一覆，今獲兄函，始知緣已盡矣，舉長一紙，寓感於隱約之中，幸非愚癡，豈有不悟，而今而後，幸與南生情從此絕，便中祈略告之，俾免增彼內心負擔，則實感戴莫名矣！」

「你準備哭嗎？」之高看到南生唸完了信，有着惘然若失的神情，便諷誚的問。

南生茫然的搖搖頭。

「你準備再給她去信嗎？」之高再逼一步。

「不必了。」南生喟然長嘆，欲言又止。

「你說，」之高搖搖南生的手臂問：「我是不是應該回一封信給她？」

「我不知道，」南生抬起頭來說，想了想，又問：「你眞的要回她一封信嗎？」

「我想，」之高的語氣其實是很肯定的：「我應該回她一封信，假如你連寫封信給她的功夫都沒有的話——」

「那麼，」南生不耐的打斷他的話：「請你代我寫兩句話，你說，我現在的心情確實是：『空山明月，一鶴獨舞，愁緒萬千，誰獲我心』——」

「我給你竄改一個字好不好？」之高冷峻的說。

「那一個字？」

「空山明月，一鶴獨舞，愁緒萬千，誰獲我心。」之高唸了一遍，又說：「我把你那個知字，改爲獲字，怎麼樣？」

「我眞不知道，」南生反唇相譏的說：「包老師還有你這麼一位高足，詩詞歌賦，通得很咧！」

「天下也並不僅有你這麼一個聰明人，」之高冷笑笑說：「我希望你能够永遠記住一句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倒願意再謙虛些，說一句『愚者千慮，或有一得。』」

入夜，熄燈號已經吹過很久，之高發覺南生還沒有回到寢室睡覺。他着急的披衣起床，四處去找，一直找到校園後面的城牆上，才發現南生正背着手，在凄冷的月色下往復踱躞。

他走近南生身後，跟着他走了幾步，南生一點兒也沒有發覺。於是默然的說了一句：

「眞是空山明月，一鶴獨舞！」

「看你！」南生急速的轉過身來，拍拍胸脯說：「不聲不響的，嚇人一大跳。」

「你爲什麼這樣晚還不去睡？」

「你別管我好不好？」南生憎厭的：「至少今天晚上你別管我，讓我靜一靜，行不行？」

「不行。」之高倔强的說：「至少你得告訴我，你究竟有什麼煩惱，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這樣子逼着我，」南生不禁惱怒了：「就是我最大的煩惱。」

「我不怕討你的嫌，」之高毫不讓步：「我和你不同，我以爲唯有在這種時候，才能表現出友情的可貴，不論對方是否樂於接受。——我總要盡朋友的責任。你知道，我很可憐，兩年多來，在生活上物質上，一直是你在幫助我，我在這世間一無所有，所有的僅祇是這顆誠摯的心，在你最煩惱的時候，我總不會離開你的：即使你打我，罵我，恨我，我也不會離開你的身畔；我要分擔你的痛苦。這是我僅能貢獻給你的一點……」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南生痛苦的叫着，隨而便改換了語氣，摯切的說：「之高，你是我比親生骨肉還要親近的朋友。最近以來，也許由於我的心緒不寧，每每使你難堪，我眞是慚愧極了。」

「你不必向我說這些，」之高也感動了：「說了，反而縮減了我們的情感距離。」

南生默然了，他伸出了冰涼的手，攬住之高的肩部。

「告訴我，」之高低聲說：「你有什麼憂慮？」

「……」

「至少，你得告訴我，剛纔你在想些什麼？」

「……」

「是不是在想着回王美娥的信的腹稿？」

南生連連的搖着頭。

「那麼，」之高有點興奮：「你是在想怎麼樣寫信給胡怡華了？」

南生又搖了搖頭。

「你快說吧，」之高不耐的：「你知道我的性子褊急，打不來悶葫蘆的。」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南生終於張嘴說話了：「只是，我心裏很煩，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

「爲愛徨徬，爲情苦惱，」之高故意打趣的說：「你這情場寵兒，畢竟也嚐到這種滋味了。」

「你別和我開頑笑，曹之高！」南生正顏厲色的說。

「我向你道歉，」之高吐了吐舌頭，又調侃的：「可是，我們的大情人哪。你連高中都沒有畢業，談到這上面，又爲這上面的事苦惱起來了，那豈不是太早了嗎？」

「唉！」南生憤憤的跺跺脚：「和你這種人，簡直是說不清楚的！」

「當然囉，像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怎麼能想像到空山一鶴的心情呢？」

「你是誠心嘔我，是不是？」南生站住了，雙眼烱烱的逼射着之高。

「我沒有這個意思，」之高連忙解釋：「我只是想聊盡朋友之責，替你分憂解愁罷了。」

「除此之外，你還能爲我做些什麼呢？」南生輕蔑的問。

「爲你策劃策劃，參謀參謀，」之高故意說得很輕鬆：「有道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好！」南生咬咬牙，果決的說：「我不妨把心裏的話告訴你，可是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只要幫忙我出出主意，貢獻一點意見，可不許你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窮追猛詰！」

「好！我答應你。」

「那麼，」南生遲疑了一會兒才說：「你知道此刻我心裏在想些什麼？——我在想，我該怎麼回美娥的信，是爲她撒些謊以博得她的歡喜呢，還是把內心裏眞正屬於我自己的意思坦率的告訴她？」

「啊！」之高的語氣裏充滿了失望：「這麼說，你是一點兒也沒想到胡怡萍了？」

「看你，」南生覺得臉上一熱：「又違背諾言了，你答應不要尋根問底的。」

「對對對！」之高笑着輕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這回算是我的錯。」

「你對美娥的印象怎麼樣？」歇了一陣，南生忽然轉變了話題在問，問話裏顯得很熱切的需要答案。

「我連見都沒有見過她呢？」之高攤攤手說。

「你已經聽到我談過她不少，」南生低聲的像似有點羞怯：「再說，你又看過了她給我的信。」

之高覺得必須考慮了，沉吟一會，他才說：

「極美極聰明的女孩子，對你也有眞情。祇是——祇是稍嫌驕縱了些，當然，這也是她的家庭環境使然。」

「什麼樣的家庭環境？」

「永川首富的女兒，家貲萬貫，又是獨生女。」

「你錯了，」南生出人意料之外的說：「她也有她痛苦的一面，我告訴你一樁天大的祕密，他根本不是王太太的親生女兒……」

「啊！」之高驚詫得撐圓了嘴巴。

「她是王聽長抱來撫養的，生身父母在那裏還不知道吶。」

「誰告訴你的？」之高急急的問。

「她自己。」南生簡捷的回答：「王廳長年近半百，膝下無兒無女，才把她抱養過來的，要不然，她和她父母親的年齡，爲什麼會相差得那麼遠？」

「她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上個禮拜她給我的信上。」

「她爲什麼要告訴你這些？」

「她說了的，她要祛除我和她之間的不平衡的感覺，」南生找了一塊石頭，坐下：「她說：她知道我對於她有一種自卑的心情，她是富家獨女，僕從如雲，而我僅是一個家破人亡的流浪學生，她深怕我的自卑感會影響了我們的感情，於是才毅然決然的向我透露了她的悲淒的身世。」

「這麼說，」之高悵惘的：「她是眞心眞意的愛你了。」

「我想也許是的。」南生的語調裏有着一種自傲的音色。但馬上他又驚覺了，他說：「請你不必把胡怡卒的事情，扯到我們之間來，老實說，我和胡怡卒的感情應該是眞摯而純潔的，似乎我們不應該談到愛，時至今日爲止，我從沒有佔有她的感覺。我總是以爲除了怡卒是一個女孩子以外，她和我的感情，應該和我倆一樣，我們相識的時候年紀都太小了，或許我們會把兄妹情人，同學好友的情感混淆不清的。」

「就算我們已經解決了胡怡卒的問題好了，」之高太息的說：「回到現實吧，王美娥對你正也是情深似海呢。」

「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南生痛苦的扯拔着頭髮。

「不必這樣，」之高趕緊攔阻他：「你要想到你的幸運的一面，北山公園裏的一千多位同學，假如他們都知道了詳情的話，誰能不羨妬你呢。」

南生沒有答話，只是慘然的一笑。

「王美娥怎麼會對你一往情深到這種地步？」之高像似在自言自語。

「我也不知道，」南生茫然的：「不過，據她前些時給我的信上說：她看過我演的戲，她從他父親的嘴裏聽到過他誇讚過我，同時，她又說……她又說她在和我幾度相晤時，從我的身上發現了一種異於常人的氣質，不同於她所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的氣質。」

「這就是，」之高又在笑謔了：「大情人之所以成爲大情人了呀！」

「你再說，」南生有點惱怒了：「看我不揍你！」

「你別揍我！」之高的笑聲在夜空裏很嘹亮：「咱哥兒倆還從沒有打過架呢。」

「那你就別再信口胡扯了。」南生也笑了起來。

「我眞不明白，」沉默了一陣，之高又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有什麼煩惱？」

「我有一種直覺，」南生低頭扭弄着外衣衣襟：「我直覺的感到她有一種驕矜之氣，有一種任性的傾向，如果我屈就她，她就會逼得我向她撒謊，這樣子，我們將無法享有眞正誠摯的感情了。可是，如果我違拂她的意思，我眞怕，我眞怕我會就此永遠的失去了她——」

「爲什麼不嘗試改造她一下呢，」之高熱心的建議着：「我聽說，唯有愛情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你爲什麼不乘此時機給她一番根本的改造呢？」

「我並不以爲這樣做是對的，果眞這樣，愛情就會變成一種手腕，一種權術了。同時，」南生遲疑了一會，終於勇敢的說出來了：「我也怕這樣子做法的結果，還是會使我失去了她。」

「你是在長怯，」之高挑釁的說：「你唯恐得罪了她，惱怒了她，我現在閉上眼睛也可以看得見你的未來了：王美娥石榴裙下的不貳之臣。」

「你胡說！」南生激怒的嚷起來：「我眞沒想到，你會這樣看輕我。」

「事實擺在眼前嘛。」之高冷笑笑說：「算了，我也用不着分析你的心理了，不過，也許我還是老生常談，我總以爲，我們的年紀還小，國仇家恨，那麼重大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太早沉溺於愛情的漩渦裏，未必見得就是什麼好事情。至少，就目前來說，你前一陣在演戲，又爲了自己的心緒不好，

就誤了不少功課，如今大考在即，我看你怎麼補得起來？要是再抱着情書在黃楠樹下踱大覺，在淒冷月色裏躑躅徘徊，長夜不寐的話，不說大考你通不過，你的身體也吃不消哇！」

南生隨着之高走下城牆的斜坡，穿過校園，一股陰森的冷流從高聳林木間穿越過來，他倆都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呢。」快到寢室門口時，南生突然又打破岑寂說。

「什麼問題？」之高掉過臉來問。

「我家裏的事呀，」南生痛苦的說：「母親總不能老在縫紉工廠就下去，弟弟們呢，五姐呢，沒有零用，衣被不全，上學要吃多少苦頭，我該怎麼樣想辦法去幫助他們呢？」

「你和王美娥結婚，不，就是訂婚吧，一切問題不就都解決了。」之高故意調侃的說。

「你再胡說，我眞要揍你啦！」南生氣急得臉色都發白了，混身在顫抖。之高察覺這個頑笑開得有點過火，便趕緊向他道歉。

夜已深沉，萬籟寂寂，南生擁着棉被久久不能成眠，他想起曹之高最後的一句頑笑話，也許，這就是他和王美娥之間最大的障礙呢。

二十四、

終於通過了期終考試，南生在之高的催逼下，也確實用過幾天功，好在他的聰明挽救了他的荒廢，公佈成績時，除了數學一門需待補考外，其餘的功課總算都及格了。

他原先打算乘着寒假，再到重慶去探望一次母親，途中，經過歌樂山，還可以去看看已經分發到第八保育院就讀的兩個弟弟。可是，有兩層理由打消了他的計劃，第一、旅費不够，第二、美娥寫信來說，不日卽可返回永川，她要他留在永川等她。

仍然和歡送時一樣熱烈的歡迎場面，南生陪着王廳長夫婦在汽車站等了很久，終於，一向誤點的公路車抵達了，當它搖搖擺擺的從公路盡頭蹣跚出現時，南生不禁歡呼了起來。

車剛停穩，玉美娥一身紅呢大衣，紅呢長褲，從汽車上姍姍地首先步下車來，她見到了南生，不覺嫣然一笑，笑得像是三個月前的那輪中秋皓月。然後，她又見到了父母親，連忙把笑臉轉成了雙眉緊鎖的愁容，小嘴巴撅得老高，像受了什麼委曲似地，跑過來就說：

「媽！老師跟我搗蛋，我考不及格！」

「那個老師？」王老太太連忙把她擁在懷裏，急切的問。

「個個老師都搗蛋，」美娥把一頭秀髮往她母親肩頭流瀉下來：「除了音樂，我都不及格。」

「又留級了是不是？」王廳長打着哈哈問。

「不來了，」美娥頭一扭，「剛回家你們就嘔我！」

「不嘔不嘔！」王老太太連忙勸慰：「留級就留級，不讀了，怎麼樣？」

「考不及格沒關係，」王廳長搶着說：「就連鄭南生嘛，算術也是不及格喲！」

南生立刻臉紅了，窘得無地可容。

「那我們是同志，」美娥大大方方的走過來，拉住了南生的手一陣搖撼：「有啥子了不起，我們又不靠算術吃飯！是不是？」

王廳長和王老太太一齊笑了起來。

那個伴隨美娥到成都去招拂的傭婦，這時已提着大箱小包的跟在人叢中擠下車來了。

「王成！」王廳長回頭叫了一聲跟來的男傭：「把小姐的行李取下來，我們先走了！」

永川縣城裏既沒有黃包車，也沒有轎子滑竿（四川的便轎），王廳長、王老太太、美娥和南生，一齊穿過馬路，直向北山公園的方向走回家去。

那是下午四五點鐘，冬日夕陽澹淡的掛在天邊，斜斜的射來意識上的溫暖，街畔商店裏在準備迎

接夜市，店員們懶散的整理着貨物。偶或有三三兩兩從國立十六中學裏溜出來的學生，徜徉街頭，他們都對南生投以羨妬的一瞥，匆匆擦身而過時，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南生的臉上一陣陣紅脹，低頭跟在美娥身後走。

王廳長夫婦走得比較快一點，兩個大孩子留在後面，低聲的談笑着，美娥顯得很興奮，她問了南生好些話，這一陣子的生活情形，學校裏的功課，考試的結果，最後，她問到南生家裏最近有沒有信來。

一提到家，南生默然了，一股淒楚之情，油然從心底泛起，他沉吟了片刻，才說：

「最近常有信來，他們都好。」

「前天你的信上告訴我，說是八弟和九弟都到第八保育院去了，爲什麼呢，八弟不是該讀中學了嗎？」

「他早已讀過半年初中了，」南生黯然的說：「祇是爲了想求得公費，他必須要在小學程度的保育院裏混半年，才能去投考國立中學。」

「這一切都是何苦嘛？」美娥怨懟的說：「當初我家裏的提議並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不論是外省人本地人，大家理應該患難相助，你們老太太爲什麼不願意接受我們誠心誠意的幫忙，要是她不那

麼固執的話，今天，一切的問題不是都解決啦。」

「妳不要說下去啦！」南生痛苦的嚷叫起來，王廳長夫婦都詫異的轉回了頭：「我母親的處置自然有她的道理，妳不會瞭解的。」

「我當然不能瞭解囉，」美娥撇嘴一笑，接着又讓步的說：「好，我們不談這個問題了，好不好？」

緘默了一會兒，一行人已經走回王家了。

上上下下的親戚傭人都來向小姐道乏，美娥不耐的應付了陣，在衆目睽睽中挽起南生的手，和他並肩走到內客廳。

「你在這裏坐坐，」美娥嫣然笑笑：「我到裏面換件衣服，馬上就來。」

臨出門，她又追問了句：

「你今天要什麼時候回學校？」

「不要緊，」南生澀笑的望望王廳長夫婦：「我們要到九點鐘晚自習過了才點名呢。」

「那就好了，」美娥向着她父母說：「我們用不着趕，七點鐘吃晚飯都來得及。」

說完，她就閃進門裏去了。

「怎麼？」王老太太岔嘴問：「大考完了，寒假都已經開始，你們學校裏還要上晚間自習。」

「這是學校當局怕我們就誤功課，」南生恭謹的回答：「只要在學校一天，就要按照規定時間作息。」

「那倒好，」王廳長贊許的說：「是應該這個樣子的，團體生活嘛，就該有團體的紀律。」

他們又談了些閑話，王老太太急不可待的說：

「美娥怎麼還不出來呀？我進去看看她吧。」

「何必呢，」王廳長連忙攔阻：「妳放心，她就要出來了。」

恰在此時，美娥換上了一身紫呢旗袍，像一團艷光似的從客廳後面快步走了出來。一切鮮麗的色澤都不能掩遮她姿容的美麗，南生不禁口噤目呆地楞望着她，若不是王廳長夫婦和許多傭人在旁邊，他恨不得一把將美娥擁入懷裏。

一種奇異的本能衝動，從他的孱弱身軀深處泛濫開來，他感到出奇的熱，出奇的呼吸急促。

他們像家人父子一樣，歡欣的吃完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喝了幾杯酒，南生又漸漸地變得嘵舌起來，他旁若無人的又傾訴起內心的鬱悶，他甚至把曹之高和他在那個月明星稀之夜的長談都說出來了。他總是習於在酒後嘵舌的，他說：

「曹之高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竟然提議要我嘗試着去改造妳，以使我倆之間的距離能够縮短，縮短到我們能够分庭抗禮，等量齊觀，他雖然並沒有說明，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非得如此，我和妳之間就不能永遠幸福……」

一股暖氣噓上了他的左頰，他驚覺的側頭望望，美娥那對有如星星閃煜的眸子正凝視着他，小巧的玫瑰唇瓣佔據了他眼瞳所能視見的境域的大半，她激動的嬌喘着說：

「南生，南生，你醉了，你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南生突然醒轉過來，不知所措的扭動着自己的衣袂。

「不過，」她又輕笑了聲：「不要緊，伯伯和媽都進去睡了，現在，這裏只有你我兩個人……」

南生感激的望望她，四道眼神像電光火石般的接合在一起，久久不能分離……

「南生，南生，我知道，我知道的，」美娥的語調急促而孕滿深情：「我知道你不會辜負我，你是……你是喜歡我的。」

邱比特一箭射穿了兩顆心，愛神獻出了一杯甜津津的蜜汁，兩唇相接，兩心互印，兩顆靈魂緊緊的溶和在一起。

南生猶能感到，他和美娥的心臟，都在猛烈的躍動。

時間在飛逝，還是在沉滯？這是南生和美娥生命中的一頁高潮，也許僅是一頁空白，因爲，在事後，誰也不能憶起，兩情歡洽的那一剎那，究竟是一秒鐘，抑或是一世紀？

廳後傳來王廳長嘹亮咳嗽聲，一次又一次，他們警覺的分開了。

「快十點鐘了，」王廳長慢慢地從廳後走了出來：「南生，你是不是該趕回學校去了。」

「我去，我去，」南生慌亂的站起來，做着要動身的模樣：「太晚了，我要回學校去了。」

「忙什麼呢？」美娥白了她父親一眼：「反正夜自修點名已經過了。」

「是的，是的，我不忙，我不忙去。」南生趕緊又辯明：「夜自習的點名早已過了，我現在回去，和明天早晨回去又有什麼兩樣？」

「話雖如此，」王廳長眉頭緊蹙，目光炯炯：「但我以爲，你還是現在回去的好。」

氣氛令人難堪的凝結了一會，南生不知怎麼答話才好，終於，美娥解除了僵局，她站了起來，說：

「好嘛！鄭南生，你還是回學校去吧，天不早了。」

那一夜，雖然有王公館的傭人護送，鄭南生仍還跌跌撞撞的摔了兩跤，才頭腫眼青的摸回學校裏去。

曹之高着急的在校門口等待，他扶着南生走回宿舍，給他脫了衣服，服侍他睡下，南生一直睡進被窩裏才承認：

「啊，之高，我醉了，我眞的醉了。」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他就醒了，酒勁未祛，頭昏眼花，但他仍掙扎着起了床，洗漱完畢，他沒有按照校規進教室自修，他徘徊在學校大門邊緣，鐵鎖重重，他想不出辦法溜到外面去。

曹之高悄悄的走近他身邊，把他吓了一大跳，他以爲是一位老師覺察了他詭秘的行蹤，看清楚了是之高，他拍拍胸膛說：

「何必吓唬人呢，曹之高！」

「白日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曹之高笑得前仰後合的說：「你又何必像個偷兒一樣，吓成這個樣子。」

「笑話，」南生在故作鎭靜：「我做了什麼虧心事？」

「你當然不會做什麼虧心事，」之高顯然不願他過份難堪，趕緊轉過話頭說：「你是想去看玉美娥，是不是？」

「這條大路走不通，」看他不回答，之高又聳肩笑說：「你要掙脫樊籠，還是跟我來吧！」

南生知道之高有意幫忙，不再說什麼了，默默的跟着他走。

穿過操場、飯廳、一間間的教室、和一幢幢的宿舍，他們走到校園盡頭的城牆脚下，曹之高佝僂着身體拂開一叢枯枝敗葉，泥牆上出現一個寬可容人的大洞。

「最高機密，」曹之高告誡他說：「我在偶然之間發現的，你可要保守秘密啊！」

南生不禁欣然色喜起來，由此他想到了那些個平常愛玩的同學，爲什麼可以在校門緊鎖的時間裏，還能溜到大街上泡茶館，或是幌來幌去。

他連謝謝都來不及說，一頭就鑽出去了。

跑到玉家，看門的老許告訴他「小姐出去了」時，他不禁驚怔的木立在門口，手足失措的不知該怎麼辦才好；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嘛，美娥昨天還和他約好的，今天如果天晴，他們將到郊外去暢遊一番；此時悵望天際，昏黃的冬日朝陽不正孤懸在冷漠得發藍的空中嗎？這正是郊遊的好天氣，昨夜，他們正兩情纏綿的不願須臾分離，今晨，美娥竟會早早的出去了，她明明曉得他會趕來的，她到那兒去了呢？

「小姐是和老爺太太一齊出去的，」老許解釋着說：「她留了一張字條給你。」

「在那兒？」南生急急的問。

老許從懷裏掏了一陣，掏出一張折成方勝的白紙來，紙上滿佈疊痕，彷彿是折疊好又被拆開過的模樣。

「是老爺拆的，」老許歉然的說：「他說他要看看，小姐給你的條子，寫的是什麼。」

南生趕忙奪過紙條來看，美娥寫得很匆忙，字迹都是七歪八倒的，她說：「今天早上爸媽突然一定要和我到來鳳驛去看望姑母，說是早已約好了的，要好幾天才能回來，望你保重，再見。」

「小姐本來不肯去的，還跟老爺發了脾氣呢，吵了好一陣，」老許湊上來低聲討好的說：「後來還是太太勸着小姐去了。」

到南生瞭解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時，他顯然已經受了極沉重的打擊，他的臉上立刻佈滿慘沮的神色，默默無言的低頭走出了王家。一切事實都明明白白的擺在眼前，王廳長覺察了他和美娥的感情泛濫到了什麼程度，因而他及時的隔開了這一對小情侶，他對於他倆之間的事意向如何，從這件事情上已不難看出。

他彷彿乍纔瀕臨一個甜美的幻夢，幻夢像映射麗日的肥皂泡一樣，剎那間就破滅了。

流浪、顛沛、窮困、潦倒、家庭離散，受人歧視，所有的悲哀和淒恨，猛一下又再度佔滿了他的全心靈，昨夜的溫馨正像昨夜所喝的酒，麻醉的快樂消失以後，緊跟着來的便是極端的痛苦，無可遏

抑的哀傷。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一口氣奔回學校，穿過那個秘密洞口，還來不及站穩身子，便跌倒在矮樹叢裏，一根尖銳的枯枝劃破了他的面頰，鮮血涔涔的滲出，然後又是奔流而下的兩行熱淚，很快的，血和淚相溶混了，他染上了半臉的淡紅液痕。

他由悲泣而失聲，由失聲而嚎哭，同學們都在教室裏自習，校園曠靜得像無涯無際的墓地，沒有人看到他抽搐的身體，也沒有人聽到他哭喊的聲音，他不知道哭了多久。

他也不知道喊出了些什麼痛苦的悲呼，腦際昏亂一片，頭部沉重得有如巨大的鉛塊。他勉强的掙扎起來，眼前爆起一粒粒的金星，他搖搖幌幌像一個醉漢似的穿越草地和荆棘，好容易走到寢室，那裏面又是空蕩蕩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他摸索到自己的床邊，爬上去，拉開被子，便和衣睡下了。

正好，這是同學們齊集在飯廳吃午飯的時間。

一會兒，寢室外邊漸漸的有了人聲。同學們吃飯回來了，三三兩兩的到寢室來休息，他聽到有人在問曹之高：

「喂！我們的羅米歐怎麼又不到飯廳吃飯了？」

「人家在享福呢，」另一個同學以着羨妬的口吻插嘴說：「天仙小姐回來了，鷄鴨魚肉有得足吃

啊！」

曹之高沒有搭腔，似乎還聽見他會得意的笑笑。

「喂！你們說，鄭南生追不追得上王廳長的千金？」又有一個同學在問。

「百分之百的沒有問題。」有人馬上接腔：「鄭南生又聰明又漂亮，嘴巴又會說，又是永川的話劇明星，王家有的是鈔票，用不着再找什麼有錢有勢的姑爺來錦上添花，我看鄭南生的終身大事已經定了。」

「對頭！」另外一個聲音從遠處傳來：「昨天鄭南生去接王美娥的時候，我在街上看到他們的，兩個人當着王老漢夫婦都還那麼親熱呢。」

「什麼事都不能太樂觀了，」一向老成持重的徐杏洪嘆了口氣說：「四川大紳糧的女兒不會下嫁我們這些流浪學生的，在他們的眼睛裏，我們算什麼？連叫花子都不如！」

「話不能這麼說，」曹之高辯解着：「鄭南生告訴我的，王廳長夫婦很喜歡他，從我們到永川來的第一天，鄭南生就見到了王廳長，今年中秋鄭南生到王家去，也是王廳長親自邀約的……」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徐杏洪說：「王廳長自己沒有兒子，看到鄭南生聰明俊秀，又知道他是離鄉背井的流浪學生，由於同情心和一種對自己的補償心理，才約他去吃兩頓飯玩玩的，要是南生眞

的和他女兒談戀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依我看呀，即使鄭南生和王小姐眞的傾心相愛，王老夫婦也完全贊成，恐怕將來還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爲什麼呢？」曹之高急着問。

「理由很簡單嘛，」徐杏洪笑笑說：「他們的年紀都這麼小，心境容易變化得很。對王美娥，鄭南生內心裏可能有自卑心理，對鄭南生，王美娥未必就會永守海誓山盟，像她那樣嬌生慣養的女孩子，說不定還會把南生要弄一陣呢。你們看我今天先講一句不吉利的話，假如現在王廳長發現了南生和王美娥之間在兩小無猜之外竟會有了愛的傾向，恐怕他馬上就要禁止王美娥和鄭南生來往了。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樣的，誰願意自己的獨生女兒在智識未開的時候就憑着一念衝動訂終身了？」

南生一直把頭部深埋在被窩裏，屏息的聽着，熱淚一股又一股的傾流，被褥都濡濕了淚痕，聽到這兒，他再也遏耐不住，竟放聲的哭了出來。於是，整個寢室裏都在驚愕中靜寂下來。

「南生！」曹之高趕緊跑過來：「怎麼，你已經回來了？」

「別理我！別理我！」南生歇斯底里的叫着，剛才正熱烈的談論着他的同學，一個個悄聲的溜了出去。

從中午到晚上，南生沒有起床，沒有進食，曹之高追問了許久，南生始終以沉默作答，連頭都不

肯伸出來。同學們走進走出，也是躡手躡足的儘量不出聲音。

一片陰霾，籠罩着整個寢室，雖然南生始終沒有說一句話，但同學們多半已經瞭解到發生了什麼事。每一個人都對南生寄予深切的同情。

南生獨自一人，深匿在厚重的棉被裏，默默地忍受內心被撕裂的苦痛，沒有人能給他以些微幫助。

悲痛的極頂，便是近乎虛脫的困乏，他也曾瞑目昏睡過一兩小時，醒來時，晨曦佈滿窗頭，四週一片寂靜，猛然有人一把扯開了他的被褥，滿佈紅絲，腫脹起泡的眼睛勉强睜開時，正好看到徐杏洪和曹之高關切的凝視。

「寢室裏再沒有別人了，」之高溫切的說：「你有什麼痛苦，說出來讓我和徐杏洪聽聽。」

南生本來準備別轉臉躲開他們的，但，經不住徐杏洪和曹之高一再的慰藉、譬曉，友情的溫暖填充了他空虛心靈的一小部份，終於他吞吞吐吐的說了些概梗，其實，全部事實也只要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明白了，甚至於連一個暗示也行。

「也許王美娥的父親眞的和美娥的姑姑約好了呢，」曹之高顯然在安慰他：「這也值得你那麼傷心？」

南生慘然的搖搖頭。

「南生，」徐杏洪誠摯的說：「我不願騙你，以我看來，我的猜測也許是對的，王廳長認爲你們還沒有到談戀愛的時期，你們都太小了，個性沒有定型，情感也不穩固，我倒以爲他這樣故意隔離你們的舉措是對的。退一萬步說，即使他內心不願意你們在一起，就他個人的立場來說，他也是對的，誰叫我們離鄉背井，誰叫我們失却家庭，誰叫我們現在窮困得連衣食都發生問題呢？富貴人家的女兒，會下嫁給我們這種吃不飽餓不死的流亡學生！」

南生剛要哭出來，之高又說了：

「我不贊同徐杏洪的說法，也許這件事完全是你誤會了，總之，你要朝好的方面想。」

「我不再想什麼了，」南生淒然的說：「一切都是我不自量力，咎由自取，套句難聽的話吧；我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吶！」

「我們不談這些，」徐杏洪撫摸一下南生的額頭說：「不論事情怎樣發展，你至少要鼓起勇氣來應付一切。國家多難，我們的責任艱巨得很呢，在這種時候，你不應該爲情所誤的，對不對？」

南生又緘默了，四個有力的字衝擊着他的內心，徐杏洪和曹之高都沒有想到，鄭南生在昨天起直至現在，曾經想了些什麼，曾經有過如何偏激而危險的想法，「鼓起勇氣」，正好擊中了他的內心深

處。

他向徐杏洪和曹之高說，他還想再睡一會，於是他又把被窩拉起來蒙住了頭部，曹之高拉了拉他的被頭，他說：

「喂，你已經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了，再不吃的話，你眞要餓壞了呀！」

「我不想吃，我眞的不想吃。」他趕緊說：「你們想，在這種時候，我還吃得下什麼東西呢？」

「讓他再休息下吧，」徐杏洪拖起曹之高就走：「等他想吃了，我們再給他找東西吃。」

二五、

下午一點多鐘，他的精神略好了些，一股强烈的意念在驅使着他掙扎起來，他先探出頭來望望，寢室裏仍然一片靜闃，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於是，他迅速的爬下床，穿好衣服，連忙就往校園裏走。在那個秘密洞口前面，他停下了脚步，掏出衣袋裏所有的錢，數一數，大概還有六十幾塊。略略作了一番盤算，便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鑽出學校去。

他在街上吃了一碗蹄花麵，雖然食不甘味，他總算勉强着自己把整碗麵吃光了，然後，他付了款，離開麵店，大踏步的沿着公路向南走。

不知道是什麼力量鼓舞着他，也許這就是愛情的神妙，他竟然以八小時的時間，完成了三十五公里的徒步旅程。

可是，當他到達來鳳驛時，已經是晚間十點了。來鳳驛雖然是成渝公路渝永道上的一個大站，但仍保有濃厚的農村習慣。十點鐘，鎭上已是全無人迹，甚至連個燈光都沒有。

他的兩條腿已被疲勞侵襲得近乎麻木，連抬也抬不起來，他找到一處店家，面街的屋簷特別寬深，他順着木板門溜下去，沉沉的坐倒在硬冷的石階上。

極度的疲勞之下，他竟會朦朧的睡着了。

「鄭少爺，鄭少爺！」連聲的呼叫夾雜着鬨笑，南生從熟睡中驚醒過來，睜開眼，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王成那張純樸得幾乎愚騃的四方臉。

「鄭少爺，你怎麼會在這裏睡着了？」他伸出手把南生攙扶起來。

「啊！」鄭南生揉揉眼睛說：「你也到來鳳驛來了？」

「我是跟老爺他們一齊來的。」王成挽着他走出了圍觀哄笑的一羣鄉下人，天色大亮了，朝陽突破雲層，在街頭洒下了滿地金光。

「老爺他們呢？」南生急切的問。

「在二姑太的庄子裏，」王成關切的拍去了南生臀部的塵土：「離這裏還有兩里多路呢，我是因爲太太早點心要吃蓮子湯，趕到鎭上買蓮子來的。」

「小姐呢？」南生問。

「也在庄子上，昨晚上跟太太一道睡的。」

「你的東西買好了沒有？」

「買好了。」

「那麼，」南生命令地：「你帶我到庄子上去。」

「是，鄭少爺。」王成親熱的挽起了南生的手臂，匆匆的便向鎭市外面走。

太陽已經冒起老高了，田野間散佈着片片燦爛光芒，南生的兩脚雖然有如鉛塊般沉重與麻木，但，美娥的笑靨却時時閃現在眼前，這美麗的幻象强烈的吸引了他，使他的步履逐漸加速，最初，是王成遙遙先領，不時還停駐脚步來等待南生，漸漸的，南生的行進速度越來越快了，他竟把王成遠遠的拋在後頭，每逢轉彎換路的時候，王成便大聲的指引着他方向，帶着點氣喘咻咻。

兩里多路沒有幾分鐘就到達了，一道濠塹，一株竹林，寬闊壯偉的庄子掩映在幽篁深處，朝曦正向中天進駐，滿目光明景象；紅日衝破了重重濃霧，空氣清新得會所未有，南生抹着額頭的汗，極目眺望，田壟邊上有一個熟悉的身影。

再往前走幾步，看清楚了，正是王廳長，他照着往日的習慣，在朝露未收之前鍛鍊身體，一手一手的打着太極拳。

他老遠的便喊了聲：

「王伯伯！」

王廳長驚詫的收住了拳脚，怔怔的朝南生走來的方向望。

「是我，王伯伯！」南生如像異域遇見了親人似的大聲嚷起。

待他走近王廳長面前時，他驚覺的發現，王廳長的唇角蘊有一絲微笑，眉頭却在緊緊的蹙起，像似兼有着憐愛與責備的表情。

他等南生在他面前站定了，問：

「你怎麼跑起來了？」

「我是連夜走路趕來的。」

於是王成又擠到王廳長面前來，斷斷續續的說了些他發現鄭南生熟睡在人家廊簷脚下的經過。

「唉，」王廳長喟然長嘆一聲：「你這是何苦，何苦嘛！」接着又關心的問了一句：「你來之前，向學校裏請假沒有？」

南生淒然的搖搖頭，隨而，便緊張的問：

「王伯伯，美娥呢？」

「你不是不曉得她的生活習慣，」王廳長笑笑說：「現在纔七點多鐘，就算她在學校裏，也還沒有到她起床的時候呀。」

「小姐昨天哭了好久，睡得太晚了，」王成儳儳的插了句：「現在當然起不來囉！」

王廳長立刻就狠狠瞪了他一眼。

南生恃着王廳長對他的寵愛，不多說一句，扭頭就往莊宅裏衝。

王廳長橫了一步，攔住他。

「我想喊醒美娥去。」南生語調堅決的說。

「不必。」王廳長的答覆像似斬釘截鐵的：「今天，你最好不要見她。」

「爲什麼呢？」南生勇敢的正面提出問題。

「你今天突然來了，眞有點使我感到意外，」王廳長慢條廝理的說：「不過，請你瞭解我，我也有我堅持不移的原則，我想，你最好不必和美娥見面，不但是在今天，而且是在最近期間以內。」

「爲什麼呢？」悲憤的情緒激發了南生的勇氣：「從昨天直到此時，我都在苦苦的思索，您這一切的舉措，究竟是爲什麼呢？」

「就你看來未免有點出乎意外，」王廳長平靜的解釋說：「在你的心目中，似乎我們兩夫婦都很喜愛你，美娥對你更是不錯，你和美娥是足堪匹配的，以過去我們之間相互情感的發展說，我應該力促你和美娥的結合。是的，這一切都是對的，我決不否認。不過，我和你王伯母，究竟比你多活了幾十年，而我們也只有這一個女兒，對這個我們兩老夫婦全部精神所寄的女兒的終身大事，我們不可能

不加以愼重的考慮。」

由於徐杏洪昨天在寢室裏的分析，一股濃冽的自卑感迅而在南生的心底萌起，他不禁激憤的說：

「是的，王伯伯，我一切都知道，你們是富貴紳糧之家，你們的千金小姐，是不能和我們這種離鄉背井，一無所有的流亡學生做朋友的。」

王廳長微笑着伸手拍拍南生的肩膀，藹然的說：

「你錯了。這種思想，從沒有在我心頭萌生過，我所堅持的唯一原則，就是你和美娥的年齡畢竟太小，在此刻來談——談愛情，未免嫌早一點，你們兩個人都需要更多的考慮，冷靜的考慮，而這種考慮却不是此時此刻所能辦得到的。——你們都太熱情了，太衝動了，而你們只不過是十六七歲的娃兒，我不願意讓盲目的愛情毀滅了你們的前途。」

「如果沒有美娥，那我也就根本不會有前途！」南生勇敢的說。

「問題不在這裏，」王廳長開始在阡陌間漫步，南生緊緊的跟着他：「問題是，如果你沒有前途，美娥也就不會有幸福。」

南生怔住了，若有所悟的呆望着王廳長。

「我把我們這些老人的心情給你解釋得更明白些，」王廳長愷切的說：「我不否認，我和你王伯

母都很喜歡你，甚至願意促成你和美娥之間的美滿婚姻。我們基于一時的衝動盡量在想望着你們的未來，有時竟願意及早得見未來的幻景，但當你們接觸得過于密切時，我們便會發現自己的錯誤，你們都是孩子，是不是？我們當然不願讓戀愛來妨礙了你們的前程，尤其是你的前程，也正是美娥未來的保障，我們不能不珍視它，對不對？」

南生有如醍醐灌頂，怔怔地望着王廳長。

「說起來這是我們老年人的矛盾，一方面在期望着自己心目中的美夢早日實現，一方面又爲過快的發展而加深警惕，這就是我們在昨夜發現你們情不可抑的時候，遽然決定讓你們暫時分開的基本原因。」

「瞭解我吧，」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居然發出了由衷的呼籲：「讓你們的情感暫時停滯在理智所可以控制的階段，讓你們相互離開一個時期，藉以有機會求得自己的發展，尤其是對于你，更有無比的重要。我得告訴你一個秘密，美娥不是她母親親生的，正因爲這一點，我不能不愼重的考慮她的未來。千萬財富算什麼，這次殘酷的戰爭就是最好的例子，整個大城市都可以在一夕之間化爲灰燼。我需要你有强壯的手臂，保護我這唯一的愛女，而這，是你在沉溺于感情時所決不能做到的；」他眼裏閃爍着淚光說：「告訴我，你能理智些嗎？」

南生怔楞無語，王廳長舒了一口氣，又說：

「但願你能理智的這樣做，」王廳長望住他：「至於你這回不辭跋涉的到來鳳驛來，又聽了我的話，脚不沾地的就回永川去了，整個的經過和事實，我會源源本本的告訴給美娥聽的。」

「那麼——」遲疑了一陣，南生終於咬着嘴唇說了：「我就聽您的話，馬上就回永川去。」

沉默了一會，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問：

「你們過幾天也要回永川了，回永川以後，我還能和美娥見面嗎？」

「我也曾讀過幾本有關描寫愛情的書，」王廳長笑了笑說：「時間越長，越是最好的考驗，我想，在短時間裏，你們最好停止見面一個時期。」

南生揉揉眼睛，慘然的笑笑，爲了表示自己的決心，毅然的回頭就向鎭上的方向走。王廳長送了他幾步，然後停下來，關切的問：

「你還有沒有路費？」

南生的臉一紅，囁嚅的說：

「飯錢够了。」

「唔，」王廳長伸手看看腕錶，「現在是八點半鐘，九點鐘有一班車開永川，你還是坐車回去的

好，免得走得太累，累出毛病來犯不着。」

於是他立刻回頭叫王成，他說：

「王成，你到裏面向太太取五百塊錢，悄聲一點啊，莫給小姐曉得。……」

「王伯伯，」南生趕緊攔阻說：「不必了，我想我還是走回去的好。」

「那是何苦呢，爲了一點點車錢，白跑那麼多路？何況，你的身體又不好，你怎麼吃得消兩天裏跑一百多里——」

「我一定要走回去，」南生堅決的說，立刻就掉轉頭拉開脚步：「王伯伯，你不明白我的心情……」

王廳長大聲的在他後面喊，他始終不肯回轉頭來，而且，越走越快了。

「這孩子，」王廳長追了兩步，眼見距離越來越遠了，搖頭嘆息的自言自語：「眞是有點瘋瘋癲癲了！」

相反地，南生心裏却有一種莫名的感覺，稍稍減殺了一點他內心的悲淒和蒼涼，他以爲他這樣做法是絕對正確而必要的，第一，他不願再接受王家的任何幫助，第二，他要以磨難自己的身體來向美娥表示他熱切的愛意，不論她是否能見到抑或能知道。

可惜的是，這一股傻勁並未能支持多久，走出了來鳳驛，就發現自己的腹內空空，飢餓難耐。

是，此刻他身上只剩下了三十幾塊錢，他要把這筆錢留到中午時分吃兩碗冒兒頭（四川飯館裏堆得高高的白米飯）。

這是一個很好的晴天，萬里無雲，麗日中懸，雖然是在臘月寒冬，他竟走出了滿身大汗，以至於不得不把棉衣的衣襟解散開來。

今天步行的速度比昨天慢多了，三個鐘點走下來，走了還不到二十里路，像這樣，要什麼時候才能推到永川呢？心裏越急，潛存的精力便越是迅速的減退，漸漸地，疲累到兩條腿已不能支持身體的重量。他顧不得「不怕慢，只怕歇」的走路秘訣，他在一棵行道樹旁，重重的坐下來，兩腿伸得長長的，伸個懶腰，頓時感到無比的舒暢，他不禁又習慣的把背脊推靠到樹幹上去。

偶而有三兩部汽車從他面前駛過，每一部車過去，連一點僥倖會停下來讓他搭乘的希望都不會讓他激起，反而揚起漫天的灰砂，灑得他滿頭滿臉的黃土。

他既已拾不起沉重如鉛的兩條腿來，便只有讓時間在焦灼中飛快的奔逝。今天決不能再像昨天一樣，摸上幾個鐘頭的黑路，不說別的，他的身上連兩頓白飯的餐費都沒有。他很着急了，着急得幾乎懊悔自己爲什麼沒有接受王廳長的那五百塊錢，否則，他現在早已吃得飽飽的到了永川。可是，他終於還是褪退了這種「沒出息」的想法。我沒有什麼東西奉獻給美娥的，我現在不正是在向美娥表現我

的愛嗎？

但當他想到自己的私自離校如果給老師發覺，將會有如何嚴重的後果；他馬上又淌了一身冷汗。

軋——的一聲巨響，驚破了他的沉思，睜開眼，一部草綠色的軍用大卡車，正好停在他的前面不遠之處，他正在詫異，又看見司機座的車窗裏，伸出一隻手來向他招呼着。

一陣絕處逢生的欣喜，鼓舞着他迅速的站起來，奔上去，果然，一個面色紅潤，和靄可親的軍人在司機座上轉臉問他說：

「小兄弟，你到那裏去？」

「到永川。」他跑前兩步，滿孕希望的說。

「報告連長，正好是順路，我們可不可以帶他一程？」

這時候南生才看清楚，司機座旁還有一位領上綴有一條槓三顆星的軍官。他求助的望着那張嚴肅的面孔，連長微微的點了點頭。

「你爬到後面的卡車座上去，」那位好心的司機笑着眨眨眼說：「爬上去了，你就敲敲我們的車頂，我馬上開車。」

南生本來準備了一大篇由衷誠懇的謝詞的，但到了永川以後，他沒有時間說這些了，軍車要趕到

自流井，在永川讓南生下了車，馬上又要開動。他只向連長和那位司機說了聲謝謝，司機回答了一句：「方便的嘛，沒有關係。」馬達便又發動了，南生揮舞着的手臂還沒有放下來，車子已經絕塵而去。

望望街頭店裏的掛鐘，還只有中午一點，他不想吃飯，準備先回學校看看。

他懷着溫馨和煩惱的複雜情緒，剛鑽進秘密洞口，就和一位準備溜出學校的同學劈面相逢。那個同學也正往外鑽，猛地碰見南生，不禁吃了一驚，他拍拍胸脯說：

「我說是誰，原來是你啊！你怎麼瞧得這個通道的？」

南生不願多作解釋，只是苦笑笑，低着頭往校園裏走。那位同學在他身後叫着：

「鄭南生！曹之高爲你急壞了，現在恐怕他還在大門口等你吶！」

南生跑到學校大門口時，眼前的景象使他楞住了。

一眼就望見了曹之高，他掩着臉在哭泣，哭泣的聲音很大，有十幾位老師和同學圍繞在之高的身邊，有人在擁着他的肩頭，大聲的勸慰着。

南生是跑到辦公室盡頭，坡階的頂端上停了步，他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圍繞着曹之高的一羣人，有校長，有訓導處蕭主任，有白髮皤皤教國文的包老師，還有徐杏洪，以及幾個平時在學校裏相熟的同學。

勸慰着曹之高的正是徐杏洪，他可以聽得見他在說：

「鄭南生是聰明人，他怎麼會想不開，爲一個女孩子自殺呢？」

「他一定自殺了，一定自殺了！」曹之高狂亂的頓脚哭：「你們不要再哄我了，他會到那裏去呢，兩天一夜了，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同學們不都還在到處找他？」包老師蒼老的聲音傳了上來：「永川有多大的地方啊，總歸會找得到的。」

「是嘛，」曹之高哭得聲音都扭曲了：「永川有多大呀，這麼多人都在找，找了兩天還找不到，他一定是自殺了啊！」

「曹之高！」是校長嚴峻的聲音：「你不要再鬧了，鄭南生怎麼會自殺呢？就是自殺，也要有屍首啊！」

「可惜，可惜啊，南生！」曹之高拚命的哭叫着：「你那麼聰明，那麼能幹，我們兩個人跟兄弟一樣的相處了這麼久，爲什麼你不顧我們的友情，離我而去呢！爲什麼呢？南生哪！……」

南生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胸臆間有一股熱辣辣的感覺，他伸手去拭摸一下面頰上的冰凉，方始發覺不知道自己已流下了淚水。

他鼓足勇氣，大聲的叫了：

「之高！」

俯首下望，十幾對眼睛驚怔的看着他。

他不顧一切的飛奔下去，和掙脫人羣圍繞的曹之高，四肢相投的緊緊擁住了。

「曹之高像似瘋了一樣的呢，」一羣同學擁着他回寢室時，徐杏洪感慨的說：「整整二十八小時，他沒有離開過校門口一步，任憑那個來勸他都不行！」

「我不會那麼傻的，之高，」南生感動的挽着之高的手臂：「何況，我還沒有到絕望的時候吶！」

「你到那裏去了？」之高破涕爲笑的問，他把南生擁得更緊，彷彿怕一鬆了手，南生便又會逃去似的。

感於同學們熱烈的友愛，他把這兩天來的經過，簡略的敍述了一遍。

同學們議論紛紛，有人以爲他和美娥的感情已屬失敗，有人則認爲他們在王廳長夫婦老謀深算的安排下却正步入坦途。只有曹之高傻傻的連聲說：

「我不管那些，人生一切都是假的，只要鄭南生平安無事的回來就好了。」

正在鬧哄哄的時候，校役老鍾走進寢室來，他冷冷地說：

「鄭南生，校長請你。」

說完，他不等回答，就匆匆的走出寢室去。

南生在同學們的驚疑中默然的跟在老鍾身後走。

二十六、

一進校長辦公室，便發現他老人家緊蹙着眉頭，在陰黯的房間裏來回踱着方步。

他肅然的站立在校長的辦公桌前，校長沒有理會他，又往返的走了許多趟，划破了靜寂的空氣，語調裏滿孕着痛苦，深沉的說：

「鄭南生，我很抱歉。爲了保持學校嚴格的紀律，我們不能再留你了。」

有如焦雷轟頂，南生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蕭主任和包老師都來和我說過情，要我留下你，」校長始終沒有掃視他一眼：「可是，爲了紀律和校規，我無法照辦。你是知道的，我們學校不假外出都要開除，何況你整天整夜不回校，學校對于你，實在負不了那麼大的責任。」

「校長，」南生鼓起勇氣叫了聲，但，辯白的話，他再也說不出口了。

「我知道你很聰明，很善良，」校長轉變成溫婉的語調說：「可是，你所犯的過錯太大了，我沒法包庇你，規律總是規律，它是維持秩序的不二法門，我想，你將來總會瞭解我今天的處境的。」

一陣酸楚夾着無限的惶悚，封鎖了南生的咽喉，但，這關鍵未免太重大了，他終于又掙扎出了一

聲：

「校長！……」

「你不必再說了，」校長連忙擺擺手：「我對于你的未來，還是有所安排的，我有一個舊日的學生在重慶上清寺中心小學當校長，她正需要師資，我大胆的介紹你去。但願你能在經此挫折之後，知所悔悟，好好的去爲人師，當一個優良的小學教員。」

南生急得熱淚傾流，但他苦于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兒是我的介紹信，和一點點旅費，你拿去吧，你不必再向我辭行了。天長日久，我們總有重逢的時候，但願我異日能見到成功的你。」

校長滿臉都是痛苦的表情，默默的遞給他一個厚甸甸的信封。

他怔了一會，流着淚，踅了出去，連脚腿都痠軟了。

再到寢室，他把一切的一切，都向之高說了。

「糟了！這都是我惹出來的禍！」之高呆如木鷄，半晌才說。

他故作鎭靜的解釋：「那裏，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之高，這一回，老實說，也許我還因禍得福了吶。」

「啊！」南生忽然又猶豫了一下，再委婉的說：「之高，我準備不給同學看見就離開學校。我想，你應該瞭解我的心情的。」

「那麼，你現在到那裏去呢？」之高惶急得幾乎要哭起來了。

「今天下午四點鐘有一班車開壁山，我先到壁山，明天早晨搭車回重慶。」

「錢呢？」之高關切的問。

「校長給了我一筆路費，還寫了封介紹信給我，我可以到上清寺中心小學去教書。」

「這就是你所說的因禍得福嗎？」之高流着淚搖搖頭。

「事到如今，也只好往這方面想了，」南生歉歉地說：「我家裏的問題很多，母親的孤獨無依，兩個弟弟唸書沒有接濟……再加上我和美娥之間的感情也觸了礁，讓我到重慶去做事，可能是最好的辦法。解決掉目前一切的棘手問題。」

曹之高沒有再說什麼，只是瞪着一對紅腫了的眼睛，凝望着他。

「我還得求你一件事，」南生指了指床鋪說：「所有的東西你都給我整理整理罷，你再悄悄的送到公路車站去。我先走一步了，我在那兒等你。」

之高連連的點頭，他知道南生不好意思當面皇之的捲起鋪蓋出校門。

一小時以後，他們在車站聚齊了，離情依依，兩人的心裏都有很多的話要說，然而兩人的胸口都被一陣陣熱辣辣的酸楚封鎖住了，他們哽咽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祇等了半個鐘頭，由內江開下來的公路車蹣跚地駛進車站，之高抱着一個舖蓋捲，南生提起那口破皮箱，他擠上了車，居然找到了座位，還是靠窗的。他透過玻璃窗戀戀的望望之高，之高也是目不轉睛的望住他，車子發動了，一道黑煙，滾滾而去，之高呆呆地揮着手，潛潛的落淚，車子走了很遠，他才想起來似的狂呼：

「你一到重慶，就要寫信來啊！」

南生已經聽不見了，他憑窗眺望着永川街頭，兩年來的寄居之地漸次遠落車後，三三兩兩的同學，一家家熟悉的店舖和人家，幾時才能再來啊，淚水充溢了的他的眼眶。

永川，留給他無窮的歡憶和感懷，但他決不以爲這就是永訣，我總有回來的一天的，他在想，他沒有理由不回來，因爲，這兒有他全生命所寄的美娥，以及那許多情逾骨肉的師友。

重回永川時；他在心底立下誓願，即使不能「衣錦榮歸」，他也要讓別人對他刮目相看。

第二天他到了重慶，先到母親所住的縫紉工廠去，一進門，那座大廟便呈現一片空闊蕭索的景象，使他大吃一驚。隨即他想起了母親曾在信中告訴他的：縫紉工廠樓下的臨時保育院已經撤銷了，五

姊和八弟九弟也都進了學校，他想上次來此時和姐弟們重逢的淒歡景象，不覺又淌下了淚。

母親先看到他，大聲的叫他，他順着聲音的方向找到了她，急急的奔過去，不顧旁邊有人注視了，他一頭鑽進母親的懷裏，兩天來的悲酸和鬱愁，一下子隨着眼淚奔流出來。

斷斷續續的談話，一直持續到午間，他才把當前的事實眞相和經過原由，源源本本的傾訴一盡。

「這太糟了，」母親露出了深切失望的表情：「你知道，我們一家人對你有多麼深厚的希望。而你竟……」

但她立刻就瞥見了南生臉上惶慚的表情，和簌簌滾落的眼淚，她只沉重的嘆了口氣，又改爲較溫和語調說的：

「在此時此地，失學眞是一件太可惜的事，不過，事已至此，談也無益。祇希望你今後能記取教訓，切實努力，教書也好，做工也好，總還有再出頭的日子的。」

經過母親一陣子溫馨的撫慰，南生漸漸地又樂觀了起來。他喃喃的說着許多計劃，譬如拿到薪水以後，他便要找間房子，接母親去同住，藉以作爲重建家庭的開始。母親微笑的聽着，最後，才拍拍他的肩頭說：

「你有這種心願已經使我很滿足了。不過我們的想望似乎並不是輕易能够達到的，讓我們走一步

算一步，走着瞧吧！」

「我一定要做到！」他果決的說：「媽，你相信我，我一定要挑起擔子，爲你和五姐弟弟們建立一個家。」

「再說吧，」母親從床沿上站了起來：「現在，我帶你到外邊去吃點東西，已經中午一點鐘了，想必你已經餓了。」

他們在小食攤上各自吃了一碗麵，回到母親的宿舍，他便匆匆的洗了把臉，換件衣服，說是要到上清寺中心小學去找余校長。

「你還有車錢嗎？」母親拉住他問。

「有！」他拍拍衣袋：「媽，你放心，我再也不會像上次一樣的，走路上永川了。」。

「南生！」母親深沉的望住他：「今天，你帶給我突來的欣喜，同時也帶給我最壞的消息，你還是我們家唯一被學校開除的一個，不可否認的，我有相當的失望，但我相信，你已經受過痛苦了，於是，現在我只好慰藉你，你切莫以爲我是在對你姑息。」

他愧疚的低下頭，久久，才無奈的轉身出去，他不敢看母親一眼。

他搭公共汽車到上清寺，問了路徑，爬上一道陡削的山坡，他看到兩排灰牆黑瓦的平房，整齊的

排列在山巔平崗上。

余校長剛好在學校，她是一個矮矮胖胖的中年女性，戴着一副金絲邊眼鏡，有藹然可親的樸實面容，她拆開了南生校長的那封介紹信，匆匆的讀一遍，抬起頭來誠摯的向南生道：

「鄭先生肯來幫我們的忙，眞是太好了，我正在爲明年師資的延攬擔心，老實說，現在學校老師的待遇菲薄，工作繁重，很多人都不肯來吃這個苦。」

南生喃喃的說了兩句客氣話，連他自己都沒有聽清楚。

「這樣子吧，」余校長把眼鏡取下來，拿出手絹拂拭着：「我們還差一位三年級的級任，如果鄭先生肯幫忙的話，就請你來屈就一下！」

「三年級的級任？」南生驚愕的反問了一句，眉頭微微的蹙起。

「我們還不知道鄭先生的專長，」余校長婉轉的說：「再說，專任老師的待遇比級任老師還要少些……」

「我不是這個意思，」南生脹紅了臉連忙解釋：「我是說，教三年級的學生，恐怕我還勝任不了。」

「這你倒不必太客氣了，」余校長又把眼鏡戴上，笑笑說：「老實講，五六年級的功課重些，一二年級的學生太小，好像非得師範畢業或者是有經驗的老師來教不可，倒還是三四年級的學生好教些

。」

「那麼，」南生聽明白了：「我只好說謝謝您了。」

「不必客氣，」校長站了起來：「以後我們共事的日子還長呢？」

「倒不知道，」南生想起了一個問題，囁嚅的問：「學校什麼時候開學？」

「還有一個月，」余校長屈指算了算，想想說：「如果鄭老師現在就要住到學校來，我們這兒預備得有宿舍，同時也有幾位單身老師在合夥吃包飯，鄭先生可以隨時參加。」

「那眞謝謝您了，」南生急切的說：「如果您允許，我想馬上就搬來，因爲，因爲我在重慶沒有住處。」

「好。」余校長說：「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至於你的聘書，我明天就寫好送給你。」

「那我明天就搬進學校，您說好嗎？」

「好。」余校長伸手做了個請的手勢：「我現在就陪鄭老師到宿舍去，介紹另外的幾位老師和你認識。」

宿舍裏有三位男老師，孫、李、褚，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輕小伙子，顯得很熱情，也很謙虛，南生直覺的感到可以和他們相處得來。另一間女教員宿舍裏，還有兩位女老師，徐和許，徐立比較胖些，

四川人，許同芬瘦小而娟秀，教音樂，是安徽人。

離開學校，他激起了滿懷希望，總而言之，他以爲這裏是他理想的工作場所。

但一想到要在課堂上面對着幾十張小臉授課時，他也不免有些惶恐的感覺。

他搭車回到縫紉工場，向母親報告了一切，第二天就搬到學校宿舍裏去了。

孫慶、李司成和褚爲智三位老師熱烈的歡迎他，李老師還特地把靠窗的舖位讓給他，使他在堅辭不獲之餘，深深爲之感動。

他們相互坦誠的自我介紹，當晚談了許久，入夜，在同事們鼾聲四起時，他悄悄的披好衣服，從床上溜了下來，躡手躡脚的走出房門，他摸索到了辦公室裏，扭亮電燈，就坐在校長的辦公桌上，掏鋼筆，找信紙信封，他給美娥寫了極長極長的一封信。

學校正值寒假時期，老師們整天無所事事，第二天一早他起了床，便趕到縫紉工廠去陪伴母親。

母親要去做工，匆匆的和他交談幾句，到工廠去縫製前方戰士的征衣去了，臨出門，她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在枕頭底下掏出了兩封信，讓南生看，那是五姐和八弟最近的來函。

五姐的信寫得很詳細，她描繪了離別母親的心情，又敍述着由重慶到一江之隔的巴縣唐家沱的沿路風光，她甚至把學校的建築情形畫了一張簡圖，工廠、宿舍，紅鉛筆箭頭所指之處是她宿舍裏的床

位。看來，她很滿意於當前的環境，雖然一天要做四小時的工，上四小時的課，但她仍爲學業的得以繼續而欣喜。

對於五姐，南生總算是放下心來了。但八弟的信就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憂慮，那封信寫得很潦草，很簡單，詞句之中也有很多不通的地方，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八弟和九弟在歌樂山第八保育院已經發生了問題。那信的原文是：

「姆媽：到了院裏，路上平安，請放心，同學打架，我沒有吃虧，小九給人欺侮，同學很壞，告訴老師也沒有用，飯吃不飽，要搶來吃，沒有錢了，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敬請金安，八兒叩上。」

「八弟他們是怎麼一回事呢？」吃午飯的時候，南生輕輕的問母親：「他的信上寫得不明不白的。」

「初到一個新環境，」母親嘆了一口氣：「總有許多難以應付的問題的，你進過國立學校，當然你會想像得到他們會有什麼遭遇，同學們欺生啦，新環境不容易適應啦，這些都是必然會經過的痛苦歷程。」

「可是，」南生愁悶的說：「他們還小呢。」

「那又有什麼辦法？」母親黯然的落下了眼淚，她連忙的拭去了它。

南生沉默的扒了一口飯，嚼之無味，久久，他才堅決的說：

「姆媽！我想明天到歌樂山，去看看他們。」

「票花不少的錢呢，」母親皺皺眉說：「其實，你去一趟，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想，過些時就會好些的，你八弟和九弟也許就能適應眼前的環境了。」

「話不是這樣子說的，」南生搖搖頭：「他們兩個在歌樂山生活環境怎麼樣，我們連一點也不知道，總要去探望一次才能放心。」

「錢呢？」遲疑了一會，母親問。

「校長在永川給我的路費，還有一點剩餘，至少來回車票錢總夠了。」

「前天我們這裏發工資，我領了五百四十元，還存着沒有用，」母親說着又從枕頭底下掏出了一個紙袋：「這麼樣，你再帶三百塊錢去吧，或者作你的飯錢，或者買點東西給小八和小九吃吃。」

「那麼，」南生突然的興奮了起來：「我今天下午就動身。」

「今天下午動身太晚了，」母親說：「你明天早晨再去吧，趕得及的話，一來一去，也許當天就可以打個來回啦。」

「也好，」南生想了想說：「我就明天早晨動身，從上清寺學校走到牛角沱搭車，還可以省點車

錢呢。」

母子兩人就這樣的計議定了，南生從母親手裏接過了三百塊錢。

二十七、

一個適宜於旅遊的晴朗天氣展現在南生的眼前，醒來時，南生感到很興奮，看看牆壁上的掛鐘，還只是凌晨六點，他急速的爬起床來，匆忙的漱洗，想起馬上就可以和兩個弟弟見面了，內心裏有着訴說不出的歡欣和鼓舞。

他向幾位同事道別，說是又要出去一天。徐立曾和他單獨的談過一次話，略略知道些他的身世和家庭情況。她低聲的問他：

「你是不是又要到縫紉工廠去看你的母親？」

「不是的，」南生輕搖着頭說：「我要到歌樂山去看望我的兩個弟弟，我兩個弟弟都在歌樂山的保育院裏。」

「保育院很苦的啊，」徐立直率的皺起眉說：「你弟弟怎麼會到那裏面去的呢？」

「我們是流浪兒，」南生滿心不悅的回答：「我們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說完，他就大踏步的離開了徐立的身畔，他幾乎是氣忿忿的跑下了那一道陡削的上清寺山坡。到了牛角沱，在車站的長龍陣尾等了十幾分鐘，陣脚一點都沒移動。乘客多，班車少，一班車等

上一兩小時，在抗戰時期的大重慶已屬常事。忽然，有一個意念閃入他的心頭，與其傻等，不如多走兩步，他可以走到化龍橋，既能利用時間，又可以節省車費，邁步前進，總比守株待兔來得好。

他沒想到自己的體力是如此充沛，精神是如此飽滿，行行且行行，中午時分未臨，他已經走到了小龍坎了。

三四個鐘頭的急行軍，他已經又一度的感到腿脚疲軟了。他在小龍坎車站歇了歇，又茫然的朝向沙坪壩的方向走，三個月前，他從重慶回永川時的步行經歷，又復兜上心來。他想起了高美芝，和慈祥可親的美芝的祖父母，他幾度衝動的想去拜望高家，又幾度遏耐住了自己的癡望，他的腦海裏翻騰上了胡怡華給曹之高信裏的那句話：「終將爲情所誤。」他警惕自己莫再沾染上感情的籐葛。

過了小龍坎就到沙坪壩，大後方的文化區，許多大學中學林立之地。這裏的學府，包括了中央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女商職，以至於南開中學，測量學校。

在沙坪壩的街上，他向一位藹然可親的老太太問路：

「請問老太太，我要到歌樂山去，搭公共汽車的車站該往那邊走？」

「你再往前面走幾步，」老太太伸手往前一指：「就可以看得見汽車站了。」

「謝謝你，老太太。」他恭敬的鞠了一個躬，就準備邁步再往前走了。

「你從那兒來呀？」好心的老太太叫住了鄭南生。

「我從小龍坎來。」南生站住了回答。

「那你還要搭一程回頭車子，」老太太淺淺一笑：「爲什麼你不在小龍坎搭車呢？到歌樂山的公路是要從小龍坎去的，你已經多走一大段路程了。」

南生想說什麼，但他不知道該作怎樣的解釋。

「從這裏到磁器口有十三里路，」老太太揚起手指指說：「從磁器口爬坡到歌樂山又是十五里，這一條路可惜不通汽車，可是你如果要從沙坪壩走到小龍坎，還是要走好多路，再從小龍坎上歌樂山，汽車左盤右折，倒有六七十里的路程了。」

「謝謝你，老太太，」南生感激的說：「照您的說法，假使我再朝磁器口走，三四個鐘點以後，也可以到達歌樂山了。」

「不錯，」老太太點點頭說：「可是，你走不走得動這一大段路啊？」

「我走得動的，」南生挺起胸來回答：「我現在就準備開步向前走。」

「小心點啊。」老太太叮囑的說。

「謝謝您。」南生又向她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三小時以後，南生已經攀援到從磁器口到歌樂山的半山之巔了。

一路上沒有片刻休息，急急奔波之餘，不免有點燥熱，他四顧無人，在林木茂密的山徑中，索性解開了棉中山服的衣襟，很想發揮一下身上的汗氣。

穿過陡坡，爬上頂峯，直到他走近第八保育院的大門之前，他還是這一副無可奈何的吊兒郎當模樣。

「我要找剛到本院的鄭京生、鄭吳生。」他在夕陽餘暉中一面扣好衣扣，一面向保育院的門房問訊。

「你是他們的——？」瘦小的門房反問他。

「我是他們的哥哥。」南生簡潔的回答。

「你等一等，我去帶他們出來見你，」門房望望南生，站起來就往裏面走了。

南生趁着這段空閑的時間，仔細的打量着第八保育院的地理形勢。

巍然矗立的歌樂山浴在夕陽餘暉之中，遍地灑滿金黃。第八保育院的院址座落在大峽谷間的一道平陽崗上，距離歌樂山巔似乎還有着一段距離。一排排整齊的平房，沿着坦整的通道伸展出去。至少有二三十幢房子，南生在想，規模是够宏大的了。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大門口居然聽不到一絲

喧鬧的聲浪。

聽說這裏有一千多小學生呢，爲什麼四週竟是如此的靜寂，他彷彿進入了一座塵封已久的古廟。驀地，一片驚天動地的孩子喧鬧聲驚破了他的玄想，他正自詫異探望時，那個瘦弱的門房氣喘吁吁的走近他身邊揮揮手說：

「現在下課了，你可以到第三宿舍去找鄭京生。」

「第三宿舍在那裏？」南生問。

「一直朝前走，靠右邊的第三幢房子。」

「你剛才不是說，可以帶他們出來和我見面的嗎？」

「照規定應該是這樣的，」老門房把兩手一攤，「可是，一下了課孩子們都跑散了，我沒有辦法找得到他們。」

南生想問：那又叫我怎麼去找呢？但他終於還是忍耐住了，爲了想急於找到兩個弟弟，他加速步伐直往前奔。

一路上，吵吵嚷嚷的孩子們看到他經過時，都詫異的望望他，有些孩子好奇的挨近他的身邊，甚至於一羣一羣的跟在他身後走。

他善意的向那些孩子們笑笑，孩子們大都面色黃瘦，容貌清秀，眼睛裏閃露出一種悽栖不安的神色。

他問身邊的一位小朋友：

「第三宿舍在那裏？」

那個小朋友羞澀的匿笑一聲，反而從他身畔跑開了，另一個較高的孩子却勇敢的跑前一步，回答他說：

「第三宿舍已經走過了。」

他歉然的笑笑，停下脚步，身後那些好奇的小朋友也跟着他來了個緊急剎車，一羣行進的隊伍整個的停止了。南生索性拉起一位小朋友的手，和藹的問他：

「你知道鄭京生、鄭吳生在那裏？」

話還沒有說完，他清楚的聽到了八弟從遙遠的角落傳來的喊聲：

「六哥！」

他掉頭一望，八弟正站在一座平房的甬道盡頭，滿臉堆着歡笑，激動的向他招着手。

九弟就站在八弟的身邊，一秒鐘後，三兄弟各自伸開了胳臂，他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了，六座泉穴湧出了歡激的眼淚。

許多好奇心强的小朋友還留戀在他們的週圍，八弟引着南生走進他的宿舍，和國立中學的宿舍沒有兩樣，密密層層擁在一堆的小雙人床，僅祇是床舖的尺寸小些，床架的高度矮些。

八弟睡上舖，九弟睡下舖，三兄弟都在床舖上坐着，南生先去檢查一下被褥，木板襯托，稻草爲褥，白被單上是一床硬繃繃的棉被，很厚，差堪可以禦寒了。

他放心的嘆了一口氣，又問起他們的伙食來。

「飯可以吃得飽，就是經常搶不到菜，」八弟凄然的一笑說：「一個月才打一次牙祭（吃肉）。」

「同學都欺負我們，」九弟紅着眼圈急急的傾訴着：「他們欺生，老師也不管，我們來了以後，已經和他們打過好幾次架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南生望着圍繞他們的那一羣孩子：「大家都是同學，有什麼說不開的事情？」

「現在已經好多了，」八弟連忙解釋：「過去的事都沒有了，別再談了，是不是？六哥。」

南生愕然的望望八弟，他沒想到，八弟竟已懂點世故人情了。

「六哥，你怎麼會來看我們的？」八弟緊接着追問。

於是南生把這些時來的際遇簡略的說了一點，他隱瞞了許多事實，也編造了一些謊言。最後他說

「現在我開始做事情了，我想，對於我們這個在苦難中支離破碎的家庭，多少會有點幫助。」

「六哥，」九弟天眞的要求着：「你有了工作，趕快把我們接出去，好不好？我眞想早點離開這個保育院。」

「恐怕一時間我還辦不到，」南生黯然的說：「目前我們大家都需要忍耐，總有一天，」他堅決的咬咬嘴唇，「我總會爲你們建立起一個家庭來的。」

一陣悠揚的號聲響起，八弟連忙站起來說：

「吃晚飯了，我們都要到飯廳去了。」

周圍的孩子們，剎時間爭先恐後的奪門而去，一哄而散。

南生獨自坐在閨無一人的宿舍裏，內心泛起無法描述的複雜心情。

不久，八弟先回來了，他手裏捧着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飯上有幾莖白水煮的空心菜，他把飯菜一齊遞到南生的手裏，急切的說：

「六哥，你快吃吧，待會兒就要凉了。」

「你自己呢？」南生接過飯碗，抬起頭來問八弟。

「我中午吃得很飽，現在不想吃。」八弟回答的時候，南生很清楚的看到他强嚥下一口唾液。

九弟也捧着一碗飯來了，他沒說什麼，只是把那碗飯塞到八弟的手上，他說：

「八哥，你的飯給六哥吃了，你就吃我的飯吧。」

南生覺得心頭一陣酸楚，他忍住眼淚，把手上的飯放了下來，哽咽的問八弟：

「你們每頓飯能吃幾碗？」

「一個人一碗，由桌長分配的。」八弟低聲回答。

「菜呢？」南生追問着。

「也只有這一點。」

比起國立中學的待遇，保育院畢竟要差多了。南生不能怨憎政府，政府在抗戰艱苦，經濟困難之中還能收容如許衆多的流亡學生，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已經是很不錯了。然而，一碗糙米飯和幾根白水煮菜，又怎能供應十歲左右的大孩子每天所消耗的熱量呢。

他再仔細的觀察觀察兩個弟弟，發現他們都瘦多了，臉色也憔悴得多了。

爲了沒法在保育院裏買到食物，即使南生的身上有錢也沒有用，三兄弟只好你讓我推的共同吃完了那兩碗糙米飯。

八弟向老師去報告了，老師准許南生在保育院裏留宿一夜，熄燈號早早的響起，凝於規定，他們不能在深夜裏暢談種切，南生和九弟睡一床，棉被太小，孱弱身軀緊擁在一起，九弟一會兒就睡着，南生只感到熱淚在一遍遍的傾流。

失眠的大半夜裏，他暗自在心裏設下了誓願：無論如何，他一定要設法重建家庭，讓兩個弟弟早日脫離保育院，一切犧牲，和一切代價，他都甘願付出，而在所不惜。

翌晨離別時，八弟和九弟哭得很厲害，在勸慰他們的時候，他便把這一內心的誓願透露給他們聽了。他根據自己初離家庭時的心情可以推想得到，兩個弟弟可能忍耐目前苦難的際遇，但只要有一個希望擺在腦子裏就行。

由於昨天他是步行上歌樂山的，因此他口袋裏有着多餘的錢，他把母親給他的三百元原封不動的交給八弟了。然後，他在歌樂山車站買了票，搭車回重慶去。

在牛角沱下車，他來不及先回學校，就趕到母親所在的縫級工廠去報告一切了。

和着熱淚，母親聽完了他的忠實敍述和他雄心萬丈的建家計劃。然後她叫他先回學校去，因爲她想使自己的心情安靜一下。她不願在兒子面前奔放出她悲淒的感情，無疑的，她是在想痛哭一場。

南生聽從母親的話，回上清寺學校去了。剛進校門，胖胖的徐立便把一個信封在他面前一揚，大

聲的嚷叫說：

「鄭老師，女朋友的信來了！」

他三步併做兩步的跑上前去，一把搶過了在徐立手頭搖幌着的那封信，不顧同事們的取笑，他一口氣奔上了傾斜的陡坡，在一棵大黃桷樹下，拆開了那封滿是熟悉字跡的信來。

不出所料，信是美娥寫的，她的娟秀筆迹匆遽的寫着：

「南生：我沒有想到，三兩天裏我們之間竟產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你的失學並不使我痛苦，使我痛苦的是你眞的遠遠的離開我了。這在三天以前，眞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那天，我是堅決的不願意到來鳳驛的，可是爸爸逼着我，媽媽也在勸，所以我不得不去了，聽到說在我睡夢中時你連夜步行趕到來鳳驛，而我又沒能見你一面的時候，你要相信我，我曾經痛苦的哭了好半天啊。

我們的愛情太可貴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我們。我曾經去看了你最好的朋友曹之高，他告訴了我，你被學校開除的經過，我一輩子也不能够清還對你的感情的債了。

我知道失學對於你有多大的打擊，你一向是胸懷大志的人，但是，環境既已如此，我只好希望你要一切心安，好好撐過這段黑暗的時期，最近的將來，我一定會想辦法到重慶來看你，再商量我們的

未來。前途，不見得就是滿目的黑暗呢，是不是，親愛的南生！」

重慶是一座山城，山城的冬季，氣候變幻不定。這時候，正是午後三點多鐘，他懷着滿心欣喜，一遍又一遍的唸着美娥的信。俄而，天際泛起陣陣陰霾，霏霏細雨迅即便密集的撒落下來，他以爲是淚水沾濕了面頰，一直到摸及額上也有水痕時，他才知道又已下了一場小雨。爲了怕棉衣被雨水濡濕，他把美娥的信仔細摺好，放進衣袋深處，然後慢步走向學校；也不曉得究竟是歡欣抑或是悲悒，他感到需要高歌，需要狂呼，在雨絲裏漫步，他終於忘情的高聲唱了：

「我走遍茫茫的天涯路，
我望斷遙遠的雲和樹，
多少的往事堪重訴，
妳啊妳在何處？……
我難忘妳歡樂的笑容，
我知道妳深摯的情意，
妳牽引我到一個夢中，
我却在噩夢之中遠離妳，

啊——我的夢和遠離的人，
啊——受我最最祝福的人，
終日我傾流着熱淚，
等着妳的來歸。」

忽然，他發現他已擅改了「初戀女」這首歌中的部份歌詞，這首歌變成專爲他和美娥所寫的了。不願同事們的追問和取笑，他默默的吃完晚飯，兩手枕頭的躺在床上，一心只等黑夜早點來臨，他要乘夜闌人靜時再給美娥寫信。

有訴不盡的情意要傾訴，有講不完的事情待描繪，頭緒萬千，這封信反而寫得散漫已極，簡直是通篇莫知所云了。

學校辦公室裏的大掛鐘，已經噹噹的敲到兩點，他疲乏得很，立刻下一個每天給美娥寫一封信的誓願，便草草的結束了那封寫了五大張十行紙的情書，疲倦地走回宿舍，悄聲睡下了。

他用快信把這洋洋數千言的情書發出。

這以後，他把全部時間化費在等待美娥的來信，以及構思、起草、抄謄給美娥的信函上面。

當生活有了重心，時間便很快地給打發過去。轉眼間，兩個禮拜已成過去。

學校開學了，冷曠已久的操場上、教室裏，到處堆滿了人。南生緊張的辦完了三年級那一班的報到註冊手續，晚間，簡直累得直不起腰來。

第二天就開課，頭堂課點名時，他發現，至少有十來個學生的個子長得比他還高。甚至，還有幾個學生的年齡比他還大。那一年，他正好十七歲，但最年長的一個學生，却已有二十三歲了。

「你今年多少歲？」他問那個唇上已略有微髭的「大學生」。

「報告老師，我今年二十三歲。」

課室裏起了一陣低微的哄笑，他連忙壓制住了。

「你是我這班的學生？」他驚異的問。

「是的。」

「你幾歲上學的？」

「我去年剛上學。」那個學生脹紅了臉回答：「老師嫌我大了，不准我讀一年級，叫我從二年級讀起……」

他望着那個學生絳紫色的臉，知道他已經够窘了，便揮揮手叫他坐下。拿起點名簿，開始去認識另一些學生。

晚上和同事們談起這些問題，徐立抿着嘴笑了，她輕鬆的說：

「小先生，大學生，在我們四川是常事。四川人讀書晚的多得很。鄭老師，你放心，越是大學生越老實，他們一心想讀書，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但南生還是很惶恐的在教着每一堂課，幾個星期以前，他自己也還是一個學生，他不懂得教授法，他不知道該怎樣把自己的智識傳授給這班學生。

如果他祇是一個但求混混日子的老師，那麼，教這班學生的書，他原是應該很輕鬆的。這一班學生都能認眞向學，尤其很聽話，深具服從精神。但也有一樁不可否認的事實，那就是這一班課程的進度普遍的緩慢，他雖已竭盡全力，但到教了半學期時，他發現整個課程還沒進展到四分之一。就一個小學教員來說，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課程分配不勻，下半學期該怎麼趕呢？

他痛苦，他惶恐，又不能且不願把自己的難題提出來向別人請教，他幾乎夜夜爲此失眠。他以爲自己已將整班學生的課業攪成了一團亂絲，越拖下去，越不能收場。

心靈上的沉重負擔簡直要驅使他精神崩潰了。終於有一天，他鼓起勇氣去見余校長，堅決的向她辭職。

余校長很驚訝，她望着這個面容瘦削、精神痛苦的小老師說：

「據我所知道的，你是本校最盡職責的一位好老師。」

南生的臉紅了紅，囁嚅的說：

「我——我原來是想好好的教下去的。可是，現在我才知道了『事非經過不知難』的這句俗諺。我根本就毫無經驗，我教不下去了。」

「可是，」余校長不解的問：「這學校裏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稱讚你教得很好呀！」

「那是表面上的看法，」想了一會，南生還是堅決的說了：「實際上，我所遭遇的可怕事實是，學生們都是在認認眞眞的唸書，到是我這個級任老師在躭誤着他們的功課。」

「這話怎講呢？」

南生爲了證實他的話，把特地帶來的課本翻給余校長看；顯然的，進度太慢了，看樣子無論怎麼趕，到暑期大考時，國語常識算術三門功課都沒法教得完。

「這倒是很討厭的一個問題，」余校長皺着眉說：「像鄭老師這樣的教法是嫌慢了些，可是，不要說我現在請不到繼任的老師，即使請到了，他又怎能爲你趕得上呢？」

南生羞窘的低下了頭，默無一語。

「我看——」余校長考慮了一會兒才說：「你的問題祇好力謀補救，萬萬不能作半途而廢的打算。我聽到孩子們的家長說：你是一個既熱心又誠懇的好老師，讓我們來想想辦法，明天下午我們再研究一下，怎樣調整課程，我願意全力來幫助你，但願你能繼續努力下去，別再說那些辭職的話。」

南生感動的點點頭。

家長們都瞭解鄭老師講解不厭其詳，督促課業一絲不苟的教學作風，全班學生但有一人對於一個字一句詞發生疑難，他都要講解得務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後可。因此，由於校方、家長和學生的誠意合作，和鄭南生的贖罪心理，上清寺中心小學的三年級學生，居然也惡性補習的上起夜課來了。補課，在日夜賡續不斷中飛速的進展着：期終考試的結果，南生所教的這一班學生獲得了全校最高的成績。

這也許是空前的成就，設若不是一個女學生因爲疲累過度而致生病，竟然斷送了她孱弱的生命時，也許南生會一輩子幹小學教員下去的。

二十八

那個女孩子叫徐小怡，十二歲，本地人，活潑聰秀，平時最討人喜愛。不過身體稍微弱些，她的父親在會家岩開一家營造廠，生意很不壞。在南生的教導下，她知道拚命用功，兩次月考第一，但就在大考前夕，她竟因爲用功過度而病倒了。南生去探望她的那一天，受到了極深鉅的感觸，甚至我們可以說是打擊。小女孩蒼白着臉，眼神乏力，呼吸急促的躺在床上，枕畔還放着一本第五冊的國語。

「徐小怡在病裏還不忘記功課，」她的母親淒然的說：「她說鄭老師講過的，這學期她一定可以考第一，她說：她連一分鐘也不能浪費，要不然就辜負了老師的期望。」

南生內疚在心的說不出話來，他伸手去撫摸一下徐小怡的額頭，她正燒得滾燙，小巧而纖弱的鼻竇起勁的嗡動着。

僅祇見了這病孩子一次，第四天當鄭南生在大考前夕正想再去探望徐小怡時，一個校工悲愴的傳來消息：徐小怡因感冒而調養不當，轉成肺炎，僅祇一夜功夫，便被死神奪去了她的生命。當她死時，手裏還緊握着那一本第五冊的國語。

這一次打擊，對於一個初爲人師的鄭南生來說，未免是太重大了，他流下了比徐小怡父母更多的

眼淚，一連好幾天，他悲哀得連寫封信給美娥的精神都提不起來。

他終於以無比堅決的意念，在暑假來臨時向余校長辭了職。

南生已深切體念到爲人師表的沉重負擔和深切痛苦了，他懊悔，他在學校時沒有好好的唸書。如今，辭了職，家累依然，一身無寄，他簡直不知道該何適何從。

余校長慰留過他，同事們勸阻過他，即使母親和美娥，以至於曹之高，也一再主張他應該繼續幹下去，她們說：方法可以改善，經驗必須從實際體驗中去汲取。但，南生的回答總是痛苦的搖搖頭，或是欲語又止的在信紙上留下一些虛點。徐小怡那張秀麗的小臉無分日夜的在他眼前顯現；一想到她，彷彿便觸及了一生中最大的隱痛，他以爲是自己的教學不善，因而戕害了這條天眞活潑的小生命。他判定了自己的罪刑，終於在失學半年以後又再度步上失業的噩運。至於母親和美娥的反對他辭職來得過於堅決，南生甚至無可奈何的欺騙了她們，瞞住了她們。他搬出了學校，却仍把消息緊緊的封鎖着。

搬到那裏去呢？在離校前夕，他曾繞室徬徨，在同事們的鼾聲寂踱來踱去，躊躇無以爲計。辭呈已經由余校長批准，爲了表示自己的決心，他曾在晨間宣佈過明天就要搬出學校。可是，茫茫人海，何處能給他一席寄宿之地？

整夜沒睡，天剛亮，他就溜出學校。他走下上清寺的那座山坡，晨霧迷漫中，他在牛角沱大街上來回踱蹀。

心亂如麻，越急越亂，越亂越急。他的額上冒着熱汗，兩手不斷的交搓着，他想不出辦法，他以爲這就是他的窮途末路。在牛角沱碼頭俯瞰脚下黃濁濁的嘉陵江水流，他竟然想到蹤身一躍，這痛苦的生命，不就可以一了百了麼？

「鄭南生！啊！鄭南生！」白霧茫茫，對面不見人影的情形下，他突然被人一把攫住手臂，猛然的拉攏到一個高大的身軀旁邊。

他驚愕的抬起頭，眼前逐漸映現一個熟悉的面孔。

是洪大誠。那個從悅來場大倫附中一直同學到八廟塘進修班的老同學。

「我怎麼想到會這樣遇見你啊。」洪大誠興奮得連聲音都顫動起來：「你不曉得，這兩年來我是多麼的想念你，還有——還有曹之高！」

「曹之高正在永川唸國立十六中，」南生緊緊地拉着大誠的手臂說：「怎麼樣？你現在好吧？」

「我也曾經歷了一些困難和波折，」大誠苦笑笑說：「不過，現在總算有了固定的職業，生活方面是過得去了。」

大誠邀他到一家茗漿店去吃早點，兩個人爭着訴說過去兩年裏各自的經歷。南生一口氣說了許多，他由八廟塘進修班分別時一直說到今天的際遇，說完了時，大重慶的晨霧都已驅散了，一輪旭日從迷霧間探出臉來，普照着大地，眼前一片光明。

茗漿店裏已祇剩下了他們兩人，南生驟然驚覺的打住了滔滔不絕的傾訴，問洪大誠：

「我只顧說話了，是不是就誤了你的辦公時間？」

「沒有關係，」洪大誠笑笑說：「今天是禮拜天，我用不着上班。」

「你在那裏上班？」南生問。

「重慶稅捐處。」他簡捷的回答，然後就繼續敍述他這兩年的生活情形。離開進修班後，他起先到稅捐處當工友，苦幹了兩年，由於維持他弟弟的接濟，他甚至刻苦得連公家伙食團都不敢參加，成天半飢半飽的撐日子，同時又拚命的工作，竭盡所能的勤勞不休，終於他獲得了上級的信任和器重，就在上個月裏，他由一名小工友而破格提升到雇員了。

「現在我的待遇比從前增加了兩倍，」洪大誠掩飾不了他的得意：「我搬進了職員宿舍，而且參加了伙食團。生活總算是安定得多了。」

「我本來也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南生嘆了口氣說：「一切的一切，都給我自己弄糟了！」

「你這回辭職，也許會有人笑你太傻，」洪大誠面容嚴肅的說：「但我深深相信我是能了解你的心情的，我們這些受過政府撫養的流亡學生，甚或是每一個初離開學校的學生吧；對於工作，都有一份虔敬和奉獻所有的熱忱。你遭受了挫折，能够引咎辭職，正表現了你的責任感和勇於負責的態度。老實說，我們現在的國家社會，眞正缺乏的還就是這一股傻勁呢！」

「你用不着安慰我。」南生搖搖頭說：「現在，我的下一步生活如何安排，還不知道呢！」

「我並不是在安慰你，」大誠拍拍南生的手背說：「我只是在勉勵你和我自己。至於生活上的問題，簡單得很，你今天就搬來和我同住好了，再讓我們慢慢的想辦法，找工作！」

南生考慮了一下，仍還是接受了大誠的建議。

搬進了稅捐處牛角沱宿舍，南生才發現，洪大誠的生活並不比流亡學生好多少，伙食團的飯菜很壞，也祇是一個月吃一回肉而已，洪大誠爲了表示他款待南生的誠意，把伙食團的席次讓給他，但南生馬上就覺察了，大誠自己並沒有再入伙，大概爲了增添南生這一個負擔，他又恢復了工友時代的生活，有一頓無一頓的在外邊飯攤上打游擊。

這使南生很痛苦，他增加了更沉重的心理負擔，他更亟於想脫離這個環境，減輕洪大誠的擔子。紙是包不住火了，終於，他讓母親、美娥、之高、五姐和兩個弟弟，都知道了他目前的處境。

大姐夫在貴陽遲遲不能調回重慶，四姐雖然快在政治大學畢業了，但截至目前爲止，她還是一個學生，她能對這個支離破碎的家庭有什麼幫助呢，又能對南生目前的處境有什麼幫助呢？

南生終日無所事事，寄人籬下本身就是很痛苦的，他和身爲雇員的洪大誠同睡在一張單人床上，每天清晨，他總等寢室裏的人都起身上班了才悄悄的起床。中午，大誠會把辦公室裏的報紙帶給他看，南生急切的在「求職廣告欄」裏找好消息，從來就沒有一次機會給他。

母親很着急，但對他的處境欲助無力，那種憂急的心情在相對無語時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美娥已經回到了成都學校，三兩天就有一封信，她的急切尤甚於母親。她一再在信上說：王廳長夫婦早已表示過，南生不應該輟學，他應該唸完大學。她說，目前的生活費用可以由她籌寄，她希望南生能自習高中三年級的功課，當年暑期以同等學力去投考大學，「今後的一切，都由我負責，」美娥幾次三番的在信上說：「你我不應該計較一切的，爲什麼你要爲了莫明其妙的『自尊心』，而放棄了大好前程，以及你自己的崇高志願？」

南生幾乎要被她說服了，但他終於咬緊牙關撐下去。他成天在大重慶的街頭巷尾做壓路機，他從這一條馬路踱到那一條馬路，思想隨着步伐散漫無歸。然後，在午晚餐的時候，又匆匆趕回稅捐處去吃洪大誠的公伙。

這種痛苦的日子，是任何人都不能長久忍受的，時間越久，南生的痛苦益更加深，他幾乎瀕及神經崩潰的地步了。

有一天，當他晚間踱回稅捐處吃飯時，洪大誠突然從寢室裏閃了出來，問他：

「喂！南生，你有圖章沒有？」

「丟了。」南生搖搖頭，又問：「爲什麼要我的圖章。」

「你有一封掛號信，」大誠笑笑說：「要有你的圖章才能到郵局去領。」

「什麼時候送來的？」南生問。

「剛才。」大誠簡潔的回答，又揮了揮手：「你先去吃飯吧，待會兒再說。」

「你呢？」剛說出口，南生就懊悔了，他知道，大誠一直在外邊吃白飯的。除了一碗冒兒頭，他連一碟蔬菜也不肯多要。

「我出去吃。」大誠照例的這樣回答，頭也不回的就走了。

南生吃完晚飯時，洪大誠已經在寢室裏坐下休息了。看到南生進來，他隨手遞給他一件東西。

南生接到手上一看，是一枚木刻的圖章，那上面用小篆清晰的刻着「鄭南生印」。

信領回來了，是美娥從成都寄來的。爲什麼要寄掛號，因爲裏面有一張滙票，國幣一千五百元。

還附有一封信，美娥鄭重其事的警告他說：「如果你不接受這筆錢，那我們之間的感情就算完了！這是我本學期來校時父親給我的第一個月的零用，我花不了，先寄給你應急。你不是也要我節省嗎？你收下吧，要不然，我永遠也不能諒解你的。」

南生考慮了一夜，終於還是接受了美娥的這點奉獻，他回了她一封信，很技巧的，對於錢的事情，隻字不提。

他交一千元給大誠，這可以作爲他兩個月的伙食費，大誠紅着臉推辭了很久，仍然還是接受下來了。大誠的負擔不輕，他有一個弟弟在洪爐場唸國立十五中學，整有兩個月，他沒給他弟弟寄一文錢去。是因爲南生化了他大部份的錢。

南生也曾有這種接濟弟弟的奢侈嚮望的，但他目前只有傷懷，只有悔恨，他原應有機會的，他却沒能把握住它。他縱有滿懷熱忱，却祇在待遇菲薄的小學校裏教了一學期的書。

前途茫茫，往那裏走呢？失業的三個月之間，美娥曾爲他寄了三筆錢，他都無可奈何的接受了，每一次，他都加倍的增進了內心的慚惶，他甚至莫名其妙的以爲，越是接受美娥的幫助多，越將撐遠了他與她間的距離。

一個月白風清之夜，他剛從母親所寄居的縫級工廠漫步回歸洪大誠的宿舍，寧謐的山城燈光倏滅

，漫無人跡，他的皮鞋穿了底，又脫了線，啪啪的步聲響澈街頭，他越想減低聲音，聲音來得越響。

「也許這就是人生的寫照，」一輪明月從雲端探出臉來，照射在他的四週，不盡的煩惱混亂了他的思想：「成功就是成功，失敗就是失敗，兩者之間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如今，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我既已失學，又復失業，前途茫茫，長此以往，我不但誤了自己，也將使所有的親人痛苦萬分啊。」

「或許這就是上帝的意旨呢——」他狂亂的在想：「國家和家庭，乃至於我自己，都已走上了絕路，我怎能再苟延殘喘的活下去？」

他剛走過七星崗，兩路口，莫知所以的竟折下了南區公園瀕江的馬路，月色照耀江上，水波粼粼閃爍，他無視於眼前瑰麗的景色，一幕幕往事湧現心頭，十四歲離家，和鐵馬王彪神奇的邂逅，重慶，悅來場，青木關，以至於永川；高美芝，胡怡萃，王美娥，徐立，一幕幕驚險的場景，一張張美麗的面龐，交替的在他眼前湧現，再加上許多親人期待渴望的神情，猶如一支複雜而發出巨聲的交響樂，使他在清澈的月光下無所遁形。

「上帝作證，」他喃喃的籲叫着：「我曾怎樣的鼓舞勇氣，力圖求生存，求進步，求爲家人以至朋友貢獻力量，但是，今天，我既失學又復失業，這人世間無我立足之地了。」

王家可以給他最大的幫助，高家（高美芝家）也可以，母親或許也能節衣縮食的維持他，大姐夫

、四姐、五姐、八弟和九弟，人人都願節餘自己有限的口糧，讓他維持下去。祇是，一種對親朋戚友的責任感和自咎心阻住了他，無論就物質與精神方面，都是應該由他發揮救助的力量的，少年人每每想把一切艱巨的職責都攬到自己的身上，當他一旦無法施展自己的力量，相反地要靠親友節餘口糧的濟助時，這個自責甚切的少年人，便直覺的以爲，他的人生路途已經走完了，山窮水盡，無處迴旋……

……

似乎除了投身眼前這道沉濁的嘉陵江流，便已無法覓得更好的解決問題的途徑。

他的心臟突的猛跳起來。

二十九、

信步所之，他已走近江邊，黃濁江水嗚咽的流過，似在發出悽惻的召喚：「且投入我的懷抱吧，終結，是解決一切苦難悲哀的不二法門呢！」南生驟然感到精神有如虛脫般的在逐漸散逸，一瞬和永恆又有什麼區別？他自忖過去的生命已經浪費，未來更是一片渺茫。我復何求呢？蒼天悠悠，無立足地，他憤激的朝向水流深處走去；埋葬我自己！對！且把我自己埋葬掉罷！借這一道激流，隨波飄逝，既無負於自己，又絕念於親人。那豈不是最好的解脫方法？

波濤洶湧，水花四濺，南生澈頭澈臉沾上無數水珠，他順手拂拭，忽然覺得嘴角沁入鹹澀的味道。略一定神，他憬悟到自己已經落下了大量的眼淚。

眼淚，容或是挽救絕望垂亡最有效的藥劑，否則，上帝不會甘冒被怨懟的危險而創造了它。至少，淚腺孕溢時，總可以緩和若干衝動和危機。南生在水深沒脛時停下了腳步，他在求死唯恐不速之際，猶豫了，駐足了。因爲他引用了流淚這劑靈藥。

一陣清越的鐵石相擊聲，悠然的從山巔傳來，重慶是舉世聞名的山城，南區公園便依附着山勢，迤邐建築在一道斜坡之上，巉岩巨石，重重相疊。此時，鐵器敲擊岩石的聲音，宛如鐘磬鳴唱，清晰

響亮的飄過夜空，那種凄然蒼涼的節奏，像在表現蹬蹬的人生。那音調發生出如此强烈的吸引力，終止了南生步向死亡的短促旅程，他停下腳步，轉回身，木然的邁動雙腳，踽踽走向山巔。

此際，他心裏祇有一片寧謐和單純的被吸引的感覺。他像一個被巫師驅使的幽靈。

一盞半明半滅的桐油燈，覆以透亮玻璃，高高地擱在一塊斷黯的岩石上。這裏是一處採石場，搖曳的燈光照出一個佝僂的身影，那位老工人鬚髮蒼蒼，瘦小孱弱，正使勁的揚起軟籐枝桿的大鐵鎚，重重的將它敲向斜插在石縫裏的鐵鑿，他抬頭望望行近身畔的南生，一語不發，又吃力的再度揚起鐵鎚來。

這是極原始的採石方法，一次次將尺把長的鐵鑿鎚入石隙中去，半吋半吋的進度，終而使石岩上出現了寸寸縫隙，讓這些石隙連結起來，成線成面，脫離母體，一塊建築物的基石，便被敲擊下來了。

從事這艱巨工作的，竟是這樣一位瘦弱纖小的老人，南生驚異的望着他，望着他鍥而不舍的苦苦工作着，他的背脊已形彎曲，汗液在古銅色的皮膚上閃閃發光。南生的臉上漸次恢復了正常的神色，他幾已忘却了剛才他想縱身一躍，了結自己多餘而又苦痛的生命的想法，他憬然于人生求生存意志竟如此其堅强，他滿孕崇敬的眼光，注視那大鐵鎚一下下着力地敲擊下去。

老工人突然停住手，望望呆怔着的南生，抹去即將流入眼裏的汗液，幽幽的問：

「怎麼樣？你家裏也是明天沒米下鍋了？」

「唔？」南生莫明其妙的盯住他。

「我一家六口，就靠我賣命過活，」老工人自己反手敲着背脊骨，喘着氣說：「明天沒米下鍋了，所以今天只好孤魂夜鬼似的來做夜工，三點多鐘了還睡不成。你怎麼樣？是不是也在和我一樣的找米下鍋呀？」

南生在迷惘中像似接觸了一線靈光，髣髴這老工人在給予他一項可貴的教訓，他還來不及咀嚼老人話裏的意義，仍然怔怔的望着他。

老工人淺笑笑，又直起腰來提起鐵鎚，聲調抑揚的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把這一塊石頭敲下來了，明天清早就可以拿到一百塊錢，一家六口可以吃三天九餐飯！」

「老先生，」南生衝口而出：「您是讀過書的！」

「讀沒讀過書有什麼關係？」老工人剛敲了一下石頭，又停手說：「當今的問題，是你該怎麼求生，讀破萬卷書，又有何用？妻啼兒號，就可以逼到你賣命。人，不但要對自己負責，對親友家人也是有責任的啊！你總該知道，人，無論如何，都是要想法子活下去的。」

南生似懂非懂的點着頭。

「雞都要啼了，」老工人順手又抄起了鐵鎚，「你還不回去睡？」

「我是要回去了。」他順從的點着頭說，隨而便惶亂的轉身，想着趕緊離去。

他覺得老工人的話，已然有力的撞擊了他的心扉，他得好好的靜一靜，想一想，未來的路向，究應如何？

「你回來！」剛走了幾步，身後傳來老工人蒼邁的聲音。

他順從的轉回身走近那老人身邊去。

「你叫什麼名字？」老人用籐桿鐵鎚支住身子，喘着氣問。

「鄭南生。」南生簡潔的回答。

「你在讀書？」

「沒有。」

「在做事？」

「也沒有。」

「你既不讀書，又不做事，年紀輕輕的，你意欲何爲？」

南生無以致答，只是慚惶的搓着雙手。

沉默持續了半晌，老人才嘆息的說：

「我剛才說過的，讀破萬卷書，又有何用？生活逼人的時候，任啥子都得做。問題是，做苦工也好，做大官也好，你總得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妥當。你今天回去，想想我的話，是對還是不對？」

「謝謝您。」南生喃喃的說，折身就走向寄宿的地方了。

南生以爲，他又交結了一位好朋友，老朋友（年老的朋友），他每當神志沮喪時，便想起那位澈夜苦鬥不休的老工人來。

「不論你做大官也好，做苦工也好，你總得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妥當……」

如今，他既失學，又失業，骨肉離散，家計窘迫，他又怎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妥當呢。

猶疑中，他又撐過了十來天。一個冬末春初的下午，他如同往日一般，踽踽獨行十來華里，從稅捐處的借宿地走向朝天門母親所在的工廠去。

一進母親寢室的房門，便看到八弟和九弟正在母親的懷抱裏，母親緊緊的擁着他們，兩對晶亮的小眸子，起先是驚怔，及後迅而轉變爲歡欣的拋向他。

「你們來了！」他狂喜的叫着，一直撲向他們的身邊去。

「他們來了。」母親馬上回答他，但聲音裏有着哽咽的成份，他再注視一下；母親的眼裏滿含着

淚水。

他再上前幾步，想從母親的懷裏曳出兩個弟弟，他亟需和這兩個面容蒼白，神情栖皇的骨肉擁抱，但他在臨近他們身邊，突然發覺，八弟在春寒料峭之中，竟然只穿了一條白布的單褲。——那兩條瘦削的大腿，已經凍出紫紅色的斑塊來了。

「你怎麼穿得這麼少？」他驚詫的問。問話剛出口，便看見母親簌簌的落下了成串的眼淚。

兩個弟弟也哭了，儘往母親的懷裏鑽。

南生激動的走向前去，一把捉住了兩個弟弟冰冷的手。

「他們倆昨夜從保育院裏逃出來了。」母親抽噎的迸出了一句，緊接着，便再也遏耐不住的失聲痛哭起來。一面哭，一面摸撫着兩個弟弟紅腫赤裸的兩腿。

兩個弟弟也應聲哭了起來，含淚的南生這才看見，八弟的腳上潦起了幾個大水泡，九弟呢，已然是血跡斑斑了。

「你們是怎麼走來的？」他邊哭邊問。

「六哥，」八弟嗚咽的解釋說：「我本來說是不要逃跑的，可是九弟太可憐了，他天天給人欺侮，搶他的飯，打他，……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好想起逃到重慶來，找姆媽。」

「別說了，別說了，」讓這樣小的孩子爲求生而作苦難的掙扎，這一份悲酸的感情就已使南生禁受不了，他湧流着淚暫止八弟惶恐的陳述，又問：「你們爲什麼要走路來呢？」

「我們沒有錢，又不認識路，」八弟拭拭淚說：「上次六哥到歌樂山的時候，說是有小路，可是我們找不到，所以我們只好順着公路走，從昨天晚上走到今天下午，才走到這裏來。」

「一百四十多里啊！」南生突然號哭起來說：「假如你們走小路，只要七十里路就到了。」

「我們不知道小路嘛，」九弟欷歔的說：「今天早晨，我們都餓壞了，八哥沒有辦法，把他的棉褲脫下來，賣給一個鄉下大娘，只賣了五塊錢。我們一個人吃了一塊烤山芋……吃完了，又得趕着走啦，八哥說，再不快走，要過兩三天才能到重慶，那時候，我們都餓死啦！」

「天啊！」母親突然悲呼起來：「我們中國人是遭了了什麼孽，讓這些孩子都要受這麼大的磨折嘛！」

「六哥，」九弟滿懷希望天眞的問：「你上回到保育院來，說是你有了事情，一定想辦法讓我們離開保育院，再起一個家，現在，我們能不能回自己的家呀？」

「這——」南生窘迫的低下頭，回答不出話來。

「八哥說我們要等你把家裏起好的信來了以後，才逃出保育院的，可是，我們實在等不了啦，怎

麼樣嘛？」九弟着急的說：「到底我們現在有沒有家嘛！」

「我們總歸會有自己的家的，」母親瞧着南生很窘了，慰藉的說：「不過，現在我們還沒有。你們既然已經來了，就等着吧，我再也不讓你們離開媽的身邊了……」

一家人都陷于哭泣之中。

南生滿心自疚的立下了誓願，他將竭盡一切力量，供養母親，供養兩個弟弟，任什麼事他都肯幹。人，必須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三十、

他不願在給美娥的信上述說這些新的難題，母親早已無法供應她自己本身的生活，何況又加上兩個弟弟，住處雖然可以勉强對付，但衣食又怎樣解決呢？

南生本來就不願意憑恃美娥的接濟而生活，當然他更不肯要她進而供給兩個弟弟，他記得母親拒絕王廳長夫婦好意幫忙的那封長信。

顯然的，八弟九弟之逃出保育院，一方面固然由於保育院的生活太苦，環境太惡劣，不是他們這兩個孱弱的孩子所能應付得了的，但，另一方面，還是由於南生上次去探視他們時，所曾許下的誇大的諾言，至少就天眞的九弟來說，他就一直以爲六哥已經爲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家庭了。

這種種切切，使南生益更加深了他的精神負擔，他無時無刻不在憶起，那位南區公園採石老人所曾向他說過的至理名言：「人，不但對自己本身負有責任，而且對親友家人，也是負得有責任的啊！」

由此，他想到了自力更生，由此，他想到了那位深沉而勤勞的老人，由此，他也想像到了他應行採取的方向。

他既然學無所成，業無所精，似乎，他也只有勞其筋骨而後可以贖罪了。

一個月明星稀之夜，他又漫步走下南區公園，鐵石相擊之聲依舊，南生順着桐油燈光閃爍的方向走去，果然，他又幸運的找到了那位孜孜不休的老人。

他走了三四十步，身前鐵石碰擊的聲音仍在有節奏的傳來。他猛的一口氣跑到老工人的身邊，急切的問：

「老先生，你這種工作，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

老工人停下了手，呵呵笑了一陣，纔說：「這是賣氣力的苦工，我這種老頭兒都做得，難道別個反而做不得？」

「那麼，假如我願意做這種工作，該怎麼樣開始呢？」他緊逼着問。

「你就是上禮拜在這裏閑蕩的娃兒吧，」老工人定睛看了看他，才說：「爲什麼你偏要找起我來呢」？

「我也不曉得爲什麼？」南生坦率的說，「不過，你老先生給過我教訓，人活着不能全爲自己，如今我失了學，母親兄弟要我幫忙，我想我還是做點苦工好，憑勞力來賺錢，至少可以使我的心境來得平靜些。」

老工人點頭讚許的放下了手頭的鐵鎚，說：

「好，現在讓我來告訴你……」

他導引着南生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境界。

南生很快的就瞭解到勞工神聖的意義了。起先他覺得羞怯、不安、疲累，及後他便感到身心一致的寧謐與和諧。

那是這位老工人的故事感動了他。老工人曾唸過私塾，有過百把擔租谷的家產。

「敗了，」他喟然太息的說，「敗了就敗了。四十五歲頭上，我的家私蕩然無存，妻兒子女的負擔反而有了六口之多，一家大小，嗷嗷待哺，我能不出來賣命嗎？可是，幹什麼好？什麼都試過了，到頭來還是做苦工好，做一天和尙撞一天鐘，敲一天石子吃一天飯。祇圖家小溫飽，身體上疲累點，算什麼？」

南生雖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參加了這個小小的採石集團，做苦工。但，他的體力畢竟不能容許他揮動那沉重的大鐵鎚，他只有在工場找些零工做，清檢碎石，遞送工具……那些質樸的工人都很關照他。

當然，他是瞞着所有的親人這樣做的。

少年人，體力找到了適當的發洩機會，精神便很迅速的愉快起來。他每天清晨到南區公園採石場

去工作。入晚，領得相當的工資，便匆匆趕回寄居的稅捐處宿舍。

他連一分鐘也不肯浪費，母親、美娥和所有的親友都在鼓勵着他：「應該設法自習，明年用同等學力資格投考大學，這是你唯一的出路。」因而，他不但要重溫過去已經荒廢了的學業，而且還得自修全部高中的課程，這些，連洪大誠也無法幫助他。

靠着自己的工資收入，以及大姐夫、四姐、美娥的定期接濟，他總算勉强維持了母親、自己和兩個弟弟的生活，漫長的八個月時光中，他曾在母親一再試探下透露了他那最大部份的收入來源：同學的幫助，純然是同學基於友誼自發自動的幫助；母親容或會看到事實的那一面，南生的同學之中，唯有王美娥能盡較多的力量。但她却緊緊的被南生廝瞞着；他每天還在做着苦工，在採石場。

三十一、

藉由四姐一些老師同學的幫助，南生居然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報考重慶一間最著名的大學了。這次考試，就南生整個人生旅途上來說，該是最重要的一段；祇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爲，他不僅藉由這次考試奠定他未來的基礎，而且，他將以此贖回他過去所有的罪愆。

由小工而大學生，他想，勉勵自己的在想，這是多麼神奇的事。如今，他必須完成它。

考試的前一週，他便向採石場告了假，開始無日無夜的死背英文生字、幾何定理、歷史年代、地理形勢，……幾至於忘寢廢食，通宵不眠。洪大誠便曾一再的告誡他：

「假如你這樣下去，萬一在考試前夕病倒了，那豈不是前功盡棄了嗎？」

但他仍然不眠不休的繼續努力下去。

於是，兩天筆試考下來，總算蒼天不負苦心人，根據一再的檢討研究，四姐和他都以爲，他一定可以達到錄取水準了。

和這天大的好消息同時傳到母親耳畔的，是大姐夫剛從貴陽來了封信，活動多時、嚮往多年的調職，居然也適時的可以實現了。他們全家將在八月上旬啓程，三天便能抵達重慶。

連五姐也從學校趕了來，一家人縱情的歡笑着。

發榜那天，南生默禱神祇祖宗庇佑，忐忑不寧的順着榜末直向前面看去，首先，他發現了「曹之高」的名字，一陣驚詫和欣喜，接着，他又像覩及奇跡似的找到了筆飽墨酣的「鄭南生」三個大字。過度的興奮，過度的疲勞，再加上過度的緊張和虛弱，他感到一陣頭暈，幾乎在人叢裏栽倒下去。

「南生，啊，南生！」一陣尖亢的喊聲及時驚醒了他，他茫然的轉回身，曹之高正伸開兩臂，向他狂奔而來。

他們緊緊的擁抱了。久久，南生才恢復正常，高興的問：

「上回信上，你不是說要去考西南聯大嗎？怎麼又考取了這裏？」

「我臨時改變了主意，」分別一年，之高看來高大得多了，也成熟得多了，他歡喜得直咧開嘴笑：「我想，即使我考取了那座我久所嚮往的學府，我也湊不起那筆路費到昆明去。所以，到了重慶以後，我仍然在這裏報了名。」

「在考場我怎麼沒有看到你？」南生拉住他的手，一陣友情的痙攣。

「人太多了，」之高攬住了南生的肩，雀躍地擁着他向校門外走；「不過，無論人怎麼多，我們倆總是不會分開的，對不對？」

南生在想着，他該用怎樣最親暱的稱呼，去把之高介紹給他的家人。

三十二、

僅祇是前後五年間，中國五億同胞由歡樂的最高峯，又度淪入苦難的深淵裏。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成千成萬條喉嚨在歡呼，成千成萬隻胳臂在揮舞，人們，無分識與不識，都沉醉在狂熾的感情中。

三千萬同胞的慘烈犧牲，和盟國兩顆原子彈的投擲，換取了光輝萬丈的抗日勝利。飛機、輪船、火車、汽車、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以最快的速度，由川桂黔滇，湧向東方，湧向游子們八年來夢寐以求的家園。壯大的行列裏儘是歡笑的臉孔。

南生，更已臻及成功的最高峯，唸完了大學土木工程系，成家就業，榮旋故里，隨着他們浩浩蕩蕩的大家庭南下的，除了原有的家人以外，還加上了新嫁娘的王美娥。

王廳長夫婦在朝天門碼頭送行，流盡了淚，才說：

「美娥，妳放心，不出一年，我們老兩口子就要到南京來看你們。」

在歡樂時期，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的許着願。然而，罪惡每每在黑暗中滋長，禍亂，總是乘着安榮而來，共產黨的猙獰面目逐漸暴露，趁着全國同胞還沒有平抑歡激的情緒，牠們已吞噬了大

半個中國。

許多人爲局勢的驟變瞠目結舌，許多人爲迅來的風暴張惶失措。南生的母親向有先見之明，她把羽翼下的孩子們連忙拉向寶島臺灣。寧願捨棄了故鄉裹方纔收回的巨大財產。

這眞是史無前例的浩刼，共產黨比日本人更殘酷，一下子摧毀了全中國人的希望。——南生和美娥，也不能再事戀棧他們在工作地點新建的家了。

三十八年一月，他們在寒風料峭中開始了一次艱苦的旅程，帶着他們那個纔祇一歲嬌美猶如玫瑰蓓蕾的小女兒，由南京飛向重慶，轉往永川，在北山之畔的王公館一住七天，苦口婆心，勸不動兩位老人家遽離故土，遠適寶島，便只好黯然的再回南京。

到漢口時，由於南生堅持要求，他們一家三口，轉折臨到一處全然陌生的地方。

在常德城外，樸素的鄉民怔望着這三位遠地來客。他們按照王成桂所繪製的地形圖；那是南生愼重保管了許多年的，紙已泛黃，但仍能依據明晰的圖示，找到了鐵馬王彪的墳墓。冬日蕭索，野草沒脛，一片山崗，荒墳纍纍，南生抱着女兒，牽起美娥，終于臨到了王彪的墓地。一坏黃土，雜處在亂葬崗中，一方石碑，雕着故陸軍上尉王彪之墓，字迹蒼勁，不知是何人手筆。南生正自燃香焚紙，美娥忽然叫了起來：

「南生，你看，下款還有一行小字呢，我唸給你聽，弟王成桂、鄭南生敬立。」

「他做得很對，」往事歷歷在目，南生熱淚盈眶的說：「我是應該爲他立墓碑的。」

寒風吹拂着他的頭髮，他在小女兒的怔視下向王彪的墓鞠了三個躬，喃喃的說：

「王大哥，這次來去匆匆，可惜我們又要避亂了。可是我要向你提出保證，不久以後，我們一定會再回來的，那時候，我要爲你重修墓塋，再建華表。」

夕陽將下，風聲送着三個人影漸行東去。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依法保留翻譯轉載及
充作學校教材等一切權益

中華民國五十年九月一日初版

作品叢書第九種

少年行

著作人　廖章君
封面設計人　吳未竹
發行人　作品出版社　穀林銘
發行者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五巷四之三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一一三九六號　電話：三一四一一號　臺灣郵局劃撥帳號第二二五七號　內政部內警臺業字第六二四號

總經銷　雨辰出版社　臺北市中華商場義二樓一二五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三一六五號

印刷廠：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印刷廠

定價　新臺幣三十元　港幣四元　美金一元　日幣三百元　菲幣三元

（1—5,000）

品作叢書第九種

品作出版社印行

少年行

章君穀著

30 元